

THE ULTIMATE
QUOTABLE EINSTEIN



爱因斯坦语录

〔终极版〕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艾利斯·卡拉普莱斯 - 选编

弗里曼·戴森 - 作序

李绍明 - 译

目录

封面

插图

序言

编者长注

爱因斯坦年谱简编

爱因斯坦论自己

家人篇

孩子篇

朋友篇，兼及具体的科学家和其他人

[论埃伦费斯特 \(Paul Ehrenfest , 1880—1933 \)](#)

[论艾森豪威尔 \(Dwight D.Eisenhower , 1890—1969 \)](#)

[论昂内斯 \(Heike Kamerlingh Onnes , 1853—1926 \)](#)

[论奥本海默 \(J.Robert Oppenheimer , 1904—1967 \)](#)

[论米歇尔·贝索 \(Michele Besso , 1873—1955 \)](#)

[论玻恩 \(Max Born , 1882—1970 \)](#)

[论尼尔斯·玻尔 \(Niels Bohr , 1885—1962 \)](#)

[论布兰代斯 \(Louis Brandeis , 1856—1941 \)](#)

[论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 1791—1867 \)](#)

[论弗莱克斯纳 \(Abraham Flexner , 1866—1959 \)](#)

[论或致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 1856—1939 \)](#)

[论圣雄甘地 \(Mahatma Gandhi , 1869—1948 \)](#)

[论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

[论哈伯 \(Fritz Haber, 1868—1934\)](#)

[论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1901—1976\)](#)

[论惠勒 \(John Wheeler, 1911—2008\)](#)

[论霍尔丹 \(Lord Richard B.S.Haldane, 1856—1928\)](#)

[论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 1564—1642\)](#)

[论居里夫人 \(Marie Curie, 1867—1934\)](#)

[论卡萨尔斯 \(Pablo Casals, 1876—1973\)](#)

[论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 1571—1630\)](#)

[论凯南 \(George Kennan, 1904—2005\)](#)

[论康德 \(Immanuel Kant, 1724—1804\)](#)

[致情人和据称是苏联间谍的科年科娃 \(Soviet Spy, Margarita Konenkova, 约1900—?\)](#)

[论拉特瑙 \(Walther Rathenau, 1867—1922\)](#)

[论朗之万 \(Paul Langevin, 1872—1946\)](#)

[论劳厄 \(Max von Laue, 1879—1960\)](#)

[论勒纳 \(Philipp Lenard, 1862—1947\)](#)

[论列宁和恩格斯 \(Vladimir Ilyich Lenin, 1870—1924; 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

[论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1866—1944\)](#)

[论罗斯福 \(Franklin D.Roosevelt, 1882—1945\)](#)

[论罗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论洛伦兹 \(Hendrik Antoon Lorentz, 1853—1928\)](#)

[论马赫 \(Ernst Mach, 1838—1916\)](#)

[论迈克尔孙 \(Albert Michelson , 1852—1931 \)](#)

[论梅特纳 \(Lise Meitner , 1878—1968 \)](#)

[致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 , 1889—1964 \)](#)

[论牛顿 \(Isaac Newton , 1643—1727 \)](#)

[论诺贝尔 \(Alfred Nobel , 1833—1896 \)](#)

[论诺特 \(Emmy Noether , 1882—1935 \)](#)

[论泡利 \(Wolfgang Pauli , 1900—1958 \)](#)

[论普朗克 \(Max Planck , 1858—1947 \)](#)

[论伊尔莎·罗森塔尔·施耐德 \(Ilse Rosenthal Schneider , 1891—1990 \)](#)

[论施魏策尔 \(Albert Schweitzer , 1875—1965 \)](#)

[论斯宾诺莎 \(Baruch Spinoza , 1632—1677 \)](#)

[论阿德莱·斯蒂文森 \(Adlai Stevenson , 1900—1965 \)](#)

[论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 1861—1941 \)](#)

[致尼古拉·特斯拉 \(Nikola Tesla , 1856—1943 \)](#)

[论列夫·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 1828—1910 \)](#)

[阿图罗·托斯卡尼尼 \(Arturo Toscanini , 1867—1957 \)](#)

[关于瓦伦堡 \(Raoul Wallenberg , 1912—? \)](#)

[论赫尔曼·外尔 \(Hermann Weyl , 1885—1955 \)](#)

[论威尔逊总统 \(Woodrow Wilson , 1856—1924 \)](#)

[论哈伊姆·魏茨曼 \(Chaim Weizmann , 1874—1952 \)](#)

[论希恩主教 \(Bishop Fulton J. Sheen , 1895—1979 \)](#)

[论希特勒 \(Adolf Hitler , 1889—1945 \)](#)

[论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 1856—1950 \)](#)

[论辛克莱 \(Upton Sinclair , \(1878—1968 \)](#)

论卓别林 (Charlie Chaplin, 1889—1977)

论老年

论死亡

论人生

论人类

论音乐

论德国和德国人

论美国和美国人

论犹太人、以色列、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

论教育、学生和学术自由

论科学、科学家、数学和技术

论和平与战争

论和平主义、裁军和世界政府

论政治、爱国主义和政府

论种族与种族歧视

论宗教、上帝和哲学

杂论

爱情

暴力

笔迹学

财富

成功

成就

抽烟斗

创造性

道德

雕像

动物·宠物

堕胎

发明

帆船运动

飞碟和外星生命

个人·个性

工作

公开演讲

好奇心

后世

婚姻

计划生育

家

阶级

禁酒令

精神分析学

竞争

可理解性

力量

良心

女人

奇迹

青年

清晰

人力车夫

认识论

日本和日本人

善行

神秘主义

生日

圣诞节

书籍

思维

死刑

素食主义

同性恋

妥协

危机

物质主义

新闻媒体

性教育

衣着

医生

移民

艺术与科学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

[因果关系](#)

[英国, 英国人, 英语](#)

[游戏](#)

[占星术](#)

[真理](#)

[知识](#)

[直觉](#)

[志向](#)

[智慧](#)

[智力](#)

[中国和中国人](#)

[自然](#)

[爱氏韵文小集](#)

[传爱因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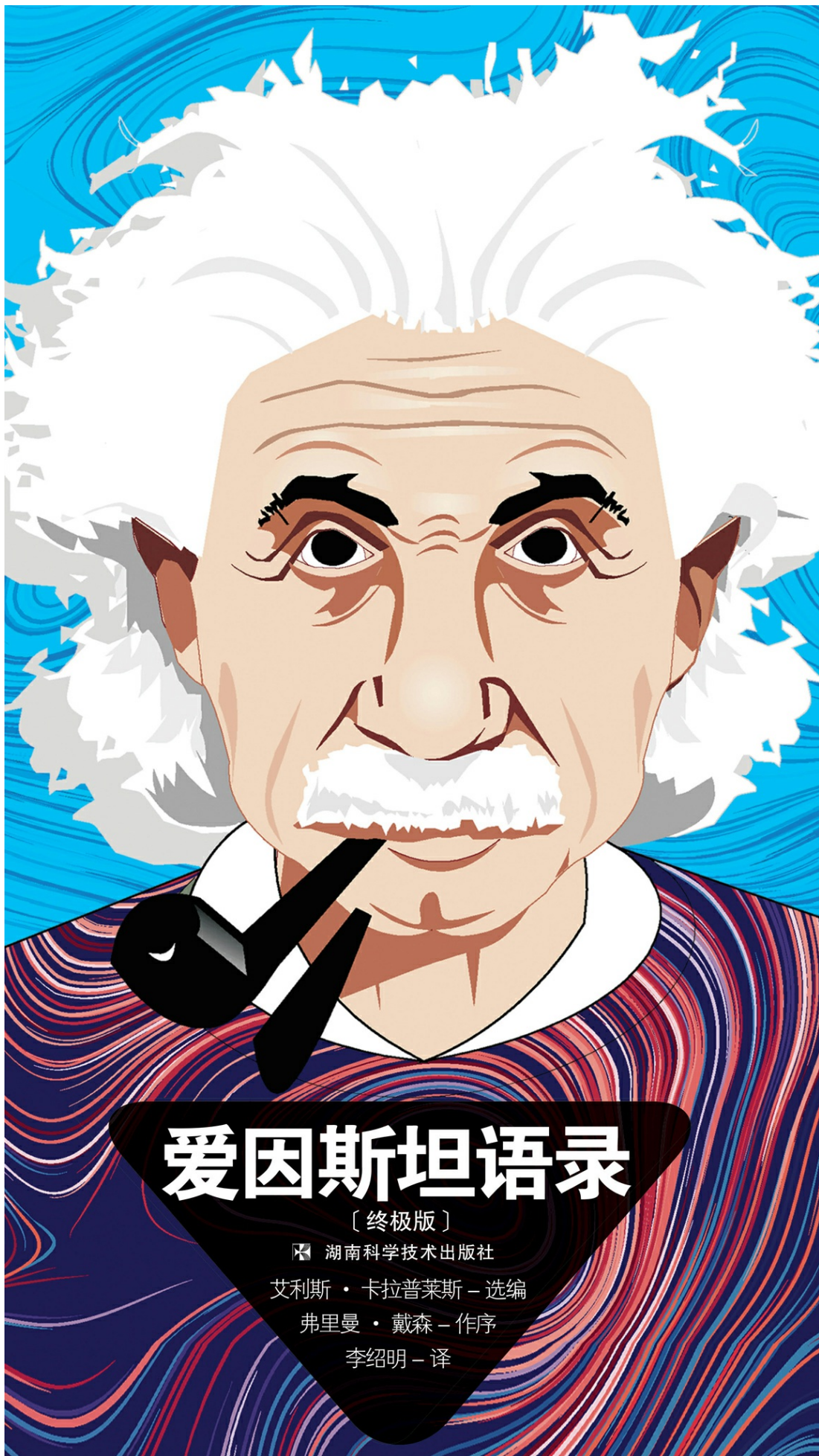
[他人论爱因斯坦](#)

[参考书目](#)

[译后赘语](#)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电子书下载！！！！

封面



爱因斯坦语录

〔终极版〕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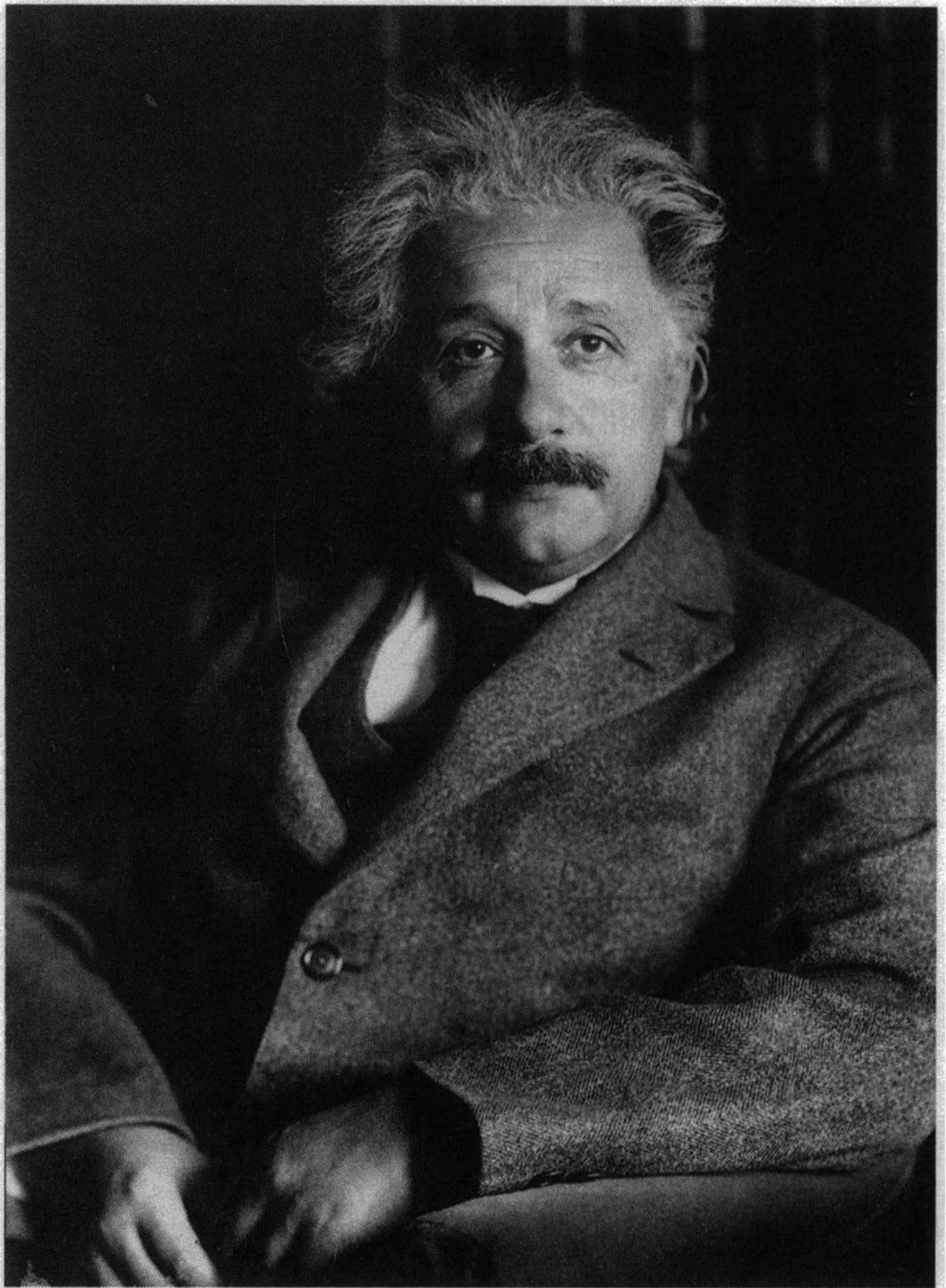
艾利斯·卡拉普莱斯 - 选编

弗里曼·戴森 - 作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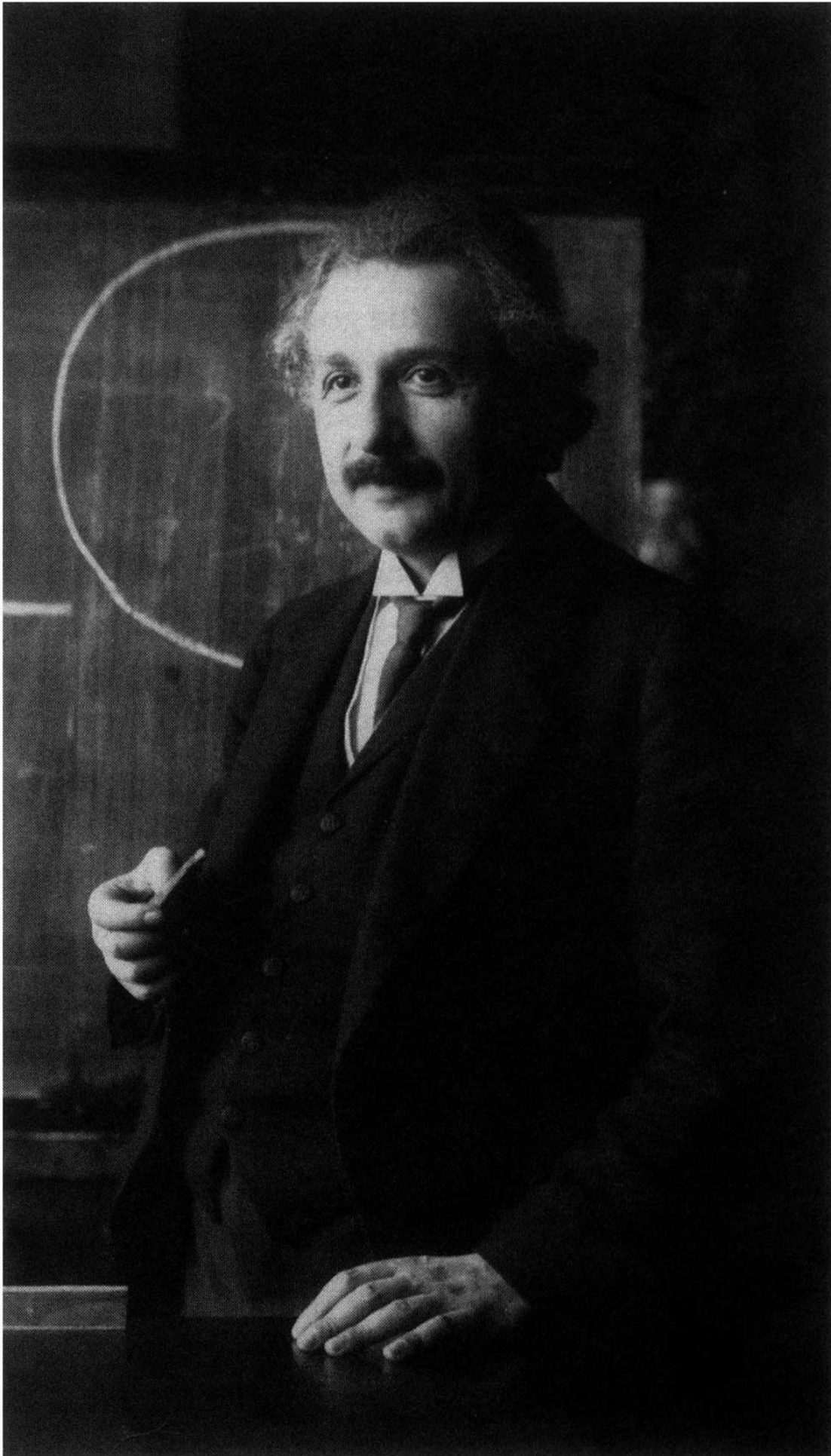
李绍明 - 译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电子书下载！！！！

插图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柏林，约1930年代早期（摄影E.Zieber，P&A照相馆。原版为明胶银版，本书作者藏品。Todd Yoder所赠。）



爱因斯坦在讲课，维也纳，1921年（作者存档。）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序言

弗里曼·戴森

于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

新泽西

1996，2000，2005，2010

我斗胆来写这篇序言，是因为三十年来，我都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朋友和顾问。他们在出版爱因斯坦的遗文，我为他们做些铺路搭桥的事情。那是个巨大艰难的工程，担负主要工作的是艾利斯·卡拉普莱斯。工程颇不顺利，一上来是非蜂起，拖了又拖，现在是早经上了轨道，全速向前了。每年都有产出，一大卷一大卷的文献，全是科学和历史的宝藏。

我和爱因斯坦素未谋面，知道他只是通过他的秘书和档案监管人海伦·杜卡斯。海伦为人热情慷慨，跟大人孩子处得都好。多年来她一直帮我家照管孩子，深得他们喜爱。她喜欢讲爱因斯坦的遗事，讲来讲去总突出一点，说爱氏这人如何幽默旷达，一般俗人为之扰攘不已的俗念私欲，他概不介怀。我的孩子们记忆中，海伦是个温

柔、脾气好、讲话带点德国音的老太太。但同时她也倔强。爱氏在世时，她像老虎一样守卫爱氏的私生活，把所有探头探脑的人挡在门外；爱氏死后，她又像老虎一样守护他的私密文档，绝不让任何人有所窥伺。她和奥托·内森两人是爱氏遗嘱的执行人，坚守爱氏私档，非经他俩同意，谁胆敢出版爱氏文献，便即提起诉讼，严惩不贷。海伦虽外表安详，但我们时不时也感觉到她隐藏的紧张。有时候她会黯然唠叨，说有人让她很不好过。

爱因斯坦遗嘱指示，包含私人文档的档案，应一直由奥托·内森和海伦管理，直到有一天，两人决定是时候移交；移交之后，档案就要永久地属于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爱氏1955年去世。之后二十六年来，档案一直存放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一长溜档案柜里。海伦日逐整理档案，并大事通讯联系，找到数千件新文献，添加到旧有藏品中。

1981年春间，奥托·内森和海伦两人貌似都健康无恙。一天晚上，正值寒假，研究院同仁大都休假未归，大门外忽有异动。那晚下着雨，天色黑暗。一辆大卡车停在研究院门前，大门洞开，一队全副武装的保安分列两旁。我凑巧路过，便停下来看看究竟。看得见的旁观者只我一个，但我毫不怀疑，海伦也在，八成正从研究院顶楼的窗户在督导整个行动。一个个大木箱迅速从顶楼走电梯下来，被搬出大楼，装上卡车。保安人员跳上车斗，卡车开出，驶进茫茫暗夜。时间不长，档案就到了耶路撒冷，它们永久的安息之地了。海伦没走，继续在研究院上班，料理通讯，清理档案移出后闪出的空间。大约两个月后，不料她突然死了。我们永不会知道，是否她死前早有预感；然而，无论如何，她是确保确知，她所爱之如命的档案，在她离世后，是妥妥交在安全的手里了。

自从希伯来大学接管了这份档案，再后来，1987年1月奥托·内森死后，当年徘徊在

海伦身边的幽灵很快便显形在日光之下。罗伯特·舒尔曼是一名科学史家，数年前加入爱因斯坦遗文出版项目组。忽一天，他从瑞士方面得到提示：一宗秘藏的情书，或许尚在，是爱因斯坦和他第一位妻子米列娃·马里奇于世纪之交那些年写的。舒尔曼开始疑心，那宗文件或许是米列娃文字遗产的一部，由爱氏的儿媳弗利达带到了加利福尼亚。弗利达是爱氏长子汉斯·阿尔伯特之妻，1948年米列娃在瑞士去世之后，这位儿媳来到美国。舒尔曼虽然早就听人一遍遍保证说，现存爱氏家书，只剩下1914年爱氏与米列娃离异之后所写的，但他未肯深信。1986年，他去伯克利会见了爱因斯坦的孙女伊夫林。两人一起动手，终于寻到了一条关键线索。弗利达有份手稿，是写她婆母米列娃的，尚未发表。正文里没什么，却有几纸笔记，夹在一沓正文里，笔记明白无误地提到了五十四封情书。结论是明显的：这些书信，必是那组四百多封爱氏书信之一部，现在爱氏遗书托管会手里。该会是米列娃在加利福尼亚的继承人的法人代表。因奥托·内森和海伦·杜卡斯曾经阻止过弗利达发表她写的传记，这个家族托管会拒绝两人接触这宗通信，所以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两人无从亲知。自从发现了弗利达的笔记，又因后来那份文字遗产也移交到希伯来大学，发表那宗通信就有了新的可能。

1986年春，其时主持出版爱氏文献的主编约翰·施塔赫尔和希伯来大学方面的卢万·雅龙，找到家族托管会，经过谈判，打破了僵局。两人的目的，是把存放在爱氏遗文出版项目组和存放在希伯来大学两处的爱氏通信全套复印。关键会谈在加利福尼亚举行，因爱氏的长孙托马斯·爱因斯坦和家族托管会的一名负责人住那里。当那位年轻人身穿网球短裤来到谈判会场，谈判顷刻解除壁垒，很快达成友善的解决方案。结果是，那一宗私密信件公之于众。爱氏致米列娃的情书，揭示了爱因斯坦其人的真相：那是个男人，一般人的七情六欲和弱点无不具足。书信不愧是辛辣有料的散文杰作，讲说着一段失败婚姻的悲惨的古老故事，开头是温柔顽皮的情爱，结

尾是狠硬冰冷的疏离。

海伦在执掌爱氏档案的年月里，身边总备只小木匣，她说那是她的百宝箱。日常工作中，一旦遇见让自己心动心喜的爱氏话语，她就会敲打下来，存进小匣。每次我到她办公室造访，她都会让我看看箱子里的最新收藏。小箱的内容成了日后那本书《爱因斯坦其人》的核心。那是爱氏的语录集，由她和班尼诗·霍夫曼共同編集，于1979年出版。《其人》刻画出海伦想要世人看见的爱因斯坦，那是传奇的爱因斯坦，读书郎和穷学生的朋友，温婉诙谐的哲人，一个没有激烈情感和悲惨错误的爱因斯坦。将海伦在《其人》中描画的爱因斯坦和本书里艾利斯·卡拉普莱斯所描画的爱因斯坦两相对照，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艾利斯选取语录是不偏不倚的，既引用老档案，又扒梳新文献。她没有强调爱氏人品的阴暗面，也没有隐瞒它。比如，在较短的一编“家庭篇”里，爱氏的阴暗面就展露无遗。

此时此刻，在为这个集子作序的时候，我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我是不是在背叛朋友。很清楚，海伦会激烈反对将爱氏致米列娃和第二位妻子埃尔莎的私信公之于众。假如她看见我的名字跟这本小书有关联，而其中包含的许多话语引自她所厌恶的书信，她很可能会感到自己给背叛了。我是她亲密而信赖的朋友之一；有违她明确的意愿，在我是不容易的。假如我是在背叛她，我不是随心轻意这样做的。最终，我以这样的想法宽慰自己的良心：我的朋友尽管有许多美德，但有件事情她是大错特错了：她不该对世人竭力掩盖真正的爱因斯坦。她在世时，我从没有假装赞同她这样做。当然我没有试图让她改变想法，因她的对爱氏尽责的概念是不可改变的；但我对她明白说过，我不喜欢动辄诉诸公堂去阻止人家发表爱因斯坦的遗文。我对海伦这个人怀有巨大的亲爱和尊敬，但我从没有许诺，我会支持她的审查政策。我希望，而且几乎相信，假如海伦在世，亲眼看见对于爱因斯坦的普世敬慕并没有因这些私密书信的曝光而有所减少，她会原谅我。

这么说吧。很明白，这些私密书信的发表，就算是对海伦·杜卡斯的背叛，那也不是对爱因斯坦的背叛。这个集子里的爱氏话语，引自许多不同的来源。爱因斯坦从这些话语中站了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立体的生人屹立着，比之海伦书中描画的那位不瘟不火的哲人，形象更其高大，更其令人震撼。知道了爱因斯坦的人生阴暗面，使得他在科学上和公众事务中的成就更像奇迹。这本书显示他的本来面目，不是一个超人天才，而是一个人类天才，由于是人，所以更伟大。

几年以前，我有幸去东京演讲，其时宇宙学家斯蒂芬·霍金也在那里。和坐在轮椅里的霍金一起走在东京街头真是个非凡的体验。我觉得我像是在跟耶稣基督一起走过加利利城。所到之处，总有大群日本人在我们身后默默跟随，伸手碰碰霍金的轮椅。霍金以淡然的喜悦享受这一景观。我想起我读过的一段描述，说的是1922年爱因斯坦访问东京的盛况，那时候，人群也像七十年后他们跟随霍金一样跟随着爱因斯坦。他们也像今日崇拜霍金这样崇拜着爱因斯坦。他们在挑选自己的英雄时有种精致的口味。隔着文化和语言的鸿沟，他们从来自远方的这两个客人身上觉到了某种神性。不知怎么，他们懂得，爱因斯坦和霍金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人。这本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



爱因斯坦在柏林，1932年（蒙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档案馆惠允刊用。）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编者长注

2010年1月，

于克莱芒德，加利福尼亚

自打我经心经意蒐集材料，编成《爱因斯坦语录》，于1996年出刊至今，已经过去了十五年有零。实际上，早在1978年，我调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从事爱氏遗文的整理工作之初，我就已非正式地着手蒐集的工作了。所有这些年来，我的人生是极大的丰富了。我总算了解到出版业的另一面，那就是，我不光知道了如何是当一名编辑，我还体验到如何是当一名作者，如何是到书店签名售书，题赠朋友，如何是面对书评，接受采访。2005年是个特别令人兴奋的年头，适逢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问世一百年和他逝世五十年，其时，我同那么多爱氏当年同仁一道，参加了好些个纪念活动，国际的、全国的、社区的、媒体的，包括大众期待已久的普林斯顿爱因斯坦塑像揭幕式，那也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可是，船有码头车有站；时到于今，是该把一些事作一收束了。我的这桩小小工程，有点像我的小菜园，总在进行时，一朝十八变，我真希望它越变越好看。这本

《语录》我已出了三版，这个第四版，将是我编辑的最后一版了。我很感恩有这个最后的机会，得以对从前的内容做了些增补，同时也做了多处改正和厘清。或许，几年之后，会再出一票精明能干的编辑，有能量继续做下去，因为爱因斯坦的巨量文档，无异于一座深不见底的富矿，从中挖掘出值得引用的珍宝，永远是可能的。

这版中，我增加了三个篇章，然而也删除了见于前几版的大部分前言后语，以便让这本小书如前一样尺寸精悍。对前几版那些“余外”东西感兴趣的读者，下述的内容，还请查看旧版吧，这些有：爱因斯坦年谱长编；爱氏族谱；对涉及他的家长里短问话的答复；联邦调查局爱氏档案片段；致罗斯福总统的那封有名书信，让他警惕德国人正在研制原子弹；约翰娜·范托娃那组爱因斯坦谈话录；海伦·杜卡斯关于爱氏最后日子的描述；还有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为什么要战争？》一书中检出的一通简牍；外加一篇旧引言，缕述我卷入这一项目的那些曲折。我希望，现在读者能喜欢如下新宠：“孩子篇”，包括爱氏自己的两个儿子；“论种族与种族歧视”：因弗里德·杰罗姆和罗杰·泰勒发表爱氏关于种族和种族歧视的论述，公开了新的材料，于是值得为之另辟新篇；还有数则韵文，正诗歪诗，从档案中五百余则韵文中拣选出来，以飨读者。上述篇什，原文都是德文。我还得以扩充和重组关于政治和犹太人主题的两部分，这主要得益于大卫·罗和罗伯特·舒尔曼的《爱因斯坦论政治：爱氏关于民族主义、犹太主义、战争、和平以及原子弹的公私言论》，那本书搜罗全面，价值极高，保存了爱氏政治、社会和人道主义等方面的写作。同样有价值的，还有：儒仁·内夫的《爱因斯坦传》，英文翻译丝丝入扣，译者雪莱·弗里希；弗里德·杰罗姆的《爱因斯坦论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还有沃尔特·伊萨克森的《爱因斯坦传》。除此之外，《爱因斯坦全集》之卷十和卷十二提供了更加原始的材料。于是，我得以添加四百条左右新语录，将总数增至约一千六百条。新增条目冠以星号。

我继续阅读有关爱因斯坦的材料，阅读中发现，他的著作，译本仍在翻倍地增多。版本既多，芜杂难免。比如，翻印收入《思想与言论》一书的那些篇章，还有内森和诺顿所编《爱因斯坦论和平》中那些，就不是从《世纪论坛》和《纽约时报杂志》等原刊上原原本本复制而来，而是为编纂上述两书而辗转重译，或为其他篡辑物，如《宇宙宗教》一书重译的。该书取材甚杂，东拼西凑，往往信手取来，再粗叙大意而已。之后的许多爱氏传记，便转相因依，不做深究。由于《思想与言论》经常被用作可靠来源，于是，我们许多人一向困惑于爱因斯坦什么事情到底怎样说的，就不足为怪了。或许爱因斯坦本人就曾经提出要求，他早期发表过的一些言论应加修改，因晚年回首，觉得它们不再可意了。所以我认为，爱因斯坦的读者，至少是读者中的学者们，应核查原始资料，尽可能阅读原文，引用时注明出版日期；如系引自其他来源或译本，亦应注明。

二百多年前，约瑟夫·鲁斯出任牛津大学玛格德林学院的院长。当有人问起，有没有一言，可以让有为青年终身取法，他告诫说：“有，仁兄：无论何时何地，核查你的信息来源！”我坦承，在本书前三版里，我并没有总能记取这位智者的训言。对爱氏的海量文献知之不详不熟，而相信了那些我自己以为可靠的来源，以为对于一般读者，那样也足够了。当然，我也时而告诫读者，所引卷帙，并非严格的学术著作。然而，我可以这样说，本书所引语录的大旨，总是确当不错的。也有少数例外；对于要处理一千六百来条语录的一本书，这也不坏了。这一次，对于那些无从核实或存有疑问的条目，我要么删除，要么就放进了“传爱因斯坦”部分。所以，本书所有条目内容，所有出处，概以本版为准。

另外，读者诸君也当注意，发表的采访记不可深信，因它们必定经过了采访者的过滤，而爱因斯坦并不总有机会在人家发表之前核实首肯。同样道理，也适用于追记、对话录和回忆录，还有逸闻趣事集锦云云，如安妮塔·恩勒那本随心轻意的

Liebes Hertz即是一例！另外，我略为改动了前几版里存在的几处翻译问题，因我发现新出的翻译更为确当；也在几处注解里加了一些解释性材料。

如果某条语录见于《爱因斯坦全集》（仍在进展中）已出版的某卷，我一定在出处说明里注明卷次和文献编号。有了这一信息，读者便可以参阅该卷，以检看上下文。其他可靠来源，有大卫·罗和舒尔曼在《爱因斯坦论政治》一书中收入的那些文件，还有弗里德·杰罗姆著作中收入的那些。有些未刊文项，特别是通信，我尽可能系之以档案号码，以利有条件接触爱氏档案或爱因斯坦遗文出版项目这两宗数据库的学者查证参考。

读过本书前几版的朋友可能注意到，许多此前列于“传爱因斯坦”部分的条目，现已不在那一部了，而是见于本书的主体，且注明了出处。另一些众所周知的名言，其出处仍待搜寻；我觉得其中很多想必是爱氏思想的诠释或概括提炼。当然，也有不少是冒牌货，而被一班别有用心的人继续使用，以便打着爱因斯坦的旗号，服务于自己的特殊目的。

走笔至此，提一提爱氏的幽默感也是文中应有之义，因幽默感是很难翻译出彩的。尽管不是全部，但有些讽世骂人的疾言快语，或许是笑谑谐谈，或许是故弄玄虚，说的时候，也许眼睛里闪烁着狡狴吧。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有一言出口追之莫及的时候。一旦你更了解他这个人，你也就更能理解他的幽默。此外，读者诸君会注意到，年事渐增，时移世易，跟我们许多人一样，爱氏在许多话题上也改变了看法。所以，当你读到某句话时，你应当明白，那不过是爱氏当时当地有感而发的，那意见并非终生不变。这样的矛盾之处，显示爱氏并不顽固刚愎，心胸狭窄，而是与时俱进，对新意新思敞开大门，同时仍能在人道主义基本价值的立场上保持初心。他倒是在科学思想方面较为执拗。

毫无疑问，爱因斯坦今天仍在迷魅，且今后永远会迷魅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其他粉团。通过他谆谆长者之风的、和蔼温婉的、谦退自抑的形象，他乃显发出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人格魅力；据韦伯讲，那是“一种个人品质，使一个人有别于常人，而被认为有超自然、超人之异禀，或至少在某一方面具有非凡之能力或素质”。然而，从本书中，读者将再次得知，爱因斯坦太人类；同时，总的说来，今天依然充满意义。

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我的责任编辑英格丽德·纳里希Ingrid Gnerlich；我的制作编辑萨拉·伦纳Sara Lerner；感谢她们扶持本书从手稿到出版；感谢我那目光如炬的文字编辑卡伦·沃德Karen Verde。全仗他们的兴趣和关爱，本版才得以顺利付梓。再感谢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曾经的同事，感谢他们一次次给我出书；感谢许多人，他们给我写友好亲切的信，并随信惠赠新的语录和我所未曾寓目的爱氏书牍。耶路撒冷爱氏档案管理处的芭芭拉·沃尔夫Barbara Wol惠与本版最多，改正字句，追寻出处，提供许多我知之不详的细节。她的帮助为本版增色不少，我对她的感激非同一般。加州理工大学的爱氏档案项目组编辑奥希克·摩西Osik Moses一向非常帮忙，有问即答，答即解决问题。戴安娜·布赫瓦尔德Diana Buchwald慨然许我接触档案。罗伯特·舒尔曼Robert Schulmann一如既往，专事解答重大问题。许多朋友，特别是帕特里克·刘温Patrick Lewin，对我的工程甚是鼓励，大表热心。最后，再次感谢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给我作的那么好的序，且慨然许我略改数语。希望本版能飨足所有读友。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爱因斯坦年谱简编

1879 3月14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生于德国乌尔姆。

1880 举家迁慕尼黑。

1881 11月18日，妹玛娅生。

1885 秋，入小学，始上小提琴课。

1894 家迁意大利，阿尔伯特留在慕尼黑，已完成学业。年末辍学，到意大利与家人团聚。

1895 入瑞士阿劳地方的阿尔高州立中学（Aargau Cantonal School）。

1896 放弃德国国籍，毕业，10月末移居瑞士苏黎世，入联邦理工学院（联邦理工。后改为联邦工业大学）。

1900 毕业于联邦理工。宣布拟娶同学米列娃·马里奇。

1901 入瑞士籍。做代课老师，同时寻找正式工作。始撰写博士论文，以提交苏黎世大学。

1902 或在1月，与米列娃生女莉泽尔。受聘为伯尔尼专利局技师。

1903 1月6日，与米列娃成婚，并定居伯尔尼。是年9月后，关于莉泽尔再无提及，意或送人抚养，或夭亡。

1904 5月14日，子汉斯·阿尔伯特生于伯尔尼。

- 1905 发表数篇科学论文，成“奇迹年”。
- 1906 1月15日，获苏黎世大学博士学位。
- 1908 2月，始任伯尔尼大学讲师。
- 1909 受聘为苏黎世大学物理学特聘教授。
- 1910 7月28日，次子爱德华生。
- 1911 赴布拉格任教一年。
- 1912 与米列娃感情破裂，与已离异的表姐（或堂姐）埃尔莎重续旧缘，开始浪漫通信。受聘为苏黎世理工（现联邦工大）理论物理学教授。
- 1913 9月，子汉斯与爱德华在匈牙利的诺维萨特附近受洗，为东正教徒。其地是两儿妈妈的故乡。后归南斯拉夫，现属塞尔维亚。接受柏林大学教授职。埃尔莎家在其地。
- 1914 4月，诣柏林履新职。米列娃携二子往依，6月返苏黎世，因爱氏决意离异。
- 1916 在《物理年鉴》Annalen der Physik发表论文“广义相对论的起源”。
- 1917 10月1日，始任柏林威廉皇家物理研究院院长。
- 1919 2月14日，与米列娃最终离异。5月29日，值日食，爱丁顿爵士实验测光线弯曲，确认爱氏预言；爱氏作为公众人物声名鹊起。6月2日娶埃尔莎，并与其二女伊尔莎（22岁）和玛戈（20岁）同住。
- 1920 反犹太人和反相对论之声喧于德国，然爱氏对德国忠心未改。日渐投身非科

学活动，包括反战和他自己版本的犹太复国主义。

1921 4月至5月，首次访美。偕同哈伊姆·魏茨曼为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募捐。在普林斯顿大学作四次相对论演讲。

1922 10月至12月，作中东之旅。11月，过上海，得知自己获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1923 访巴勒斯坦和西班牙。

1925 访南美。与甘地联手，签署反强行征兵宣言。成激烈反战派。

1928 4月，海伦·杜卡斯受聘为爱氏秘书，后兼管家终爱氏一生。

1930 12月，访纽约、古巴，遂留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至1931年3月。

1931 5月，访牛津，作罗兹演讲。12月，旅途中二到帕萨迪纳。

1932 1月至3月，在加州理工。返柏林。12月，再访美国。

1933 1月，纳粹在德国当政。放弃德国国籍，保留瑞士国籍。离开美国，未归德国，而偕埃尔莎赴比利时，暂居考克苏尔迈耶。再访牛津，6月，作斯宾塞演讲；赴瑞士，最后一次看望精神病院中的儿子爱德华。10月初，离欧返美，在新泽西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履教授职。

1936 12月20日，埃尔莎病歿，死于长期的心脏病和肾病。

1939 8月2日，签署致罗斯福总统著名书信，申言原子能之军事含义，导致曼哈顿工程。

1940 入美国籍。

1945 正式从高级研究院退休。

1948 8月4日，米列娃歿于苏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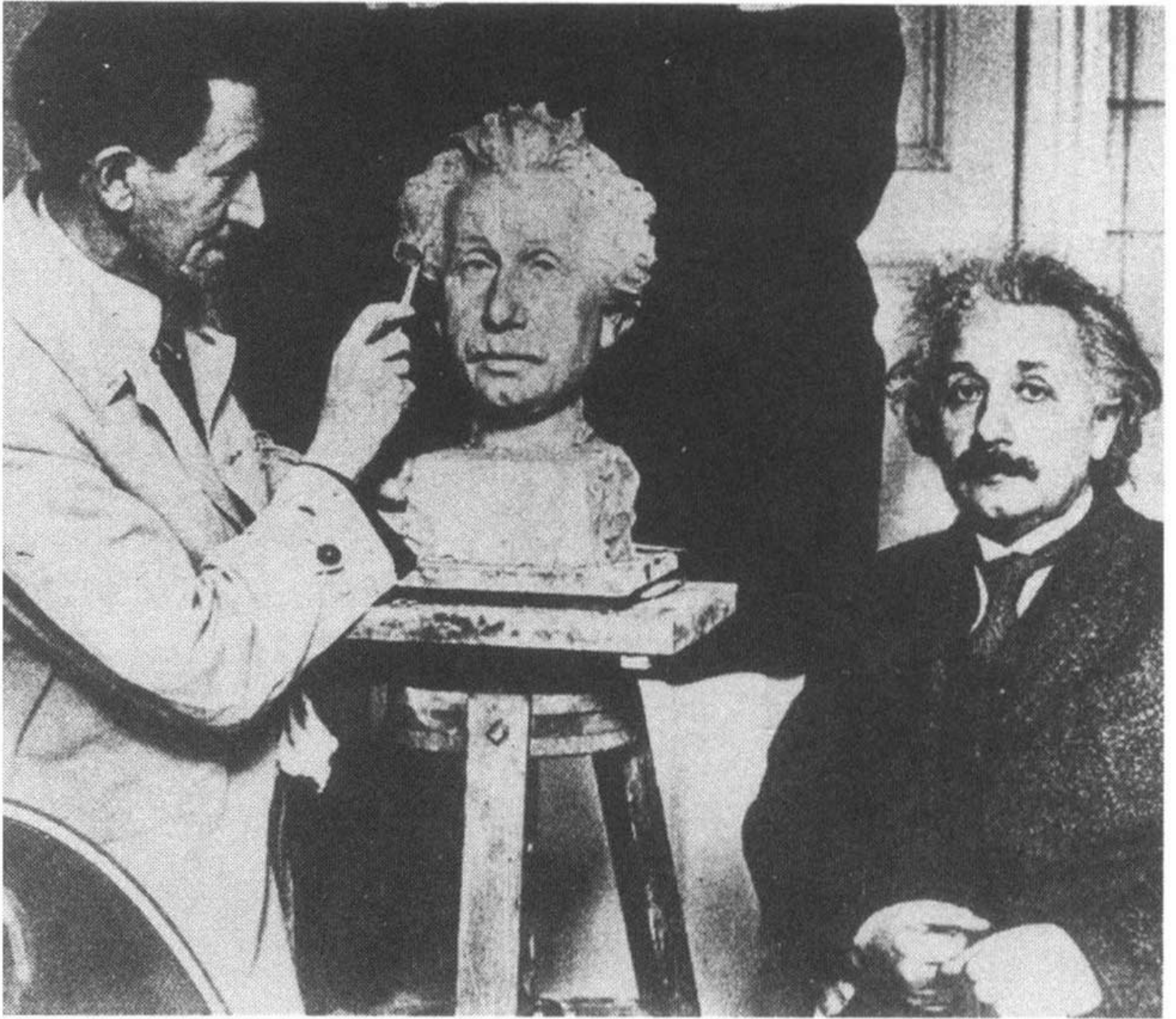
1950 3月18日，签署最后遗嘱。文字遗产（爱氏档案）得由托管人相时移交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

1952 有聘为以色列总统之议，辞谢。

1955 4月11日，签署最后书信，致罗素，答允签署联名宣言，敦促世界各国拒绝核武器。4月13日，动脉瘤破裂。15日入普林斯顿医院。4月18日，凌晨1时15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死于腹部动脉硬化引起的动脉瘤破裂。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爱因斯坦论自己



“模特儿”摆姿势让人塑像

幸福的人满足当前，没工夫多想未来。

十七岁时（1896年9月18日）的法语课作文，题为“我的未来打算” My Future Plans。《爱因斯坦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卷一，文件22。

倾力于心智工作，究心于上帝赐予的大自然：这是两位天使，给我安慰，力量和不屈不挠的勇气，带我走过此生的烦忧。

致保利娜·温特勒Pauline Winteler，爱因斯坦女友玛丽Marie的母亲，1897年5（？）月。《全集》，卷一，文件34。

*在许多个头脑清明的片刻，我像是一只鸵鸟，把头埋进旷野的沙子里，不去理会将至的危险。人会为自己造出一个小天地，于是……感到奇迹般的伟大和重要，就像鼯鼠在自己掘出的洞里。

同上。

*我凭自己的经验，亲知这种畜生，因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员。对它们不能指望太多。……今天郁郁少欢，明天就会兴高采烈，后天凉下来，然后又回复故态，自寻烦恼，憎世厌生——且不说少信不贞，忘恩负义，自私自利。

致友人朱莉亚·尼格利Julia Niggli，约1899年8月6日，时友人问他，对她和一个老男人的关系有何看法。《全集》，卷一，文件51。

我对我们的未来决定如下：我会马上谋一个职位，不管它多么低微。我的科学宏图 and 虚荣心，都不会妨碍我接受哪怕最微末的职位。

致未婚妻米列娃·马里奇Mileva Maric，约1901年6月7日，时谋职受挫。《全集》，卷一，文件114。

生活在这个“大时代”，人很难面对如下事实：他乃属于那个疯狂、堕落而自诩有自由意志的物种。真希望哪里能有座孤岛，好让那些明哲而善良的人居住！在那样的地方，连我也会成为热烈的爱国者！

致保罗·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1914年12月初，《全集》，卷八，文件39。

不用为我难过。我外表悲惨，但日子过得十分和谐；我完全专注于思考。我像一个视力超常的人，着迷于开阔的地平线，只有当晦暗的物体挡住视野的时候，才会为近处的景观分心。

致海伦·萨维奇Helene Savic，1916年9月8日，时与家人分离。引自萨维奇编著，《在阿尔伯特的阴影下》In Albert's Shadow，页110。《全集》，卷八，文件258。

我很少用语言思考。一个想法来了，过后我或许会尽力用语言表达出来。

引自1916年与心理学家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的谈话。见韦特海默，《高产思维》Productive Thinking（纽约，Harper，1945年版），页184注。

我已经知道，人际关系都是易变的，已经学会自屏于人情冷暖，所以很能保证心态平衡。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Heinrich Zangger，1917年3月10日。《全集》，卷八，文件309。

我论血统是犹太人，论国籍是瑞士人，论性情是人，且仅仅是个人，不管对哪国哪族都无特别系念。

致阿道夫·科内泽尔Adolf Kneser，1918年6月7日。《全集》，卷八，文件560。

最初长辈期望我做个工程师；但一想到自己的创造力将花费于使琐琐日常生活变得更精致，以此增加令人厌恶的资本，就不能忍受。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约1918年8月。《全集》，卷八，文件597。

我全然没有那样的情绪；我所有的，只是对所有人有份责任心，对亲近的人多份系念。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约1919年6月1日，谈到自己不系念任何特别的地方，像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对德国那样。《全集》，卷九，文件52。

（在学校时）我也不怎么喜欢历史。不怎么注意科目本身，倒是更注意科目的教法。

致儿子汉斯·阿尔伯特和爱德华Hans Albert and Eduard，1919年6月13日，《全集》，卷九，文件60。

我以职业故，常以知识树上的果子充饥，但还没有吃够。

致马克斯·玻恩Max Born，1919年11月9日。引自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Born—Einstein Letters，页16；《全集》，卷九，文件162。

以相对论鉴识知识界的趣味，则今日之德国人将称我为德国科学家，英国人会称我为瑞士犹太人。而有朝一日我被“拉黑”，则上面的表述就会倒过来：德国人将称我为瑞士犹太人，而英国人将视我为德国科学家！

致伦敦《泰晤士报》，1919年11月28日，页13—14，应该报之请所作专稿。亦见致保罗·埃伦费斯特信，1919年12月4日。参见下引1922年4月6日语。《全集》，卷七，文件26。

另一件可笑的事情是，天知道为什么，到处都在把本人算作一票布尔什维克；大约是因为我没有把《柏林日报》泼出的所有脏水都当作蜜与奶。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2月15或22日。《全集》，卷九，文件217。

我名声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傻，当然这也是平常不过的现象。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9年12月24日。《全集》，卷九，文件233。

自从光的偏折（观测）结果公之于众，人家对我起了狂热的崇拜，让我感觉到自己成了异教的偶像。作偶像也罢，假如上帝愿意。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20年1月3日。《全集》，卷九，文件242。爱因斯坦甚至被要求在伦敦帕拉丁剧院表演为期三个星期的“活报剧”，展示相对论。

我的确知道，仁慈的命运允许我在多年的狂热劳作后发现了三两个不错的想法。

致荷兰物理学家H.A.洛伦兹H.A.Lorentz，1920年1月19日。《全集》，卷九，文件265。

近来愈觉自己的局限，因自从广义相对论的几个推论经受住检验，我的能力被严重高估了。

同上。

近来，询问、邀请和请求的信件雪片似飞来，让我疲于应付，以至于夜里做梦，都梦见自己在地狱里被架在火上烤，邮差就是魔鬼，不住朝我大叫，将新的一捆书信扔到我头上，为了我以前的信件还没回复。

致路德维希·霍普夫Ludwig Hopf，1920年2月2日。《全集》，卷九，文件295。

我父亲的骨灰埋在米兰，几天前又把母亲葬在这里（柏林）。我自己东西南北，四

处奔走，处处为家，处处是客。几个孩子在瑞士。……像我这样的人，别无理想，唯盼但凡有地方安个家，能与亲近的早晚相见。

致马克斯·玻恩，1920年3月3日。见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25。《全集》，卷九，文件337。

小学里老师思想开明，没有教派偏见。高中老师里，倒是有几个反犹分子。小学生当中，反犹思想反而特别活跃。那种思想的基础，一是种族特色本就明显，二是宗教教义留下的印象。上下学路上，常有主动攻击和恶语辱骂，但通常并不严重。但这些足以让小孩子心里，早早就产生种族生分的强烈感受。

致保罗·内森Paul Nathan，时任《柏林日报》the Berliner Tageblatt政治版主编。两人谈及一篇论反犹太主义的约稿。1920年4月3日。《全集》，卷九，文件366。

每想起在你家度过的几个钟头，心里总满是欢喜。通过你的殷勤好客和你的工作，我得以知晓那些波斯智慧的明珠。论血统我也是东方人，所以感觉那些人对我特别有意义。

致弗里德里希·罗森Friedrich Rosen，德国驻海牙公使，1920年5月。罗森显然曾被派驻波斯，编纂了一部波斯遗事。爱因斯坦档案，号9—492。

直到今天，我仍可能被当成一个有国际思想的人，而没有划分给两大抽屉中的一个。想到这个，我也很高兴。

致H.A.洛伦兹，1920年6月15日。两大抽屉，指当时的同盟国集团和协约国集团。《全集》，卷十，文件56。

*别对我太苛刻。谁都时而会向愚蠢的祭坛献祭，以取悦神祇或人类。我的文章彻头彻尾做的是这个。

致马克斯·玻恩和海蒂·玻恩Max and Hedi Born，1920年9月9日。笑谈对他一篇文章的批评。见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34。《全集》，卷七，文件45。

像神话里那个点金术者一样，我点到的所有东西，都成了报上的喧哗。

同上。十年后，1930年3月21日，在致友人保罗·埃伦费斯特的信中，他又写道：“我一哼哼，都成了铜号独奏。”（爱因斯坦档案，号10—212）

接触到艺术作品，让我亲身体会到无上的愉悦。它们给我带来的强烈幸福感，我从其他来源是得不到的。

1920年。引自莫什科夫斯基Moszkowski，《和爱因斯坦的谈话》Conversations with Einstein，页184。据上下文，这里爱因斯坦仅指文学。

*我不愿谈论我的工作。雕塑家，画家，音乐家和科学家，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喜欢自己的工作。名声和荣誉是次要的事。我的工作是我的生命。每当我找到真理，我会欢喜宣告。……别人的反对不影响我工作。

引自《纽约呼声报》New York Call，1921年5月31日，页2。又见伊利Iilly，《阿尔伯特遭遇美国》Albert Meets America，页312。

别人以你的名义说了话，事后你被人叫去，对众给人打圆场，而话不能说得圆，那可真是糟糕的局面。

引自“爱因斯坦与采访者” Einstein and the Interviewers, 1921年8月。爱因斯坦档案, 号21—047。

假如我的相对论被证明是成功的, 德国人会宣称我是德国人, 法国人会说我是个世界公民。假如我的理论被证明不对, 法国人会说我是个德国佬, 德国人则会宣布我是个犹太人。

引自在法国哲学会的讲话, 1922年4月6日于索邦。又见于法国报刊剪辑French press clipping, 1922年4月7日, 爱因斯坦档案, 号36—378; 《柏林日报》, 1922年4月8日。爱因斯坦档案, 号79—535。

一只瞎眼的甲虫爬过弯曲的树枝, 它不会注意到爬过的路线是弯曲的。我有幸注意到那只甲虫没注意到的。

回答他小儿子爱德华的问题: 你为何这样有名? 1922年。引自弗吕基格尔 Flückiger, 《爱因斯坦在伯尔尼》Albert Einstein in Bern; 又见格吕宁 Grüning,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个家》Ein Haus für Albert Einstein, 页498。

此刻我安坐在荷兰, 刚听人说, 某些德国人把我称作“犹太人的圣人”。在斯图加特, 甚至有张招贴画, 画我位居犹太人富豪之首。

致儿子汉斯·阿尔伯特和爱德华, 1923年11月24日。爱因斯坦档案, 号75—627。

我们周围可参加的所有社团中, 没有多少是我愿意倾心投入的, 除非有个真正求索者团体。该团体自古以来就没有几个活着的成员。

致马克斯·玻恩和海德维希·玻恩Hedwig Born, 1924年4月29日。引自玻恩, 《玻恩

—爱因斯坦通信集》，页79。爱因斯坦档案，号8—176。

地上拒绝给[我]的，[我]必须到星星上去追寻。

致他的秘书贝蒂·诺伊曼Betty Neumann，1924年。与埃尔莎结婚后，爱因斯坦曾爱上贝蒂，分手时云云。贝蒂是爱氏友人汉斯·米萨姆Hans Muehsam的侄女。见佩斯Pais，《上帝狡黠》Subtle Is the Lord，页320；又见弗尔辛Fölsing，《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页548。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则绕世界飞翔。

回答问话：“你是信赖想象力胜过信赖知识吗？”引自菲尔爱克

G.S.Viereck，“爱因斯坦论人生意义”What Life Means to Einstein，《星期六晚邮报》，1929年10月26日；载菲尔爱克，《伟人一瞥》Glimpses of the Great，页447。

毫无疑问，我的一生事业不是由我自己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由各种各样我不能控制的因素决定的，首要的是那些神秘的腺体，天工在那里制造着生命的精华。

在讨论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时说的话，同上书。载菲尔爱克，《伟人一瞥》，页442。

为惩罚我对权威的蔑视，命运也把我做成了权威。

为一个朋友写的格言，1930年9月18日。引自霍夫曼Hoffmann，《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Albert Einstein: Creator and Rebel，页24。爱因斯坦档案，号36—598。

我给画家作模特儿。

据赫伯特·塞缪尔Herbert Samuel的回忆。人问起爱氏做什么行当，爱氏云云，反映爱氏的一点情绪，因他常要为雕塑家和画家摆姿势。1930年10月3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1—006。摄影家菲利普·霍尔曼Philippe Halsmann的版本略有差异：公车上，有个老妇告诉爱因斯坦，说他好生面善，一定在哪儿见过他的照片，爱氏回答说，“我给摄影师当模特儿。”见霍尔曼致《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编者的信，1966年5月26日。

我从没把安逸和享乐本身看作目的——这样的立身之道我称之为猪栏里的理想。……始终在我面前照耀、使我充满生之欢乐的理想，是善、美、真。把安逸和享乐作目的，对我从没有吸引力。

引自“我的信仰”What I Believe，《世纪论坛》Forum and Century，卷八四（1930年），页193—194。背景及全文，又见大卫·罗和舒尔曼Rowe and Schulmann，《爱因斯坦论政治》Einstein on Politics，页226。本段和文中其他文段译本不一，我始终取《世纪论坛》本。

*财产，外在的成功，知名度，奢华——对我来说永远是可鄙的。我相信，简朴和低调的生活最有益于……身心。

同上。

*我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怀有强烈兴趣；说来奇怪，我一点也不想跟一般男人女人有直接联系。我是一匹单驾马，不适合套进双驾马车或团队行动。我从没有全心全意属于国家，政府，朋友圈，乃至我自己的家庭。我在这些关系中总带着某种超然，而离群索居的愿望与年俱增。

同上。

我一天有好多次意识到，我的外在和内心生活，有多少是基于现在和过去同胞的劳作，我必须怎样拼尽全力，才能以同等分量予以回报。

同上。

我从同胞那儿接受了过分的羡慕和尊敬。不是由于我的错误，也不是由于我的功德；这是命运的讽刺。

同上。

爱因斯坦教授请求您，您现在处理那些出版事宜的时候，就当他已经死了。

秘书海伦·杜卡斯代爱因斯坦写的，1931年3月，其时爱氏为海量手稿所包围。爱因斯坦档案，号46—487。

挑出少数个人，给予没边没沿儿的赞美，将超人的智能和品格归于他们，在我看来不但不公平，甚至是恶趣。这是我的宿命。民众对我能力和成绩的估价与实际情况反差太大，怪诞可笑。

引自“美国印象” Impressions of the U.S.A.，约1931年，收入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42—246。爱因斯坦档案，号28—168。

尽管我想事情时尽量把自己当作世界公民，但直觉上和性情上仍不免是个欧洲人。

引自伦敦《每日快讯》，1933年9月11日。又见霍尔顿Holton，《科学的进展》Advancement of Science，页126。

我对人有用时，人肯来奉承我。可是，当我效力于他们不能同意的目标时，他们就立刻翻脸，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对我施以侮辱中伤。

致一位不知姓名的反战者，1932年。爱因斯坦档案，号28—191。

我在老师们手里遭到类似待遇；他们不喜欢我的独立性，所以招聘助手时不考虑我。（但我得承认，我在某些方面确实不如你更像模范生。）

致一个年轻女孩，伊琳·弗洛伊德Irene Freuder，1932年11月20日。收入《思想与言论》，页56，“教育和教育家” Education and Educators。爱因斯坦档案，号28—221。

我的一生很简单，不会有人感兴趣。我出生了，这大家都知道；必不可少的仅此而已。

致普林斯顿中学校刊记者亨利·卢索Henry Russo，引自《塔》The Tower，1935年4月13日。

还是12岁小男生时，刚熟悉初等数学，我就看到，不借助任何外在经验，仅仅通过推理就能找到真理，这让我激动不已。……后来我日益坚信，就连大自然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相对简单的数学结构。

同上。

仇恨之箭也对准了我，但从没打中我，因为不知怎么，它们属于另一世界，我跟那世界毫不相干。

为乔治斯·施赖博Georges Schreiber《肖像和自画像》Portraits and Self—Portraits（Boston：Houghton Mifflin，1936年版）所写自述。收入《我的晚年》Out of My Later Years，页13。爱因斯坦档案，号28—332。

我在这里安顿下来，感觉极好，像一只熊待在冬眠的洞里；我漂泊半生，备尝百味，从没像现在这样自在。自从伴侣死后，我这头熊过得更像个熊样，因比起我来，还是她更离不开人类。

致马克斯·玻恩，1937年初，妻子埃尔莎死后。引自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125。爱因斯坦档案，号8—199。

没有工作，不活也罢。……还好，不管怎么，我已经老了，不用指望个人有什么长远的未来。

致好友米歇尔·贝索Michele Besso，1938年10月10日，谈及希特勒得时和当政。爱因斯坦档案，号7—376。

我坚信，[对一件事或一种嗜好的]热爱是比之责任感更好的老师——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

致菲利普·弗兰克Philipp Frank书信草稿，1940年。爱因斯坦档案，号71—191。

*我从没有把自己的名字用于商业目的，即使不涉嫌误导大众也不行；你的情况就是如此。所以，我禁止你以任何方式使用我的名字。

致马文·吕布什Marvin Ruebush，他请求爱因斯坦允许用他的名字推销胃药。1942年5月22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6—066。

没人理解我，却人人都喜欢我，这是为什么？

引自《纽约时报》的采访记，1944年3月12日。

我不愿对一件事情发表意见，除非我确切地了解事实。

引自理查德·J.刘易斯Richard J.Lewis的采访记，《纽约时报》，1945年8月12日，29：3。是时他拒绝评论德国研制原子弹的进展情况。

我从不思考未来，因它说来就来。

警句集，1945—1946年。爱因斯坦档案，号36—570。据《牛津戏言辞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Humorous Quotations第二版，2001年，此言引自1930年12月在贝尔根兰德号Belgenland船上的访谈；或许后来被人记起，收入档案，系以稍晚的日期。

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玄思之境（Gedankenwelt）的发展，是始于“惊奇”的一场持续飞行。还是个四五岁孩子的时候，父亲送我一个指南针，那时我就体验到这样的惊奇。

1946年所作“自述”，页9。

我在数学领域的直觉不够强烈，不能够清楚地辨别哪些是根本的、要紧的……哪些是余外的，可以说是些知之不厌其多，不知也无碍大局的东西。撇开这层，我想理解大自然的兴趣照样是无限的强烈。……在这片天地，我很快就学会嗅出那些能导致基本原理的东西，而对于那些芜杂纷纭徒乱人意的东西……则置之不顾。

同上书，页15—17。

做一个我这类型的人，关键在于想什么、怎样想，而不在于做什么，遭受什么。

同上书，页33。

关于我这个人，已经发表了一大堆一大堆这样厚颜无耻的谎言和彻头彻尾的虚构，

要是我肯费心搭理他们，我早就进坟墓了。

致作家马克斯·布洛德Max Brod，1949年2月22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4—066.1。

*我[在高级研究院]无多大影响，因一般人当我是化石，年事已高，又聋又瞎。我不怎么讨厌这角色，因为它颇合我的性情。

致马克斯·玻恩和海蒂·玻恩，1949年4月12日。引自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178—179。（类似的说法是，“我不是在普林斯顿成名的。我的话在数学大楼Fine Hall没有分量”。见于英菲尔德Infeld《求索》Quest一书，页302。）爱因斯坦档案，号8—223。

*我就是喜欢在各方面多予少取。我没拿自己当回事，也没拿大众所做的当回事。我不以自己的软弱和恶劣为羞耻，事情来了自然就泰然处之，一笑置之。许多人都这样，我不明白为什么偏要把我当偶像。

同上。马克斯·玻恩问爱氏怎样看待简单生活，爱氏云云。

我做科学工作的动因，就是不可抗拒地渴望理解自然的奥秘，除此再无其他情感。我的热爱公正，努力为改善人类状况做贡献，完全是另一回事，跟我的科学兴趣没有关联。

致伦茨F. Lentz，1949年8月20日。伦茨来信问爱因斯坦从事科学的动因，爱氏云云。爱因斯坦档案，号58—418。

我没有特别的天赋；我只有强烈的好奇。

致卡尔·泽利希Carl Seelig，1952年3月1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9—013。

我过得要算很不错了，要知道我可是成功活过了纳粹和两任妻子。

致雅克布·埃拉特Jakob Ehrat，1952年5月12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9—554。

真是怪事一桩，我如此举世皆知，又如此形单影只。但事实就是这样：这种名气……迫使它的受害者采取守势，导致隔绝。

致马兰格尼E.Marangoni，1952年10月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406。

我一辈子都跟客观事物打交道；既无资质，又无经验恰当地和人打交道，或担任官职。

对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阿坝·埃班Abba Eban的申言，1952年11月18日。时哈伊姆·威茨曼Chaim Weizmann歿，以色列人动议爱氏为总统，爱氏坚辞。爱因斯坦档案，号28—943。

*我付出的努力当然令我满意，但我不会把自己的劳绩归因于自己的什么“素质”；那是愚蠢的，那会像一个老不死看财奴守着辛苦刮拢来的几个铜板，历数生财诀窍。

致马克斯·玻恩，1953年10月12日。引自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195。爱因斯坦档案，号8—231。

我是块吸引普天下怪人的磁铁，但他们也令我感兴趣。我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就是重构他们的思维过程。我真心为他们遗憾，所以我愿意帮助他们。

引自范托娃Fantova，“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3年10月15日。

以前我从没有想到，我随随便便的只言片语都会给人抓过来记下。早知如此，我就

会更深地缩进我的蜗牛壳里。

致卡尔·泽利希，1953年10月25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9—053。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常要往来于德国和瑞士之间。有一回在码头被人拦住，问我姓名。我支吾了一会儿才想起来。那时我才三十五岁。我的记性一向很差。

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3年11月7日。

曾有人打算让我随祖父的名字叫亚伯拉罕Abraham，可我父母觉得那样做未免太犹太路数了，于是就从中取了字母A，给我起名叫阿尔伯特Albert。

同上，1953年12月5日。

关于我的人品有各种各样的无稽之谈，各路妙人编造的八卦还会层出不穷。正因如此，对那些真正诚实的东西我就愈加珍惜和尊敬。

致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1954年3月2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2—410。

今天，伯克斯先生给我看了他为我做的胸像。我高度称许这座胸像，它不但惟妙惟肖，而且也是刻画精神气质的艺术品。

用英文写的一则署名考语，1954年4月15日。罗伯特·伯克斯Robert Berks便是华盛顿特区美国科学院楼前爱因斯坦雕像的作者，这座胸像是其小样。小样胸像由雕塑家捐出，于2005年4月安放于新泽西普林斯顿的伯乐楼Borough Hall前。（考语由伯克斯先生收藏，先生惠然赠我一份复印件。）

我开始说话很晚，我父母很担心，咨询了医生。这都是真的。多大会说话的，我不确定，但肯定不早于三岁。

致西比尔·布里诺夫Sybille Blinoff。爱因斯坦档案，号59—261。他妹妹玛娅在爱因斯坦传记里，把爱氏说话的年龄定在两岁半。见《全集》，卷一，页lvii。

我不是你以为的那种人，附庸风雅，好出风头，对切身事务反倒说不出有价值的话来。

对一封来信的答复，1954年5月27日。来信要爱因斯坦给智利新开的一间博物馆写份贺词，好张挂起来供人瞻仰。爱因斯坦档案，号60—624。

以你对那个课题的肤浅知识，你竟然那么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不但奇怪，甚至是不正常。很遗憾我没工夫跟一个半吊子纠缠不清。

致牙医乐博G. Lebau，1954年7月10日。该牙医声称，他创立了一个更好的相对论。牙医退还爱因斯坦的信，并在信尾附言：“我才三十岁；学会低声下气需要时间。”爱因斯坦档案，号60—226。

不管谁写我，我一概不看。大都是报上的谎言，给他们拿来一遍遍重复。……唯有瑞士人[卡尔]泽利希是个例外，他是个很好的人，做了很好的工作。我没读他写的书，可杜卡斯读了若干部分给我听。

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4年9月13日。

假如我退回到青年，要决定作何营生，我不会想做科学家、学者或教师。我宁可做个管子工或街头小贩，希望能发现，便是活成当下的样子，也能保有起码的独立。

致《记者》杂志The Reporter编辑，卷十一，第9期，刊出于1954年11月18日。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85—486。此言针对麦卡锡时代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他认为，科学研究最好是当作业余爱好；人应该做些别的谋生。（参

见恩斯特·斯特劳斯Ernst Straus, “回忆” Reminiscences, 载霍尔顿和埃尔卡纳Holton and Elkana,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历史和文化视角》Albert Einste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页421。)管子工斯坦利·默里Stanley Murray于11月11日回答爱因斯坦道：“鉴于我平生理想是做个学者，而阁下则似乎想做个管子工，我建议咱俩合伙干，一定大获成功，那样就既有学问，又有独立性。”见罗森克兰兹Rosenkranz, 《爱因斯坦剪贴簿》Einstein Scrapbook, 页82—83。其他场合，据说爱氏还声称，他宁肯做一名乐师；1933年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馆做演讲时，还曾建议年轻科学家去守灯塔（内森和诺顿Nathan and Norden, 《爱因斯坦论和平》Einstein on Peace, 页238。）

*在目前情况下，我只想选择从事那种能让我把谋生跟追求知识分开的职业。

致马克斯·玻恩，1955年1月17日。见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227。爱因斯坦档案，号8—246。

只有在数学和物理两科，我通过自学，远远超越了学校的课程；在哲学方面也是这样。

致亨利·科林Henry Kollin, 1955年2月。引自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Albert Einstein: Creator and Rebel, 页20。爱因斯坦档案，号60—046。

别人的赞扬有腐败效应。逃避这种效应的唯一道路，是继续工作。

引自林肯·巴尼特Lincoln Barnett, “爱因斯坦百年诞辰：精神长留普林斯顿” On His Centennial, the Spirit of Einstein Abides in Princeton, 《史密森学会会刊》Smithsonian, 1979年2月号, 页74。

上帝给了我骡子般的倔强和相当敏锐的嗅觉。

据恩斯特·斯特劳斯Ernst Straus回忆。引自泽利希，《光明的时代，黑暗的时代》Helle Zeit, dunkle Zeit, 页72。

平常的成年人不思考时空问题。……我反是。我发育很慢，直到成年才开始对空间和时间产生好奇。然后就深入探究那个问题，不管成人还是孩子，都不会有我想的那么深。

据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回忆，爱因斯坦认为，思考时空问题的，通常是孩子，而不是成人。引自泽利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瑞士》Albert Einstein und die Schweiz, 页73。

我年轻时所向往的生活，只是静静地坐在某个角落，做我的工作，不要大众注意。可你看现在我过成了什么样子。

引自霍夫曼，《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页4。

每当我检点我自己和我的思想方法，我就接近一个结论：想象的天赋，其意义远胜于汲取纯粹知识的才能。

类似的表述，还有：“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1929年）见上引书。某友人在爱因斯坦诞辰百年纪念时追记，纪念举行于1979年2月18日。引自赖安Ryan，《爱因斯坦与人文学科》Einstein and the Humanities, 页125。

我从来没有从自己的科学工作中获得过道德价值。

据曼弗里德·克莱因斯Manfred Clynes回忆。引自米歇尔莫尔Michelmoré，《爱因

斯坦侧影》Einstein: Profile of the Man, 页251。

在我名义下的许多东西，都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蹩脚货，要么就是别人的杜撰。

致乔治·塞尔迪斯George Seldes, 《伟人隽语》The Great Quotations (1960年版) 编者。转引自坎塔Kantha, 《爱因斯坦辞典》An Einstein Dictionary, 页175。

我讨厌自己的照片。看这张脸。若没有这个[指胡子], 它会像个妇人!

生命最后十年期间某时对摄影师艾伦·理查兹Alan Richards说的话。引自理查兹, “往事追忆” Reminiscences, 载《我所知道的爱因斯坦》Einstein as I Knew Him, 页码不详。

多年来, 你还是第一个告诉我对我真实想法的人。

致一个18个月大的男孩, 人家给他引见爱因斯坦的时候, 他大声哭叫起来。见上引书。

我的任务到此结束。

临终时说的话。爱因斯坦档案, 号39—095。引自传记作者卡尔·泽利希的记述; 泽利希可能是听爱因斯坦的秘书海伦·杜卡斯说的, 也可能是听爱因斯坦后妻的女儿玛戈·爱因斯坦说的。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 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电子书下载!!!

家人篇



与妻子米列娃和儿子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伯尔尼，1904年（蒙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档案馆惠允刊用。）

致米列娃·马里奇

据爱因斯坦称，他和塞尔维亚人米列娃的婚姻延续了十七年，但他从未真正认识她。爱氏回忆说，当年娶米列娃主要“出于责任感”，可能是婚前生了个非法的孩子。“尽管内心拒斥，但还是开始了一桩力所不及的事情。”两人是在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认识的，都是物理生。他十八，她二十二。相识五年后结婚，结婚时，他不知道米列娃母亲一系有遗传的精神病。米列娃经常抑郁，她妹妹佐尔卡Zorka有精神分裂症。尽管如此，她仍是个热情有同情心的女子，智商很高，一生可谓多事。由于不能接受迟早的离异，不能接受爱氏的冷遇，不能接受不把他们的私生女莉泽尔接回家抚养，米列娃变得刻薄，有时影响到分居后爱氏同两个儿子的关系。他给两个儿子写的许多信，特别是写给汉斯·阿尔伯特的，表明他从小就尽力亲近他们，关心爱护他们。最终他也承认，米列娃是个好妈妈（见《全集》，卷八。致米列娃的一些信件中，显示夫妻离异后还曾努力解决财政困难，共担育子之重。又见波波维奇Popovic所编，《在阿尔伯特的阴影下》。）然而，据爱氏称，分居后的悲情苦况，仍给他留下印记，到老不减，这促使他更深地卷入公益活动。见爱氏致他的传记作者卡尔·泽利希的两通信，1952年3月26日一通，5月5日一通。爱因斯坦档案，号39—016和号30—020。

妈妈扑到床上，把头埋到枕头里，孩子似的抽泣着。镇静下来后，马上转为狂暴的斥骂：“你是在毁掉自己的前程，毁掉大好机会！”“正经人家谁会要她！”“万一她怀上孩子，你就真的糟透了！”之前妈妈就多次发作过。这次发作后，我终于也失去了耐性。

致米列娃，1900年7月29日，爱氏告诉妈妈他和米列娃打算结婚后。实际结婚是在1903年1月6日。《爱因斯坦情书》The Love Letters（以下称《情书》），页19；《全集》，卷八，文件68。

我急不可耐地盼望我亲爱的小女巫来信。真难相信我们会分别这么久——现在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善待你自己，你会成为一个辉光四射的小情人，同时又像街头混混一样野性！

致米列娃，1900年8月1日。《爱因斯坦情书》，页21。《全集》，卷一，文件69。

你不在的时候，我感觉自己不是全乎人了。坐着的时候，想走开；走开了，又想回家；和人说话的时候，宁可学习；学习的时候，又坐不稳，心思不能集中；去睡觉吧，又觉得这一天光阴虚度了。

致米列娃，1900年8月6日。《情书》，页23—24；《全集》，卷一，文件70。

我怎么能够自己活下去，我小小的一切？没有你，我就没有自信，没有工作的激情，没有人生的享受——一句话，没有你，我的生活就是空白。

致米列娃，1900年8月14日。《情书》，页26；《全集》，卷一，文件72。

我父母很担心我爱你。……他们哭的就像我已经死了一样。他们一遍遍抱怨说，我那么全心爱你，一定会遭殃。

致米列娃，1900年8—9月。《情书》，页29；《全集》，卷一，文件74。

要不是想到你，我就不想在人这种可悲物群中活下去了。但是有了你，使我骄傲，想起你，使我幸福。能再次把你拥在怀里，看那双爱意的眼睛只为我闪耀，能再吻

你只为我颤抖的甜蜜双唇，我将加倍幸福。

同上。

我也盼望开展我俩的新研究。你也得继续你自己的研究——如果我有个小博士作情人，而我自己仍旧全然是个普通人，我会多么骄傲！

致米列娃，1900年9月13日。《情书》，页32；《全集》，卷一，文件5。

要不要我[在苏黎世]留心给你找份工作？我可以找份家教，过后再转给你做。要么你心里另有打算？……无论发生什么，我们将过上最美妙的生活，想多美有多美。

致米列娃，1900年9月19日。《情书》，页33；《全集》，卷一，文件76。

我多么幸运找到了你——一个与我相敌相配的生灵，和我一样强大，一样独立。

致米列娃，1900年10月3日。《情书》，页36；《全集》，卷一，文件79。

当我们两人一起将相对运动的研究胜利完成的时候，我将多么高兴，多么自豪！

致米列娃，1901年3月27日。《情书》，页29；《全集》，卷一，文件94。这句话让一些人认为，米列娃对于相对论同样有贡献。

你会亲眼看到，我现在多么兴高采烈，而过去的愤懑已成云烟。而且我重又多么爱你！过去我对你凶只是因为神经紧张……我现在多么盼望与你重逢。

致米列娃，1901年4月30日。《情书》，页46；《全集》，卷一，文件102。

但愿我能分给你一些幸福，让你再不要沮丧悲伤。

致米列娃，1901年5月9日。《情书》，页51；《全集》，卷一，文件106。

我老婆来到柏林，心情复杂，因她怕我的亲戚，大概最怕的就是你。……可你我一起可以非常幸福而不用伤害她。你无法拿走她本来没有的东西。

致新欢表姐，埃尔莎·勒文塔尔，1913年8月。《全集》，卷五，文件465。

我家的局面比从前更可怕：冰冷寂静。

致埃尔莎，1913年10月16日。《全集》，卷五，文件478。

你以为离个婚那么容易，在不能证明对方过错的时候？……我待我老婆，就像待一个不能开除的佣人。我有自己的卧室，避免和她在一起。……不知你何以为此恐惧不安。我绝对是自己的主人……也是自己老婆的主人。

致埃尔莎，不晚于1913年12月2日。《全集》，卷五，文件488。

[我老婆米列娃]是个不友好、不懂幽默的畜生，从生活中什么也得不到，有她在场，别人也了无生趣。

致埃尔莎，不早于1913年12月2日。《全集》，卷五，文件489。

我老婆不停地向我悲号，哭诉柏林，哭诉她如何怕亲属本家。……我母亲心地不坏，可作为婆婆实在够受。她和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空气中都是火药味。……可是两个人都有责任。……难怪我的科学生涯蒸蒸日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科学能让我从泪海中超拔出来，进入平静之境。

致埃尔莎，不早于1913年12月21日。《全集》，卷五，文件497。

*他跟我老婆有某种关系，而没人能捉住把柄对付他们。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4年6月27日。爱氏以为米列娃和Vladimir Varicak有染。Varicak是萨格勒布大学数学教授，在相对论方面做出了两个重大发现。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在评述相对论的论文中引述过他的发现。《全集》，卷八，文件34a。阑入卷十。

（一）你要保证：（1）我的衣服和要送洗的衣服收拾得井井有条；（2）我的一日三餐，按时端到我的房间；（3）我的卧室和书房要保持整洁，特别是我的写字桌为我专用。（二）你要放弃和我的一切私人接触，除非有社交场合完全需要；特别一点：你要断绝下列念头：（1）待在家里陪你；（2）陪你出去或一起旅行。（三）在你我关系中，你要谨守：（1）你不能期待我对你有任何温情，也不能向我示好；（2）和我谈事的时候，要你停止你就得停止；（3）要你离开我的卧室和书房，你就得离开，不得回嘴；（4）你要保证在孩子面前说话做事不能贬低我。

给米列娃的备忘录，约1914年7月18日，列数他和她一起住在柏林所需条件。起初她答应了，但后来，7月末，她就带两个孩子离开了柏林。《全集》，卷八，文件22。

我不想失去孩子，也不想让孩子失去我。……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以后，和你友好相处是不可能了。我俩可以有一种彼此体谅，公事公办的关系。私人的东西能少就少。……我不指望要你和我离婚，只希望你能带着孩子待在瑞士……隔星期汇报我宝贝儿子的情况。……作为回报，我许诺己方举止恰当，对你像一个无亲无故的女人。

致米列娃，约1914年7月18日，提出他移居柏林但不离婚，但她最终没同意。《全集》，卷八，文件23。

我终于意识到，有老婆横在当间，跟孩子一起没好日子过。

致埃尔莎，1914年7月26日。《全集》，卷八，文件26。

我可以在一个中立场所见我的孩子，而不会在你我[将来]的家里见他们。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让孩子看到父亲跟不是自己妈妈的女人在一起是不对的。

致埃尔莎，不早于1914年7月26日。《全集》，卷八，文件27。

我多么盼望，你我将能单独闲谈，度过那些宁静的夜晚，多么盼望仍在我们前头的那些和和乐乐分享的经历！于今，经过多少精心谋划、努力实施，我终于找着一个小女人，在家等着，欢喜满足地迎接我。……不是她[米列娃]长得不好，而是她的顽固、倔强、固执和麻木无感，妨碍了我和她和谐相处。

致埃尔莎，1914年7月30日。《全集》，卷八，文件30。

我不能继续忍受跟这个女人在一起，是有原因的，尽管我那么爱我的孩子。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5年11月26日。《全集》，卷八，文件152。

你怎么也想不到这样一个女人那种天生的诡诈。假如不是我终于鼓足勇气和她保持距离，眼不见耳不闻，我的身体和精神早就崩溃了。

致米歇尔·贝索，1916年7月14日。《全集》，卷八，文件233。

她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有俩宝贝儿子和她在一起，住在一个童话般的小区，随心所欲打发时间，作为无过错方站在干岸上。

致米歇尔·贝索，1916年7月21日。《全集》，卷八，文件238。

她今后缺少的，就是有人来欺负她。……什么男人受得了这么一大块难闻的东西一辈子触在他鼻子上，毫无意义地忍着，还负有义务笑脸相迎？

同上。

从今以后，我不会再以离婚一事打扰她了。我跟亲属之间已开始争吵。我已经学会忍住眼泪。

致米歇尔·贝索，1916年9月6日。爱因斯坦的亲属不赞同他的婚姻当断不断，认为那样会耽误伊尔莎（埃尔莎的长女）适时谈婚论嫁。离婚手续终于在1919年于瑞士达成。作为过错方，爱因斯坦被责令两年内不得再婚。然而，爱氏罔视禁令，两个半月后就与埃尔莎结婚，因禁令在德国法律下不适用。《全集》，卷八，文件254。弗尔辛Fölsing，《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页425，427。

对我而言，离开米列娃是生死攸关的事。……这样一来，我就失去了至今还深深爱着的两个孩子。

致海伦娜·萨维奇Helene Savic，1916年9月8日。《全集》，卷八，文件258。

我相信米莎[米列娃]有时候太过自闭。她父母和姐姐……甚至不知道她的住址。在这方面，亲爱的海伦娜，你会对她非常有用，能帮她度过沮丧的时刻。我深深感恩你为米莎所做的一切，特别感恩你为孩子们所做的一切。

同上。

这些天脑子里尽想些死后如何如何，我都很惊讶发现自己还活着。

致米列娃，1918年4月23日，在办理法律文书后。文书规定一旦爱氏死亡将如何在

财政上照顾米列娃和两个儿子。《全集》，卷八，文件515。

在一起的时候，米列娃完全不可忍受了。不在一起，我可以相当喜欢她；她待我还好，甚至也是儿子的好妈妈。

致米歇尔·贝索，1918年7月29日。《全集》，卷八，文件591。

*当下我很难决定，是不是该让米列娃和儿子[爱德华]移居到她的故乡南斯拉夫，……瑞士物价腾贵，在南斯拉夫，她和儿子能过得容易些。……我不能给他们更多帮助了，因政治局势让我所有亲朋陷于同样困境，所以我已达到了极限。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38年9月1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0—116。

她始终未能平然接受分居和离异，性情越来越让人联想到古典里那个美狄亚形象。这给我和两个爱子的关系蒙上阴影。我生活的这一面至老未曾稍减。

致卡尔·泽利希，1952年5月5日，谈论米列娃。爱因斯坦档案，号39—020。

关于或致第二位妻子

埃尔莎·勒文塔尔

早在1912年，爱因斯坦住在苏黎世，和米列娃还做夫妻的时候，就跟远在柏林的表姐埃尔莎开始了异地恋。

1914年移家柏林，恋情继续。米列娃回苏黎世；1919年2月，爱氏、米列娃离异。同年6月，爱氏与埃尔莎结婚，尽管多年来他一直和朋友们说，他无意娶她，而甚至考虑娶她女儿伊尔莎。他一度还曾瞄上埃尔莎的妹妹鲍拉Paula。见《全集》，卷八多信，亦见斯特恩Stern，《爱因斯坦的德国世界》Einstein's German

World , 注105。

我永远会遵嘱毁掉你的来信。第一封已经毁掉了。

致埃尔莎，1912年4月30日，回应她对两人绯闻的担心。《全集》，卷五，文件389。

我必须爱一个人。不然生活就太悲惨了。这个人就是你。

同上。

我比你更苦，因你只是苦于没有。

致埃尔莎，1912年5月7日，暗指他难以相处的妻子米列娃。《全集》，卷五，文件391。

这么晚给你写信，是因我担心我俩的恋情。我有个感觉，假如我俩结成更依恋的关系，对我们终不是好事，对别人也未必。

致埃尔莎，1912年5月21日，《全集》，卷五，文件399。

终于有个人，想起她来，我充满无限的欢乐，我可以为她活着。……我们将拥有彼此，这是我们两人梦寐以求的；我们将给彼此安定和对世界的乐观。

致埃尔莎，1913年10月10日。《全集》，卷五，文件476。

就算你给我吟诵那些美丽的诗篇……也不如你寄来的蘑菇和手制的酥皮饼那样让我欢喜。……你当然不会因我倾吐衷言、暴露我“屋里汉”的一面而鄙视我吧？

致埃尔莎，1913年11月7日。《全集》，卷五，文件482。

我真的很喜欢本地的亲戚，特别是一个年龄相近的表姐，我和她的友情由来已久。主要为这个，我才很好地适应了[柏林]这个大城市，不然的话，大城市会很讨厌的。

致保罗·埃伦费斯特，约1914年4月10日，谈及他在柏林生活的调整。《全集》，卷八，文件2。

*她[埃尔莎]是我来柏林的主要原因。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5年6月27日。《全集》，卷八，文件16a，阑入卷十。

*最终我决定和表姐[埃尔莎]走走结婚的形式，因她的两个女儿都已成年，我俩不办事，她们两个都会严重受损。不办事对我和儿子较为有利，但我得负责。……我的人生不会有任何改变。为什么原罪要加于夏娃的两个可怜女儿呢？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6年3月1日。爱因斯坦家的人认为，妈妈婚事未定，女儿很难嫁出去。爱氏在给米歇尔·贝索的信中再次声言，“我一劳永逸地断了再婚的念头”。然而，这话三年后，爱氏再婚。《全集》，卷八，分见文件196a和283a。阑入卷十。

两个女人我只想带一个同行，要么埃尔莎，要么伊尔莎。后者更合适，因她更健康，也更能干。

致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1920年10月6日，谈及找一同伴，作挪威讲学之旅。爱因斯坦档案，号12—325。他避而不提的是，他正热恋着埃尔莎的女儿伊尔莎，当时他和埃尔莎还没结婚。（见伊尔莎致乔治·尼科莱Georg Nicolai的信，1918年5月22日。《全集》，卷八，文件545。）

谈论或致儿女

爱氏跟米列娃有二子一女，二子是汉斯·阿尔伯特和爱德华，一女唤作“莉泽尔” Lieserl；后妻埃尔莎带来两个女儿，伊尔莎和玛戈Margot。莉泽尔生于1902年1月，时爱氏和米列娃尚未结婚。她可能被遗弃，由朋友收养，也可能很小时死于猩红热；1903年9月以后，对她再无提及。爱氏显然从未见过她。见《全集》，卷五，以及情书。至今还有人在猜测莉泽尔的真实命运。或没死于猩红热，一生不知道自己身世，或遭受别种命运。三儿女只有汉斯·阿尔伯特留下子裔。爱德华二十岁上发精神分裂症。其时他已长大成人，虽然虚弱，却基本健康，在读医学。爱德华终生留在瑞士。爱氏告诉自己的传记作者卡尔·泽利希，离开欧洲后，他很少给爱德华写信，个中原因，自己也讲不清楚。参见爱因斯坦档案，号39—060。爱氏给两个儿子幼时的信件，又见“孩子篇”。

我很为莉泽尔的遭遇难过。猩红热很容易造成长期的痛苦后果。但愿这能过去。孩子是怎么登记的？我们必须防备，日后她不会引起什么问题。

这通对读者来说语焉不详、扑朔迷离的信是致米列娃的，时间约在1903年9月19日。给一个孩子登记，表明孩子的父母打算把她送出去，由人收养。或许他们认为，莉泽尔的私生子身份会危及爱氏刚刚谋到的瑞士专利局职位。见《全集》，卷五，文件13，注4。

在我俩[他和米列娃]将要分居的时候，每天早上醒来，想到要离开两个孩子，我就心如刀割。尽管如此，我从不后悔走那一步。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5年11月26日。《全集》，卷八，文件152。

阿尔伯特不觉长大了，在这个年龄，我对他很重要。……我对他的影响将会限于智育

的和美学的。我主要想教他怎样思考、评判和客观地赏析。做这些我需要每年数周的时间。短短几天，将会仅仅热乎一阵，没有更深的价值。

致米列娃，她担心汉斯·阿尔伯特假如跟父亲接触多了，她自己跟儿子的关系就会受损。1915年12月1日。《全集》，卷八，文件159。

我庆贺我们两个儿子的良好状况。身体和情感两方面状态都如此出色，我不能奢望更多了。我知道这主要归功于你对他们的美好教养。……他们来见我不但不勉强，还很亲热。

致米列娃，1916年4月8日造访苏黎世期间。《全集》，卷八，文件211。

*我和孩子们的关系又一次彻底僵了。复活节期间，还刚刚小游一次，非常愉快。孰料之后几天，在苏黎世，关系一下又降到冰点，我简直莫名其妙。我还是跟他们保持距离为是。我只好满足于知道他们发育良好。比起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孩子的无数人家，我算是强得多了！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6年7月11日。赞格尔是爱因斯坦的好友，很替爱氏照拂两个男孩。米列娃生病时，汉斯·阿尔伯特常会跟他一起住。《全集》，卷八，文件232。阑入卷十。

[汉斯]阿尔伯特已经和你在一起了吗？我常想他。他已经有自己的思想，可以谈谈了。他又那么诚实忠厚。他很少写信给我，但我理解，他就是不喜欢写信。……庆幸他不是浅薄的大城市长大。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9年12月24日。《全集》，卷九，文件233。

或许我能弄到足够的外币让他们（米列娃和两个孩子）住在苏黎世。这样或许有利

于我孩子的长远前途。为了这个，难点儿也值。

致米歇尔·贝索，1920年1月6日。由于瑞士/德国货币兑换率划不来，爱因斯坦曾考虑让他们移居德国南方，在那里他的钱更顶用。《全集》，卷九，文件245。

仍不知我何时能来瑞士。……很高兴阿尔伯特和你在一起。我会尽快给家人再弄些欧洲货币；本地通货不可说矣。……不能让阿尔伯特感觉他爸爸不关心他的抚养。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20年2月27日，隐约提到德国马克贬值。《全集》，卷九，文件332。

*我的两个男孩本来很高兴，但有点痛苦地妒忌你们俩。……他们感到好像我拿他俩换了你们俩。

致玛戈·爱因斯坦，谈论她和伊尔莎姐妹，1921年8月26日。《全集》，卷十二，文件214。

*我应该谢谢你，感谢你让我跟我们亲爱的儿子共度时光。我很感恩你带他们的时候对我抱友好心态，其他方面也堪称模范。我尤其满意他俩乐天谦和的样子；其次，当然还满意他们活泼的心智。

致米列娃，1921年8月28日。《全集》，卷十二，文件218。

*[爱德华的]智力或许[比汉斯·阿尔伯特]更高，不过他似乎缺乏心理平衡和责任感（太自我为中心）。跟他人人际互动太少，这引起隔离感和其他抑制感。他是个有趣的小家伙，可他往后的日子不会有容易的时候了。

致米列娃，1925年8月26日。爱因斯坦档案，号75—963。

要不是我的[汉斯]阿尔伯特娶了这样一个“蠢女人” Schlemilde，我也早当爷爷了。

致刚做了爷爷的西泽·科赫Caesar Koch叔叔，1929年10月26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7—271。爱氏曾激烈反对汉斯·阿尔伯特和弗里达·科内希特Frieda Knecht的婚事，后者比汉斯大九岁。但这对夫妻一直在一起，直到弗里达去世，并且在1930年生出了伯纳德Bernhard，让爱因斯坦做了爷爷。见苏富比拍卖目录，1998年6月26日。页424。

*我蔑视一切的态度，使我注意不到我跟你们这伙人争吵遭了多少罪。

致米列娃，1933年6月15日。译文取内夫Neffe，《爱因斯坦》，页199。爱因斯坦档案，号75—962。

慈爱的父母所能经受的最深悲伤降临到你俩身上。据我从每一件小事上看，这孩子正在成长为一个健全自信的人，有健康的人生观。尽管我见他的时间很短，但他很亲我，就像是在我身边长大的一样。

致汉斯·阿尔伯特和他的妻子弗里达，1939年1月7日，在他们六岁大的儿子克劳斯Klaus暴病死亡后。死因很可能是白喉。见罗伯茨·爱因斯坦Roboz Einstein，《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页34。

对那个孩子来说是一千重可悲，因他一辈子没指望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既然注射胰岛素不管用，我对医疗是不存更多希望了。……总而言之，只好付之天命吧。

致米歇尔·贝索，1940年11月11日，说起儿子爱德华。爱因斯坦档案，号7—378。

这事背后有个结，我也不能够破解完全。但因素之一是，我想，无论我以什么方式

出现，都会勾起他百般痛苦。

致卡尔·泽利希，1954年1月4日，申述他为什么不和爱德华联系。在遗嘱中，爱氏留给爱德华的钱远多于给汉斯·阿尔伯特的。爱因斯坦档案，号39—059。

很欣慰有一个儿子继承了我的主要品质：能够超越简单生存，多年来献身于公益事业。这是最好的，乃至是唯一的方式，使我们独立于个体命运之外，又超迈于俗人之上。

致汉斯·阿尔伯特，1954年5月1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75—918。

老实说，是弗里达提醒我今天是你五十岁生日。

同上。

玛戈开口说话，你看到花儿开放。

品评前妻之女玛戈之热爱自然。转引自友人弗里达，“你要争取宽恕” You Have to Ask Forgiveness，载《犹太人季刊》Jewish Quarterly，卷十五，第4期（冬季号1967—68），页33。

关于妹妹玛娅，

母亲保琳娜PAULINE

好哇，可是它的轱辘呢？

1881年，玛娅出生。两岁半的阿尔伯特被告知会有一个新东西好玩的时候所说。事载玛娅·温德勒—爱因斯坦Maja Winteler—Einstein，“传略”Biographical

Sketch , 《全集》 , 卷一 , 页lvii。

我看我妈妈和妹妹有点小气市俗 , 尽管我也同情她们。看到人生逐渐改变了我们 , 从灵魂里非常微妙地改变着 , 就连最亲密的血缘关系也萎缩成习惯性的友情 , 这是有意思的事。内心深处 , 我们不再理解彼此 , 不能够共情共感 , 不懂得对方因什么动心。

致米列娃·马里奇 , 1899年8月初 , 时爱氏二十岁。《情书》 , 页9 ; 《全集》 , 卷一 , 文件50。

可怜的妈妈星期天来到这里。.....现在躺在我书房里 , 极为痛苦 , 身心都很痛苦。.....看起来磨难还要拖延些时日 ; 她气色还好 , 可精神上深受吗啡之害。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 , 1920年1月3日。《全集》 , 卷九 , 文件242。

一周前 , 我母亲去世了 , 走的时候非常痛苦。我们几个都筋疲力尽。人到这时 , 才倍感骨肉情深。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 , 1920年2月27日。《全集》 , 卷九 , 文件332 ; 爱因斯坦档案 , 号39—732。

我知道眼看着亲娘受死亡之苦而爱莫能助是什么滋味了。没法安慰。我们所有人人都要承受这负担 , 因为它跟人生捆绑在一块儿。

致海德维希·玻恩 , 1920年6月18日 , 爱氏母亲歿后。载玻恩 , 《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 , 页28。《全集》 , 卷十 , 文件59。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 , 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电子书下载！！！！

孩子篇



到达加利福尼亚时被女孩子环绕（原版为传真照片，背后印章：1931年1月1日。作者存档。）

我来告诉你我长什么样子：脸色苍白，长头发，肚子开始发福啦。另外，步态滑稽，嘴里衔根雪茄.....一支钢笔插在衣袋里或拿在手上。好在还没有罗圈腿，没长疣

子，所以还算相当帅——还有就是，我手上没长毛，像许多丑男人那样子。所以，你没见到我还真有点遗憾呐。

引自致八岁表妹伊丽莎白·内伊Elisabeth Ney的明信片，1920年9月30日，该表妹因父母看望爱氏时没带她而备感失落。收入卡拉普莱斯，《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Dear Professor Einstein，页113。《全集》，卷十，文件号157。

*亲爱的年轻人：你文章里说，一个运动只有作为相对运动才被我们经验和展示，这是对的。……但是，在相对论提出之前，人们认为，绝对运动的概念对于运动定律的表述是必要的。……然而，最好自己先学点东西，再去教导别人。

致阿瑟·科恩Arthur Cohen，1928年12月26日，时其人十二岁，提交一篇论文给爱氏。爱因斯坦档案，号42—547。科恩的姻妹贝蒂读到这条语录后联系到我。小阿瑟后来考上斯坦福大学，又在哈佛拿到植物学博士，然后到华盛顿州立大学做了教授。

*可爱的小妹妹：你不是最聪明的小顾客，但至少是最好奇的小家伙，这很好。所以我说：肥皂不会那么快凉下来，因它表面的那层油脂妨碍了蒸发，所以冷却就放慢了。

致一个好问问题的孩子，名字未知，1930年1月13日。见卡拉普莱斯，《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页121。爱因斯坦档案，号42—592。

*致日本的小学生：……我亲身访问过你们美丽的国家，参观过它的城市、人家，游览过它的山川、森林，从这些，日本的年轻人产生对自己家园的热爱。我的桌子上放着一本大书，书里满是日本儿童画的色彩缤纷的图画。……要记住，我们的时代，是第一个不同国家的人民以友好、谅解的方式处理他们事务的时代。……愿兄弟般的

谅解精神.....继续增长。.....我老了，.....希望有一天，你们这一代能让我这一代感到羞愧。

写于1930年秋。收入卡拉普莱斯，《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页122—123。爱因斯坦档案，号42—594。

*我亲爱的年轻人：请记住下面的事实：你在学校里将要知道的奇妙事情，是许多代人努力的结果.....是世界所有国家里热情劳作艰苦奋斗取得的成就。所有这些，现在都摆在你的手边，作为遗产给了你，目的是要你来接受、荣耀、推进它，并有朝一日诚恳地传给你们的后代.....假如你们能把这一点常常铭记于心，你们就能在生命和努力中找到意义，就会对别国人和其他时代有个正确的态度。

引自在帕萨迪纳城市学院的一次演讲，1931年2月26日。刊于《帕萨迪纳星新闻》Pasadena Star News，1931年2月26日，并刊于《帕萨迪纳记事》Pasadena Chronicle，1931年2月27日。收入《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页25，翻译略异。关于这次演讲的进一步信息，参看本书“论教育、学生和学术自由”篇。

*一般人会设想，某些生命形式可能不是我们星球所独有，这种想法很自然，但却是目前知识范围之外的东西。

致迪克·埃蒙斯，1935年11月11日。时埃蒙斯十六岁，业余爱好天文学，后成为观月行动Operation Moon—watch的长期成员。该组织由史密森学会资助，成立于1956年，旨在帮助跟踪人造卫星。史密森学会档案，理查德·埃蒙斯藏品，Record Unit 08—112，Box 1。亦见帕特里克·麦克雷Patrick McCray，《观天不止》Keep Watching the Skies！（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页35。爱因斯坦档案，号92—381。

*亲爱的孩子们：我可以高兴地勾画出你们的画面：假期欢聚，洋溢团结和谐的精神，在圣诞灯火映照下容光焕发。但我也记得你们为之祝贺生日的那个人的训诫。……学着因朋友的好运和欢乐而欢喜，不要为无意义的争吵而欢喜。……你的负担会觉得减轻或容易承受；你会因耐心而找到自己的路；你将到处散播欢乐。

一学校请求爱氏写点有意义的圣诞祝词，爱氏答复云云，1935年12月20日。收入卡拉普莱斯，《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页134—135。爱因斯坦档案，号42—598。

*亲爱的菲利斯：……科学家认为，任何事件，包括人类事务，都是由自然规律制约的。因此，科学家不能认为事件的进程能由祈祷来影响。……然而同样，任何认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也都坚信，宇宙规律中也显现某种精神，这种精神大大高于人的精神。这样，从事科学便导致一种特别的宗教情感。

致菲利斯·莱特Phyllis Wright，1936年1月24日。收入卡拉普莱斯，《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页128—129。爱因斯坦档案，号42—602。

*亲爱的芭芭拉：很高兴看到你亲切的来信。迄今为止，我还没梦想到什么英雄。但由于你给我这样的封号，我觉得自己就算是一个。……不要担心你在数学上的困难；我可以对你保证，我的困难更大些。

致初中生芭芭拉·威尔逊Barbara Wilson，1943年1月7日。收入卡拉普莱斯，《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页140。爱因斯坦档案，号42—606。

*亲爱的休：世上没有不可抵抗的力，也没有不可移动的物体。但似乎确有一种非常顽固的男孩，克服自己为困难而制造的奇怪困难，并胜利向前推进。

致休·埃弗雷特三世Hugh Everett III，1934年6月11日。休的来信不在档案里，

故无进一步背景信息。爱因斯坦档案，号89—878。

*亲爱的迈凡未：……很抱歉我没死，还列在活人队里；不过这事还有有的补救。别操心什么“空间弯曲”。你以后会理解[它]的。……“弯曲”的确切含义，不完全等于日常用语中那个意思。……我希望[你们]将来的天文学探索别再让学校当局的眼睛和耳朵发现。

致南非人迈凡未·威廉姆斯Myfanwy Williams，1946年8月25日。来信中承认她原以为爱氏是已死的古人；说她和几个朋友在寄宿学校熄灯后偷偷用望远镜观天。前几版中，她的教名被误记为Tyfanny，承爱氏档案整理组的芭芭拉·沃尔夫惠予改正。收入卡拉普莱斯，《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页153。爱因斯坦档案，号42—612。

*我不在乎你是个女孩。但是，关键是你自己别在乎。那是没有道理的。

引自致迈凡未的另一封信，1946年9—10月间。爱氏曾把她的名字错认为男孩的，她回信解释说她是个女孩，她“一直以为憾事”，但已经“屈从了”。收入卡拉普莱斯，《可爱的爱因斯坦教授》，页156。爱因斯坦档案，号42—614。

*亲爱的莫尼克：自从十亿年多之前，就有了地球。至于它的终结嘛，我的建议是：走着瞧！……附上几枚邮票，供你收集。

致纽约的莫尼克·爱泼斯坦Monique Epstein，1951年6月19日。收入卡拉普莱斯，《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页174—175。爱因斯坦档案，号42—647。

*亲爱的孩子们：……没有阳光，就没有小麦，没有面包，没有牛，没有肉，没有奶，世间万物都会冻结。没有生命。

致路易斯安那州“小科学家六人团”，1951年12月12日。收入卡拉普莱斯，《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页187。爱因斯坦档案，号42—652。

*作为老教师，我非常高兴也非常骄傲得到提名，让我做你们社团的指导。尽管我是个老吉普赛，我也有尊敬老年的倾向。……我有点困惑，尽管不是很困惑……这个提名未经我的同意。

致泰恩河下纽卡斯尔Newcastle—under—Tyne六年级社，1952年3月17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2—660。

*你们年轻人，应当认为自己很幸运，因你们……有机会跟文化背景多种多样的人交流观点和思想。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能让人获得解决国际问题和冲突所必不可少的深刻见解，这种见解让人受用一生。

引自致奥地利少儿青年联谊会的贺辞，1952年11月22日。收入卡拉普莱斯，《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页203。爱因斯坦档案，号42—667.1。

*亲爱的孩子们：……我们管具有某些特点的东西叫动物：它摄取营养；它出自跟自己相似的父母；它长大；它自己动；它到时候会死。……以上列方式想想[人类]，自己判断，把自己看作动物是不是自然的事情。

致西景Westview学校的孩子们，1953年1月17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2—673。

*你们的礼物将合宜地提醒我今后要更体面点儿……因领结和袖口只在我遥远的记忆里存在。

致纽约农事谷Farmingdale小学的孩子，1955年3月26日，逝世前不到一个月。收入卡拉普莱斯，《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页219—220。爱因斯坦档案，号42—

711。

致自己年幼的孩子

（亦见“家人篇”中“谈论或致儿女”一组）

对孩子们……来说，没有比苏黎世更好的地方了。在那里，没有过多作业烦恼孩子，也不用穿太好，举止太规矩。

致儿子汉斯·阿尔伯特，1915年1月25日，在两个儿子随妈妈去苏黎世后。《全集》，卷八，文件48。

今天我寄出一些玩具给你和泰迪。不要冷落了你的钢琴，我的阿顿Adn；你不知道你器乐演奏好了，除了自己快乐，还能给他人多少快乐。……还有一件事：每天刷牙；有牙齿不对劲，赶紧看牙医。我也这样做，现在很高兴有一口好牙。这很重要，以后你就会明白。

致汉斯·阿尔伯特（“Adn”，档案里误记为“Adu”；泰迪“Tete”是爱德华），约1915年4月。《全集》，卷八，文件70。那年晚些时候的一封信里，爱氏催促两个孩子饭后服用氯化钙，以强固牙齿，促进骨骼发育。

我尽量每年和你一起待一个月，这样你就会有一个离你很近而可以疼你的爸爸。你也可以从我这儿学不少好东西，那是别人不能轻易给你的。我辛苦多年得来的东西不应该只对陌生人有价值，对我自己的孩子应该更有价值。前几天我刚刚完成了一生最好的论文。你再长大些我会告诉你里边写的什么。

致十一岁的汉斯·阿尔伯特，1915年11月4日。信中亦谈及自己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论文。《全集》，卷八，文件134。

弹钢琴主要弹你喜欢的曲目，就算老师没布置你弹也无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能学到很多，以至于注意不到时间的流逝。我经常专注于工作，忘了吃午饭。

同上。

我很高兴你那么喜欢钢琴。我的小小公寓里也有架钢琴，每天都弹。我也常拉小提琴。或许你可以练点儿给小提琴伴奏的曲目，这样过复活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合奏了。

致汉斯·阿尔伯特，1916年3月11日。由于战时出入境困难，爱氏没能去过圣诞节，于是他打算在复活节成行。《全集》，卷八，文件199。

你还是写这么多错别字。这方面你一定要注意：拼写错误会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致汉斯·阿尔伯特，1916年3月16日。《全集》，卷八，文件202。

我还没收到你们的回信，正在给你们写第三封。你们不再记得爸爸了吗？难道我们再也不能相见了吗？

致汉斯·阿尔伯特，1916年9月26日。爱氏得知两个孩子生他的气了。后来和解，继续偶尔写信，战争期间爱氏一年一度去探望他们。《全集》，卷八，文件261；亦见文件258。

别顾虑分数。只要确保能跟上课业就好。不用留级。不需要所有科目都得高分。

致汉斯·阿尔伯特，1916年10月13日。《全集》，卷八，文件263。

尽管我远在此地，但你们的确有个爸爸，他爱你们胜过一切，时常想念着你们，关心着你们。

同上，谈及他们的分离。

*我也常常很痛苦我跟你们俩待得太少，可我是个忙人，不能离开这里很久。你我待在一起太少，以至于我简直不认得你，尽管我是你的父亲。我相信你对我同样也只有模糊的印象。

致爱德华，1920年8月1日。《全集》，卷十，文件96。

*没有哪个父亲能接受像阿尔伯特在信里对我那样的对待。他的信对我满是不信任，不尊敬，态度恶劣。这实在不是我应得的，所以我不会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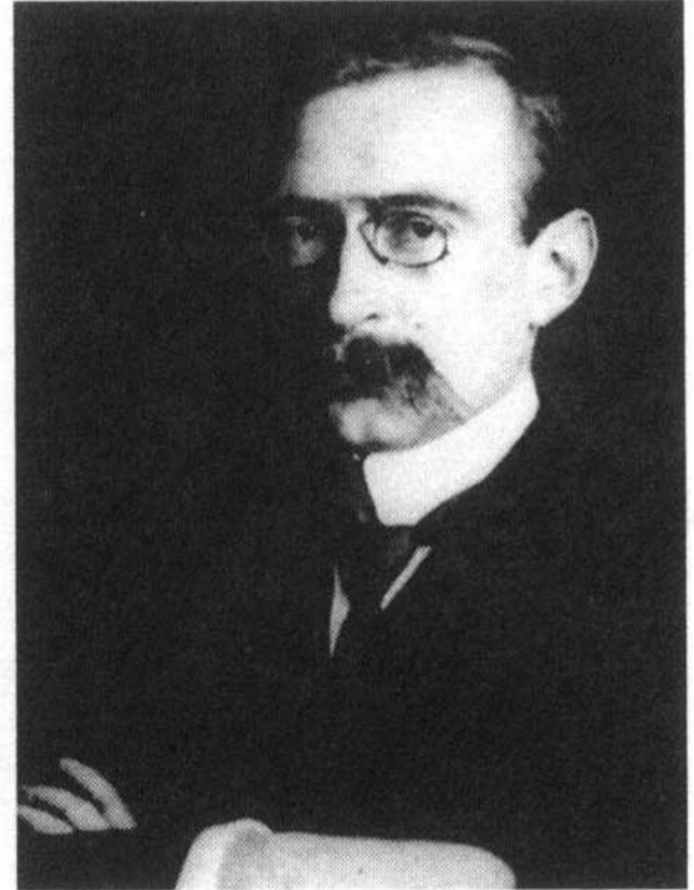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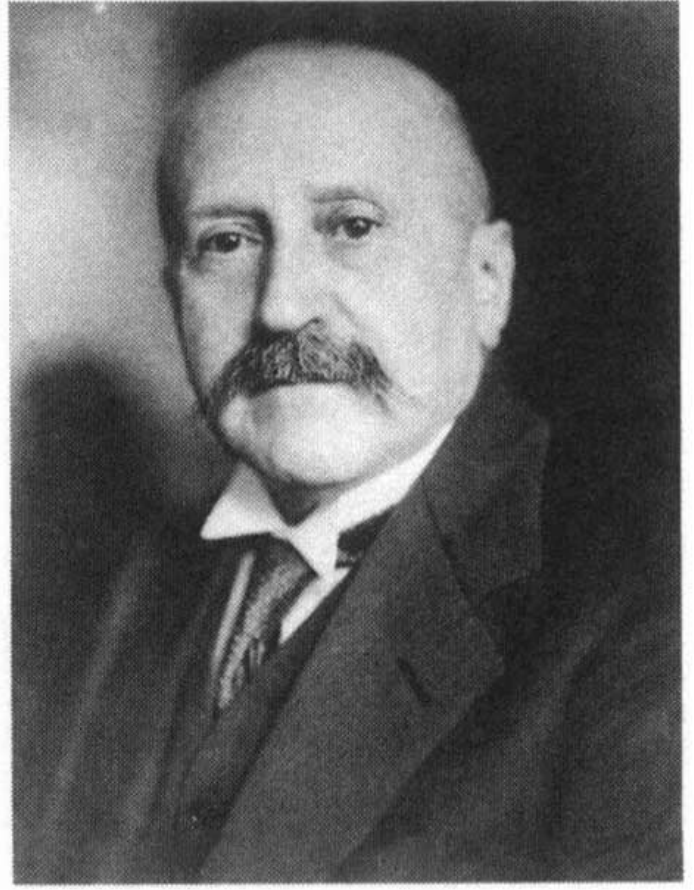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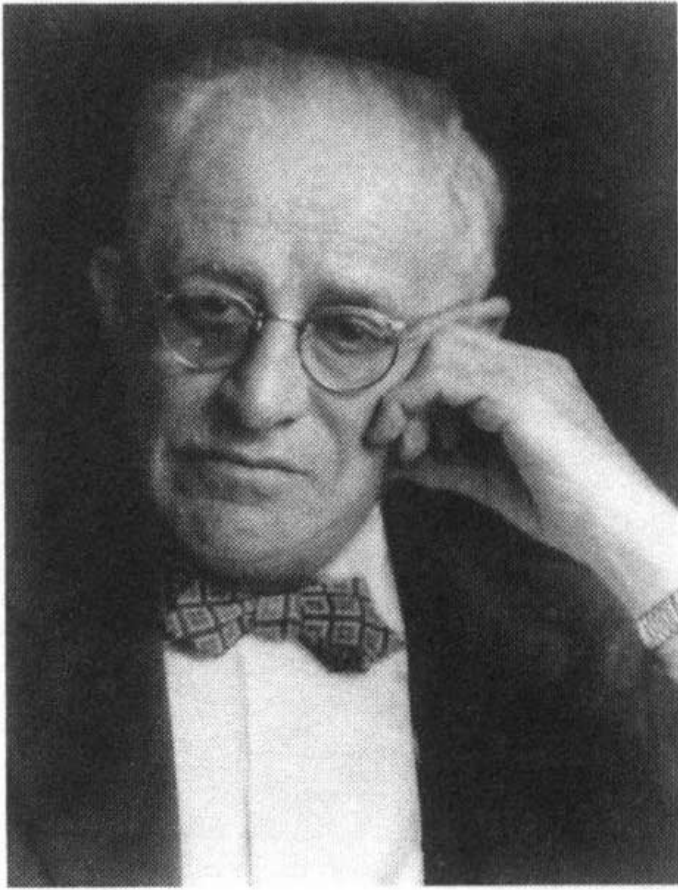
致爱德华，1923年7月15日，跟汉斯·阿尔伯特持续争吵后；在爱氏分居和离异期间，汉斯在信仰方面站到了妈妈一边。爱因斯坦档案，号75—627。

*我非常不喜欢自己的孩子被教一些有悖科学思维的东西。

据菲利普·弗兰克回忆。见《爱因斯坦：生平与时代》Einstein: His Life and Times，页80，谈及爱氏孩子的宗教教育。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朋友篇，兼及具体的科学家和其他人



上左起：布基Gustav Bucky博士，乌利尤斯博格Otto Juliusburger博士，米萨姆Hans Muehsam博士，赞格尔Heinrich Zangger博士（作者存档。）

论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1880—1933）

他这种没有客观根据的无能感不停地折磨着他，经常剥夺了他潜心研究所需的平和心境。……他的悲剧正在于他几近病态地缺乏自信。……他一生最铁的关系是和他的妻子兼工作伙伴……一个智力上和他比肩的人。……这种相敬相爱，我的生活中是不常有的。

引自“悼保罗·埃伦费斯特”，1934年，这位物理学家和密友自杀后所作。埃伦费斯特在研究院的会客室枪杀了自己十六岁的儿子瓦希克Vassik——儿子患有唐氏综合症，正在那里接受治疗——然后开枪自杀。收入《我的晚年》Out of My Later Years，页214—217。爱因斯坦档案，号5—136。

他不但是我所知道的我们这一专业中最好的老师；他还热切关注着人的发展和命运、特别是他的学生的发展和命运。理解他人，赢得他们的友谊和信任，帮助那些卷入内心矛盾和外部斗争的人，奖掖年轻才俊——所有这些，皆出本真，几乎比他对于科学问题的沉潜究心还要突出。

同上。

论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1890—1969）

艾森豪威尔在广播里讲，“不能靠军事力量赢得和平”。我认为这是大可称道的。艾森豪威尔是好样儿的——他劝告美国人别去掺和中国政治。

论第三十四任美国总统（任期1953-1961）。转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3年11月13日。

论昂内斯（Heike Kamerlingh Onnes，1853—1926）

一个生命结束了，而将永远成为后世的楷模。……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谁像他这样，责任与快乐合而为一。这就是他生活和谐的原因。

致那位荷兰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1913年）的遗孀，1926年2月25日。爱因斯坦档案，号14—389。

论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

我得说，奥本海默是个杰出的人。很少见一个人如此有才而又正直。他或许对科学贡献平平，也就是说，他没有推动科学前进，但他很有技术天赋。我和他打交道，总见他彬彬有礼，处事得体。

论那位美国物理学家，曼哈顿工程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1942-1945），高级研究院院长（1947-1966）。转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4年4月24日。

论米歇尔·贝索 (Michele Besso , 1873—1955)

如今，他先我一步离开了这个奇怪的世界。这不重要。对我们这些相信物理学的人来说，过去、现在、未来之分，只不过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幻觉。

论终生的朋友米歇尔·贝索，致贝索家人的吊唁信，1955年3月21日。不到一个月，爱氏歿。爱因斯坦档案，号7—245。

以人而论，我最钦佩他的是，他做到了许多年跟一个女人一起生活，不但相安无事，而且一直谐好——这桩事业我失败了两次，每次都败得很惨。

同上。

论玻恩 (Max Born , 1882—1970)

玻恩从爱丁堡退休，退休金少到在英国无法生活，只好移居德国。

爱氏谈他所敬慕的这位德国物理学家。1954年获诺奖后，玻恩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转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3年11月2日。

论尼尔斯·玻尔 (Niels Bohr , 1885—1962)

我一生中，没几个人像你这样，只要在场，就给我这么多欢乐。.....我正在研读你的伟大论文。啥时卡住了，你亲切的、孩子般的笑容就浮现我眼前，笑着，解释着，于是我愉快起来。

致尼尔斯·玻尔，1920年5月2日。《全集》，卷十，文件4。玻尔，丹麦物理学家，

1922年获诺贝尔奖。

玻尔在这里，他像你一样让我倾心。他像一个超级敏感的孩子，神思迷离地在世间游荡。

致保罗·埃伦费斯特，1920年5月4日。《全集》，卷十，文件6。

作为一个科学思想者，玻尔的迷人之处，是胆大心细，二者具备；这是罕见的；很少有人拥有这样的品质，既能直觉地抓住暗藏的东西，又能如此锐利地冷眼批评。……他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科学界里最伟大的发现者。

引自“尼尔斯·玻尔”，1922年2月，刊于爱因斯坦，《我看世界》The World as I See It（1934年版）。爱因斯坦档案，号8—062。

他是真正的天才。……我完全相信他的思维方式。

致保罗·埃伦费斯特，1922年3月2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10—035。

*[玻尔能够]发现光谱线和原子中电子壳层的主要规律，发现两者在化学上的重要意义，对我来说简直是奇迹。……这是思想界最高形式的音乐性。

1946年，为“自述”而作。“自述”，页47。

论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1856—1941）

就我所知，很少人像他这样，既有这么深厚的智力天赋，又有这样的克己功夫，默默服务于社会，从中找到生命的全部意义。

论最高法院法官路易·布兰代斯，1936年11月1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5—046。

论法拉第 (Michael Faraday , 1791—1867)

这个人爱神秘的大自然，就像情人爱他远方的情侣。.....[在法拉第的时代]还没有乏味的专门化，让牛角框眼镜和傲慢毁了诗。

致格特鲁德·瓦尔绍埃 Gertrud Warschauer，论那位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1952年12月27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9—517。

论弗莱克斯纳 (Abraham Flexner , 1866—1959)

弗莱克斯纳，研究院前院长，是我在这里的少数敌人之一。多年前我起而造反，他溜了。

转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4年1月23日。爱因斯坦应聘时，弗莱克斯纳任高级研究院的院长。他很会保护或占有爱因斯坦，罗斯福总统通过研究院官方邀请爱氏去白宫做客，他故意不告诉爱氏。爱氏后来听说此事，向罗斯福致歉，再次得到邀请，爱氏应邀。

论或致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 , 1856—1939)

为什么您说到我时单单强调幸福？您深入地了解很多人，实际上您深入地了解了人类，却没有机会较为深入地了解我。

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9年3月22日，回复那位维也纳心理分析学家致他五十岁生日的贺信，信中祝贺爱氏这个“幸福的人”。爱因斯坦档案，号32—530。

我不打算接受他所有的结论，但我认为他的工作对人类行为科学极有价值，很有贡献。我觉得他作为作家比作为心理分析学家更伟大。弗洛伊德辉煌的文风是叔本华以来无人匹敌的。

引自菲尔爱克的采访录，“爱因斯坦论人生意义” What Life Means to Einstein，刊于《星期六晚邮报》，1929年10月26日。收入菲尔爱克，《伟人一瞥》Glimpses of the Great，页443。

*荣格Jung那些模糊不确的意思，我懂，但我认为它们没有价值；连篇累牍而头绪不清。假如非得有一个心理分析学家，我宁要弗洛伊德。我不是信仰他，我是非常喜欢他简洁的文风和原创性——尽管不无虚夸——的头脑。

1931年12月6日日记。见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185。后来，经过一个阶段的怀疑，爱氏甚至表示相信了弗洛伊德的思想，在1936年4月21日致弗氏的信中称之为“福音”：“一个伟大而美丽的观念，若被证明与实在相协调，便是福音。”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20。

*您赢得了我的感激，也赢得了所有人的感激，为您将全部心力奉献于寻求真理，为您一生信守奉行您的学说所表现的极为罕见的勇气。

致弗洛伊德，1932年12月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2—554。

老人家.....眼光敏锐；没有任何幻觉能麻醉他，除了他自己思想里常被夸大的信念。

致巴哈拉赫A. Bacharach，1949年7月25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7—629。

论圣雄甘地 (Mahatma Gandhi , 1869—1948)

我非常钦佩甘地，但我认为他的纲领中有两个弱点。不抵抗是应对困难最明智的方式，但只有在理想条件下才能付诸实践。……对付今天的纳粹党就行不通。然后，甘地试图从现代文明中取消机器，这就错了。机器已经有了，你必须和它打交道。

引自采访记，刊于《测绘》Survey Graphic，卷二四（1935年8月），页384，413，谈及那位印度和平主义者的目标。

一个自己人民的领袖，没有任何外力支持；一个政治家，其成功不靠诡计或机巧，而只是靠自己人格的感召力；一个胜利的斗士，却从来不屑于使用武力；一个智慧而谦恭的人，以坚定不移的一致性作武装，而把自己的全副心力都奉献给提升自己的人民并改善他们的命运；这个人，用单纯人类的尊严去对抗欧洲人的暴虐，于是永远超迈于他们之上。很可能，未来的世代将很难相信，这样的血肉之躯曾经在大地上走过。

致甘地七十岁诞辰的贺辞，1939年。见《甘地，甘地：他的生平和事业》

Gandhiji, Gandhiji : His Life and Work (孟买：Karnatak, 1944年版)，页xi。收入《爱因斯坦论人道主义》Einstein on Humanism，页94。爱因斯坦档案，号28—60。

我认为，甘地的观点是当今时代所有政治人物中最有见地的。我们应当努力以他的精神去做事；在为我们事业战斗时不通过暴力，而通过不参与我们相信是邪恶的事情。

引自联合国广播电台的采访录，1950年6月16日在普林斯顿爱氏家中书房里录制，重刊于《纽约时报》，1950年6月19日；亦见引于佩斯Pais，《爱因斯坦在这儿活过》Einstein Lived Here，页110。

当今最伟大的政治天才甘地为人们指明了应走的道路。他证明，人一旦发现正确的道路，就能作出怎样的牺牲。他为印度解放所做的工作证明，在不屈不挠的信念支持下，人的意志比看上去不可战胜的物质力量更强大。

致日本《改造》杂志Kaizo编辑，1952年9月20日。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89。爱因斯坦档案，号60—039。

甘地的成长，乃来自非凡的智慧和道德力，加之政治上的独创性和独特的时势。我觉得，没有梭罗和托尔斯泰，甘地依然是甘地。

致梭罗学会会员沃尔特·哈丁Walter Harding，1953年8月19日。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594。爱因斯坦档案，号32—616。

论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 1749—1832)

我从他字里行间觉到了对读者的倨傲，而缺少那种谦恭——当谦恭来自一个伟人的时候，就更加令人舒坦。

论那位德国诗人。致利奥波德·喀斯珀Leopold Casper，1932年4月9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9—380。

我承认歌德是无双诗人，放在任何时代都是最聪明最智慧的。连他的学术见解都值得高度尊重。他的缺点是伟人都有的缺点。

同上。

论哈伯 (Fritz Haber , 1868—1934)

*很不幸到处都能看到哈伯的画像。每想到这，心里就不免刺痛。我得满足于这样的想法：这个人尽管在其他方面如此杰出，但不免为虚荣心所败.....是那种最没品味的虚荣心。如此膨胀的虚荣心是柏林人特有的。他们跟法国人英国人真有天壤之别！

致埃尔莎·爱因斯坦，1913年12月2日。《全集》，卷五，文件489。哈伯是狂热的德国爱国者，其时由犹太教改宗基督教，爱氏深鄙之。哈伯是个化学家，1918年获诺贝尔奖；当时却致力于研究毒气用于战争，且在1915年4月亲自监督氯气初次用于堑壕战。他妻子也是位化学家，反对他这样做，并于三星期后自杀。

论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 1901—1976)

海森堡教授来过。德国人。大纳粹 (ein grosser Nazi)。他是个大物理学家，但不是令人愉快的人。

论那位诺奖得主 (1932) ，量子力学创始人。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4年10月30日。

论惠勒 (John Wheeler , 1911—2008)

惠勒跟我说的话令我印象深刻，但我不相信在我有生之年能看到谁对谁错。.....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的想法跟我的融合。

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对话”，1953年11月11日，谈及普林斯顿大学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就是他后来在1967年新造了“黑洞”这个术语。

论霍尔丹 (Lord Richard B.S.Haldane , 1856—1928)

*我头一回听说还有这样的人，那么大个人物，还每天和妈妈说说话，哪怕简短几句。我同霍尔丹勋爵的学术讨论很令我激动；和他相识很有意义。

致霍尔丹的母亲玛丽，1921年6月15日，访英之后。霍尔丹是英国工党杰出政治家，律师和哲学家。《全集》，卷十二，文件149。

论伽利略 (Galileo Galilei , 1564—1642)

*他的目标是抛弃僵化的、毫无生机活力的思想体系，而代之以毫无偏见地孜孜追求对于物理事实和天文事实的更深刻、更谐调一致的理解。

引自《伽利略：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一书序言，约1953年。亦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133。爱因斯坦档案，号1—174。

啊呀，那就是虚荣心作怪了。你会发现那么多科学家都有虚荣心。你知道，每想到伽利略不认可开普勒的工作，我都感到难过。

引自伯纳德·科恩I.Bernard Cohen，“爱因斯坦最后一次接受采访”Einstein's Last Interview，1955年4月，爱氏逝世前不久。刊于《科学美国人》，卷一九三，第一期（1955年7月）；收入罗宾逊Robinson，《爱因斯坦》，页215。

伽利略对科学推理的发现和应⽤，是人类思想史上至为重要的成就，它标志着物理

学的真正开端。

爱因斯坦和英菲尔德Infeld, 《物理学的进化》 Evolution of Physics, 页7。

论居里夫人 (Marie Curie , 1867—1934)

我相信居里夫人不是渴求权力的人；她也不渴求别的。她不装，诚实，承受了过多的责任和负担。她智力耀眼，激情奔放，可她的魅力不足以对任何人构成威胁。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1年11月7日，论及那位法国—波兰籍物理学家和诺奖得主（1903年物理学奖；1911年化学奖），据传她和已婚法国物理学家保罗·朗之万 Paul Langevin有恋情。《全集》，卷五，文件303。

我不能不告诉你我多么钦慕你的智慧，活力和诚实。能在布鲁塞尔结识你，我深感幸运。

致玛丽·居里，1911年11月23日。《全集》，卷五，文件312a，阑入卷八。

感谢你和你的几位朋友允许我走进你们的日常生活。看着这样一些人，彼此间如此情真谊长，真让我钦慕不已。对你来说，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单纯，就像一件优秀的艺术品。……假如我有过举止粗鲁，令你不快，万望宽宥。

致玛丽·居里，1913年4月3日。《全集》，卷五，文件435。

居里夫人长于智力而短于情感[Häringseele]，我是说她是个不知苦不知乐的人。她表达情感的唯一方式，似乎就是唠叨抱怨。而且，她有个女儿更其变本加厉——像一个掷弹兵。这个女儿也很有才华。

致埃尔莎·勒文塔尔，1913年8月11日。《全集》，卷五，文件465。

*之所以敢这样跟你唠叨，只是我认为你是一个有反抗精神的姊妹，在她的灵魂里，对这些事情始终抱有理解，我始终感到她特别亲近。

致玛丽·居里，1923年12月25日，信中向她抱怨国际联盟，并申明为何要退出知识界合作委员会。六个月后他重新加入。亦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196。爱因斯坦档案，号8—431。

她的坚强，她的意志之纯，自律之严，她的客观，她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些集于一身，是很少见的。……认定一条路，她就毫不妥协、坚韧不拔地走下去。

在居里夫人纪念会上的发言，纽约罗利希博物馆Roerich Museum，1934年11月2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142。

论卡萨尔斯 (Pablo Casals, 1876—1973)

我特别敬佩于他的，是他不但坚决反对压迫他的人民的人，也坚决反对那些随时准备跟魔鬼签约的机会主义者。他清楚地认识到，比起那些为恶的人，那些容恶、助恶的人对世界威胁更大。

写于1953年3月30日。爱氏敬慕那位西班牙大提琴手，不仅为他的音乐，还为他的人道主义和坚决反对佛朗哥在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权。爱因斯坦档案，号34—347。

论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 1571—1630)

[开普勒]属于少数这样的人：无论什么事情，他只能公开承认自己的信念。……[他

的一生事业，只有当相当成功地摆脱了他生于其中的精神传统的时候，才能成功。……他没有说过这个，但内心的挣扎从他的书信中透露出来。

论这位士瓦本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引自为鲍姆加特Carola Baumgardt，《约翰尼斯·开普勒：生平和书信》Johannes Kepler: Life and Letters (纽约: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1年版)所作序言，页12—13。

无论是贫穷，还是支配他生活和工作的同时人的不理解，都没能让他屈从和畏惧。同上。

在这里，我们遇到一个精致敏感的人，他满怀激情地献身于寻找对于自然事件本质的深刻洞见；尽管有内在和外来的困难，还是达到了自己的崇高目标。

同上。

论凯南 (George Kennan , 1904—2005)

普林斯顿出版社送来一本乔治·凯南的新著《美国外交政策的现实》，我马上读了。我很喜欢这本书。凯南写得很好。

转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4年8月22日。凯南家住普林斯顿，曾任美国驻苏联大使，是外交上遏制政策的制订者。

论康德 (Immanuel Kant , 1724—1804)

*康德备受赞扬的时间观让我想起安徒生皇帝的新衣，只不过这次不是皇帝的新衣，

而是直觉形式。

致他的学生伊尔莎·[罗森塔尔—]施耐德，1919年9月15日，论及那位十八世纪普鲁士哲学家。爱因斯坦档案，号20—261。

*康德是那种有好多好多里程碑的公路。然后，所有的小狗都来了，在每一根里程碑上洒下贡献。

对伊尔莎·施耐德所说，时间同上。见施耐德，《实在与科学真理》Reality and Scientific Truth，页90。

对我来说，康德哲学最重要的东西，是论及科学建构需要一些先验观念。

在法兰西哲学会的一次讨论，1922年7月。转引自《法兰西哲学会通报》Bulletin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第22期（1922年），页91。重刊于《自然》杂志，第112期（1923年），页253。

假如康德知道我们今天所知的自然秩序，我肯定他会从根本上修正他的哲学结论。康德将自己的结构建立在开普勒和牛顿世界观的基础上。既然这个基础已经被挖空，结构就不再能站得住了。

引自切尔诺维兹Chaim Tchernowitz的采访记，载《前哨》The Sentinel，日期不详。

康德完全相信某些概念是不可或缺的，他把这些概念——它们正是这样被挑选出来的——作为每一种思维的必要前提，并把它们从来自经验的概念区分开来。

1946年为“自述”所作。“自述”，页13。

致情人和据称是苏联间谍的科年科娃 (Soviet Spy, Margarita Konenkova , 约1900— ?)

1998年，爱氏写给一个神秘女性的一组信件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现身。这个神秘女人就是玛格丽塔·科年科娃，爱氏在二战前和二战期间和她有过恋情。1995年，苏联间谍头目苏多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出版一本书，书中披露，科年科娃是俄国特工，其正式使命，就是把爱氏介绍给苏驻纽约的副领事，并“影响奥本海默和其他杰出美国科学家；科氏常与他们在普林斯顿见面”。她的确将爱氏介绍给了那位苏联副领事米哈伊列夫Pavel Mikhailev，爱氏在给她的书信中提到了他。但苏多普拉托夫的记述也多有疑点，比如他说奥本海默其时在普林斯顿，实际上他远在两千英里之外（1英里=1.609千米——出版者注）的洛斯阿拉莫斯，新墨西哥，帮助制造原子弹，1947年才来到普林斯顿，而科年科娃夫人两年前就离开那里。爱氏和科氏的通信始于1945年早些时候，时爱氏六十六岁，科氏四十四五岁（虽然《纽约时报》说她五十一岁）。科氏的丈夫谢尔盖Sergei曾于1935年在高级研究院为爱氏创作半身铜像。科氏和谢尔盖是俄国移民，1920年代初始住在（纽约）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直到1945年两人被召回苏联。玛格丽塔是玛戈·爱因斯坦的好友，玛戈的前夫1930年代初曾在苏联驻柏林大使馆任职。科氏也跟其他名人有染，而没有证据表明其时爱氏知道她或许是个间谍。见《纽约时报》，1998年6月1日，A1版；又见苏富比拍卖目录，1998年6月26日。下列各信均见于苏富比的目录或《纽约时报》，译文大同小异。

由于你对故国巨大的爱，假如你不走这一步[回俄]，你很可能迟早会很痛苦。因为你不像我，你前头还有数十年活跃的工作和生活，而我呢，一切一切都表明.....我的日子长不了了。我常想你。

1945年11月8日信。

最近自己洗头，但不很成功。我没有你那么细心。每件事情都让我想起你：……我隐居的小舍里那几本字典，那个神奇的烟斗，我们以为丢了的；还有别的小东西；还有我那孤独的窝。

1945年11月27日信。看来不止一个女人喜欢玩爱氏那有名的头发。据知普林斯顿的另一个女友为爱氏理发（显然不够经常）。

现在[战后]，人们还像之前一样生活着……很明显他们没有从自己不得不面对的恐怖中学到任何东西。之前把他们的生活弄复杂的小算计再度占据了他们大部分思想。我们是个多么奇怪的物种啊。

1945年12月30日信。

祝福和亲吻，若这信能到你手；

有谁拦截下，愿魔鬼把他带去。

1946年2月8日信。

我能想象出，[莫斯科的]五一庆典有多么壮观。但你知道，我看这些虚夸的爱国炫耀的时候心怀忧虑。我一向努力要人相信世界主义的、理性的、公平无偏的思维的重要。

1946年7月1日信。

论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1922）

活在云端的人，做一个理想主义者是容易的。可他这个理想主义者，却是活在地上，而知道大地的香味：这却罕见。

拉特瑙，德国外交部长，于1922年7月被号称“执政组织”的法西斯秘密恐怖分子所暗杀。引自拉特瑙讣告，收入《新评论》杂志Neue Rundschau，卷三十三，第8期（1922年），页815—816。爱因斯坦档案，号32—819。

好几次，我一连几个小时陪拉特瑙谈论多种话题。这些谈话有些单面：总的来讲，是他说我听。一者你插不上嘴；二者，听他说话是那么愉快，你也就不太想插嘴了。

致约翰·特维尔斯基Johanon Twersky，1943年2月2日。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52。爱因斯坦档案，号32—836。

论朗之万（Paul Langevin，1872—1946）

假如他爱居里夫人而她也爱他，他俩用不着私奔，因他们有的是机会在巴黎相会。但印象中我没觉得他俩之间有什么特别的情事。相反，我发现他们三个在一起快乐无邪。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1年11月7日，谈及那位已婚法国化学家跟玛丽·居里的绯闻。爱氏所说的第三人是佩兰Jean Perrin，爱氏的另一同事。《全集》，卷五，文件303。

任何一代人中，像这样对事物本质有明晰洞见，又对真正人性的挑战有深切情感，还兼具战斗性行动力的人，都是少之又少。这样一个人离开时所留下的空白，是未死者无法承受的。……他对于促进所有人幸福生活的渴望，或许还强过他对纯智性启

蒙的期求。向他吁求社会良知的人，没有一个空手而回。

引自朗之万讣告，刊于《思想》La Pensée, n.s., 第12期（1947年5—6月），页13—14。爱因斯坦档案，号5—150。

我已听到朗之万的死讯。他是最亲爱的朋友，一个真正的圣人，天赋是不消说了。诚然，那班政客利用了他的善良；那是因为他看不透那些跟他的善良天性格格不入的下流动机。

致索洛万Maurice Solovine，1947年4月9日。刊于《爱因斯坦致索洛万书信集》，页99。爱因斯坦档案，号21—250。

论劳厄（Max von Laue，1879—1960）

*看[冯·劳厄]如何在强烈正义感的作用下，一步步把自己从大群的传统中割离开来，是很有意思的事。

致马克斯·玻恩，1944年9月7日，论及他的朋友、德国物理学家、诺奖得主。收入《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145。爱因斯坦档案，号8—207。

论勒纳（Philipp Lenard，1862—1947）

我敬佩作为实验物理学大师的勒纳；但在理论物理学方面，他还有待于作出更重要的成就。他对广义相对论的反对很肤浅，直到现在我还没打算详细回答他。

论那个顽固的纳粹分子，反犹分子，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1905年）。刊于《柏林日报》，1920年8月27日，1—2版。《全集》，卷七，文件45。

论列宁和恩格斯 (Vladimir Ilyich Lenin , 1870—1924 ; Friedrich Engels , 1820—1895)

我尊敬的是列宁这个人，他完全牺牲了个人的生活，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献给了社会主义正义的实现。我不认为他的方法是妥当的。但有件事是确定的：像他这样的人，乃是人类良心的守卫者和重建者。

就列宁逝世为人权同盟所写声明，1929年1月6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4—439。

在俄国之外，列宁和恩格斯当然不被当作科学的思想者加以重视；没人会有兴趣从学术上反驳他们。在俄国或许同样如此，只是在那儿人们不敢这么说。

致赖斯特纳K.R.Leistner，1932年9月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0—877。

论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 , 1866—1944)

他抨击那些贪婪的个人和聚敛财富的国家，说是他们使得战争不可避免；他是对的。他转向社会革命，以为那是打破战争机制的唯一手段：这也不会很错。

引自一篇采访录，刊于《测绘》，第24期（1935年8月），页384，413，论及那位当代最杰出的和平主义者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15年）。

论罗斯福 (Franklin D.Roosevelt , 1882—1945)

*他承受的负担是很重的，但他的幽默感给了他一种内在的自由，这在那些时常要面对最关键决定的人们是罕见的。他不可思议地选定目标，坚定不移地向它迈进，然

而却又在克服阻力时充满令人惊讶的灵活性——那些阻力是任何民主国度里目光长远的政治家都会遇到的。

为悼念罗斯福而作。见《建设》Aufbau，卷十一，第17期（1945年4月27日），页7。

无论这个人何时被带离我们，我们都会感到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愿他对我们的思想和信念影响长存。

同上。据《纽约时报》，1946年8与19日，爱氏相信，罗斯福假如活着，一定会禁止轰炸广岛。1945年3月，爱氏曾致信罗斯福，让他警惕核弹的毁灭性效果；总统没机会读信就逝世了。

很遗憾罗斯福是总统，不然我会更经常拜访他。

致友人弗里达·布基Frieda Bucky。转引自《犹太人季刊》Jewish Quarterly，卷十五，第4期（冬季1967—1968年），页34。

论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

您的书中那些论逻辑，哲学，和人类话题的篇什，其明晰，扎实和不偏不倚，在我们这一代无与伦比。

致罗素，1931年10月14日。见格吕宁Grüning，《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个家》Grüning, Ein Haus für Albert Einstein，页369。爱因斯坦档案，号33—155。

伟大精神总会遭到平庸头脑的反对。平庸头脑不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拒绝盲从传统偏

见而选择勇敢真诚地表达自己意见的人。

时纽约城市大学敦请罗素任教职，任命一出而议论蜂起。某些思想保守的宗教界人士和自称爱国的纽约人将罗素视为反宗教反道德的宣传家，提起诉讼，反对这一任命。他的聘约被解除。转引自《纽约时报》，1940年3月19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3—168。

我[给来访者]读了伯特兰·罗素论宗教的文章。我认为他是当今最好的作家。文章是大家之作，精心之作，怎么读怎么好。

转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3年12月31日。文章题为“什么是不可知论者” What Is an Agnostic，收入利奥·罗斯滕Leo Rosten，《宗教在美国》Religions in America（1952年版）。

论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1853—1928）

洛伦兹是智慧和细腻老练的奇观。一件活着的艺术品！以我之见，他是与会[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索尔维会议Solvay Congress]理论家当中最智慧的。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1年11月，论及这位荷兰物理学家和诺奖得主（1902年）。《全集》，卷五，文件305。

在您面前，我自惭智术短浅；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交谈之乐，尤其因为您慈父般对待所有人，故让人不生丝毫自馁之心。

致洛伦兹，1912年2月18日。《全集》，卷五，文件360。

*多少次，当周围人事看上去悲惨无望的时候，我从您高贵杰出的人格中寻到了安慰。像您这样的人，只需要作为榜样存在就能给人安慰，让人意气洋洋。

致洛伦兹，1923年7月15日。爱因斯坦档案，号16—552。

他像创作一件珍贵艺术品一样塑造了自己的一生，所有细节都完美无瑕。他从不缺位的友善和慷慨，他的正义感，再配上对人和人事的确当、直觉的理解，让他在他所进入的任何领域都成为领袖人物。

引自在洛伦兹墓前的悼辞，1828年。刊于《思想与言论》*Ideas and Opinions*，页73。爱因斯坦档案，号16—126。

对我个人而言，他的意义超过了我一生遇到的其他所有人。

引自为1953年2月27日在莱顿举行的纪念会所写的纪念文章。收入《我的世界观》增订本，页31。爱因斯坦档案，号16—631。

论马赫 (Ernst Mach , 1838—1916)

对他来说，直接来自观察和理解的快乐——斯宾诺莎的智慧之爱 *amor dei intellectualis*——如此强烈，致使他直到成年很久仍然用孩子一样的眼睛好奇地看世界，所以他能从理解万物如何互相联系而得到快乐和满足。

引自爱氏对马赫的一则颂词。马赫对牛顿体系的批评对爱氏发展相对论起了作用，尽管他对相对论也持批评态度。收入《物理学杂志》*Physikalische Zeitschrift*，1916年4月1日；《全集》，卷六，文件29。

马赫是很好的力学家，正如他是糟透的哲学家。

转引自《法兰西哲学学会公报》Bulletin 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hilosophie，第22期（1922年），页91；收入《自然》杂志，卷一一二（1923），页253；亦见《全集》，卷六，文件29，注6，以及卷十三，“讨论与评述” Discussion Remarks。

论迈克尔孙（Albert Michelson，1852—1931）

我一向认为迈克尔孙是科学界的艺术家。他最大的快乐似乎来自实验本身的美感和实验方法的优雅。

引自“纪念阿尔伯特·A·迈克尔孙诞辰一百年”，1952年12月19日，论及那位物理学家和诺奖得主（1907年）。他和爱德华·莫雷Edward Morley早在1881年就用实验证实了爱因斯坦后来提出的光速跟测量光速所用的参照系无关的假定。爱因斯坦档案，号1—168。爱因斯坦称，他在1905年撰写狭义相对论论文时不知道那个实验；讨论见弗尔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页217—219。

*我钦佩于迈克尔孙实验的，是将干扰样式的位置与光源影像位置相比较时所用的精巧方法。这样，他就克服了我们不能改变地球旋转方向的困难。

致罗伯特·尚克兰Robert Shankland，1953年9月17日。爱因斯坦档案，号17—203。

论梅特纳（Lise Meitner，1878—1968）

*她对放射性物质家（族）周围的道路，比我自己家周围的道路还熟。

转引自罗森塔尔—施耐德，《实在与科学真理》，页113。

致尼赫鲁 (Jawaharlal Nehru , 1889—1964)

我可不可以告诉您，当我新近读到印度制宪会议废除贱民制度时，我心中的深挚感情呢？我知道在印度争取解放的斗争的各个阶段，您所起到的作用有多么巨大，也知道热爱自由的人们多么感恩您和您的伟大导师圣雄甘地。

致那位印度总理 (1947—1964) 的信，1947年6月1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2—725。

论牛顿 (Isaac Newton , 1643—1727)

他明晰的、涵盖广泛的思想，作为自然哲学领域里我们整个近代概念结构的基础，在一切时代都将保持其独一无二的意义。

引自“何为相对论？”What Is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伦敦《泰晤士报》，1919年11月28日。《全集》，卷七，文件25。

牛顿决定创造绝对空间，他的逻辑良心是十分可敬的。……他也可以称绝对空间为“刚性以太”。为让加速度有客观意义，他需要这样一个实在。后来企图在力学中取消绝对空间的尝试（马赫除外），都不过是捉迷藏的游戏。

致莫里兹·施里克Moritz Schlick，1920年6月30日。《全集》，卷十，文件67。

以我之见，最伟大的创造性天才当属伽利略和牛顿，我认为他们两人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一个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还是牛顿在科学领域建立的功业最为壮观。

1920年。转引自莫什科夫斯基Moszkowski，《和爱因斯坦的谈话》，页40。

*他的重要性超过了一个大师，因命运把他安排在世界心智发展的转折点上。须知在牛顿之前，物理学并不存在一个全面的因果系统，借助这一系统，具体的经验世界能够以任何方式显现其深层特性。想到这一层，对他的地位就深信不疑了。

引自“艾萨克·牛顿”，刊于《曼彻斯特每周卫报》，1927年3月19日，为纪念牛顿逝世二百周年而作。收入《史密森学会1927年年度报告》Smithsonian Annual Report for 1927。

他集了实验家、理论家、机械师、同样重要的，还有解说高手于一身。

引自牛顿，《光学》（纽约：McGraw—Hill，1931年版）一书序言。爱因斯坦档案，号4—046。

牛顿是第一个成功找到一个明晰的形式体系基础的人，从这个基础出发，他可以用数学手段，逻辑地、定量地推演出一个广阔的经验领域，并与经验协调一致。

为即将到来的牛顿诞辰三百年纪念而作，1942年圣诞节刊于《曼彻斯特卫报》。亦见《我的晚年》，页201。

*想到他，就是想到他的事业。因为，这样一个人，只能通过把他作为一个场景去思想，才能理解他——为最终真理而作的斗争在那个场景发生。

同上。

牛顿.....你找到了一条道路，在你的时代，那几乎是拥有最高思维能力、最强创造力的人所可能找到的唯一道路。你创造的那些概念，直到今天还在指导着我们的物理

学思维，虽然我们现已知道，假如我们要更深刻理解各种关系的话……就需要超越它们。

1946年为“自述”所作。“自述”，页31—33。

论诺贝尔 (Alfred Nobel , 1833—1896)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了到他那个年代为止最强烈的炸药，那是最卓越的毁灭手段。为补偿过失，为减轻良心责问，他设立了这个奖项，以促进和平，达成和平。

引自“战争胜利了，和平还没有” The War Is Won but the Peace Is Not，在第五届诺奖年会晚宴上的讲话，1945年12月10日，于纽约。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381—382。

论诺特 (Emmy Noether , 1882—1935)

收到诺特女士Fräulein Noether新著之际，不禁为她不能正式登台上课而大为不平。我会非常赞同采取有力步骤[推翻这一陈规陋俗]。

致菲利克斯·克莱因Felix Klein，1918年12月27日，论及那位杰出的德国数学家艾米·诺特。哥廷根大学仅因她是女性就不让她担任教职。《全集》，卷八，文件677。

假如哥廷根那班守旧的卫道士能从她这儿学到一两样东西，那对他们不会有任何害处。她当然知道自己在干嘛。

致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1918年5月24日。《全集》，卷八，文件548。

依当今最有资格的数学家的判断，诺特女士乃是高等教育及于女性以来最重要、最富创造性的数学天才。

引自诺特报告，刊于《纽约时报》，1935年5月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138。

论泡利 (Wolfgang Pauli , 1900—1958)

这个泡利，脑子来得叫个快。

致妹妹玛娅，谈及那位奥地利物理学家和诺奖得主（1945年），1933年8月。爱因斯坦档案，号29—416。在1921年12月30日致马克斯·玻恩和海蒂·玻恩的信中，他称泡利为“二十一岁的辉煌家伙”，时泡利所作综述相对论的百科全书词条大受好评。见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62。《全集》，卷十二，文件345。

论普朗克 (Max Planck , 1858—1947)

主要由于他支持这一理论时的坚定和热诚，才使它迅速引起我同行们的注意。

引自“科学家马克斯·普朗克”（1913年）。在谈论这位自己敬佩的德国物理学家、诺奖得主（1918年）时，爱氏也谈到了狭义相对论。1905年后，普朗克对确立相对论比任何人贡献都大。《全集》，卷四，文件23。

要引诱普朗克离开这里完全是不能想象的。他跟其他人完全不同。他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植根于祖国的土地上。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9年6月1日。《全集》，卷九，文件52。

普朗克的不幸让我不胜悲戚。从罗斯托克Rostock回来，前去看他的时候，我忍不住流下眼泪。他奇迹般坚强镇静，可他的痛苦从里面透出来。

致马克斯·玻恩，1919年12月8日。《全集》，卷九，文件198。普朗克的妻子死于1909年，年四十九岁；他的双胞胎女儿分别于1917年和1919年故去，均死于难产。一个儿子埃尔温Erwin1914年成为法国战俘，另一个儿子1917年战死。1945年，埃尔温参与谋刺希特勒未遂，被纳粹处绞刑。

如果我们当中多几个像他这样的人，人类将会多么不同、多么好啊。但是，这看来是不可能的。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高尚的人总是孤立的，难以影响外界的事件。

致普朗克第二位夫人，1947年11月10日，谈及她的丈夫。爱因斯坦档案，号19—406。

他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但他真的不懂物理学，[因为]在1919年的月食期间，他通宵不睡，要看看能否证实光线被引力场弯曲。假如他真懂广义相对论，他会像我一样，上床大睡。

转引自恩斯特·斯特劳斯Ernst Straus。见弗伦奇French，《爱因斯坦百年纪念文集》Einstein: A Centenary Volume，页31。

论伊尔莎·罗森塔尔·施耐德 (Ilse Rosenthal Schneider , 1891—1990)

*她在这些事情上学问扎实，见解新颖独到。我坚信，她有能力把科学哲学和科学史讲得别开生面，富有魅力。

有人要爱氏写信推荐他在柏林时的老学生到悉尼大学担任终身讲师讲授科学哲学，爱氏作此评价，1944年。见罗森塔尔—施耐德，《实在与科学真理》，页22。

论施魏策尔 (Albert Schweitzer , 1875—1965)

他是可以跻身于世界道德领袖之列的伟大人物。

引自一篇访谈录，谈及这位生于阿尔萨斯的医生，传教士，人道主义者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952年）。刊于《测绘》Survey Graphic，第24期（1935年8月），页384，413。

他是这代人中唯一在道德力量上能跟甘地相匹敌的西方人。甘地的道德力量，主要来自他用一生事业作出的榜样。

引自一则申述，本为1953年《我的世界观》新版而作，后未用。转引自塞延 Sayen，《爱因斯坦在美国》Einstein in America，页296。爱因斯坦档案，号33—223。

论斯宾诺莎 (Baruch Spinoza , 1632—1677)

我着迷于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更赞赏他对于现代思想的贡献.....因他是第一个将身心合论而不是分论的哲学家。

引自菲尔爱克的访谈录，“爱因斯坦论人生意义”，刊于1929年10月26日《星期六晚邮报》，论及那位十七世纪犹太哲学家；他的思想对爱氏影响甚巨。收入菲尔爱克，《伟人一瞥》，页448。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称斯宾诺莎为“沉

醉于上帝的人”。

依我看，他的见解没有被那些追求清晰和逻辑严密性的人们广泛接受，只是因为那些见解不但要求思想前后一致，还要求异乎寻常的诚实，宽厚——还有谦虚。

致卢内斯D. Runes，1932年9月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3—286。

*我近来在读斯宾诺莎的书信。他深知隐居田园得到的解放。

致齐拉德Leo Szilard，1928年9月15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3—271。

斯宾诺莎是我们犹太民族所产的最深邃、最纯洁的灵魂之一。

1946年所写书信。转引自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页95。但遍搜档案，仍未找到原始出处。

*很高兴听说你对斯宾诺莎的著作深感兴趣。我也很赞赏那个人，可我对他的著作知之不深。

信写于1951年11月23日，2008年10月16日由eBay网站提供，发帖人地址不详。

论阿德莱·斯蒂文森 (Adlai Stevenson , 1900— 1965)

斯蒂文森很有天赋，却不善用。

转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3年12月12日，谈及伊利诺州那位民主党前州长。斯蒂文森同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一败（1952）再败（1956）。

论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 , 1861—1941)

由于言语不通，同泰戈尔的语音对话全然是场灾难，永远不要发表。

致罗曼·罗兰，1930年10月10日，谈及1930年夏天他同那位印度神秘家，诗人，音乐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13年）的谈话，刊于《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1930年8月10日。（8月19日又作交谈。）尽管记者马里安诺夫 Dmitri Marianoff 声称发表前交由爱氏审查过，此时爱氏却似乎改变主意，不承认记载的确切性；或许实际上他事先并没有机会看到文稿。爱氏简化泰戈尔的教名，而浑称其为“Rabbi Tagore”拉比泰戈尔。爱因斯坦档案，号33—029。

致尼古拉·特斯拉 (Nikola Tesla , 1856—1943)

*我很高兴，在你庆祝七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你作为一个高频电流领域的杰出先驱，能亲眼看到这一领域奇妙的技术发展。祝贺你一生事业的伟大成就。

致特斯拉，1931年6月。爱因斯坦档案，号48—566。

论列夫·托尔斯泰 (Leo Tolstoy , 1828—1910)

我怀疑，托尔斯泰之后，还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有世界影响的道德领袖。……他在许多方面依然是我们时代首屈一指的先知。……今天，没有一个人具有托尔斯泰那样深邃洞见和道德力量。

引自一则访谈录，谈及那位伟大的俄罗斯小说家。刊于《测绘》杂志，卷二十四，（1935年8月），页384，413。

阿图罗·托斯卡尼尼 (Arturo Toscanini , 1867— 1957)

你不仅是无与伦比的世界音乐经典诠释者——光是重建经典就值得最高的赞美——你还在与法西斯歹徒的斗争中显示了高度良知。

致那位意大利指挥家，作曲家和钢琴家，1936年3月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4—386。

一个人，只有全心全力投身于一桩事业时，他才能成为真正的大师。精通需要全个人的人。托斯卡尼尼一生每一件事都表明这一点。

引自1938年在授予托斯卡尼尼美国希伯来勋章时所作声明。托氏强烈反对德国和意大利纳粹主义，于1930年代中期离开欧洲，来到美国。爱因斯坦档案，号34—390。

关于瓦伦堡 (Raoul Wallenberg , 1912— ?)

我是个犹太老人。我恳请您尽一切力量找到拉乌尔·瓦伦堡，送他回国。他是为数不多的这样的人，在纳粹迫害的黑暗年月里，自主自力，冒着生命危险，努力设法，营救我成千上万个苦难的犹太同胞。

致斯大林，1947年11月17日。一名下属回复说，搜寻没有结果。瓦伦堡是瑞典人，二战期间拯救了数万名匈牙利犹太人的生命。后终被捕，没落入纳粹之手，是落入了苏军之手。1945年，苏军开进布达佩斯，瓦伦堡再也没人见到，不知所终。见罗伯茨·爱因斯坦，《汉斯·阿尔伯特》，页14。爱因斯坦档案，号34—750。

论赫尔曼·外尔 (Hermann Weyl , 1885—1955)

他的头脑大可称道，只是有点脱离现实。我觉得在他的书的新版中，他把相对论搞得乱七八糟——上帝宽恕他。或许他终会明白，他尽管感觉敏锐，却偏离了目标。

致赞格尔，1920年2月27日，论及那位德国—瑞士—美国籍物理学家，后来和爱氏同年加盟高级研究院。《全集》，卷九，文件332。

论威尔逊总统 (Woodrow Wilson , 1856—1924)

*初看之下，他的最大贡献，国际联盟，似乎失败了。联盟外遭同时人摧残，内不见容于国人，虽则如此，我毫无疑问，威氏的事业终有一天会以更有效的形式再起东山。

引自“我是美国人”，1940年6月22日，论及第二十八任美国总统（1913—1921年在任）和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1902—1910年在任），后者接着出任新泽西州长。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71。爱因斯坦档案，号29—092。

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家当中，书生型的代表大概就是威尔逊了。他也缺乏跟人打交道的天赋。

同上。

论哈伊姆·魏茨曼 (Chaim Weizmann , 1874—1952)

上帝选民中的选民。

致哈伊姆·魏茨曼，1923年10月27日。1949年，魏就任以色列首任总统。爱因斯坦档案，号33—366。

用弗洛伊德的话说，我对魏茨曼是又爱又恨。

对佩斯说的话，1947年。见佩斯，《双洲记》A Tale of Two Continents，228。

论希恩主教 (Bishop Fulton J. Sheen , 1895—1979)

希恩主教是当今世界最聪明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反对科学，为宗教辩护。

转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3年12月13日。希恩是美国天主教的一名主教。爱氏所说的书是希恩所著《没有上帝的宗教》Religion without God (1928年版)。希恩也痛诋爱氏的“宇宙宗教”。见“他人论爱因斯坦”篇。

论希特勒 (Adolf Hitler , 1889—1945)

我很高兴能在这里享受美国的夏天，也很高兴听到关于希特勒狂暴失措的消息。毁坏了他的强大工具和光环，他和他的党羽长不了了。某个将军会取他而代之，犹太人将会有一些喘息的空间。

引自致拉比斯蒂芬·魏斯Stephen Wise的信，1934年7月3日，信中洋溢乐观之情。所谓“希特勒狂暴失措”，指的是6月末的“长刀之夜”the Night of Long Knives，是夜他逮捕了一批冲锋队(SA)领导人；他无缘无故怀疑他们对他不忠。

SA领导人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被枪决，其他领导人被殴打致死。1920年代末期，罗姆曾经是希特勒反对共产主义的“工具”。所谓将军，大约是希特勒的直接前任冯·施莱歇Kurt von Schleicher，然而，此时爱氏可能还不知道，冯·施莱歇也被处决了。爱因斯坦档案，号35—152。

希特勒出现了。他是个智力不高的人，做不了有用的工作，于是嫉妒心大发作，起而反对所有那些境遇和天资比他好的人。……他从街头和小酒馆网罗了一伙流浪汉，把他们组织在自己旗下。他就是这样开始了政治生涯。

引自一篇未刊手稿，成于1935年；后被多种文集收入，其中有：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263—264；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110；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95。爱因斯坦档案，号28—322。

*我没忘记，在希特勒抢走我所有积蓄、甚至于归在我孩子名下的积蓄时，瑞士当局没有以任何方式站在我一边。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38年9月1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0—116。

是的，我的女友们和帆船都留在柏林。可希特勒只要后者，这就侮辱了前者。

据恩斯特·斯特劳斯回忆，见泽利希，《光明的时代，黑暗的时代》Helle Zeit, Dunkle Zeit，页68。

论萧伯纳 (George Bernard Shaw , 1856—1950)

他是个伟大高尚的人，对人类状况有深刻的洞见。

致米歇尔·贝索，1929年1月5日，在讨论萧的一本论社会主义的书时，谈及这位英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25年）。见爱因斯坦，《与米歇尔·贝索通信集》Correspondance avec Michèle Besso 1903-1955（巴黎：Hermann，1979年版），页240。

萧无疑是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我曾经说过，他的剧本让我想起莫扎特。萧的文章中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就如莫扎特的音乐中没有多余的音符。

引自《宇宙宗教》Cosmic Religion（1931年版），页109。出处未详。

当代的伏尔泰如是说。

据海德维希·费希尔Hedwig Fischer回忆，1928年。文见门德尔松P.de Mendelsohn所著《费希尔出版社》The S.Fischer Verlag（1970），页1164。

论辛克莱（Upton Sinclair，（1878—1968））

他在这里不受待见，因为他无情地揭露喧闹美国生活的阴暗面。

致莱巴赫Lebach一家，1931年1月16日，论那位美国作家，诺奖得主（1942年）。爱因斯坦档案，号47—373。

论卓别林（Charlie Chaplin，1889—1977）

[卓别林]在家里建了个日本剧院，有日本女郎表演道地的日本舞蹈。这个人，戏里戏外同样有魅力。

致莱巴赫一家，1931年1月16日，去好莱坞访问卓别林后。（一个月后，爱氏和卓别林一道出席《城市之光》首映式。）爱因斯坦档案，号47—373。

*卓别林甚至会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不知对我如何是好。在我的房间里，他一举一动就像被带到了一座殿堂。

据康拉德·沃希曼Konrad Wachsmann回忆。转引自格吕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个家》，页145。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论老年



七十寿辰庆生蛋糕，1949年（蒙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档案馆惠允刊用。）

我仍是一个简单的家伙，与世无求；只是青春不再——那漫步云端的迷人青春啊。

致安娜·迈尔—施密德Anna Meyer—Schmid，1909年5月12日。《全集》，卷五，

文件154。

我活在孤寂中。孤寂对青年是痛苦，对成年是有味。

为乔治斯·施赖博Georges Schreiber《画像与自画像》Portraits and Self—Portraits所做作品题。（Boston：Houghton Mifflin，1936年版）。收入《我的晚年》，页13。爱因斯坦档案，号28—332。

说到底，确有些永恒的东西，是命运之手和人类虚妄都无可奈何的。这永恒之物，离老人近，离青年远，因青年人总在恐惧和希望之间摇摆。

致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1936年3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2—387。

*到我们这年纪，魔鬼不会给多少时间了！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38年2月27日。引自泽利希，《光明的时代，黑暗的时代》，页45。译文取内夫，《爱因斯坦传》，页199。爱因斯坦档案，号40—105。

你我这样的人，尽管像每个人一样，当然会死，但不管活多久，总不会老。我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生于其间的大神秘面前，我们永远是充满好奇的孩子。

致奥托·尤里乌斯伯格Otto Juliusburger，1942年9月29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8—238。

*你那句“感觉自己太老了”，我不会当真，因我也知道这种感觉。它时而会……涌起，然后又回落。毕竟，我们可以安安静静托之大化，把我们慢慢变作泥尘，如果她不选择更快的方式。

致马克斯·玻恩，1944年9月7日。见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145。爱

因斯坦档案，号8—207。

*现在，我尽管成了个老脑筋，但我仍然勤奋工作，仍然拒绝承认上帝会掷骰子。

致从前在柏林的学生，伊尔莎·罗森塔尔—施耐德，1945年5月1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0—274。

我晚年很满足，心情好，不跟自己和别人较真。

致莫斯P. Moos，1950年3月3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587。

同辈和老友全都朝不保夕，你自己的意识也不像先前那样明亮照人。可是话说回来，黯淡黄昏也自迷人。

致格特鲁德·瓦尔绍埃Gertrud Warschauer，1952年4月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9—515。

我一向喜欢孤寂，这一脾性老而弥坚。

致马兰格尼E. Marangoni，1952年10月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406。

假如年轻人不肯照顾我，我当然要进福利院，那就不用担心身心衰老。那是自然规律，不可避免的。

致莱巴赫W. Lebach，1953年5月12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221。

我感觉像个鸡蛋，只剩下空壳了——七十五了，你不能指望别的。[造化]是得准备好让人死亡。

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4年1月1日。

年轻时，似乎每个人、每件事都是独一无二的。年长些就明白，类似的事情一再发生。再后来，就更少惊喜，同时也更少失望了。

致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1954年1月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2—408。

我认为，老年人不大会失去什么，所以应该站出来，为多所顾忌的年轻人说说话。

致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1954年3月2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2—411。

我感觉自己很老了。我不再那么渴望工作，饭后也总要躺一会儿。我喜欢活着，但如果突然死去，我也不会在乎。

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4年4月27日。

我疼的比先前轻些了，但感觉很虚弱，这在我这样的老头儿是正常的。

同上，1954年5月29日。

今天我[因病]没起床，像个十八世纪老妇人那样躺着见客。那时候在巴黎，这样做很时髦的。可我不是妇人，而现在也不是十八世纪！

同上，1954年6月11日。

我像一部破旧的车子，每个部件都有毛病。可是，只要还能工作，就值得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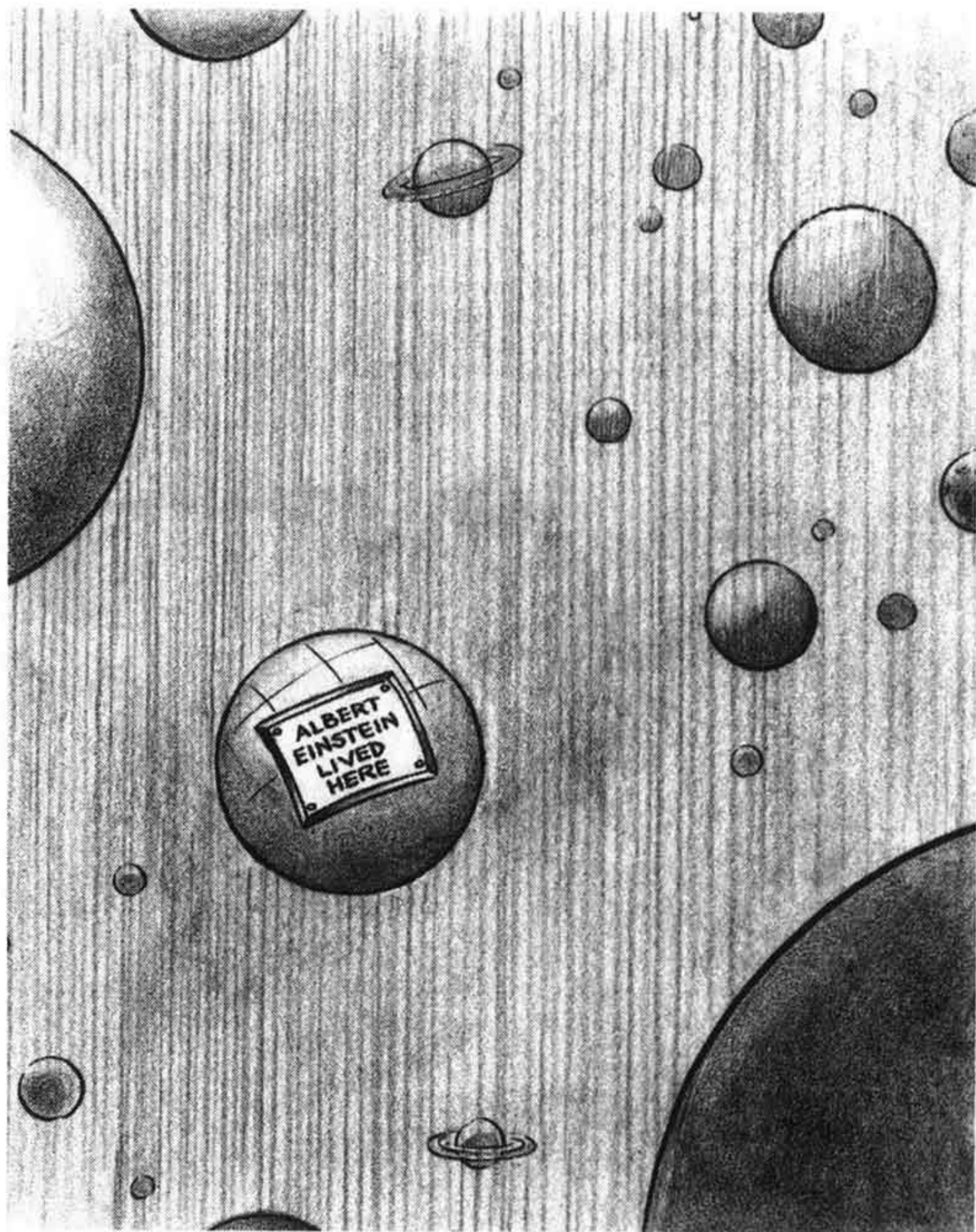
同上，1955年1月9日。

老年也有美好的时刻。

致玛戈·爱因斯坦。引自塞延，《爱因斯坦在美国》，页298。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 , 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电子书下载!!!

论死亡



Herblock卡通画，1955年。Herb Block基金会版权所有（图中地球上字样为“爱因斯坦在这里活过”。国会图书馆书号LC—USZ62—126902。蒙Herb Block基金会惠允刊用。）

时候一到，我决定服输，尽可能少求医疗帮助。时候不到，我会一直犯罪，满足这颗邪恶的心。

致埃尔莎·爱因斯坦，1913年8月11日。《全集》，卷五，文件466。

当自己的或亲人的生命走到尽头时，我们不应该抱怨此生；相反，当我们勇敢地、光荣地承受过以后，回顾一生，应该满足。

致伊达·赫维茨Ida Hurwitz，1919年11月22日。《全集》，卷九，文件172。

已死的老者在年轻者身上继续活着。此时此刻，当你失去亲人的时候，环顾子孙，难道你没感觉到这一点吗？

致海德维希·玻恩，1920年6月18日，她母亲去世后。见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28—29（日期误为4月18日）。《全集》，卷十，文件59。

如果我们在孩子和后代身上继续活着，死亡就不是完结。因他们就是我们；我们的躯体不过是生命之树上枯萎的叶子。

致荷兰物理学家昂内斯的遗孀。1926年2月25日。爱因斯坦档案，号14—389。

死亡是现实存在。……当主体不再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周围环境，生命确乎是结束了。……他不再能给自己的经验之合加上任何一小点东西。

引自菲尔爱克的采访录，“爱因斯坦论生命的意义” What Life Means to

Einstein, 《星期六晚邮报》, 1929年10月26日; 收入菲尔爱克, 《伟人一瞥》, 页444—445。

不论是躺在垂死的病榻, 还是此前, 我都不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造化不是工程师, 也不是承包商; 我是造化的一部分。

有人问起, 是哪些因素决定人一生成败, 爱氏云云。1930年11月12日。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 页92。爱因斯坦档案, 号45—751。

人在不断的紧张中度过一生, 直到一走了之。

致妹妹玛娅, 1935年8月31日。引自《爱因斯坦肖像》Einstein: A Portrait, 页42。爱因斯坦档案, 号29—417。

遽然告别这个所有世界中最好的世界, 乃是对自己至亲至爱的人至高的心愿: 这样对你不是个安慰吗? 遽然而逝, 就不会像海顿的《告别交响曲》那样, 一件件乐器相继退出, 响消音绝。

致鲍里斯·施瓦茨Boris Schwarz, 吊慰他父亲去世。1945年。引自霍尔顿和埃尔卡纳Holton and Elkana,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历史和文化视角》Albert Einste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页416。爱因斯坦档案, 号79—678。

个体的生命被设置了天然的限制, 故结束时看起来像件艺术品: 这里边不是有种处理妥帖的完满吗?

引自“保罗·朗之万” Paul Langevin, 载《思想》La Pensée, n.s., 第12期。(5—6月, 1947年), 页13—14。爱因斯坦档案, 号5—150。

*近亲的死亡撕开了童年的陈旧伤疤。……伤疤人人有份，都要独自对付。

致汉斯·阿尔伯特，1948年8月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75—836。

我感觉不能参与你们策划的电视节目“最后两分钟”。在我看来，人们如何度过最后解脱之前的两分钟是无关紧要的。

有人请爱氏参加一个关于名人死前二分钟将如何度过的电视节目，爱氏云云。1950年8月26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684。

我自己也早就该死，可我仍在这里。

致舍勒—迈尔E.Schaerer—Meyer，1951年7月27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525。

此生短暂，像匆匆地参观了一座陌生楼房。楼道幽暗，摇曳不定的灯火微微照亮着，那灯就是我们的意识，意识的核心就是那起着限制和隔离作用的“我”。……当一组个人变成了“我们”，结成和谐的整体，这伙人就能到达人类所能达到的顶楼。

物理学家鲁道夫·拉登堡Rudolf Ladenburg讣告，1952年4月。见斯特恩，《爱因斯坦的德国世界》，页163。爱因斯坦档案，号5—160。

*人在他应份的苦难面前是脆弱无力的。……但所有苦难，将我们同那些我们很少有机会分享哪怕一小部分生命的人……联系在一起。……我用心触你的手。

致格哈特·范克豪泽Gerhard Fankhauser，普林斯顿生物学教授。其妻死于车祸，爱氏吊唁云云。爱氏还邀请范氏的几个小孩子到他家做客。1954年11月10日。承罗

宾·莱米Robin Remy惠寄编者，他妈妈继承有复印件。爱因斯坦档案，号59—630。

对一个被岁月折弯的人，死亡到来是一种解脱。我自己也已经老了，所以很强烈地感到这一点，看待死亡像有笔旧债，久拖不还，一朝豁免了。当然，出于本能，人总是要尽量推迟最后的结算。这就是大自然跟我们做的游戏。

致格特鲁德·瓦尔绍埃，1955年2月5日。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616。爱因斯坦档案，号39—532。

我想走的时候就走。人为延长生命是无意味的。我做了我的份额；是时候走了。我会走得体面。

引自海伦·杜卡斯致爱因斯坦传记作者亚伯拉罕·佩斯的信，1955年4月30日。见佩斯，《上帝狡黠》Subtle Is the Lord，页477。（海伦·杜卡斯自己关于爱氏最后日子的记述稍异：“[做拟议中的手术]多么丢人。想走的时候我就走——体面地走！”记述英译见卡拉普莱斯，《新爱因斯坦语录》附录；德文原文见爱因斯坦档案，号39—071）。

深入看自然，你会更好地理解它。

引自玛戈·爱因斯坦致卡尔·泽利希的信，1955年5月8日。承芭芭拉·沃尔夫Barbara Wolff惠示出处。

我感到自己跟所有生者是同气一体的；个体从哪里始、在哪里终，对我不重要。

引自马克斯·玻恩，《我这一代的物理学》Physik im Wandel meiner Zeit（Wiesbaden, Germany: Vieweg, 1957年版），页240。第一次称引是在海蒂·玻恩的一封信中，日期1926年或1927年，信中称爱因斯坦病重时如是说。

这所房子决不能变成一个圣地，好让朝圣者前来瞻仰圣人的遗骨。

一学生问爱氏，他死后房子作何处置，爱氏云云。据约翰·惠勒John Wheeler回忆，收入弗伦奇French，《爱因斯坦》，页22；又见惠勒，“导师与共鸣板”Mentor and Sounding Board，收入布罗克曼Brockman编，《我的爱因斯坦》My Einstein，页35。

我打算火葬，免得人家来敬拜我的遗骨。

爱因斯坦传记作者佩斯所引，《曼彻斯特卫报》，1994年12月17日。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论人生



爱因斯坦，约1930年（作者存档。）

*活着不会让任何人轻松。但是，当我们能多少超越一己的难受局限，集中心力于惨淡人生之外的客观目标时，它就是幸运的。

致阿德里安·福柯Adriaan Fokker，1919年7月30日。《全集》，卷九，文件78。

生活中最好的东西，包括明晰地抓住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只有在消沉虚无的心态下才会否认这一点。

致海德维希·玻恩，1919年8月31日。《全集》，卷九，文件97。

不需付出代价的东西，也没价值。

箴言，1927年6月27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5—582。

*为一个理念服务的人生可以是好的，假如这个理念是给予生命，并把个体从自我的枷锁下解放出来，而不至驱使他钻进另一副枷锁。科学和艺术就能给予生命，解放个体，但同时也能导致奴役或不健康的娇宠和过雅。不过，有人要说，科学和艺术会导致生活中的无能，我也不反对。毕竟，对于溺水的人，水也有毒。

致儿子爱德华，1927年12月23日。译文取内夫，《爱因斯坦传》，页194。爱因斯坦档案，号75—748。

*如果A是成功的人生，则 $A=x+y+z$ 。其中，工作是x，游戏是y，z是闭住嘴。

1929年夏天在柏林对塞缪尔J.沃尔夫Samuel J.Woolf所说。刊于《纽约时报》，1929年8月18日。爱氏常说要人闭住嘴。参见“论音乐”一篇里说到听音乐时所说的话。

*有时候，人为得到后毫无意义的东西付出最多。

引自菲尔爱克的采访录，“爱因斯坦论人生意义” What Life Means to Einstein，《星期六晚邮报》，1929年10月26日；收入菲尔爱克，《伟人一瞥》，页434。

人生是张大挂毯。个人不过是巨大奇异的纹样中无足轻重的一根丝线。

同上，页444。

我们在地球上处境奇怪。每一个人都作短期来访，不知为何而来，然有时似乎也会猜测某种目的。……有一个东西我们的确知道：人来世间是为了他人。

“我的信仰” What I Believe 开头语。《世纪论坛》，第84期（1930年），页193—194。全文及背景情况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26—230。此文有不同版本，见于多种出版物，有时题为“My Credo” 我的信条。

只有为他人活着，生命才有价值。

回答《青年》Youth杂志社编辑的提问时说的话，该刊是纽约州威廉斯堡以色列青年团的会刊。引自《纽约时报》，1932年6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9—041。

个体的生命，只有在有助于有生界所有生命变得更高贵、更美好的时候，才有意义。生命神圣，这是说，它就是最高价值，其他价值都只有从属的地位。

引自“有没有一种犹太人观点？” Is There a Jewish Point of View? 1932年8月3日。载于《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1934年版），页89—90；收入《思想与言论》，页185—187。

所有回忆都染着今天的颜色，所以也染上了让人上当的观点。

1946年为“自述”而作。“自述”，页3。

*人生短暂；人拼尽全力推动的那块巨石只有经过长久的间歇才会挪动一下。

致汉斯·米萨姆Hans Muehsam，1947年1月22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8—361。

相信个人奋斗和行动的客观价值，个人的生存就有了意义。然而，若没有幽默感使这一信念变得柔和，这个人就会不可忍受。

致范托娃，1948年10月9日。这是爱氏送她的三句箴言之一。爱因斯坦档案，号87—034。

生活要是以满足个人欲望为主要目标，就迟早会导致痛苦的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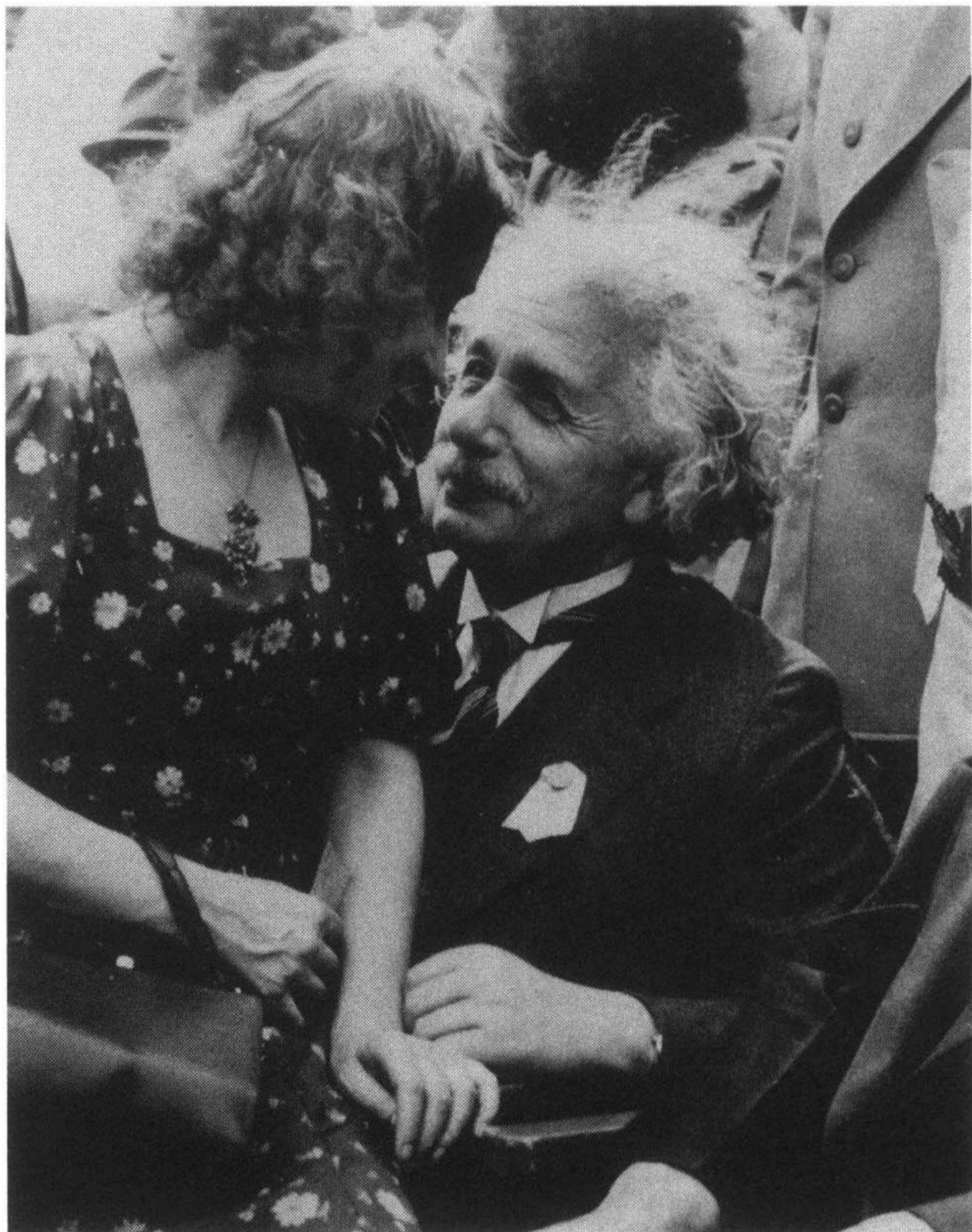
致李T.Lee，1954年1月16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235。

如果你想生活幸福，就把它维系于一个目标，而不是维系于一些人或一些事。

转引自恩斯特·斯特劳斯，见弗伦奇，《爱因斯坦百年纪念文集》，页32。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论人类



1939年纽约世博会上，前妻之女玛戈坐在爱氏怀里（Martin Harris摄影。）

有些时候，比如此时此刻，令人想到自己属于一个多么可怜的物种。我默默走着，默默地想，满心悲悯混杂着厌恶。

致保罗·埃伦费斯特，1914年8月19日，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全集》，卷八，文件34。

我常看到，那些权欲最炽，政治上最走极端的人，家常连一只苍蝇也不肯拍杀。

致保罗·埃伦费斯特，1917年6月3日。《全集》，卷八，文件号350。

怎么可能，这样一个酷爱文化的时代，又会如此道德沦丧？这越来越让我珍视对人类同胞的慈爱胜于一切。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7年12月6日。《全集》，卷八，文件403。

人试图为自己构画某种简化而可解的宇宙图景，又试图用这个图景来替代他自己的经验世界。……每个人都把这个宇宙图景来做自己情感生活的枢轴，以求从个人经验的狭小漩涡中寻到些和平与安宁。

引自“科研的主因” Motives for Research，为庆祝马克斯·普朗克六十寿辰所作演讲，1918年4月。《全集》，卷七，文件7。

*我坚信，力争薪水多拿些，日子过得更好些，而鄙视那些受人雇佣而拿钱不多的人，这两样心理合起来足够强大，足以保证经济生活健康发展。

对“安居乐业会” A Guaranteed Subsistence for All的讲谈，1918年12月12日。《全集》，卷七，文件16。

*不知怎么，我偏爱那些有愁烦的人，那些为明天不知所以而惶惶不安的人。

致马克斯·玻恩，1919年1月19日，写在明信片上，寄自瑞士。《全集》，卷九，文件3。

失败和剥夺是最好的教育者和净化剂。

致奥古斯特·霍赫贝格尔Auguste Hochberger，1919年7月30日。《全集》，卷九，文件79。

要记着，人的平均道德品质，这国和那国无多差别。

致洛伦兹，1919年8月1日。《全集》，卷九，文件80。

*不幸比成功更适于人类。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9年12月24日。《全集》，卷九，文件233。

*在人类文化的发展中，光有个人的参与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尝试一些只有整个整个的国族参与才能进行的事业。

引自1921年6月27日在柏林的一个犹太复国主义会议上的演讲。发表于《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1934年）。见《思想与言论》，页182。爱因斯坦档案，号28—010。

孩子不在意父母的人生经验，而民族不理睬历史。坏的课程总要从新学习。

箴言，1923年10月12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6—589。

为什么人们谈论伟人拿国籍说事儿？什么伟大的德国人，伟大的英国人？歌德—

向抗议被称作德国诗人。伟人只是人，不可以国籍论，亦不可以出身环境论。

《纽约时报》所引，1926年4月18日，12：4。

*过了一定年龄，阅读就过于转移心力，使其偏离创造性的追求。无论是谁，书读得太多，脑子用得太多，都会形成懒于思考的习惯，就像一个常泡剧院的人，不免要满足于虚拟的生活，而不管实际的生活了。

引自菲尔爱克访谈录，“爱因斯坦论人生意义” What Life Means to Einstein，《星期六晚邮报》，1929年10月26日；收入菲尔爱克《伟人一瞥》，页437。

我看人类如一棵树生了许多枝芽。我不觉得每一枝每一芽都有单独的灵魂。

同上书，页444。

*人像自行车，只有走着才能保持平衡。

致儿子爱德华，1930年2月5日。爱因斯坦档案，号75—590。

让我晕的是人，不是船。但是，我恐怕科学还没有找到治这种毛病的方法。

致柏林谢林—卡尔鲍姆Schering—Kahlbaum公司，时该公司给爱氏寄来部分晕船药样品。1930年11月2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8—663。

乐他人之所乐，苦他人之所苦，这是做人的最好向导。

致华伦泰因·布尔加科夫Valentine Bulgakov，1931年11月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5—702。

*在现实中，为善（在道德伦理意义上）是难于做到的。于我，带着爱心做一件创造性的事，就是为善了。

同上。

相对而言，在上帝面前，我们一样聪明，也一样愚蠢。

引自《宇宙宗教》（1931年），页105。最初来源不详。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是由他从自我获得解放的程度和意识决定的。

约1932年6月。收入《我的世界观》，页10；又收入《思想与言论》，页12。

少数人，如今是统治阶级，支配着学校和媒体，通常还支配着教堂。这使他们能够组织和左右群众的情感，并将其用作自己的工具。

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32年7月30日。引自《为什么要战争？》Why War？页5。爱因斯坦档案，号32—543。

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是人，不管他是美国人，还是德国人，犹太人还是其他人。假如能守住这一观点，我就是个幸福的人。

致杰拉尔德·多纳休Gerald Donahue，1935年4月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9—502。

在生存斗争中，人之所以有力量，赖于他是群居动物。蚁丘中蚂蚁个体间的争斗，对总体的存续无关大局；同样，人类社团的成员个体之间的争斗也是这样。

引自在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年纪念会的讲话，1936年10月15日，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

巴尼分校。发表于《学校与社会》School and Society，卷四十四（1936年）。收入《思想与言论》，页62，题“论教育”。爱因斯坦档案，号29—080。

所谓成功人士，是那些从同胞那儿得到极多而付出极少的人。然而，人的价值，应该看他给出什么，而不是看他得到什么。

同上。

*所有宗教，艺术和科学，都是同一棵树上分出的枝叶。所有这些方面的志向，目的都是使人生变得高贵，把人生从物质存在的范围中提升起来，引导个体走向自由。

“道德堕落”Moral Decay一文开头语。该文是在青年基督会创立者纪念日致该会的贺词，1937年10月11日。引自《我的晚年》，页16。爱因斯坦档案，号28—403。

人们失去了反对不义、拥护正义的基本反应；长远看来，那一反应是人类免于重堕野蛮状态的唯一保障。

同上。

看看今天的人类，就会遗憾地注意到，量之长补不过质之短。假如量能代替质，我们的境况就会胜过古希腊。

致鲁斯·诺顿Ruth Norden，1937年12月2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86—933。

共同的信念和目标，相似的利益，会在任一社会产生一些集团，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集团会成单位行动。他们之间永远会存在摩擦，就像个人之间存在背离和争竞。……以我之见，一个群体全体一致并不可取，也不现实。

引自“他们为什么恨犹太人？” Why Do They Hate the Jews? 《科利尔氏杂志》 Collier' s magazine , 1938年11月26日。

*然而我也知道，总的来说，人是不会改变的，即便是盛行的观念改变了，让他在不同的时间呈现不同的色彩，即便是目前这样的时势让他痛苦不堪。所有这些都不会留下，留下的只有几页可怜的历史书，对后代年轻人勾画着先辈的愚蠢。

引自“定命的十年” Ten Fateful Years , 为克里夫顿·法蒂曼Clifton Fadiman 《我的信仰》 I Believe (1939年版) 一书而作。全文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312—314。

古人知道一件我们似乎已经忘掉的事：一切手段都不过是迟钝的器具，假如它们背后没有一种活泼泼的精神。

引自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一次讲演，1939年5月19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8—493。

人最好像野兽那样.....应该更凭直觉；不应该在做事时过于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

引自1940年秋天的一次谈话，阿尔杰农·布莱克Algernon Black记录。爱因斯坦不允许发表这番谈话。爱因斯坦档案，号54—834。

要竭尽所能把事情做好。这是我们作为人的神圣责任。

同上。

*物质需要的满足的确是满意生活的必要前提；然而光有这个是不够的。人要获得满足，还必须最大程度地开发自己天赋的心智潜能和艺术潜能。

引自“论自由” On Freedom , 约作于1940年。全文见“论自由与科学” On

Freedom and Science，收入鲁斯·安森Ruth Anshen，《自由的意义》Freedom: Its Meaning (Harcourt, Brace, 1940年)。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33。

*只有持续自觉地追求外在和内心的自由，才有心灵的发展和完美，才能改善人的外在与内心生活。

同上，页435。

在我看来，手段的完善和目的的混乱，似乎是我们时代的特点。

引自广播录音，1941年9月28日，为伦敦一次科学会议而作。爱因斯坦档案，号28—557。

*我得承认，人物传记很少吸引我或抓住我的想象力。大多数自传出自传主的自恋或对他人的负面情绪。而他人写的传记，在反映心理方面，与其说反映了传主的心灵，倒不如说反映着做传者的心灵。

为菲利普·弗兰克《爱因斯坦》和《爱因斯坦：生平与时代》Albert Einstein: Sein Leben und Seine Zeit所作序言，约写于1942年。爱因斯坦档案，号28—581。

*为真理和知识而奋斗是人的最高品质之一，尽管那些付出最少的人才大吹大擂，趾高气扬。

引自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一次广播，题“人生的目标”The Goal of Human Existence，应犹太人联合诉求会the United Jewish Appeal之请而作，1943年4月11日。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322。爱因斯坦档案，号28

—587。

*应当如何、不应当如何，这种感觉像树一样自生自灭，施肥起不了多大作用。作为个人，你只能做个好的榜样，而在一个玩世不恭的社会里，有勇气坚定维持着道德信仰。

致马克斯·玻恩，1944年9月7日。载《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145。爱因斯坦档案，号8—207。

*我们人类通常生活在这样的幻觉里：安全，自在，舒适，温暖，自然环境人际环境和谐可靠。然而，一当日常节律被打乱，我们就意识到，我们不过是遭了海难的乘客，在茫茫大海上抓住一块破木板，顾不得自己来自何处，不知道如何驾驭方向。

致海尔德Held夫妇，1945年4月26日，时夫妇丧子或孙。爱因斯坦档案，号56—853。

*人应当努力争取[个体自由]达到这样的程度，使之匹配于保护个体安全的需要，并能提供基本的经济需求。换言之，先要生存，然后再满足自由的需要。

引自“社会主义国家里还能有个体自由吗？”Is There Room for Individual Freedom in a Socialist State?约1945年7月。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36。爱因斯坦档案，号28—661。

*不忠于自己事业的人，不值得别人尊敬。

引自一则声明，载《建设》杂志Aufbau，卷十一，第50期（1945年12月14日），页11。

对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来说，最大的满足，莫过于知道自己已经把自己最好的力，献给了一桩好的事业。

“向入籍国致辞” A Message to My Adopted Country结束语，载《盛会》杂志 Pageant，卷一，第12期（1946年1月12日），页36—37。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76；又见杰罗姆和泰勒 Jerome and Taylor，《爱因斯坦论种族和种族歧视》Einstein on Race and Racism，页141。

*我们对事物的态度，大多是由孩提时期从周围环境无意识吸收来的一些意见和情绪决定的。换言之，除了遗传的天资和品质，是传统决定了我们是谁。……必须尽力认出我们已接受的传统中，有哪些东西有损于我们的命运和尊严——由此重塑自己的人生。

同上。

*人生来就善恨不善爱，而仇恨总是见缝插针，不倦地要求掌控局面。

致汉斯·米萨姆 Hans Muehsam，1946年4月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8—352。

我认为我们必须保护自己，警惕那些威胁到他人的人，远离那些可能激发他们嗜欲的东西。

致尤里乌斯伯格，1946年4月11日。此处爱氏特指希特勒。爱因斯坦档案，号38—228。

大自然在造物之际，看上去盲目而浪费，但或许没忘了给所造之物掺入某种慈悲。最好让年轻人明白，那个[结婚生育的]决定有多么紧要——当那个决定作出之际，大自然放任我们，使我们听凭醉酒般的肉欲妄想行事，在最需要清醒判断的时候失

去了理智。

致米萨姆，1946年6月4日，时爱氏拒绝参与任何“优化”人种的一致努力。爱因斯坦档案，号38—356。

*只有尝试去理解反对者的思想、动机和忧惧，理解到能通过他的眼睛看世界的程度，人类事务中才会有明智的行动。所有抱有善意的人，都应当竭力促进这种相互理解。

引自“答苏联科学家” A Reply to the Soviet Scientists, 1947年12月作，刊于《核科学家通报》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卷四，第2期（1948年2月），页35—37。又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393。

人既是独居动物，也是社会动物。作为独居动物，他企图保卫自己和亲近者的存在，满足自己的欲望，发展自己的固有才能。作为社会动物，他又想获得同类的承认和好感，分享他们的欢乐，安慰他们的苦难，并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引自《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1949年5月号，题“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Why Socialism? 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41。爱因斯坦档案，号28—857。

*人的一生尽管短暂而危险重重，但只要献身社会，就能找到生命的意义。

同上，页443。

下生在野牛队里，无疾而终、没被踩死就应该高兴。

致兰索斯Cornel Lanczos，1952年7月9日。爱因斯坦档案，号15—320。

[人]要学会理解人类的动机、幻觉和他们的苦难，才能跟同类中的个人和团体恰当相处。

引自本杰明·费因Benjamin Fine的访谈，《纽约时报》，1952年10月5日。收入《思想与言论》，卷六十六，题“独立思想教育” Education for Independent Thought。爱因斯坦档案，号59—666。

一个人单靠自己思想，没得到他人思想和经验的激励，他所想的，顶好的情况下也不免单调乏味，鄙琐无足道。

引自《青年商人》杂志Der Jungkaufmann（苏黎世）的一篇文章。载该刊卷二十七，第4期（1952年），页73。爱因斯坦档案，号28—927。

你要知道，大多数男人（也有不少女人）本性是不赞成一夫一妻的。当传统和世风偏重个人的时候，这一本性就更加强大有力。

致尤金尼·安德曼Eugenie Anderman，一个普通妇女，向爱氏征询如何对待丈夫的不贞，1953年6月2日。（承Andor Carius惠告。）爱因斯坦档案，号59—097。

勉强的忠诚对双方都是苦果。

同上。

我们所有人都由同胞的工作提供着营养和屋宇，所以要诚恳工作，加以回报。至于选择何种工作，则不应着眼于自己内心的满足，而要在公意看来是为他们服务。否则我们就成了寄生虫，不管我们的需求多么卑微。

致一个打算靠研究度日而不事劳作的人，1953年7月2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9—180。

*历史的一大部分……都充满着争取人权的斗争，而这一斗争决不会一劳永逸，取得最后胜利。但厌倦这一斗争，将意味着社会的毁灭。

摘自“人权” Human Rights，接受芝加哥十诫律师协会给他的人权贡献奖后致协会的谢辞，1953年12月5日之前作（爱因斯坦档案，号28—1012），后翻译录音，1954年2月20日纪念会上播放。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97。

人权的存在和效力没有写在星星上。

同上。

要从人类那儿得到良好反应，供应他的胃胜过供应他的脑子。

致巧克力制造商曼纳思L.Manners，1954年3月19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401。

恐惧或愚蠢从来是大多数人类行为的基础。

致穆尔德E.Mulder，1954年4月。爱因斯坦档案，号60—609。

*事涉真理和正义，问题无大小；因立身处世的大节是不可化约的。小事上玩忽真理的人，大事上就不能信赖。

摘自一篇没有发出的讲话稿“致世界”，1955年4月，为阿以冲突而作。稿未成，话未讲，爱氏歿。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506。爱因斯坦档案，号28—1098。

个体假如一出生就被弃掷不问，其思想感情就会停留在原始阶段，像头野兽。……个体之所以为人……赖于他是人类大共同体的一员，这个共同体引导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从摇篮到坟墓。

摘自“社会与个性” Society and Personality，收入《思想与言论》，页13。

谁以真理和知识的法官自任，必在诸神的笑声中覆灭。

箴言，摘自《列奥·贝克八十寿辰纪念集》Essays Presented to Leo Baec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Eightieth Birthday (伦敦：East and West Library，1954年)，页26。列奥·贝克是希特勒时代领导德国犹太人社团的拉比和哲学家。参本书韵文篇之“辩证唯物主义的智慧”The Wisdom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大卫·罗和舒尔曼在《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57)一书的注释中载有此诗，译法略异。爱因斯坦档案，号28—962。

要在羊队里做一个完美的队员，他先得是一只羊。

同上。

我要赞颂那些终生永在帮助他人，不知畏惧，不会逼人、不会怨恨的人。伟大的道德领袖就是由这些质料做成的。

同上。

将智慧与力量结合起来的企图鲜有成功，即成功也鲜能长久。

同上。

很少人能平和镇定地说出跟他们社会环境相左的意见来。多数人甚至不能形成这样

的意见。

同上。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电子书下载！！！！

论音乐



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与《卡门》剧组歌唱家，1930年（摄影Carlo Edwards。）

巴赫，莫扎特，和一些老派意大利和英国作曲家是爱氏的最爱。还有舒伯特，因那

位作曲家长于表达情感。他很不喜欢贝多芬，认为他的音乐太过戏剧性和个人性。汉德尔，他认为技术是好的，但略显浅薄。舒曼的短篇作品颇具吸引力，因它们有独创性而富有感情。门德尔松很见才能但缺乏深度。爱氏喜欢勃拉姆斯的某些浪漫曲和室内乐。他发现瓦格纳的音乐个性太过凌厉逼人，“所以他的大部分作品我只能带着厌恶听听”。他认为理查德·斯特劳斯有才华但没有内在的真，只一味着力于外表的效果。（引自对一份问卷的回应，1939年5月。爱因斯坦档案，号34—322。）

爱氏六岁起拉小提琴；1940年代中期一度放弃而只弹钢琴。据爱氏档案整理组的芭芭拉·沃尔夫云，1920年至1950年期间，爱氏至少有过十把小提琴。传说他至少给其中之一起了名字，叫作“琳娜”Lina，并遗言将最后一把琴留给孙子伯纳德，后来伯纳德又传给了儿子保罗。见弗兰克，《爱因斯坦：生平与时代》，页14；格吕宁，《爱因斯坦有个家》，页251。

谨守莫扎特的奏鸣曲。你爸爸也是。他通过这些曲子学懂了很多音乐。

致儿子汉斯·阿尔伯特，1917年1月8日。爱氏十三岁便“爱上了莫扎特的奏鸣曲”。《全集》，卷八，文件287，注2。

日本音乐和我们自己的音乐真有根本差别。我们欧洲的音乐，和弦与建筑式安排是至关重要、天经地义的，而在日本音乐中，这些都付阙如。不过，两者都有十三音符，构成八度音阶。于我，日本音乐像一幅情感画，有令人惊悚的直接效果。……我的印象是，那不外乎是程式化地表达了声乐里的情感和所谓“天籁”——鸟鸣海涛——对心灵的激发。这种感觉由打击乐器赋予力量，因打击乐器不限于音调，尤适于有节奏的性格塑造。……在我心里，日本音乐算不得伟大艺术形式，最大原因在于它缺乏形式安排和建筑结构。

引自“我的日本印象” My Impressions of Japan , 《改造》杂志Kaizo卷五 , 第1期 (1923年1月) , 页339。爱因斯坦档案 , 号36—477.1。

很不幸我自觉音乐和性两无能 , 不够接受你们的盛情相邀。

致库尔特·辛格Kurt Singer , 1926年8月16日。第一届国际性学大会期间 , 有音乐会助兴 , 主办方邀爱氏参加 , 爱氏辞谢云云。爱氏这是在开文字玩笑 , 因邀请者要他在勃拉姆斯弦乐六重奏中演奏一把小提琴 , 曲目是no.1 B—dur, op.18。六重奏英文Sextet中sex意思是“性” 。爱因斯坦档案 , 号44—905。

音乐对科研没有助力 , 但两者都从同样的渴望得到营养 , 两者所获得的满足感互为补充。

致保罗·普劳特Paul Plaut , 1928年10月23日。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Dukas and Hoffmann ,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 Albert Einstein, the Human Side , 页78。爱因斯坦档案 , 号28—065。

至于舒伯特 , 我能说的只是 : 演奏 , 爱——不要开口 !

回复又一个关于作曲家的问题 , 1928年11月10日。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 ,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 , 页75。

关于巴赫的生平和事业 , 我要说 : 听 , 演奏 , 爱 , 敬畏——不要开口 !

回复Reclams Universum杂志关于巴赫的问卷 , 1928年。转引自《爱因斯坦肖像》 , 页74 ; 亦见杜卡斯和霍夫曼 ,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 , 页75。爱因斯坦档案 , 号28—058.1。

假如我不是物理学家，我很可能作个音乐家。我常用音乐思考。我在音乐中做白日梦。我用音乐的语汇看待自己的生活。……我从我的小提琴中获得大部分人生乐趣。

引自菲尔爱克的访谈录，题“爱因斯坦论人生意义”，《星期六晚邮报》，1929年10月26日；收入菲尔爱克，《伟人一瞥》，页436。

在欧洲，音乐离开通俗艺术太远，离开民众感情太远，已经成了某种有自己惯例和传统的秘密艺术。

引自1930年8月19日在柏林与印度神秘家，诗人和音乐家泰戈尔的谈话，论及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自我表达的可能性。刊于《亚洲》杂志，第31期（1931年3月），页140—142。

要具备很高的艺术水准，充分体会原创音乐里面的伟大思想，达到能据以制作各种变奏曲的程度。[在西方]写变奏曲常常是曲家必备的能力。

同上。

困难在于，真正优秀的音乐，无论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是不能分析的。

同上。

*总的来说，音乐家失业的情况是骇人听闻的，不但在那些穷国，就是在那些粗具音乐传统的国家更是这样，在那里，儿童不再学习器乐演奏。

致沃尔A.Woehr，1935年4月5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2—305。

*不要看报。找几个志趣相投的人，读点古人写的好书，康德，歌德，莱辛和那些外国经典，享受慕尼黑的自然风光。……养几只动物为伴。

同上。沃尔是音乐家，失业，不知何以为生，询之爱氏，爱氏云云。

莫扎特的音乐纯美，我把它看作宇宙内在美的反映。

据彼得·布基Peter Bucky回忆，见《私下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The Private Albert Einstein (1933年)

我从六岁到十四岁从师学习小提琴，但是和几位老师都没缘分。对他们来说，音乐不外乎机械的训练。只有到了十三岁左右，主要在爱上莫扎特的奏鸣曲之后，我才真正开始懂了点音乐。

致菲利普·弗兰克Philipp Frank书信草稿，1940年。爱因斯坦档案，号71—191。

听贝多芬时我感到不舒服。我觉得他太过个人化，几乎是赤裸裸的。宁给我听巴赫，然后还是巴赫。

引自福尔特斯Lili Foldes的采访录，刊于《练习曲》The Etude，1947年1月。

我对现代音乐知之不多。但有一点我是有把握的：真艺术的特征，是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内心不可遏制的冲动。

引自致布洛赫Ernst Bloch的赞词，1950年11月15日。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77。爱因斯坦档案，号34—332。

我不再拉小提琴了。随着岁月流逝，愈觉自己的演奏惨不忍听。

致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1951年1月6日。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554。爱因斯坦档案，号32—400。

钢琴[比小提琴]更适于即兴弹奏，也更适于独奏，所以我每天都弹。另外，如今拉琴也觉体力上太累些。

转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4年3月24日。

今天，我从收音机听了莫扎特的《朱庇特交响曲》。这是莫扎特最好的曲子。莫扎特的歌剧，以《费加罗[的婚礼]》和《[后宫]诱逃》为杰出。我不甚喜欢《魔笛》。现代歌剧，只有穆索尔斯基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好。

同上。1955年3月10日。

莫扎特这段写的什么乌七八糟！

费劲演奏莫扎特的一个段子时。转引自玛戈·爱因斯坦与杰米·塞延Jamie Sayen的一次访谈。载《爱因斯坦在美国》，页139。

我先是即兴演奏。假如不管事，我就从莫扎特寻求安慰。可是，我即兴演奏时，似乎有什么意思要冒出来，于是，我需要巴赫的明晰结构进一步引导思路。

解释他在柏林时为什么工作之余要到音响效果上佳的厨房去拉小提琴。据康拉德·沃希曼Konrad Wachsmann回忆，载格吕宁，《爱因斯坦有个家》，页251。转引自《亲爱的赫兹！》EhlersLiebes Hertz！页132。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论德国和德国人



爱因斯坦柏林塔被扫清与德国的关系，1935年—1945年（国会图书馆书号L C—USZ62—94410。）

*你说的德国教授的事一点儿也没有夸大。……盲目服从权威是真理的最大敌人。

致瑞士教师约斯特·温特勒Jost Winteler。温特勒与爱氏在阿劳学校时曾一起寄宿，此时抱怨一个不接受批评的老师。1901年7月8日。《全集》，卷一，文件115。

这些人真的没有人性；冷漠无情加上基于阶级意识的欺下媚上，对同类毫无仁爱之心。大街上，有人招摇炫富，有人悲苦爬行。

致米歇尔·贝索，1911年5月13日，论及在布拉格的德国人。《全集》，卷五，文件267。

现在我算明白了柏林市民为什么会沾沾自喜，自鸣得意。在这里人受到那么多外界刺激，难以像安静小地方的人那样能够体会到深刻的空虚。

致赫威兹Hurwitz一家，1914年5月4日。《全集》，卷八，文件6。

在柏林这儿，人心极为浮躁。

致韦恩Wilhelm Wien，1914年6月15日。《全集》，卷八，文件14。

人民与他处无异，皆因其数目众多，故易为优秀之选。

致罗伯特·黑勒Robert Heller，1914年7月20日。《全集》，卷八，文件25。

*我认识一些德国人，他们在私生活中确以无上的利他主义为指导，然而却迫不及待

地要宣布打一场无限制的潜艇战。……必须让这些人明白，要想生存，就必须把别国的人视为跟自己一样有价值的人，就必须赢得别国的信任，而一个人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不能够通过暴力和背信弃义来实现。

致罗曼·罗兰，1917年8月22日。《全集》，卷八，文件374。

*热爱文化的德国人很快又能像以往一样为他们的祖国骄傲了——而且还要比1914年之前更有理由。

致阿诺德·索莫菲Arnold Sommerfeld，1918年12月6日。《全集》，卷八，文件665。

这个国家像一个反胃很厉害而没有呕吐干净的人。

致斯托多拉Aurel Stodola，1919年3月31日，论及两周前柏林的右翼暴动。《全集》，卷九，文件16。

这里的人，走背运时比顺利富足时更让我觉得喜欢些。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9年6月1日。《全集》，卷九，文件52。

*这些人还不明白，他们已经成了狂妄自大、肆无忌惮的少数人的盲目工具，所以说，他们对所谓“城下之盟”表示义愤，不是空话也不是假话，而是反映了他们自己的真实体验。

致富科Adriaan Fokker，1919年7月30日。《全集》，卷九，文件78。

这里的人遭厄运以来，更让我觉得喜欢了。看来，不幸比成功更适于人类。

致海因里希·赞格尔，1919年12月24日。《全集》，卷九，文件233。

我与柏林渊源至深，人际关系和科学纽带都把我跟柏林联系到一起。

致普鲁士教育部长黑尼施K.Haenisch，1920年9月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6—022。

*不可否认，在这里，德国人因我的反战态度和其他政治态度而对我过度敏感。这种敏感因国家政局困难而被放大。

致伊夫林·瓦格纳Evelyn Wagner，1921年1月31日。《全集》，卷十二，文件38。

德国不幸被毒化了，先是被富足，继而被贫穷。

箴言，1923年。爱因斯坦档案，号36—591。

好滑稽，这些德国人。对他们来说我就是一枝发臭的花，可他们偏要一次次拿来别在钮孔上。

引自《旅行日志》Travel Diary，1925年4月17日。

希特勒活在——或者说坐在——德国的空肚子上。一旦经济状况改善些，希特勒就会湮没无闻。

引自《宇宙宗教》（1931年），页106—107。或许是意译了别人的话，而出处不详。

只要我还有选择，我就只会待在一个奉行政治自由、宽容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国家。……这些条件目前在德国还不存在。

引自“政治宣言” Political Manifesto，返欧之前对美国媒体所作声明，论及希特勒政权。1933年3月11日。收入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69—270。爱因斯坦档案，号28—235。

从儿时起，我就跟德国政府过分好战的心理格格不入。我父亲移居意大利时，就应我要求给我办了手续，放弃了我的德国国籍，因为我想做一个瑞士公民。

致朱莉叶斯·马克思 Julius Marx，1933年4月3日。转引自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页26。爱因斯坦档案，号51—070。

我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论及辞去科学院职位和放弃普鲁士国籍这两个意愿。这样做的理由是：我不愿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个人享受不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言论与教学的自由。

致普鲁士科学院，1933年4月5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9—295。

*我不得不提醒你，这些年来，我只有增加了德国的声誉，而从未允许自己因右翼媒体有计划的攻击而疏远这个国家——这种攻击近年尤其变本加厉，而没有人肯费心站出来为我说句话。……难道通过饥饿来毁灭德国犹太人不是德国现政府官方蓄意所为？

致马克斯·普朗克，1933年4月6日，辞去普鲁士科学院职位后。爱因斯坦档案，号19—391。

你们还说，要是我出面为“德国人民”说句“好话”，将会在国外产生巨大影响。对此我必须这样答复：发表你们所暗示的声明，将等于否认我有生以来一直信守的正义与自由的理念。即作声明，也别指望我对德国国民说什么好话。

引自对普鲁士科学院的答复，1933年4月12日，在该科学院接受爱氏辞呈后。爱因斯坦档案，号29—297。

现在我在德国已被提升为“恶魔”，我所有的钱都被拿走了。但我用这样的想法安慰自己：拿去后反正不久就会花光。

致马克斯·玻恩，1933年5月30日，于自己的德国银行存折被没收后。见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112。爱因斯坦档案，号8—192。

我不解整个文明世界对这一现代暴行何以反应冷淡。难道世界看不到希特勒正走向战争？

转引自《多彩世界》Bunte Woche（维也纳）记者，1933年10月1日。亦见佩斯Pais，《爱因斯坦在这儿活过》Einstein Lived Here，页194。

德国过去像是个沙漠中的[文化]绿洲。

致克尔Alfred Kerr，1934年7月。爱因斯坦档案，号50—687。

德国依然满脑子战争，一场冲突在所难免。1870年后，这个民族的精神和道德一直在滑坡。我在普鲁士科学院阅人不少，深知世界大战后，知识界无复民族主义时代精英的水准。

引自采访录，刊于《测绘》，第24期（1935年8月），页384，413。

你找到了描述我们这个时代巨大问题的正确词语，这些词语至今仍有效力。我只是希望你不用过“雅利安人”这个词，好像那是个理性的概念。

致拉比斯蒂芬·怀斯Rabbi Stephen Wise，1935年9月11日，论及怀斯在琉森

Lucerne的一次讲话。爱因斯坦档案，号35—172。

*众所周知，德国法西斯对我犹太兄弟排击尤为暴烈。……这一迫害宣称的理由是纯化德国“雅利安”人种。实际上，这样一个“雅利安”人种并不存在；这个词语仅仅是虚构出来为迫害和征用犹太人作辩护的。

引自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广播讲话，1935年10月22日。节目发起者为全美德国难民基督教委员会the American Christian Committee for German Refugees和帮助波兰逃离纳粹迫害的难民紧急委员会the Emergency Committee in Aid of Polish Refugees from Nazism。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93。爱因斯坦档案，号28—317。

*几百年来，德国人民一直遭受一任任校长和军训教官没完没了的教条灌输。德国人被训练去做艰苦劳动，被迫学很多东西，但同时也被训练了奴性服从、军人常规和野蛮行为。战后魏玛共和国的民主宪政之于德国人民，几乎像巨人服装之于拇指汤姆一样。

引自未刊手稿，1935年；后发表于多种纂辑本中，计有：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263—264，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110；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95。爱因斯坦档案，号28—322。

这里我只能看出一件好事，那就是，沉迷于权力的希特勒会做足蠢事，让全世界团结起来反对德国——可谓是威廉皇帝的翻版而荒诞过之。

致内森Otto Nathan，1936年9月15日。伯格林爱因斯坦收藏，瓦萨学院，Box M2003—009，Folder 1.15。爱因斯坦档案，号38—507。

*1919年科学院敦促我在保留瑞士国籍的情况下接受德国国籍。我傻的竟然让了步。

致米列娃，1938年7月20日。译文从内夫Neffe，《爱因斯坦传》。爱因斯坦档案，号75—949。

那些人向来有盲目为精神变态者服务的倾向。但他们从没有像当前这样做得这么成功。

8月，草写在日期为1939年7月28日的一封信的背面，暗指希特勒。爱因斯坦档案，号28—500.1。

由于他们卑劣的传统，德国人如此邪恶，很难以理智的手段，更不用说仁慈的手段，来纠正当前的状况。我希望，到战争结束时，他们只能在仁慈上帝的帮助下基本上消灭自己。

致尤里乌斯伯格Otto Juliusburger，1942年夏。转引自塞延，《爱因斯坦在美国》，页146。爱因斯坦档案，号38—199。

德国人必须作为整个民族为这些大屠杀负责，也必须作为一个民族受到惩罚。.....在纳粹党背后，站立着德国人民；在希特勒写书、讲话都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他的可耻意图之后，他们还是选举了他。

论华沙犹太人区的英雄，刊于《波兰犹太人社团快报》Bulletin of the Society of Polish Jews (New York)，1944年。爱因斯坦档案，号29—099。

自从德国人在欧洲屠杀我犹太兄弟后，我跟德国人就不再有什么牵连了，哪怕是一个相对无害的科学院。这不包括那些在可能范围内头脑冷静的少数人。

致阿诺德·索莫菲Arnold Sommerfeld，1946年12月14日。所谓少数人，爱氏包括了哈恩Otto Hahn，冯·劳厄Max von Laue，普朗克Max Planck和索莫菲Arnold Sommerfeld。爱因斯坦档案，号21—368。

德国人犯下的，将是所谓“文明国家”历史上所能记录到的最恶劣的罪行。作为一个群体，德国知识分子的行为也不比暴民好些。

致奥托·哈恩Otto Hahn，1949年1月26日。爱因斯坦档案，号12—072。

绝大多数德国人对于我犹太民族的态度，让我们只好把他们当作威胁。我认为，德国人和其他民族的关系也同样充满危险。

引自与维纳Alfred Werner的谈话，刊于《自由犹太人》Liberal Judaism，第16期（1949年4—5月），页4—12。

自从德国人犯下大规模屠杀犹太民族的罪行之后，事情已经明显：凡是有自尊的犹太人，就不想跟德国官方的任何事务有所牵连了。所以，要我重新接受勋章资格的话，就不必讲了。

致德国总统霍伊斯Heuss，1951年1月16日。1923年爱氏荣获勋章，而1933年纳粹政权又迫使他纳还。1950年，德国政府邀请爱氏重新接受勋章，爱氏谢绝，如上信云云。自1842年以来，达尔文，法拉第，普朗克，能斯脱Walther Nernst，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格林兄弟和理查德·斯特劳斯等数百名艺术家和科学家都曾接受这一勋章。爱因斯坦档案，号34—4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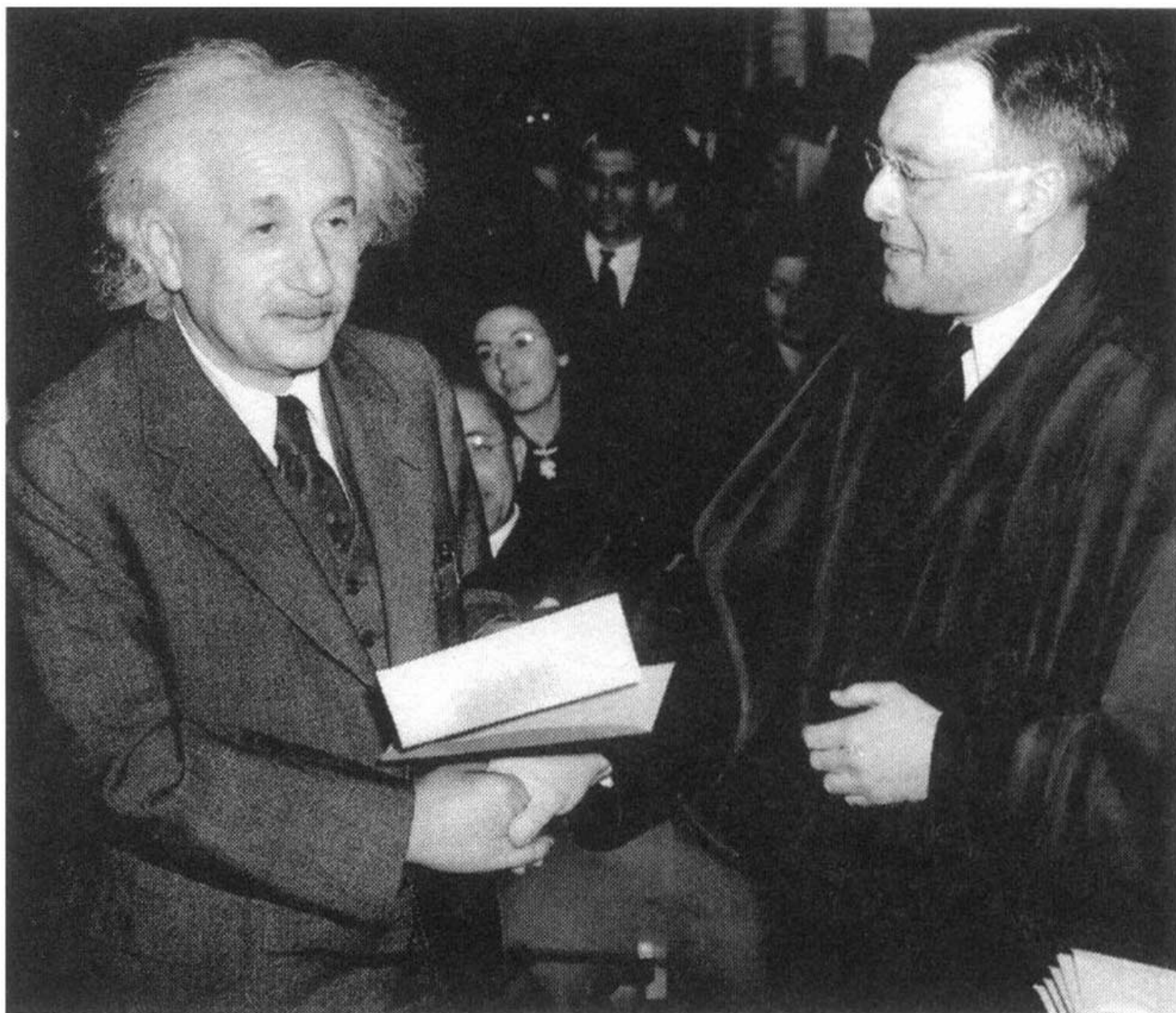
如果我错，则一人反对足矣！

爱氏听说德国出书，题为《百人反对爱因斯坦》100 Authors against

Einstein, 云云。转引自霍金, 《时间简史》(伦敦: Bantam, 1988年版), 页178。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 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论美国和美国人



在新泽西州特伦顿入美国籍，1940年10月1日（蒙普林斯顿历史学会赠作者存档。）

我很高兴来到波士顿。早知波士顿是世界名城，教育之都。我高兴自己来到这里，期待享受波市和哈佛之旅。

陪同魏茨曼访问波士顿感言。《纽约时报》，1921年5月17日。承科克斯A.J.Kox览本书之“普林斯顿”部分后供稿。

*美国尽管忙乱，却也很有趣，比其他国家更容易让我动情。于是，我只好像得奖牛王一样让人家牵着四处招摇，对大小会众讲话。……没给累死烦死，实在是奇迹。

致米歇尔·贝索，约1921年5月21—30日间。《全集》，卷十二，文件141。

*支配美国生活的……是女人。男人对万事兴趣皆缺；他们工作，别处没见过的那样工作；工作之余，就作老婆的宠物狗，而那些老婆大人们个个花钱如流水，穿戴像阔人的寿衣。

引自一则访谈，刊于《新鹿特丹商报》Nieuwe Rotterdamsche Courant，1921年7月4日。爱氏坚称引言有误，六天后在《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发表声明抗辩，说自己读到此言深为震惊。个中委曲，详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111—112。

就算美国人不像德国人那样有学者派头，他们却也更热情，更有活力，所以新思想传播反倒更广泛。

引自《纽约时报》，1921年7月12日。

在美国，到处都需要强硬路线，不然的话，人们就收入少，没尊严。

致索洛万Maurice Solovine，1922年1月14日。刊于《致索洛万书信集》Letters to Solovine，页49。爱因斯坦档案，号21—157。

我从未被女性如此峻拒过；即有之，也从未一下子被这么多女性拒绝过。

通过美联社对女性爱国联合会the Women Patriot Corporation所作答复，1932年12月。据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61—262，那个右翼团体，在弗洛辛厄姆夫人Mrs.Frothingham领导下，曾抗议爱氏访问美国国务院，称爱氏是一个无政府主义—共产党阴谋的头领，其相对论有颠覆性，图谋助长无法无天，破坏教会和政府。爱因斯坦档案，号28—213。

*可是，难道这些瞪大眼睛的女市民有什么错处吗？对于一个要像古时克里特岛的牛头人身怪津津吞吃希腊少女一样生吞无情资本家的家伙，难道还指望她们开门迎纳吗？何况他还自轻自贱，任何战争一律拒绝，只除了跟自己老婆不可避免战争呢？

同上，页262。

在世界许多地方，个人迷失在众人的成就里；美国更甚。

引自菲尔爱克的访谈录，“爱因斯坦论人生意义”，刊于《星期六晚邮报》，1929年10月26日；收入菲尔爱克，《伟人一瞥》，页438。

美国人无疑大大受益于这个大熔炉。这种种族大融合可能使他们的民族主义不像欧洲的民族主义那么令人厌恶。……或许正因为这，[美国人]才没背负那些毒化欧洲各国的仇恨或恐惧的遗产。

同上，页451。

*这里，每一个人都骄傲地、警觉地站立着，捍卫着自己的民权。每一个人，不论出生情况，都有机会——不光纸面上有，实践中也有——为全人类共同体的福利自由而发挥自己的能量。……比之任何形式的暴政，个人自由为有效劳动提供更好的基础。

引自到达纽约时在船边对美国人民的献词，1930年12月11日。全文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38—239。爱因斯坦档案，号36—306。

*我向你们和你们的国土致敬。我热切地期望着再续友谊，并依照在你们当中所见所学的来拓展我的理解。

同上。

我感到你们有理由真正充满信心地展望未来，因为在你们的生活方式中，生之乐和工作之乐和谐地结合到一起。在这之上，再加上弥漫你们全身心的进取精神，使得一天的工作就像是快乐的儿童在做游戏。

引自新年贺词，发表于《纽约时报》，1931年1月1日。转引自《史蒂文森新旧名言集》Stevenson's Book of Quotations: Classical and Modern. Einstein Readex 324 (不属爱氏档案数据库)。

帕萨迪纳这儿就像天堂。……永远是阳光和新鲜空气，园林里是棕榈和胡椒树，友好的人们见人带笑，要你签名留念。

致勒巴赫一家，论及加州理工所在城市；1931年1月16日，其时那里还没有雾霾。爱因斯坦档案，号47—373。

[美国]，这是一片充满反差和惊奇的土地，一会儿让人艳羡，一会儿让人怀疑。感觉自己还是更依恋老欧洲，尽管那儿有心痛有苦难，但还是想回去。

致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1931年2月9日，在美国居留三个月后，始流露乡愁。爱因斯坦档案，号32—349。

人们的笑容……象征着美国人的一份伟大财产。他友好，自信，乐观，但不妒忌。

引自“美国印象”，约1931年。《思想与言论》页3指称的出处有误。爱因斯坦档案，号28—167。

比起欧洲人，美国人更为理想而活，为未来而活。对他们来说，人生永远是成为什么，而不在于是什么。……与欧洲人相比，他更少个人主义……更重视“我们”而不是“我”。

同上。

我热烈称扬美国的科研机构。我们总说美国人科研搞得好是因为钱多，这是不公平的。专注，耐心，团队精神，与人合作的才能，对他们的成功起了更大作用。

同上。

这证明，人类中很大一部分人，把知识和正义看得高于强权和财富。

同上。爱氏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美国人对他敬重有加，尽管他们号称崇尚物质主义。

长远来讲，我宁可住在荷兰而不是美国。……除了有几个真正优秀的学者，此外就是个令人生厌、思想贫乏的社会，很快就会让你心灰意冷。

致保罗·埃伦费斯特，1932年4月3日，回欧洲后。爱因斯坦档案，号10—227。

我很高兴明年就能成为美国公民了。我一向热切盼望着能成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公民，年轻时从德国移民瑞士也是出于这一愿望。

六十寿辰感言，载《科学》杂志Science 89, n.s. (1939年)，页242。

*在美国，个人及其创造力的发展是可能的，而于我，这便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

引自“我是美国人”，1940年6月22日。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70。爱因斯坦档案，号29—092。

*从我到来之后对美国人的所见，……出于性情也好，由于传统也罢，他们不适合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我相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仍抱着“不自由，毋宁死”的人生态度。于是，确保这些自由，对他们就更为重要。

同上。

*我相信，美国将会证明，民主不仅仅是宪政基础上的政治形式，实际上还是系于一个伟大传统的生活方式，这个传统就是崇信道义力量。今天，人类命运比以往更加依赖人类自身的道义力量。

同上，页472。

今天，美国是所有尊重他人权利、相信自由和正义原则的可敬之人的希望所在。

引自“向德国进一言” Message for Germany，1941年12月7日电话口授—白宫记者。是日珍珠港被炸。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320。爱因斯坦档案，号55—128。

政治建构的唯一合理宗旨，就是保障不受侵害的个人发展。……所以我以成为美国人为荣。

同上。

[美国有]一个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金融家的政府，而那些人的心地跟纳粹思路相距不远。假如希特勒不是个疯子，他本可以避免与西方列强对立。

致弗兰克·金顿Frank Kingdon，1942年9月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5—469。

*在美国，每个人都确信自己作为个人的价值。没有人在别人或别个阶级面前自轻自贱。尽管贫富悬殊，但少数人的强权并不能损害这种健康的自信和与生俱来的对同类尊严的尊重。

引自“我的入籍致辞” Message to My Adopted Country，《盛会》杂志 Pageant，卷一，第12期（1946年1月），页36—37。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74；杰罗姆和泰勒，《爱因斯坦论种族和种族主义》，页140。

[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隔离[在美国]比在包括德国在内的任何西欧国家都更明显。

致米萨姆，1948年3月2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8—371。

从来没像此时此刻这样感觉自己不合于人群。……最糟糕的事情，是没有任何地方、任何东西能让你认同。残忍与谎言无处不在。

致格特鲁德·瓦尔绍埃Gertrud Warschauer，1950年7月15日，约当麦卡锡时代。爱因斯坦档案，号39—505。

多年前德国的灾难又在重演：人们不加抵抗地默认恶势力，并与之结盟。

致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1951年1月6日，论及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爱因斯坦档案，号32—400。

我在新家乡成了某种混世魔王，因为我不能保持沉默，忍受这里发生的一切。

致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1954年3月2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2—410。

论他的新家乡普林斯顿，新泽西州

我发现普林斯顿很可爱：像一只没有抽过的烟斗，清新，年轻。

转引自《纽约时报》，1921年7月8日，报道他在未来安居之所的讲学之旅。

普林斯顿是个奇妙的小地方，古怪多礼的小村庄，那里的人们像是些微型的半人半神，踩着高跷来来往往。然而，如果忽略某些社交习俗，我仍能为自己创造出有利于研究而不受干扰的氛围来。

致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1933年11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2—369。

对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这里的社会骨子里还是异质的。

致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1935年2月16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2—385。

我很高兴我在友好美国、在氛围自由的普林斯顿安了新家。

引自访谈，刊《测绘》杂志，第24期（1935年8月），页384，413。

命运使我有特权住进普林斯顿；她像一座孤岛……很像[比利时]迷人的拉肯Laeken御花园。人世斗争的喧嚣几乎达不到这个小小的大学城。我惭愧自己住在这样的地方，而别人却在受苦、挣扎。

致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1936年3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2—387。

近年背负沉重负担；当此之际，多承普林斯顿大学美意，我有了上佳的工作场所与和谐不过的学术氛围，此生何幸，至佩至感。

致大学校长哈罗德·多兹Harold Dodds，1937年1月14日。时爱氏的办公室暂设大学校园内，尽管他属于高级研究院，独立于大学，但当时研究院院舍尚未建成。这则祝词的部分刻于普林斯顿爱因斯坦塑像上。爱因斯坦档案，号52—823。

马昆德庄园The Marquand estate现在是个公园。因今天星期天，我不去研究院，就去那儿走了走——这么近，这么美。

转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4年5月8日。

一下子给放逐到了天堂。

前往普林斯顿之际。转引自塞延，《爱因斯坦在美国》，页64。

看到我满天下的声誉……和我住在此间的隔绝与宁静，你是不是吓到了？这份隔绝是我一生求之不得的，而现在终于在普林斯顿实现了。

转引自弗兰克，《爱因斯坦：生平与时代》，页297。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论犹太人、以色列、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

义



在犹太学生大会上讲话，柏林，1924年（蒙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档案馆惠允刊用。）

年轻时，爱氏并不多么认同犹太文化与宗教。他父母居住德国南方，是已被同化的犹太人，早经疏远了自己的犹太渊源，而兴趣更在于现实生活，注重精明能干，把

小日子过过好。然而，爱氏幼时确也在家里私承了犹太教的教育，只是到了十二岁，他对科学兴趣渐浓时，才坚决地摒弃了。那时他宣称自己是“没有宗教归属”的人。他“重新发现了”他的犹太根源，是移居柏林之后，那时他渐渐知道了犹太人在东欧所受的歧视待遇。这一发现，加之风云际会，一来排犹运动与犹太复国主义交相煽舞，二来1919年之际广义相对论得到验证，给他带来世界声誉，三者归一，遂促成立场的剧变。

察爱氏的犹太复国主义，宁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注重的是犹太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复兴；与此相对的，是政治的犹太复国主义，专注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不过，他确也支持创立以色列，为犹太人辟一避难之所。因他相信共同体的内聚力，感到犹太人的确需要一个平安之所，俾能生聚教训。他赞成巴勒斯坦两国制解决方案，然而也意识到，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以色列国建成，也就事由不人了。所以他晚年时仍支持新兴之国，即使他力倡公平对待阿拉伯民族时也是这样。不过，他同时也支持他的朋友埃里奇·卡勒，后者训诫阿拉伯地主和政客，说他们“无所作为，没有去提升自己国家的素质、文明和生活水准”（《普林斯顿先驱报》，1944年4月14日和28日）。

见舒尔曼，“爱因斯坦重新发现犹太教”；施塔赫尔Stachel，“爱因斯坦的犹太身份” Einstein' s Jewish Identity；杰罗姆，《爱因斯坦论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

并非必要而去一个我的眷属饱受迫害的国家旅行，是有违我心愿的。

致拉扎列夫P.P.Lazarev，1914年5月16日。时圣彼得堡的帝国科学院邀请他赴俄看日全食，爱氏答复云云。《全集》，卷八，文件7。

人不知道如何从人事中得到乐趣。我的大部分欢乐来自一个犹太国出现在巴勒斯坦。在我看来，我的同胞们真的比那些可怕的欧洲人更有同情心，至少不那么残忍。

致保罗·埃伦费斯特，1919年3月22日。《全集》，卷九，文件10。

我对于积极发展一个犹太国很有信心，很高兴能有一小块土地，在其上我的兄弟们不被看作异类。

致爱波斯坦Paul Epstein，1919年10月5日。《全集》，卷九，文件122。

人可以既有国际主义思想，又用不着对同胞冷漠。

同上。

我对于巴勒斯坦里新殖民地的事务抱有热烈的同情，特别热衷于将要建立的大学。我愿意为它尽我所能。

致雨果·伯格曼Hugo Bergmann，犹太复国者伦敦总部，1919年11月5日。《全集》，卷九，文件155。

从16日到18日，我必须在巴塞尔，那里要开一个会，商讨在巴勒斯坦建立希伯来大学的事情。我相信，这一事业值得倾心合力去做。

致米歇尔·贝索，1919年12月12日。《全集》，卷九，文件207。

*以我之见，厌恶犹太人，只是因为犹太人跟别人不一样。两个民族不得不打交道的时候，总会存在这种厌恶。这一厌恶只是起因于犹太人的存在，而非源自任何特别的品质。……对你不得不与之分享日常生活的外族人，出现厌恶是必然的。

引自“同化与排犹” Assimilation and Anti—Semitism, 1920年4月3日。《全集》，卷七，文件34。亦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144。

我既非德国公民，亦非有“犹太信仰”。但我是犹太人，而愿意归属于犹太民族，尽管我不把它当作上帝的选民。

致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中心协会 Central Association of German Citizens of the Jewish Faith, 1920年4月3[5]日。据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146，此信反映，爱氏不喜欢该协会的排外策略。刊于《以色列周报》Israelitisches Wochenblatt, 1920年9月24日。《全集》，卷七，文件37，以及卷九，文件368。

*只有当我们有勇气把自己看作一个民族，只有当我们尊重自己，我们才能赢得他人的尊敬。……只要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住在一起，排犹运动就永远会存在。或许要感谢排犹运动，我们才得以作为一个民族生存下来；至少我信这个。

同上。

我虽然感到自己是犹太人，我仍要疏远那些传统的宗教仪式。

致柏林犹太社团 Jewish Community of Berlin, 1920年12月22日。《全集》，卷九，文件238。

*“犹太的”这个词有两个意思：它有关，第一，民族和出身；第二，宗教。我是第一种意思上的犹太人，而不是第二种意思上的。

致柏林犹太社团，1921年1月5日。《全集》，卷十二，文件8。

我决不是急于去美国；我去美国只是为了犹太复国者，他们必须祈求美元以便在耶路撒冷建立教育机构，而我扮作他们的大头领和侏儒。……但我要尽我所能帮助我部落的人们，他们到处都遭到这样不堪的对待。

致索洛万，1921年3月8日。刊于《致索洛万信件集》，页41。《全集》，卷十二，文件85。

*当然，他们不需要我的能力，只是因为我的名字，他们希望，这个名字的光环能成功吸引在金元之国的富有同胞。尽管我强调国际主义，但我仍然认为我有义务尽自己所能，为我受迫害、道义不得伸张的同胞鼓咙一呼。

致弗里茨·哈伯，1921年3月9日。时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来信，请求爱氏陪同该组织部分成员为希伯来大学在美国作筹款之旅，爱氏作答云云。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148。《全集》，卷十二，文件88。

*我坚信，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殖民地地面既小，又不能不靠外界而自力更生，所以不可能谋求强权。

致索洛万，1921年3月16日。《全集》，卷十二，文件100。

从未有什么公共活动像在耶路撒冷建立希伯来大学这样令我高兴。犹太人素有尊重知识的传统，数百年遭受苦难而传统不坠，使我们看到这么多优秀犹太儿女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就异常痛苦。

引自访谈，刊于《纽约日报》，1921年4月3日。见下条，关于布兰代斯大学 Brandeis University 的类似意见。

*你们的领导人魏茨曼博士讲过了；他说出了我们所有人想说的；他说得很好。跟随

他，你们会做好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在纽约举行的欢迎犹太复国者赴美代表团大会上发言的全文，1921年4月12日。转引自《纽约时报》，1921年4月13日。见伊利，《阿尔伯特遭遇美国》，页91。

*[我希望]您不是说，将来我们在耶路撒冷的教授们，教学和研究只限于正统的犹太教法律和理念。……对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做任何这样的限制都将是不可容忍的（或许有一点例外，就是在一个公开挂牌的神学院或神学系里），并将毁坏您自己的宗旨——促进信仰与理性的自由而创造性的结合。

致罗森布鲁姆Solomon Rosenbloom，1921年4月27日，论及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全集》，卷十二，文件127。

*在巴勒斯坦的希伯来大学将成为我犹太民族的新“圣地”。

《芝加哥先驱与审查者报》Chicago Herald and Examiner，1921年5月8日，第2、3部分。亦见伊利，《阿尔伯特遭遇美国》，页156。

*犹太人有科学而没有家园，已然是个悲剧；难道可以想象，在这个悲剧之上，再加上一层悲剧，让犹太人有了家园，而没有科学吗？犹太民族向以自己的学问家为荣，这样的羞辱是他们决不会忍受的。

同上，页158。

*犹太复国主义的确代表了一个新的犹太理想，这一理想能给犹太民族以重生的欢乐。……我很高兴自己接受了魏茨曼的邀请。不过，某些地方表现出过头的犹太民族主义，很有滑向不宽容和心地偏狭；希望这只是一科儿科疾患。

致埃伦费斯特，1921年6月18日，论及爱氏与魏茨曼为希伯来大学所作美国筹款之旅。《全集》，卷十二，文件152。

德国的排犹运动也有后果，而从犹太人的角度看，对这些后果是应该欢迎的。我相信，德国犹太人能继续生存要归功于排犹运动。……没有这一划分，德国犹太人的同化将很快发生且不可阻挡。

引自“我何以成了个犹太复国主义者” How I Became a Zionist，《犹太评论》 Jüdisch Rundschau，1921年6月21日。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151。《全集》，卷七，文件57。

只要我住在瑞士，我就不会感觉到自己是犹太人。……一旦我定居柏林，一切都改变了。……我看到排犹氛围如何妨碍[犹太人]正常学习，看到犹太人如何为生存安全而斗争。

同上。

我并不把保存犹太民族性或任何其他民族性当作目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不是犹太人。我把犹太民族性作为一个事实，而认为每一个犹太人都必须从这一事实引出结果来。我认为最要紧的是加强犹太人的自尊，同时要有利于跟非犹太人自然共存。这就是我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动机。……但我的犹太复国主义不排斥世界主义观点。

同上，页152。

于我，犹太复国主义只是一个针对巴勒斯坦的殖民运动。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正如它在世界各地散居也是个事实一样；而凡有犹太人居住的地

方，必须让犹太人的感情活着……我认为，每一个犹太人对他的犹太同胞都负有责任。

同上，页152—153。

*通过领导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和恢复一个健康正常的经济存在，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着一个富有成果的活动，丰富了整个社会。……这个活动加强了犹太人的尊严和自尊，对于散居犹太人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并]创造了一根强固的纽带，让犹太人有了自我感。我总为许多同胞无尊严地嗜好与他者保持一致而感到厌恶。

同上，页153。

*据我所知，尚未计及于此。但由于希伯来大学将要开课，并由于其创始人有民族主义倾向，实际做起来[希伯来]大学将会成为一所犹太人的教育机构。

人问希伯来大学会不会只对犹太人开放，爱氏答复云云。引自访谈，刊于《前进朝报》Vorwärts (Berlin)，1921年6月30日。亦见上条，致罗森布鲁姆信，1921年4月27日。《全集》，卷十二，附录F。

*我认为，属于某一教派是无关紧要的。但于我犹太人，改宗其他宗教却是象征性的行为，那意味着一个人脱离自己的群体。但可以不属某一宗派而不必背叛自己的民族。我自己就不守那些礼文[konfessionslos]，然仍认为自己是忠诚的犹太人。

致斯达肯斯坦Emil Starckenstein，1921年7月14日。《全集》，卷十二，文件181。

在那里，头脑迟钝的同胞出声祈祷，面朝墙壁，身躯前后摇晃。让人怜悯的景象：一群人拥有过去，当下却无处立足。

游览耶路撒冷“哭墙”有感，1923年2月3日，《旅行日志》所记。爱因斯坦档案，号29—129至29—131。

心说“好”，但头脑说“不”。

引自《旅行日志》，1923年2月13日，当受到邀请，要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任职之际。同上。亦见引于霍夫曼，“爱因斯坦与犹太复国主义” Einstein and Zionism，页241。爱因斯坦档案，号29—129。

向别人理性地描述我们的精神和心智与人平等是无用的，因他人的态度并不通过他们的大脑。相反，我们必须从社会上解放自己，而满足自己的社会诉求。

引自“排犹运动与学术青年” Anti—Semitism and Academic Youth，1923年4月。收入《思想与言论》，页188。爱因斯坦档案，号28—016。

*总的来说，那片土地[巴勒斯坦]并不肥沃。它将成为一个道义中心，但不能够吸纳很大部分犹太人。

致索洛万，1923年5月20日。爱氏常讲巴勒斯坦是个“道义中心”，依他的前瞻，那会是一个供犹太人学习和研究而没有排犹之虑的地方。爱因斯坦档案，号21—189。

*通过唤起对过去光荣与苦难的记忆，通过睁眼看向一个健康有尊严的未来，犹太复国主义能教会他们自我认知，给他们输入勇气。它能恢复道义的力量，让他们得以有尊严地生活和行动。它把灵魂从有害而夸大的谦卑感中解放出来，那种感觉只能让他们意气消沉，无所作为。最后，它提醒他们，他们在共同悲苦中度过的几个世纪赋予了他们团结的使命。

引自“使命” Mission，刊于《犹太评论》Jüdische Rundschau，第14期（1925年2月17日），页129。初刊于《犹太评论》La Revue Juive（日内瓦），1925年1月15日。亦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164—165。据大卫·罗和舒尔曼，在这篇文章里，爱氏设想巴勒斯坦会成为“一个基于国际团结的、有宗旨的世界性社团的典范”。

*我希望，这个道义家园的存在，将成功地给一个不该灭绝的民族注入活力。……因此，我认为可以断言，犹太复国主义看起来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最终却将对全人类都起到重要作用。

同上。

一个竭力向自己的精神里灌注人道主义理想的犹太人，可以宣称自己是犹太复国者而并不自相矛盾。人应该感谢犹太复国主义的是，它是唯一给了犹太人正当自豪感的运动。

同上。

我们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能成就很多事情，自己内部也像往常一样互相争竞。实际上我跟所有这些都有一些关系，因为，你知道，我已经成了个犹太圣人。

致米歇尔·贝索，1925年12月25日。爱因斯坦档案，号7—356。“犹太圣人”这一戏谑提法，也见于致汉斯·阿尔伯特和爱德华的一封信，1923年11月24日。（见前篇“爱因斯坦论自己”。）在1920年5月4日致保罗·埃伦费斯特的信中，他开玩笑说，“圣人的遗骨被要求出席”那个月早些时候在哈雷Halle召开的一个会议。

*过去，我们犹太民族一直由我们的传统纽带结合在一起。这纽带是他们的福分，但

他们也为此付出文化偏狭的代价，这导致他们在精神和世俗两面都受到巨大局限。可以免除这一害处而不致威胁到种族的存续吗？我认为下述这点是可能的：公私生活可遵从传统而行；思想则应该被允许除了人类头脑的限制外，再无其他限制。

原文德文，为一本关于相对论的意第绪语图书撰写的序言，作者沙利特Tuvia Shalit，书名为《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的体系与明可夫斯基的“世界”》Th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Einstein's System and Minkowski's "World"（自费出版于柏林，1927年）。（蒙Eli Maor寄给我德文原文。）

*[巴勒斯坦的]所有犹太儿童都应该学习阿拉伯语。

致雨果·伯格曼，1929年9月27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7—768。

犹太复国主义是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它不追逐强权，而追求尊严与复兴。

同上。

*犹太人是一个由血统和传统，而不仅仅是由宗教结合在一起的群体；世界其他部分对他们的态度就是足够的证明。十五年前来德国时，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是个犹太人，而这与其说归功于犹太人，不如说归功于非犹太人。

致著名心理学家和魏玛时期自由派政治家威利·海尔帕西Willy Hellpach，1929年10月8日。亦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170。爱因斯坦档案，号46—656。

假如我们不是非得生活在不宽容、心地偏狭和凶暴的人群中，我会第一个放弃所有民族主义而赞成普遍人性。

同上。

我是个决定论者。所以我不相信自由意志。犹太人相信自由意志。他们认为，人塑造自己的生活。哲学上我拒绝那条教义。在这方面我不是个犹太人。

引自菲尔爱克的访谈，刊于《星期六晚邮报》，1929年10月26日，题“爱因斯坦论人生意义”；收入菲尔爱克，《伟人一瞥》，页441。

假如我们不能找到与阿拉伯人真诚合作和真心订立协议的途径，那么，我们从两千年的苦难中绝没有学到任何东西，那就该当承受自己的命运。

致哈伊姆·魏茨曼，1929年11月25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3—411。

*人，像我这样，坚信未来的人性必须建立于所有国族亲密一家之上、坚信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必须克服的人，能够看到，只有两个民族和平合作，在这个国度里自由自在，巴勒斯坦才有未来。因此，我应该期待，伟大的阿拉伯人民将会更真诚欣赏犹太民族在古老犹太国旧址重建自己民族家园的需要。

致巴勒斯坦阿拉伯文报纸Falastin的信，1929年12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6—148。

犹太人的整个历史证明，智慧是最好的武器。……我们犹太人有义务将我们数千年的苦痛经验提供给全世界，并忠于我们先人的伦理传统，联合所有文化界和宗教界最高尚的分子，为和平而战斗。

转引自弗兰克，《爱因斯坦：生平与时代》，页156。弗兰克将此段文字归于爱氏1929年在柏林的一次“犹太人会议”上的讲话，但在档案中没有找到。

犹太教是.....将日常生活升华的一种方式。.....它不强求教中成员作通俗意义上的敬拜。因此，我们的宗教观与科学世界观从来没有过冲突。

引自“关于科学与上帝的对话” Science and God : A Dialogue , 《世纪论坛》 , 第83期 (1930年6月) , 页373。

*植根于犹太民族传统里的，是对正义和理性的热爱；现在和将来，这种热爱必须为所有国族的利益起到作用。

引自“犹太社团”，那是在萨伏伊酒店the Savoy Hotel一次集会上所作的演讲，与会者有萧伯纳，威尔士H.G.Wells，和罗斯柴尔德勋爵Lord Rothschild，1930年10月29日。见《思想与言论》，页174。爱因斯坦档案，号29—033。

*借助于现代建筑方法，巴勒斯坦能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提供宽敞的空间，他们可以在一个共同的国家里和平和谐地并肩相处。我相信，去年的周折，将会加强我们的责任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必须通过耐心持续的努力，去改善同阿拉伯人民的关系，让他们相信犹太复国主义为他们带来的好处。

引自爱氏赴美国不久前在柏林对《犹太评论》Jüdische Rundschau所作讲话，刊于《纽约时报》，1930年12月3日，题“加倍努力” Redoubling Efforts。亦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186。

*全世界犹太人的团结绝不是，且永不会是政治上的联合。只有从此出发，犹太民族才能保持它的创造力；只有在此之上，它才能主张自己的存在基础。

引自1930年12月13日的广播讲话，题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使命” The Jewish Mission in Palestine。节目组织者是美国学生犹太复国者同盟the American

Student Zionist Federation，该组织同意爱氏所倡导的文化的和社会主义的建国主张。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187。爱因斯坦档案，号28—121。

犹太复国主义不是教条；犹太人的上帝只是对迷信的否定，是根除迷信后的想象性结果。它也是将道德律条建立在恐惧之上的一种尝试，一种令人遗憾与羞愧的尝试。然而，在我看来，犹太民族强烈的道德传统，经已在很大程度上甩掉了这一恐惧。同样明白的是，“服务于上帝”经已等同于“服务于生者”。犹太民族的最优秀者，特别是各位先知和耶稣，为此作了孜孜不倦的斗争。

引自“有没有一个犹太观点？”，刊于《言论报》Opinion，1932年9月26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8—197。

在我看来，犹太教似乎只关乎生活中的道德态度和道德观。……在我看来，这一观念的本质，在于对所有造物的生命皆持积极态度。

同上，页185。从这一陈述和类似陈述看来，爱氏否认犹太教中种族方面或其他生物学方面的任何制约；他宁把犹太教首先看作是对于生活的态度。关于爱氏犹太教理念中拒绝种族色彩的讨论，详见施塔赫尔Stachel，“爱因斯坦的犹太人身份”。

我认为，在巴勒斯坦建立工会……是必要的。因为，工人阶级不但是建设事业的灵魂本身，也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唯一真正有效的纽带。

致林德海姆Irma Lindheim，犹太妇女组织Hadassah的领导人，1933年2月2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0—990。

犹太人像一种不可压缩的惰性气体，只有附着于一个固体时才能呈现实体形式。这

也适用于我。然而，我们的行动能力和存续能力，或许正在于这一化学惰性。

致保罗·埃伦费斯特，1933年6月。爱因斯坦档案，号10—260。

为知识而追求知识，近乎狂热地挚爱正义，对人身独立的渴望——是犹太传统的这些特征使得我感谢我的幸运之星：我属于她。

引自“犹太理想” Jewish Ideals，1933年8月为法文期刊《犹太人证言》

VU/Temoignages : Les Juifs所作；收入《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页89，以及《思想与言论》，页185。

*在这德国犹太人特别遭受迫害的日子里，是时候提醒西方世界了：它受惠于犹太民族的有（1）它的宗教，因而它的至为宝贵的道德理想；（2）在很大程度上，希腊思想世界的复活。

1933年为法文期刊《犹太人笔记》Cahiers Juifs所作；收入《我看世界》The World as I See It，题“一则序言”；收入《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题“德国和犹太人” Deutsche und Juden。爱因斯坦档案，号28—242。

*今天，德国的犹太人想到自己通过努力而为人类生产的和成就的一切，就感到无上的安慰，即使在现代也还是做得不坏。不管多么残暴的压迫，不管多么阴险的中伤，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道德品质都有目共睹。

同上。

*我们都知道，犹太民族经受两千年艰难困苦而至今不绝，是因为它将热爱精神生活和道德准则看作自己的最高财产。

引自接受叶史瓦学院Yeshiva College荣誉学位时的发言，1934年10月8日。转引自叶史瓦大学新闻Yeshiva University News（在线），2005年10月31日。

*巴勒斯坦将成为所有犹太人的文化中心，受迫害最严重的人们的避难所，我们最优秀的分子的行动场所，是人民团结的理想，是全世界犹太人获得内在健康的手段。

为以色列建国基金会Keren Hajessod所作呼吁，见《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1934年），页102；亦见《思想与言论》，页184。

世上没有德国犹太人，没有俄国犹太人，没有美国犹太人。他们的唯一区别是他们的日常语言。实际上只有犹太人。

在德国—犹太人俱乐部普珥节晚宴Purim dinner上所作演讲，1935年3月24日，纽约。稍后刊于《纽约先驱论坛报》。曾有读者对这一陈述提出质疑，要爱氏解释所云何意。爱氏的答复部分见下条。

从历史家的眼光看，他们的苦难历史教导我们，身为犹太人这一事实，其意义比属于某政治实体还要重些。比如说，假如德国的犹太人被逐出德国，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会改变自己所讲的语言和政治归属，但他们依然是犹太人。……我看个中原由，与其说在于种族特征，不如说在于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传统，这传统决不限于宗教方面。

致多纳休Gerald Donahue，1935年4月3日。然而要注意，爱氏自己在被逐出德国后仍讲德语。爱因斯坦档案，号49—502。

比之用暴力威胁其生存的诸多外部敌人，物质主义的浅薄对犹太人的存续威胁更大的多。

引自为庆祝晚宴a testimonial dinner所作答谢词，1936年6月7日。转引自《纽约时报》，1936年6月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8—357。

*我宁愿看到跟阿拉伯人达成和平共处的合理协议，而不愿看到一个犹太国的创生。撇开现实考虑不论，我对于犹太教本质的认识也拒斥新建一个犹太国，有国界，有军队，有一定程度的世俗权力，不管这种权力多么谦卑。我怕犹太教要受内伤，尤其是来自我们队伍内部滋生狭隘民族主义的损伤；还没等建立犹太国，我们就已经得跟这种狭隘民族主义作顽强斗争了。我们已经不是马加比时期的犹太人了。

引自对巴勒斯坦全国劳工委员会的讲话，题为“我们亏欠于犹太复国主义的” Our Debt to Zionism，1938年4月17日，于纽约。全文刊于《新巴勒斯坦》New Palestine，卷二八，第16期（1938年4月29日），页2—4。亦见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300—302。爱因斯坦档案，号28—427。

犹太教大大受惠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复兴了犹太人的社团感。它在巴勒斯坦.....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全世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犹太人为此都出了力。.....特别是，它有可能引导很大一部分青年走向快乐而创造性工作的人生。

同上，页300。

说到底，作一个犹太人，首先意味着认识并在实践中遵行圣经所定下的基本仁爱原则——没有这些基本原则，健康幸福的社团就不能够存在。

同上。

犹太人作为群体或许软弱无力，但它的许多个体成员成就的总和，却是处处可观而有效的，尽管有些成就是在面对许多障碍的情况下作出的。

引自“为什么他们仇恨犹太人？” Why Do They Hate the Jews? 《科利尔氏杂志》，1938年11月26日。收入《思想与言论》，页197。

[纳粹党]把犹太人看作不可同化的成分，不能驱使他们无批判地接受……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威，因犹太人坚持对民众进行普遍启蒙。

同上。

那些放弃自己信仰（从形式上讲）的犹太人，其地位就像蜗牛放弃了壳。他仍然是个犹太人。

同上。

数千年来将犹太人维系在一起而至今不坠的纽带，首先是社会正义的民主理想，加上所有人相助相容的理想。……犹太传统的第二个特征，是高度重视一切形式的心智热望和精神追求。

同上。

*过去我们受迫害，尽管我们是拥有圣经的民族；而今天我们受迫害，则恰恰因为我们是拥有圣经的民族。

引自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犹太人联合诉求组织the United Jewish Appeal所作的广播讲话，1939年3月21日。亦见杰罗姆，《爱因斯坦论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页141。爱因斯坦档案，号28—475。

数千年来使犹太民族得以存续的抵抗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互相帮助的传统。在这些苦难的年月里，我们时刻准备互相帮助的意愿正经受特别严峻的考验。愿我

们像先人那样经受住考验。我们没有其他自卫手段，唯有的是我们的团结和一种认识——认识到我们为之受苦受难的事业是一个重大而神圣的事业。

致阿尔弗雷德·黑尔曼Alfred Hellman，1939年6月1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3—391。

*我很不喜欢民族主义，哪怕是犹太民族主义。但我们自己的民族团结是由一个抱有敌意的世界强加给我们的，而不是我们对世界的咄咄逼人带来的。

致杰罗姆·弗兰克法官，1945年11月19日。见杰罗姆，《爱因斯坦论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页157。爱因斯坦档案，号35—071。

*我们犹太人是一个“与世分离的民族”，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不是我们愿意把自己从他人分开，而是我们被当作与世分离的民族来对待和迫害。

同上。

*犹太民族不仅通过一个共同的宗教团结在一起，也由于共同的危险和共同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团结在一起。

致拉比路易·沃尔西Rabbi Louis Wolsey，1945年11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5—075。

*在比罗比詹安置三万名犹太战争孤儿并确保他们……拥有令人满意和幸福的未来，这一事业乃是对于俄国对我犹太民族仁爱态度的新的证明。

引自一则关于俄国犹太人比罗比詹自治区Birobidjan的声明，1945年12月10日。

见引于杰罗姆，《爱因斯坦论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页158。爱因斯坦档案，号

*我从未赞成建立一个国家。[建立犹太]国家的想法不是出自我的本意。我不理解为什么需要它。它跟许多困难和心地偏狭有关系。我认为那是个坏东西。

为评估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可行性及其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影响，在华盛顿成立了盎格鲁—美国人质询委员会；委员会向爱氏提出一个问题，爱氏于1946年1月11日作答云云。爱氏赞成由数国组成一托管机构来管理巴勒斯坦；托管机构由联合国而非一个政治国家出头组建。爱氏的大部分证词收入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340—344。据罗和舒尔曼，爱氏接受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理由是“英国未能达成可行的政治解决、俾阿拉伯人和犹太人能够和平共处，于是不可避免的要产生这一后果。”（页38）会议记录全文见杰罗姆，《爱因斯坦论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页161—175。

*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之间的困难是人为制造的，制造者就是英国人。

同上。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340。

*假使我们有力量，事情会更加糟糕。我们在经历了无与伦比的苦难学校之后，还在模仿那愚蠢的民族主义和异教徒那些种族胡说呢。

同上，页346。

犹太复国主义并没给德国犹太人多大的保护，使他们免遭灭绝。但它的确给了幸存者以内心的坚强，让他们得以有尊严地熬过了大灾难而没有失掉健康的自尊。

致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阿德勒Charles Adler，可能写于1946年1月。转引自霍夫曼，《爱因斯坦其人》，页64。爱因斯坦档案，号56—435。

*没有翅膀的动物很小心，除非必要，是不肯离开自己的栖息地的。同样道理，已经确立地位的群体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一定要找到最好的生存环境。

致米萨姆，1946年4月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8—352。

在现有条件下，我们的年轻科学才俊常常不能从事学术职业，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还像过去一样在这一领域无所作为的话，我们最引以为骄傲的传统——对于创造性工作的珍视——将面临慢性消亡。

致利连索尔David Lilienthal，1946年7月，谈及他赞同建立布兰代斯大学以服务于犹太学生。不到一年，他又补充说，大学不应该“因性别，肤色，教派，民族出身或政治观点而存在歧视”。1953年，他因1947年跟大学创始人曾有些过节而拒绝从那一机构接受名誉学位。爱因斯坦档案，号40—398，40—432。亦见施韦伯 S.S.Schweber，“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布兰代斯大学的创立” Albert Einstein and the Founding of Brandeis University，未刊手稿。

*在煽动者和从前的吹牛大王的影响下，我们在巴勒斯坦倡导了不负责任和不公正的利益追求。……我们效仿了异教徒的白痴般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致米萨姆，1947年1月22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8—361。

德国迫害下幸存受害者的悲惨境况，证明着人类道德良知削弱到了什么程度。今天的会议表明，不是所有人都准备默默地接受恐怖。

引自写给纽约河滨路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揭幕式的致辞，1947年10月19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8—777。

*我也觉得，近几年来，在我们与阿拉伯人之间达成协议、导向一个两国制的解决是

不再可能了。在过去，主要是1918年以来，我们忽视了阿拉伯人，一再把他们托付给英国人。无论出于民事的、政治的还是军事的理由，我都从不认为一个[犹太的]国家是可取的。可现在，事情不可挽回，[现存局面]必须争论。

致汉斯·米萨姆和米娜·米萨姆，1948年9月2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8—380。

这个新国家的领导人所表现的智慧和自我节制使我相信，同阿拉伯人民的关系将在富有成果的合作和相互尊重、信任的基础上逐渐建立。因为这是两个民族能够从外部世界得到真正独立的唯一手段。

引自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时对希伯来大学的致辞，1949年3月15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8—854，37—296。

这所大学今天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是一个自由学习、自由教学、愉快进行学院式工作的家园。它在那儿，在我们的人民从艰难困苦中解放出来的土地上存在着；它在那儿，作为一个繁荣活泼社团的精神中心而存在，这个社团的成就终于获得了他们当之无愧的承认。

同上。

1921年，犹太复国主义致力于建立一个民族家园，而不是建立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然而，后一个目标实现了，原因不是突发事件而是现实的需要。事后讨论这一发展似乎就学究气了。以通常描述为“正统”的态度而言，我从没对它抱有过很多“同情”。我也不认为它现在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或者将来可能会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

答复采访者阿尔弗雷德·维纳Alfred Werner的问题：为什么他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建立世俗国家以色列。刊于《自由犹太人》，第16期（1949年4—5月），页4—12。

我得非常小心，别为了不负这一盛誉而做出什么蠢事或写出什么蠢书来。我为这一荣誉而骄傲，不为自己，而为我是个犹太人。一座基督教教堂能称扬一个犹太人科学家，这真的标志着进步。

谈及纽约市河畔教堂Riverside Church入口上方雕塑里自己的形象，雕塑也包括人类历史上其他的不朽领袖。同上。河畔教堂是仿照十三世纪法国沙特尔大教堂修建的，1930年建成，不分宗派，共同使用。

巴勒斯坦犹太人并没有为政治独立本身而斗争；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实现许多国家犹太人的自由迁徙，在那些国家他们的存在本身面临威胁；还有所有向往在自己人当中生活的人们的自由迁徙。毫不夸大地说，他们是为了让历史上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奉献成为可能而斗争。

引自在全国广播公司NBC为犹太人诉求联合会United Jewish Appeal一次集会所作讲话，大西洋城，1949年11月27日。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353。爱因斯坦档案，号28—862。

*我们没有实现一个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平等、自由、和平地一起生活其中而不分开的巴勒斯坦，这不是我们的错，不是我们邻人的错，更多是托管国的错。如果一个国家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像英国托管机构对巴勒斯坦那样，她难免会采用那种臭名昭著的手段，“分而治之”。

同上。

维持文化生活是犹太民族的头等大事。没有研求学问的持续活动，今天就不可能作为一个民族而存在。

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之际所作陈述。转引自《纽约时报》，1950年5月11日。

犹太人是一个有共同历史的人群，除了宗教传统外，还有其他一些传统。他们由于一些共同利益团结在一起，这些利益是由外部世界通过称为偏见的那种极其敌对的态度制造出来并维持着的。

致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迈耶斯Alan E. Mayers，1950年10月20日。（承迈耶斯先生惠寄此信。）爱因斯坦档案，号83—831。

*以色列国有此提议，我深为感动。……我一生都在跟客观事物打交道，而跟人打交道，处理公务，我既乏天资，又没经验，怕不能应对妥当。就凭这些原因，我也不能够履行那一高级职位的职责。……自从我完全知晓了我们在世界各国中面临的危险处境之后，我同犹太民族的关系就已经成为我最为强固的人际纽带。

1952年11月18日致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阿巴·埃班Abba Eban，辞谢出任以色列总统之请。爱因斯坦档案，号28—943。

*我还想到，如果政府或国会要作出什么决定，让我的良心发生冲突，那就会生发困难的境况；因为，“一个人无力影响大局”这样的想法，并不能减轻道义的责任。我还坚信，假如我答应了这个光荣而颇具诱惑力的职责要求，我就会有损于这一事业。

致《知识晚报》Maariv编者卡尔巴赫Azriel Carlebach的信，他曾恳求爱氏重新

考虑总统职位之议，1952年11月2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1—093。

这个年轻的国家要想实现真正的独立并保持之，它就得产生一批自己的知识分子和专家。

引自1953年5月11日为希伯来大学朋友会Friends of Hebrew University的晚宴录制的讲话。转引自《纽约时报》，1953年5月25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8—987。

以色列人本应该选择英语而不是希伯来语作自己的语言。那样会好得多，但他们当时太过狂热。

转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4年1月2日。

*对我来说，犹太教跟所有宗教一样，体现了极其幼稚的迷信。而犹太民族——我愿意归属于他们；他们的思维方式我也亲密分享——有一些品质，在我看跟其他民族并无不同。据我的经验，他们不比其他[种族]群体好些，只有一点：他们由于自己没有力量，所以没有感染到一些最糟糕的病症。其他方面，我一点也觉不出他们是“选上的”。

引自致哲学家古特金Eric Gutkind的信，1954年1月3日。详见“论宗教”篇。

2008年5月15日，在伦敦布鲁姆伯利Bloomsbury拍卖会上，这封半页纸的手写书信拍出了170 000英镑（404 000美元）的高价，创下爱氏书信单封拍卖的记录，超过估价25倍。事见《纽约时报》，2008年5月17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3—337。

那些德国犹太人真是可怕，居然回德国去了。就连马丁·布伯Martin Buber也允许自己为获歌德奖[1951年]而被人庆祝。这些人如此矫情。我是对所有人敬谢不敏，并朝他们的屁股再踢上一脚。

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4年2月12日。2月日，《纽约时报》（第5版）报道说，“鉴于希特勒德国犯下的罪行，爱因斯坦不会参加德国公共生活的任何活动。”

以色列是地球上犹太人有可能依照他们的传统理想塑造自己公共生活的唯一场所。

引自在希伯来大学美国朋友会American Friends of the Hebrew University筹备会上的讲话，普林斯顿，1954年9月19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8—1054。

我们[以色列]政策的最重要方面，必须是我们永远在场的、明确的愿望——制度化地确保生活在我们当中的阿拉伯公民的完全平等。……我们对阿拉伯民族所取的态度将对我民族的道德标准提出真正的考验。

致卢里Zvi Lurie，1955年1月4日所写，三个月后，爱氏歿。爱因斯坦档案，号60—388。

假如我做总统，我就得时不时对以色列人民说出一些他们不愿听的话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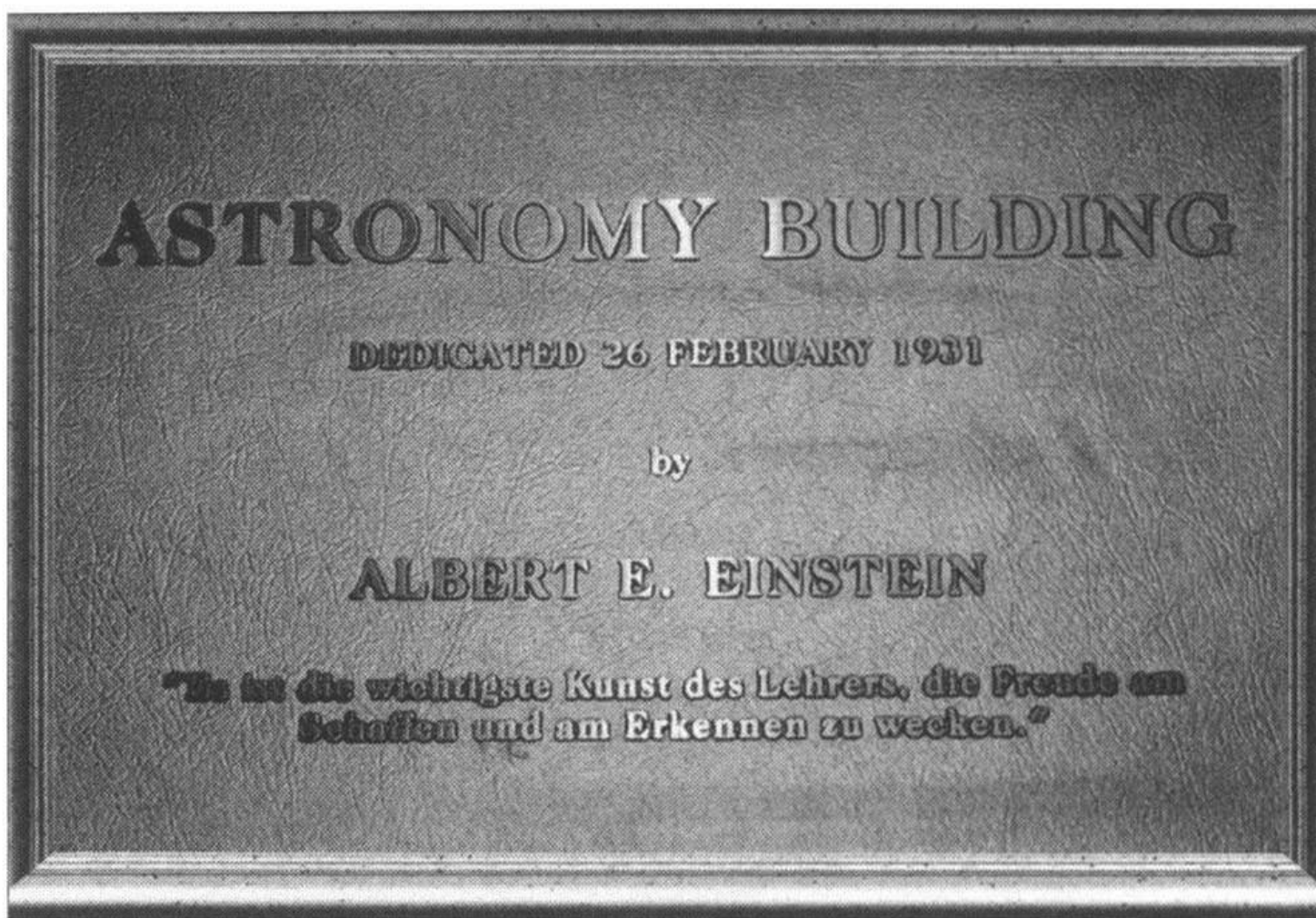
致玛戈·爱因斯坦，论及他决定不做以色列总统一事。转引自塞延，《爱因斯坦在美国》，页247。

*我反对民族主义而赞成犹太复国主义。……一个人长有两臂而总说我有右臂，那他是沙文主义者。然而失去右臂，他就会尽力去作出补偿。因此，作为一个人，我反对民族主义，但作为一个犹太人，我支持……犹太复国者的犹太民族努力。

转引自布鲁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经历犹太人问题：四分之一世纪的德国犹太复国主义》Erlebte Juden—frage.Ein Vierteljahrhundert deutscher Zionismus（Stuttgart：Deutsche Verlags—Anstalt），页127—128。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电子书下载！！！！

论教育、学生和学术自由



帕萨迪纳城市学院天文楼（1931年2月26日捐赠）内铜匾。注意，名字中间的字母E是错误，因爱氏没有中间名字。铭文德文，意为：“教师的最高艺术，是唤起学生创造性表达之乐和求知之乐。”（本书作者摄影。）

一个组织自身不能产生心智活动，而只能支持已经存在的东西。

致鲁道夫·林德曼，1919年10月7日，论及筹建学生会以取代学生联谊会及其“野蛮传统”。《全集》，卷九，文件125。

学生的择业倾向不可忽视，尤其当这种倾向种因于早年，起兴于天禀，借镜于家族中之榜样，还有其他种种情况之影响呢。

1920年。转引自莫什科夫斯基Moszkowski，《和爱因斯坦的谈话》，页65。

教师提问，多是要发现学生不知道什么：那是在浪费时间；真正的提问艺术，是发现他们已经知道或能够知道什么。

同上。

*我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年轻教师跟学生亲近友好，这是德国学术机构里难得甚至不可能见到的。

引自在纽约城市大学的讲话，1921年4月21日。转引自《校园报》The Campus（纽约城大），1921年4月26日，1版2版。亦见伊利，《阿尔伯特遭遇美国》，页114。

*学习，为探索真和美而努力，能让我们终生保持童心。

为艾德里安娜·恩里克斯Adriana Enriques所作赠言，约1921年10月22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6—588。

在物理学[的教育]方面，最初的课程只应该包括实验性和看起来有趣的内容。

引自“爱因斯坦论教育”Einstein on Education，载《国民与图书馆》Nation and Athenaeum，1921年12月3日。不知名作者引自莫什科夫斯基，“和爱因斯坦的谈话”，页69。

学习事实不很重要。为这个不用上大学。那些东西可以从书本里学到。文理学院教育的价值，不在于学到多少事实，而在于训练头脑，使之能思考书本里没有的东西。

写于1921年，论及爱迪生的“大学教育无用论”。转引自弗兰克，《爱因斯坦：生平与时代》，页185。

教师的最高艺术，是唤起学生创造性表达的快乐和求知的快乐。

帕萨迪纳城市学院天文楼一块匾上箴言的翻译。原文德文为：“Es ist die wichtigste Kunst des Lehrers, die Freude am Schaffen und am Erkennen zu wecken.” 1931年2月26日，爱因斯坦为该楼和天文台剪彩，发表简短讲话，并题写上述题词，后刻在天文台内一块小铜匾上。剪彩仪式安排周到，帕萨迪纳市大多数小学生参加了仪式。见《帕萨迪纳之星报》Pasadena Star News，1931年2月26日。（上述记载和文章复印件蒙普林斯顿城市学院的丹·哈雷 Dan Haley，雪莱·欧文 Shelley Erwin 和缅因·哈科普岩 Mane Hakopyan 提供。）这些话是否为爱氏原创尚不清楚，因普林斯顿城市学院图书馆研究馆员丹·哈雷发现类似表述，作者是法朗士，语见所著《伯纳尔的罪行》The Crime of Sylvestre Bonnard，第二部，第四章：“教学的艺术，不外乎唤起幼小心灵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并从而满足之。”据查此语写于1881年。数百年来，其他人无疑有过类似意思，恐亦非法朗士原创。这个句子也用作《我的世界观》（1934年版，页25）一书的警句，该书收有爱因斯坦献词全文；这里同样不清楚，这些话究竟是爱氏原创，抑或是借用出处不明的他人语录，但我感觉这是爱氏自己的话。亦见下条，三年后所写。

*教师能传授给孩子的最宝贵的东西，不是知识和领悟本身，而是对知识和领悟的向

往，以及对于心智价值的欣赏，无论它们是艺术上，科学上，还是道德上的价值。

此条跟上条意思相似，却是1934年为全国初级科学教育监督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Supervisors of Elementary Science写的。爱因斯坦档案，号28—277。

*学术席位何其多，而智慧、高尚的教师何其少；报告厅何其多、何其大，而真心渴望真理与正义的年轻人何其少。天工造物何其多，而精品又何其少。

引自“论学术自由” On Academic Freedom, 1931年4月8日。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64。爱因斯坦档案，号28—151。

*今天还有人力促社会进步，力促思想宽容与自由，力促扩大政治团结。……但我们大学里学生和老师，已经全然不再担当人民的希望和理想了。

同上。

每一脑力劳动领域都存在的专业分工扩大了脑力劳动者和非专业劳动者之间的鸿沟，这样一来，要艺术和科学去滋养和丰富国民的生活就更难了。

引自“致索尔夫博士的贺信” Congratulations to Dr.Solf, 1932年10月25日。收入《我看世界》The World as I See It, 页20。

*即便在现代社会，也确有某些职业，要求与世隔绝地生活，而不用怎么劳力劳心。我不禁想到看守灯塔或灯船。有没有可能，把愿意思考科学问题、尤其是数学问题或哲学问题的年轻人派去做这些工作呢？极少有有志青年在最出成果的人生阶段，得到这种机会，在任意长短时间内专注于科学问题而不受干扰。

引自在皇家阿尔伯特馆the Royal Albert Hall的讲话，题为“科学与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1933年10月3日。发表于1934年，题为“欧洲的危险，欧洲的希望” Europe' s Danger—Europe' s Hope。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80。爱因斯坦档案，号28—253。

决不要把课业看作责任，而要看作是令人羡慕的机会，它能让你领悟心智放飞之美——你将为你个人的快乐，也为你将来的事业所归属的人类团体的福利而从事心智活动。

引自致普林斯顿大学新生刊物《丁克帽》The Dink的赠言，1933年12月。爱因斯坦档案，号28—257。

在讲授地理和历史的时候，应培养对于世界各民族特色的同情共感的理解，特别是对于我们习惯上称为“原始”民族的理解。

引自“教育与世界和平” Education and World Peace，致进步教育协会大会的贺词，1934年11月23日。刊于《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卷九（1934年），页440；收入《思想与言论》，页58。

在学校里，历史课应被用来诠释文明的进步，而不应被用来灌输帝国强权和崇尚武功等观念。

同上。

由无知而自私的教师造成的羞辱和精神压迫对年轻人心灵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这常给人成年后的生活造成有害影响。

引自“悼念保罗·埃伦费斯特”。收入《我的晚年》（1934年），页214—217。爱

因斯坦档案，号5—136。

对我来说，最坏的事，恐怕是一个学校主要靠恐惧、暴力和人为权威来运作。这种做法能毁掉年轻学生健康的情感、真诚和自信。

引自在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年纪念会上的讲话，1936年10月15日，于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刊于《学校与社会》，卷四十四（1936年），页589—592。收入《思想与言论》，页62，题为“论教育”。爱因斯坦档案，号29—080。

[教育的]宗旨，必须是训练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而他又把服务于群体当作自己最高的人生成就。

同上，页60。

学校应当永远抱有这样的宗旨：年轻人走出校门时宁是个性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门家。

同上，页64。下面一条，写于十六年后，揭示不然的话，会发生什么。

不然，他——有了专门知识——就更像一只训练良好的狗，而不是和谐发展的人。

引自本杰明·范恩的访谈录，刊于《纽约时报》，1952年10月5日。收入《思想与言论》，页66，题为“独立思想教育”。爱因斯坦档案，号60—723。

教学自由和通过书报发表言论的自由，乃是任何国民健康自然发展的基础。

引自为一次大学教师集会所作的发言稿，1936年。会没开成。刊于《我的晚年》，题为“在一次争取言论自由的集会上” At a Gathering for Freedom of Opinion，页183—184，爱因斯坦档案，号28—333。

真正的困难，困扰了古往今来所有圣人的困难，是这个：怎样才能让我们的教育之力及于人的情感生活，从而使它的影响经得住个人天性里的心理压力？

引自在斯沃斯摩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的讲话，1938年6月6日。刊于《我的晚年》，题“道德与情感”Morals and Emotions。爱因斯坦档案，号29—083。

*只有对邻人的谅解，自己行事的正义和帮助同类的愿望，才能使社会得永续，个人得安全。这些乃是教育的要件，管什么智力、发明或机构都无法取代。

引自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为犹太人联合诉求会所作广播讲话，1939年3月21日。亦见杰罗姆，《爱因斯坦论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页141。爱因斯坦档案，号28—475。

生活的学校是混沌无计划的，而学校体制却依照确定的计划运行。……这就说明了……为什么教育乃是如此重要的政治工具：永远存在为相互竞争的政治集团所利用的危险。

引自对大西洋城新泽西教育联合会的致辞，1939年11月10日。收入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389。爱因斯坦档案，号70—486。

*如果以为观察与探索之乐可以由强制和责任心来促进，那将是严重的错误。……我相信，靠鞭子强迫野兽进食，吃饱了也不许停止……就连健康的猛兽也会丧失贪吃的习性。

1946年为“自述”所作。“自述”，页17—19。

我认为，残毒个人是资本主义最大的恶，我们整个教育体制都为其所害。学生被灌输了过度的竞争态度，被训练去崇拜物质上的成功，以此为未来职业做准备。

引自“为什么要社会主义？”《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1949年5月。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45。

*个人的教育,除提升他固有的能力外,应着意发展他对同类的责任心,用以取代当今社会对权力和成功的崇拜。

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教育。同上,页445—446。

假如现代教学方法还没有完全滞塞探奇好问之心,那简直就是奇迹;因这株幼苗,除了一点刺激,需要的主要就是自由了。没有自由,它注定要成为朽败的残渣。

同上,页17。

教学应该是这样:给予的要让人感觉那是宝贵的礼物而不是艰难的责任。

引自本杰明·范恩的访谈录,刊《纽约时报》,1952年10月5日。收入《思想与言论》,题为“独立思想教育”,页66。爱因斯坦档案,号60—723。

我从来没有过教导少年的机会。遗憾。实际上我宁可教中学。

转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3年10月17日。

据我理解,学术自由就是寻求真理的权利,发表和讲授自认为真理的权利。这一权利也意味着一项义务:他不能隐瞒他认为真的任何部分。很明显,对学术自由的任何限制,都会妨碍知识在人民中的传播,从而妨碍理性的判断和行动。

引自写给公民自由应急委员会会议的声明,1954年3月13日。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551。影印件见卡恩Cahn,《爱因斯坦》,页97。爱因斯坦档案,号28—1025。

我反对考试。考试只会妨碍学习的兴趣。对学生[整个大学期间]考试不应该超过两次。我愿意主持研讨班，如果年轻人有兴趣，愿意听，我就发给他毕业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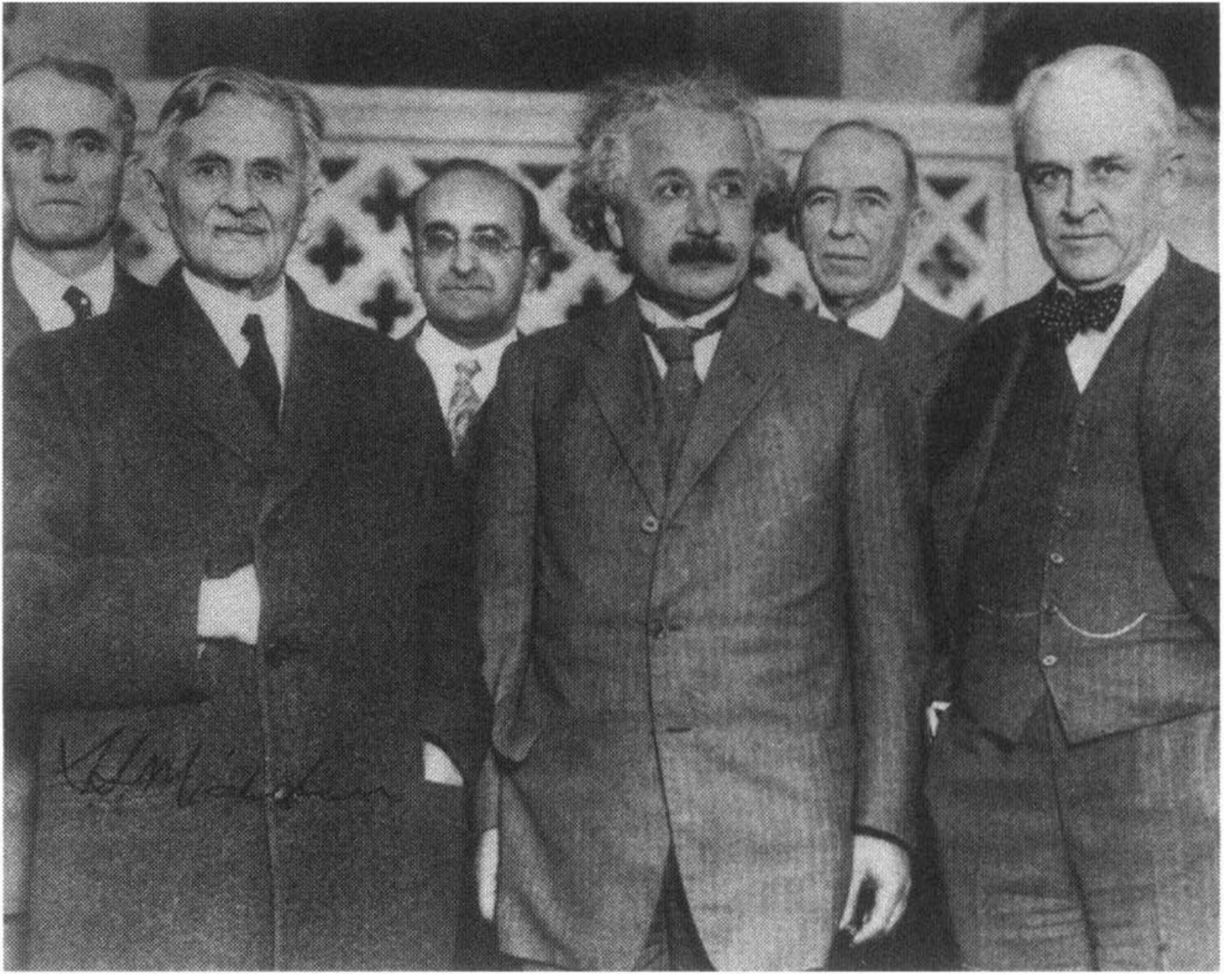
转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5年1月20日。

你得记着，一个尽职的教师，是来自过去的可贵信使，也能陪护你走向未来。

回复一个抱怨老师的学生。转引自理查兹，《我所知道的爱因斯坦》，后记。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论科学、科学家、数学和技术



左为Albert A. Michelson，右为Robert Millikan，帕萨迪纳，1931年（蒙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档案馆惠允刊用。）

爱氏主要以相对论而驰名。在最初的论文里，他称自己的理论为“相对性原理” the relativity principle。1906年，马克斯·普朗克首用相对论theory of relativity一语来描述电子运动的洛伦兹—爱因斯坦方程，1907年，保罗·埃伦菲斯特在一篇文章中沿用普朗克的新提法，而爱氏在回应埃伦菲斯特时终予采纳。然而，随后几年，爱氏在自己写文章时仍以“相对性原理”为标题，因他认为“原理”还不是理论，而是构建理论时头脑里要念念不忘的某种东西。1915年，爱氏开

始称自己1905年的时空理论为“狭义理论” special theory，以区别于后来关于引力的新理论，“广义理论” general theory。见Stachel等所著《爱因斯坦奇迹年》Einstein' s Miraculous Year，页101—102；以及弗尔辛F lsing，《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页208—210。

类似的例子，以及未能检测到地球相对于“光介质”的运动，导致这样一种猜想：绝对静止这一概念，不仅在力学中，而且在电动力学中都与现象的任何特性不相符合；倒是应当认为，在力学方程成立的一切坐标系中，电动力学定律和光学定律也同样成立，正如对一阶微量已经证明的那样。

这句话提出了爱氏想在其狭义相对论中发展的基本思想。见“论动体的电动力学” 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物理年鉴》Annalen der Physik，卷十九，1905年。《全集》，卷二，文件23。

$$E=mc^2$$

质量和能量等效性的表述：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这一表述开辟了原子时代，虽然爱氏当时没有预先提到或预见到这一点。原始的表述是：“如果一个物体以辐射的形式发射出能量L，则它的质量减少L/V²。”（原文见“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有关吗？” Ist die Trägheit eines Körpers von seinem Energieinhalt abhängig，《物理年鉴》Annalen der Physik，卷一十八[1905年]，页639—641。英译文见施塔赫尔等，《爱因斯坦奇迹年》Einstein' s Miraculous Year，页161。注意：爱因斯坦用L表示能量，至少直到1912年。是年，在他的“论狭义相对论手稿” Manuscript on th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见《全集》，卷四，文件1）中，他在手写稿方程28和28' 中删去了L，而代之以E。（见沙弗拉基金会的乔治·布拉齐勒与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博物馆

[1996年]出版的手稿复制版，页119和121；以及《全集》，卷四，文件1，58-59)。

从狭义相对论推导出的这个方程，在核能的研究和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质量能转化成大量的能量（即，一个粒子从原子核里释放出来时将转化为能量），证明了自然界中的一种基本关系。该理论也引入了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新定义。然而，支持该理论的直接实验证据却要等到25年之后，其时在核反应的研究中确证了质量向能量的转化；支持时间膨胀的实验证据直到1938年才得到直接证明。

（注：以下六条语录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应该排在这里的。我把它们放在这里，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导致爱因斯坦1905年狭义相对论的那些思想。）

一个人跟在光线后面跑会怎么样？……一个人骑在光束上会怎么样？……如果一个人跑得足够快，是否终于会干脆停止不动？……“光速”是什么？如果它与某个东西有关系，那么这个值相对于另一个本身在运动的东西就不成立。

据1916年与心理学家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的一次谈话。其中爱因斯坦试图说明他建立狭义相对论的思想过程。见韦特海默，《多产的思维》Productive Thinking（1945年版；Harper重印于1959年），页218。

*我始终不解，相对论的概念和问题如此远离日常生活，何以却在如此广大的人群中、在如此漫长的时段内，引起如此活跃乃至热烈的反响。

引自菲利普·弗兰克所著《爱因斯坦》一书序言，约写于1942年。亦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130。爱因斯坦档案，号28—581。

经过十年沉思后，我从一个佯谬中得到了这样一个原理，这个佯谬我在十六岁时就

想到了：如果我以速度 c （真空中的光速）追逐一条光束，那么我就应当看到这条光束像一个在空间振荡着而停滞不前的电磁场……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地直觉到，从这样一个观察者的地位来看，一切都只能像一个相对于地球是静止的观察者所看到的那样按同一定律来发生。

1946年为“自述”所作。“自述”，页53。

*究竟能否通过已知事实和构建努力来发现真正的规律，我已感到绝望。我为之尝试愈久、愈无望，就愈发确信，只有发现一个普遍的形式原则formal principle，才能引导我们得出坚确的结果。在我面前的备选理论中，我看好热力学。

同上。

狭义相对论的起源要归功于麦克斯韦的电磁场方程组。反过来说，后者也只有通过狭义相对论才能以形式上令人满意的方式被人们理解。

同上，页63。

当我力图在狭义相对论的框架里把引力表示出来时，我才完全明白，狭义相对论不过是必然的发展过程的第一步。

同上。

从构思狭义相对论到完成有关论文，中间过了五六个星期。

致传记作家泽利希，1952年3月1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9—013。

我之所以能直接走向狭义相对论主要决定于这样的信念，那就是相信在一个磁场中运动的导体中被引发的电动势只不过是一个电场。

引自在迈克耳孙Albert Michelson诞辰100周年庆祝会上宣读的祝辞，1952年12月19日于凯斯研究所Case Institute。见施塔赫尔等：《爱因斯坦奇迹年》，页111。爱因斯坦档案，号1—168。

按照这里所考虑的假设，从点光源发射出来的光线的能量在传播中不是连续地分布在越来越大的空间体积之中，而是由个数有限、定域在空间某些点的能量子所组成，这些能量子能够运动，但不分开，只能整个地被吸收或产生出来。

引自“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试探性观点” On a Heuristic Point of View Concerning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Light, 1905年3月。见施塔赫尔等，《爱因斯坦奇迹年》，页178。有些人认为这是20世纪物理学家写的最具革命性的句子。见弗尔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页143。《全集》，卷二，文件14。

*我们不能认为同时性概念有什么绝对意义；相反，两个事件，从某个特殊坐标系看来同时发生，从一个对该系统作相对运动的系统看来，就不能再被认为是同时的了。

引自“论动体的电动力学” 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 (1905年)，见施塔赫尔等著，《爱因斯坦奇迹年》，页130。《全集》，卷二，文件23。

我已完全解决了问题。我的解决办法是分析时间概念。不能绝对地界定时间，时间与信号速度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对贝索所说的话，1905年5月，谈他即将发表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该文探讨电动力学的相对性原理，后来被称为狭义相对论。1922年12月14日。爱因斯坦在日本京都讲演时回忆及此。见《今日物理学》Physics Today (1982年8月)，

页46。

[我将寄给你]四篇论文。[第一篇论文]讨论的是辐射和光的能量性质，很具革命性。……第二篇论文的内容是，通过研究中性物质的稀释溶液的扩散和黏稠度来测定原子的真实大小。第三篇论文根据热的分子运动论的假设证明，悬浮在液体中的大小为 $1/1000\text{mm}$ 数量级的物体必定具有一种由热运动引起的可观察的随机运动。……第四篇论文现在还只是草稿，内容有关动体的电动力学，该文应用了一种修正了的空间和时间理论。

致哈比希特Conrad Habicht，1905年5月，让他初尝“爱因斯坦奇迹年”的预感，是年，爱因斯坦26岁，一口气发表了五篇重要论文，将物理学引入新时代。论文呈示与讨论之详情，见施塔赫尔等，《爱因斯坦奇迹年》。《全集》，卷五，文件27。

*我又想到，那篇论电动力学的文章还有另一个推论。相对论，连同麦克斯韦方程，要求质量是一个物体所含能量的直接量度。……这个想法很好玩、很迷人，但我不知道是否上帝正在窃笑，牵着我的鼻子转圈。

致哈比希特Conrad Habicht，1905年夏。《全集》，卷五，文件28。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地球赤道上的摆钟，比起安放在南极或北极的性能完全一样的摆钟，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要走得慢些，不过所差的量非常之小。

引自“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全集》，卷二，文件23。原文“Zur Elektrodynamik bewegter Körper”，刊《物理年鉴》，卷十七（1905年），页891—921。正是在这篇论文中，爱因斯坦引入了狭义相对论。据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布莱克斯堡校区Virginia Tech in Blacksburg名誉教授古德Emeritus

I. J. Good给我的信，爱因斯坦忽略了加上一句话：他假设了观察者的参考系位于极地。在别的惯性参照系中，赤道上的钟至少在某些时候走得比极地的钟慢，但不一定如爱因斯坦所说那样，在所有时候都慢。这一叙述上的疏忽（或者可能是个错误）导致物理学家丁格尔Herbert Dingle走上歧途，他花了许多年时光，提出了若干反对狭义相对论的不正确论据。

凡时间在其中起作用的我们的一切判断，总是关于同时性事件的判断。比如说，“那列火车7点到达这里”，这意味着，我的表的短针指到7与火车的到达是同时性事件。

同上。

（1）物理系统的状态变化所遵循的定律并不依赖于这些定律适用于两个处于匀速相对运动状态的坐标系中的哪一个。（2）每一条光线在一个“静止的”坐标系中都以确定的速度 c 运动。不论它是从静止的光源还是从运动的光源发射出来的。

同上。按照英菲尔德的说法（《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页24），这几点是相对论所依据的基础。

（此处原书误将“光源” source写作force（力），汉译文已改正——本书旧本译者范岱年注。）

*迄今为止，我们仅仅将相对性原理，也就是物理定律跟参照系的运动状态无关这一假说，应用于无加速运动的参照系。能否设想，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彼此作加速运动的不同参照系？

“相对性原理及其推论” The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and the

Conclusions Drawn from It (1907年)一文第17节第五部分之第一段，为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奠定了基础。《全集》，卷二，文件47。

由于我幸运地想到把相对性原理引入物理学，现在您（和别人）大大地高估了我的科学能力，到了使我十分不安的程度。

致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1908年1月14日。《全集》，卷五，文件73。

一个物理学理论，只有当它的结构是由基本的基础构成时，方能令人满意。比如，相对论就像在玻尔兹曼Boltzmann把熵解释为概率之前的经典热力学那样不尽人意。

同上。

有特殊条件为科学进展作出些许贡献的人，不应当[因优先权之争而]使他们享受共同努力成果的喜悦蒙上阴影。

致约翰内斯·斯塔克Johannes Stark。1908年2月22日。数天前，爱氏对斯塔克不承认他发现质量和能量的相对性关系的优先权略表气恼。斯塔克把那项工作的优先权归于普朗克1907年12月发表在《物理学杂志》the Physikalische Zeitschrift上的论文。《全集》，卷五，文件88和文件70，注3。

看来，科学上的卓越才能和个人品质并非总是携手并进。我认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远比最有技巧的公式运算家或实验家更有价值。

致劳布Jakob Laub，1910年3月16日，称赞劳布的老板克莱纳Alfred Kleiner。

《全集》，卷五，文件199。

量子论取得的成功愈多，它看起来就愈令人糊涂。如果一些非物理学家能够跟踪它古怪的发展过程，他们会怎样嘲笑啊！

致赞格尔，1912年5月20日。反映爱因斯坦对量子理论缺乏信心。《全集》，卷五，文件398。

只要“相对论”依据的两个原理是正确的，那它就是正确的。既然这些原理看来确实基本上正确，那么现在这种形式的相对论看来就代表了重要的进展。我不认为它阻碍了理论物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引自“回答M.亚伯拉罕的评论” Reply to Comment by M.Abraham, 1912年8月。《全集》，卷四，文件8。

我现在正专门研究引力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我在以前的生涯中从没有在一件事上花过那么大力气，而且我对数学产生了巨大敬意，我至今还认为，研究数学中更为奥妙的部分……纯粹是一种奢侈。与这个问题相比，原来的相对论不过是儿戏。

致索末菲。1912年10月29日，谈及他艰于掌握表述广义相对论所需的高等数学。在这方面，他的朋友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n帮助了他。《全集》，卷五，文件421。

我一直忙于一些真正了得的事情，所以抽不出时间来写信。夜以继日，我绞尽脑汁致力于更深入地理解过去两年来我逐渐发现的东西。它们标志着物理学基本问题中前所未有的进展。

致埃尔莎，1914年2月，谈到他关于广义相对论的工作。第一阶段的工作发表在半年前。《全集》，卷五，文件509。

大自然显露给我们的只是狮子的尾巴，但是我毫不怀疑那整头狮子；因它是个庞然大物，所以它不能一下子整个地显示它自己。我们能看到的，就像狮子身上的虱子所能看到的那样。

致赞格尔，1914年3月10日，谈他有关广义相对论的工作。《全集》，卷五，文件513。

相对性原理可以概括如下：一个观察者感知的自然定律与他的运动状态无关。……将相对性原理与真空中光速不变的结果结合起来，人们就可以用纯演绎的方式得到今天称为“相对论”的理论。……它的意义在于如下事实：它提出了每一个普遍的自然定律必须满足的条件，因该理论指出，对于在时空上与观察者相关联的自然现象，其定律不依赖于观察者的运动状态。

《福斯日报》Vossische Zeitung，1914年4月26日。《全集》，卷六，文件1。

*理论家有两种方式走上迷途：

1，魔鬼用一个虚妄的假说牵着他的鼻子走。（这种情况值得同情。）

2，他的论理荒谬而草率。（这种情况值得狠揍他一顿。）

致洛伦兹H.A.Lorentz，1915年2月3日。《全集》，卷八，文件52。

人不应该追求容易达到的目标。必须培养一种本能，即追求那个要通过自己的最大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致以前的学生瓦尔特·德伦巴赫Walter Dällenbach，1915年5月31日，对他的电工项目提出劝告。《全集》，卷八，文件87。

在专业上，科学家和数学家有严格的国际主义心态，谨慎警惕，不让对生活在敌国的同行采取不友好的举措。而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却有沙文主义的鲁莽。

致洛伦兹，1915年8月2日，谈柏林的气氛，虽然爱氏也谈到德国特殊的思想倾向是受历史环境制约的。《全集》，卷八，文件103。

依我个人的经验，这个理论的结果以及与它相关的一切让我很好地理解了人类的不幸。很难想象能以其他方式达到同样的理解。但这并未困扰我。

致赞格尔，1915年11月26日，谈到广义相对论被人们接受。《全集》，卷八，文件152。

这理论是无比美丽。可是只有一个同行真的懂了[并应用了]它。

同上。这位同行是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

任何一个真正理解它的人都很难不被它的魅力所陶醉。

引自“引力场方程组” Field Equations of Gravitation，1915年11月。这篇论文通过应用黎曼曲率张量进一步确认了广义相对论。《全集》，卷六，文件25。

您一定要好好看一看它们，它们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发现。

致索末菲，1915年12月19日，谈到上述论文中的方程组。《全集》，卷八，文件161。

对物理学家来说，一个概念，只有当有可能找到一个具体例子来检验它是否适用时，它才是存在的。

引自《关于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On the Special and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1916年版；德文1917年版)。(见《全集》，卷六，文件42)。重印英文本题Relativity: The Special and the General Theory。此书是爱氏对相对论所作的通俗说明。(见《全集》，卷九，文件316，注3。)亦见引于纪尧姆Edouard Guillaume致爱氏信，1920年2月15日(《全集》，卷九，文件316)。

*派给一个物理学理论最公平的命运，莫过于让它自己指出一条道路，引出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论，而让它活在这一新理论中，成为它的特殊案例。

引自《相对性：狭义的和广义的理论》Relativity: The Special and the General Theory，页78。

相对论不过是我们的科学在几个世纪以来的进化中迈出的又一步，人们保留了过去发现的关系，深化了已有的领悟并增加了新的领悟。

引自“相对论的主要思想”The Principal Ideas of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写于1916年12月后。《全集》，卷六，文件44a，阑入卷七。

物理学家的最高使命 (Aufgabe) 是要得到那些普适的基本定律，由此宇宙体系就能用纯粹的演绎法建立起来。没有逻辑的通道通向这些定律；只有那种以对经验的可意理解为根基的直觉才能通向它们。

引自在普朗克六十寿辰庆祝会上的演讲，题“科学研究的动机”Motives for Research，1918年4月。收入《思想与言论》，页226，题“科学研究的原則”Principles of Research。见《全集》，卷七，文件7。

使一个人能够从事这类工作的精神状态.....类似于宗教敬拜者和热恋情人的精神状态：每天的努力不是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图或计划，而是直接发自内心。

同上，页227。

对于研究主题.....物理学家必须自行严格限制：他必须满足于描述能带进我们经验领域的最简单事件；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缜密和逻辑完美来重构所有更复杂层级的事件，这不是人类智力所能及的。

同上。

我相信叔本华所说的：把人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的粗俗无望，逃避个人无穷私欲的枷锁。.....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的生活，而进入到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

同上。

科学思想的主要源泉不是人们必须努力追求的外部目标，而是思索的快乐。

致赞格尔，约1918年8月11日。《全集》，卷八，文件597。

对我来说，假说是这样一种陈述，它的真理性是暂时假设的，但它的意义必须是无可怀疑的。

致斯塔迪Edward Study，1918年9月25日。《全集》，卷八，文件624。

大自然罕见地交出了她的一个大秘密！

致赞格尔，1919年6月1日，谈他关于相对论的进展。《全集》，卷九，文件52。

*量子论给我的感觉与你相似。真应该为它的成功而羞愧，因为它导源于耶稣会士的一条格言：不要叫你的左手知道右手在干什么。

致玻恩，1919年6月4日。见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10。《全集》，卷九，文件56。

宣讲量子论不合我意。虽然我曾为它花过很大力气，但我在那上面没有得到什么洞见。

致德伦巴赫Walter Dällenbach，约1919年7月1日。《全集》，卷九，文件66。

亲爱的妈妈：今天我有点喜讯告诉你。洛伦兹打电报告诉我，英国远征观测队[在爱丁顿的领导下]已真正证实了光线被太阳偏转。

致保利娜·爱因斯坦，1919年9月27日。《全集》，卷九，文件113。一些作者称，爱丁顿在编写观测结果时篡改了数据。在日食观察队到普林西比岛试图证明广义相对论时，他抛掉了似乎是支持牛顿而不支持爱因斯坦的16张照相底片的三分之二。若干研究者认为，爱丁顿用来得出恒星光束位移的数学公式也有偏差。当然，尽管如此，当别人得到了更好的结果并证明爱因斯坦正确之时，爱丁顿及时得到了辩护。关于这一课题的杰出讨论，见肯尼菲克Daniel Kennefick，“从1919日食检验相对论” Testing Relativity from the 1919 Eclipse，《今日物理学》，2009年3月，页37—42。

狭义相对论的最重要推论涉及物质系统的惯性质量。显然，一个物质系统的惯性必然依赖于它内含的能量，而这直接导致惯性质量就是潜在能量的想法。质量守恒原理失去了它的独立性，而与能量守恒原理合二为一了。

引自“什么是相对论” What Is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应伦敦《泰晤士报》的要求所写，1919年11月28日。《全集》，卷七，文件25。

当我们说我们理解了一组自然现象时，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找到了一个建构性理论，它解释这些现象。

同上。

我认为我们可以有效地促进广义相对论领域中的研究，甚至不用专门的公共经费，只要国家的观象台和天文学家动用一部分仪器和劳力为这一事业服务就行了。

致德国教育部长黑尼施Konrad Haenisch，1919年12月6日，在被告知国家财政部已拨款15万马克以支持广义相对论的研究之后。《全集》，卷九，文件194。

我深信，光谱线的红移是相对论一个绝对可信的推论。如果证明自然界不存在这一效应，这整个理论就必须放弃。

致爱丁顿，1919年12月15日。《全集》，卷九，文件216。

[一个研究者]通过直觉，选择基于公理的可能理论来适应事实。

引自“物理学中的归纳与演绎”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in Physics，《柏林日报》，1919年12月25日。亦见《全集》，卷七，文件28。

人们能够形成的有关创造经验科学的最简单图景是沿着归纳法的路线。挑选一些个别事实，加以归类，从而使它们的规律性联系清晰地显现出来。把这些规律归类，人们可以得到更普适的规律，直到建立一个有关已有个别事实的多少一致的体系。……可是……科学知识的大进展只在很小程度上源于这种方法。因为，如果一个研究

者去研究事物，而没有一个预设的观点，他怎么能够从极其丰富、极其复杂的经验中，挑选出一些简单得足以显示它们之间有规律性联系的事实来呢？

同上。

我们对自然界的理解的真正巨大进展起源于这样一种方法，它几乎是与归纳法根本对立的。对大量复杂事实的本质的直觉把握，导致科学家去假定一个或数个假说性的基本定律。从这些定律出发，推导出一些结论。……然后这些结论可以跟经验相比较。基本定律（公理）和推论一起构成所谓“理论”。每个专家都知道，自然科学中最伟大的进展……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而其基础具有这种假说性质。

同上。

一个理论的真理性永远不可能被证明，因永远不可能知道未来的经验是否会与它的结论相矛盾。

同上。

当两个理论都与已知的所有事实相容，那么，除了研究者的直觉，就再没有别的标准来选择其中一个而放弃另一个。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明智的科学家，明明对两个理论和有关事实都了解，却仍能成为两个对立理论的热情坚持者。

同上。

那么我会为仁慈的上帝感到遗憾。可这个理论无论如何是正确的。

对博士生罗森塔尔—施耐德的问题的回答，1919年。这个问题是，如果广义相对论在那年没有被爱丁顿和弗兰克·戴森Frank Dyson实验确认，他将作何反应。引自罗

森塔尔—施耐德：《实在与科学真理》，页74。

*我们为什么要偏好在坐标系中的匀速运动呢？任何运动都应该允许。造化干嘛要在乎我们的参照系呢？

同上书，页91。

[构造性理论]从相对简单的基本形式体系出发，试图说明比较复杂的现象。.....[另一方面，原理性理论]则是以经验上发现的自然过程普遍性质为基础的，是以一些原理为基础的，从这些原理出发得出用数学表述的判据，而各个过程或它们的理论模型必须满足这些判据。

引自“什么是相对论？”中爱氏对两类科学理论的表述，1919年；他认为构造性理论更为重要，虽然两类理论各有所长。见《全集》，卷七，文件26。

[光谱]问题的完全解决仍需时日。但我对相对性思想有完全的自信。一旦所有的错误源都消除了（间接光源），这一思想必将华彩亮相。

致埃伦费斯特，1920年4月7日，论广义相对论。《全集》，卷九，文件371。

当概念不再与经验牢固联系，它就是空洞的。那就类似于社会上一些向上爬的人，羞于自己的出身而要加以否认。

致莱辛巴赫Hans Reichenbach，1920年6月30日。《全集》，卷十，文件66。

如今的世界简直一屋子神经病。每一个马车夫和每一个服务员都在争论相对论是否正确。在这事上，他们信什么决定于自己属于哪个政党。

致格罗斯曼Marcel Grossmann，1920年9月12日，表示这么多人对广义相对论有兴

趣让他惊讶。由于大多数人不懂他的理论，爱氏反倒更成了一个神秘人物。随后他还称公众的反响场面为“相对论马戏场”。《全集》，卷十，文件148。

我内心深信，科学探索的发展主要是要满足对纯粹知识的渴求。

1920年。转引自莫什科夫斯基，《和爱因斯坦的谈话》，页173。

“发现”一词本身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发现”等于说终于认识了一个已经形成的东西；这与检验proof相联系，但检验不再带有“发现”的特性，归根结底，却带有导致发现的手段的特性了。……“发现”真不像是创造性行为。

同上，页95。

尚未揭示的知识的面貌给予研究者的感觉，类似于寻求掌握成人处理事物的熟练方式的儿童所体验的感觉。

同上，页46。

*我现在烦透了相对论！人人都开口闭口“相对论”，使它成立无聊的废话。

致埃尔莎，1921年1月8日。《全集》，卷十二，文件12。

数学定律凡涉及实在的，就不确定；凡确定的，就不涉及实在。

引自“几何学与经验”Geometry and Experience，在普鲁士科学院的讲演，柏林，1921年1月27日。载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间接说明》Sidelights on Relativity（1922年版；重印于纽约：Dover，1983年），页28。（在本书的1996年版中，“数学定律”一语，我用了菲利普·弗兰克Philipp Frank所著《爱因斯坦：生平与时代》页177误用的词“几何学”。承一位捷克读者提出更正。）

为什么数学享受的地位高于所有其他科学，一个原因是它的定律绝对确定，无可争议，而其他所有科学的定律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争论的，并且经常有被新发现的事实推翻的危险。

同上，页27。

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几何学]看作物理学最古老的分支。.....如果没有它，我就不能表述相对论。

同上，页32—33。

*上帝从心所欲，不会听命于谁。

致索莫菲，1921年3月9日。爱氏向索莫菲提交广义相对论补充方程式，但不确定其价值若何。《全集》，卷十二，文件89。

*凡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都不会憎恨我的理论。就是那些反对这一理论的物理学家，也是出于政治的动机。

转引自《纽约时报》，1921年4月3日，1版—13版。亦见伊利Iilly，《阿尔伯特遭遇美国》，页30。

*若没有所有物理学巨人的那些发现确立了之前的物理定律，相对性原理既不可能设想出来，也没有立足之地。.....四个人为我建构理论奠定了基础，他们是伽利略，牛顿，麦克斯韦和洛伦兹。

转引自《纽约时报》，1921年4月4日，第5版。亦见伊利，《阿尔伯特遭遇美国》，页41—42。

*注重实际的人用不着担心[相对论]。不过，从哲学层面讲，这理论还是有些意义的：它改变了时空观，而时空观对哲学思考和观念是必不可少的。

同上。

*对身处黑板的观察者来说，黑板边缘上的钟比黑板中心的钟走得慢些。已经演示过，如果观察者在碟子上，周边的钟就走得更慢。由此得出结论：一旦引力场存在——上边列举的是引力场的特殊情况——不同位置的钟走的快慢不同。

引自在纽约城市学院的一次演讲，1921年4月20日。《纽约时报》，1921年4月21日，12版。亦见伊利，《阿尔伯特遭遇美国》，页108。

*无论我走到哪，都有人问这个问题。这很荒唐。不管是谁，只要接受过足够的科学训练，都不难理解这个理论。它毫无奇妙或神秘之处。对于这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它非常简单，而美国就有很多受过这方面训练的人。

引自《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的访谈，发表于1921年5月3日，第1、3节。这两节答复那个问题：是不是只有十二个人能理解相对论。亦见伊利，《阿尔伯特遭遇美国》，页147。

上帝不可捉摸，但并无恶意。

原来是用德语对普林斯顿大学数学教授维布伦Oswald Veblen说的，1921年5月。时爱氏正在普林斯顿作系列讲演，听说了克利夫兰的戴顿·C·米勒Dayton C. Miller的实验结果。该结果如真，就与他的引力论相矛盾。但其结果最终证明为伪。关于这段话，有人说爱氏的意思是：大自然是不可捉摸的，隐藏了她的秘密；而另外一些人说他的意思是，大自然很淘气，但不是一心要耍诡计。上述英文翻译因佩斯的

宣扬而人人皆知，但德语原文raffiniert这个词是不大好翻译的。英文中还有几个形容词可用，除了不可捉摸subtle比较漂亮，还有机巧crafty，狡诈wily，狡猾tricky，狡黠cunning等。

这段话永久地刻到琼斯楼Jones Hall 202室教员休息室的壁炉上（此楼原名范氏楼Fine Hall，直到普林斯顿的新数学大楼建成。新楼以范氏名，此楼才改名琼斯楼）。刻的原文是Raffiniert ist der Herr Gott, aber boshaft ist Er nicht. Herr Gott应为Herrgott。此话被广泛引用，版本各异，有佩斯：《上帝狡黠》；弗兰克：《爱因斯坦：生平与时代》，页285；以及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页146。

我另有想法。或许上帝就是居心不良。

致普林斯顿的伯格曼夫妇Valentine Bargmann and Peter Bergmann，意思是上帝使我们相信我们已经理解了某种东西，而实际上我们远远没有理解。见伯格曼，“同爱因斯坦一道工作”，收入《奇人怪事》Some Strangeness in the Proportion，编者哈利·沃尔夫Harry Woolf（Addison—Wesley，1980年版），页480—481。

现在来谈“相对论”这个术语。我承认这个词很不幸，它给人机会产生哲学上的误解。

致齐默E.Zschimmer，1921年9月30日，指普朗克为他的理论搞的命名。尽管他不喜欢这个名称，但还是定下来了。他宁可用“不变量理论”theory of invariants，他感到这更好地描述了方法，尽管不是很好地描述了内容。见霍尔顿，《科学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页69、110、312等处及注

21. 爱因斯坦档案，号24—156。

*我的理论，根基是牛顿，我不想抹杀他。所以，那些认为它充满诗意的看法只能是出于曲解。那种看法，既非我的本意，又没经我许可，导致对它的误解，增加了多少穿凿附会，还迫使它就范。还有人打算把它跟什么政治考量、政治原则扯上关系，就更不必再谈了。

引自《信使报》Il Messaggero记者索兰尼Aldo Sorani的访谈，1921年10月26日。《全集》，卷十二，附录G。

*由科学引发的洞见和方法，仅能间接服务于实用的目的，且常常有待于后世去应用。但如果我们忽视科学，今后就会缺乏做科学工作的人，这些人远见卓识，视野开阔，能在经济生活中创造新的生态龕，或者适应新的挑战。

引自“德国科学的困境” The Plight of German Science，载《新自由杂志》Neue Freie Presse（维也纳），1921年12月25日。《全集》，卷七，文件70。

相对论纯粹是科学问题，与宗教毫不相干。

坎特伯雷大主教戴维森Randall Thomas Davidson问爱氏：“相对论对宗教有什么影响”，爱氏云云，1921年于伦敦。转引自弗兰克，《爱因斯坦：生平与时代》，页190。

*那些工作着的理论物理学家不值你妒忌，因为自然母亲，确切些说，实验，乃是严酷少恩的裁判，很少眷顾他的工作。对一个理论，她从不说“是”，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说“或许是”，而多数情况下干脆说“不”。就算实验证实了一个理论，那

仍是一个“或许是”；没有证实，就是个“不”。或许这是个文字游戏，戏仿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一个女人说“不”，意思就是“或许”。

见“金属超导电性的理论评析” Theoretische Bemerkungen zur Supraleitung der Metalle，载《莱顿大学物理实验室：1904—1922》Het natu urkundig laboratorium der Rijksuniversiteit te Leiden in de jaren 1904—1922，1922年11月11日条（莱顿：Ijdo，1922年版），页429。（承József Illy寄赠这则珍闻。）

在原始论文中追踪理论的演化始终有某种魅力；比起经过诸多现代人的词汇修饰的关于最终结果的系统表述来，这种研究时常对主题提供更深刻的洞察。

引自爱因斯坦论文集的日文版前言，1923年5月出版。序言是用德文写的，写作日期是1922年12月12日。

我正坐在伯尔尼专利局的办公室中，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如果一个人自由下落，他就不会感觉到自己的重量。我为此大吃一惊。这个简单的想法给我深刻的印象。它推动我走向引力理论。

引自京都讲演，1922年12月14日，由小野先生Y.A.Ono从石原纯Yon Ishiwara记录稿译成英文，刊于《今日物理学》，1932年8月。

描述物理定律而不参考几何学，就好比描述我们的思想而不用词语。

同上。

相对论说：自然律应该脱离任何特殊的坐标而予以表述，因坐标系并不与任何真实的东西相符合。一个假说性定律的简单性只有按照它的普遍协变形式来判断。……自

然律从来没有、现在仍没有一个特优的坐标系。……相对论只声称普遍的自然律对于任何坐标系都是相同的。

引自《物理学杂志》卷六九（1922年）所载文，页438。爱因斯坦档案，号1—016。

*给这个小伙子博士学位吧。他拿到博士学位对物理学没多少坏处！

致朗之万，约1922年，命他接受德布罗意王子Prince Louis de Broglie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宣称，物质也像光一样，可被认为有波粒二重性。转引自阿塔莱Bulent Atalay，《数学和蒙娜丽莎》Math and the Mona Lisa（Washington, D.C.：史密森学会丛书Smithsonian Books，2004年版）。承吉尔卜Tom Gilb寄赠这条珍闻，又承阿塔莱寄赠上引书。这故事尽管在令人尊敬的物理学家中间广为流传，但仍可能是伪造的，因我遍查爱氏致朗之万的书信，也没找到。内容最接近的书信是1924年12月16日的一通（爱因斯坦档案，号15—377），信里写道，德布罗意“掀动了大幕的一角”，因这个说法跟他自己正在构思的东西很相配，他还要跟其他人谈谈这一题目。德布罗意于1923年在论文注解中提出自己的理论，1924年11月25日（爱氏写上引书信三周前）通过答辩，并于1925年将论文发表在《物理年鉴》Ann.de Phys.，ser.10，卷三上。后来证明，该理论成为海森堡理论的数学对应物；据美国物理科学院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网站称，爱氏不相信海森堡的理论。

在寻求一个统一的理论时，明智的人不能满足于这样的假设，即有两个独特的领域，它们在本性上彼此完全无关。

引自他延迟了的诺贝尔讲演，讲演稿写于1923年6月11日，1923年7月在哥德堡演

讲。这段话预言了爱因斯坦终生寻求有关引力和电磁的统一场论。见《1921—1922年的诺贝尔奖》Les Prix Nobel en 1921-1922（斯德哥尔摩，1923年版）。爱因斯坦档案，号1—027。

在技艺达到某一高度之后，科学和艺术往往在美学、可塑性和形式等方面融会贯通了。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艺术家。

1923年所作评论，据亨德森Archibald Henderson回忆，《达勒姆晨间论坛报》Durham Morning Herald，1955年8月2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3—257。

人们追踪量子追的愈紧，量子就把自己藏得愈严。

致埃伦费斯特，1924年7月12日，对量子论表示沮丧。爱因斯坦档案，号10—089。

我对科学的兴趣一向基本局限于原理研究。……我发表东西这么少也是由于这种情形，因为非常渴望掌握原理，我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没有成果的探求上。

致索洛万，1924年10月30日。刊于《致索洛万信件集》，页63。爱因斯坦档案，号21—195。

有一些人，在基本的物理洞察[Prinzipienfuchser]方面有很好的嗅觉；也有些人，他们有极高的技术能力[Virtuosen]。……咱们三个[爱因斯坦、玻尔、埃伦费斯特]都属第一类，而（至少咱们中的两个）没有什么技术才能。因此当遇到杰出的技术大师（玻恩或德拜Debye）时，结果就是气馁。但反过来情况也差不多。

致埃伦费斯特，1925年9月18日。转引自弗尔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书德文版，页552。爱因斯坦档案，号10—111。

量子力学的确值得尊重。但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这还不是那个真东西。这个理论产生许多成果，但它几乎没有使我们更接近老头儿the Old One的秘密。无论如何，我深信，他不掷骰子。

致玻恩，1926年12月4日。载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88，爱因斯坦档案，号8—180。最后一句话的通俗版是“上帝不和宇宙掷骰子” God does not play dice with the universe。

只有在量子论中，牛顿的微分法才不够用了，并且严格的因果律实在也害人不浅。但最后作结论为时尚早。

于牛顿逝世200周年之际致英国皇家学会，1927年3月。收入《自然》杂志，卷——九（1927年），页467。爱因斯坦档案，号1—060。

所有的物理学理论，尽管有那些数学表达式，都应该使自己能以简单的方式描述，简单到连小孩子也看得懂。

引自1927年的一次谈话，据德布罗意回忆，载《微观物理学的新视角》Nouvelles perspectives en microphysique，巴黎，1956年版。（英译本纽约：Basic Books，1962年版，页184。）亦见克拉克Clark，《爱因斯坦》，页344。

*最好的事情已经做成，摆在我的面前。一连几天带每天半个晚上，冥思苦索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我把它压缩成一篇七页长的论文，题为“统一场论”。

致贝索Michele Besso，1929年1月5日。译文见内夫，《爱因斯坦传》，页351。爱因斯坦档案，号7—102。

我对年轻一代物理学家在量子力学名目下取得的成就表示最高程度的钦佩，并相信

这理论深层次的真理性；但我也相信，它迄今局限于统计学定律的情形是暂时的。

1929年6月28日，关于接受普朗克奖章的讲活，转引自《研究的进步》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卷五（1929年），页248—249。

一切技术成就的主要源泉，除了发明家的创造性想象力，同样重要的，还有那些爱鼓捣、好思索的研究者那神圣的好奇心和好玩的冲动。

1930年8月22日在柏林的德国无线电技术博览会开幕式上所作广播演讲，Friedrich Herneck录音整理，刊于《自然科学杂志》Die Naturwissenschaften，卷四十八（1961年），页33。爱因斯坦档案，号4—044。

不假思索地利用科学技术奇迹的人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不比吃草的牛对植物学的理解多。这些人应当为自己感到羞耻。

同上。

*先前的时代，不同国度的人毫无例外都是通过本国日常报刊的哈哈镜互相了解的。广播把鲜活的人秀给彼此看……这有助于消除彼此的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很容易变成猜疑和敌意。

同上。

科学家得到的报酬，就是庞加莱Henri Poincaré所说的理解之乐，而不是任何发现都可以导致的应用的可能性。

引自“一次苏格拉底式的对话” A Socratic Dialogue，爱因斯坦、墨菲James Murphy、沙利文J.W.N.Sullivan三人谈，约1930年代。亦见引于普朗克，《科学

向何处去?》Where Is Science Going? (纽约, 1932年版), 页211。对话选载于《世纪论坛》, 卷八十三(1930年6月), 页373—379, 题“关于科学与上帝的对话” Science and God: A Dialogue。

专政意味着封住所有人的嘴, 从而使人愚蠢。科学只有在言论自由的气氛中才能繁荣昌盛。

引自“科学与专制篇” Science and Dictatorship, 收入《专制受到审判》 Dictatorship on Its Trial一书, 编者Otto Forst de Battaglia, 英译佩特森Huntley Paterson (伦敦: George G. Harrop, 1930年版), 页107。这篇稿件只此二句。爱因斯坦档案, 号46—218。

关心人自身及其命运必须永远成为一切技术工作的主要目的……从而使我们心灵创造的产品造福于人类而不是成为祸害。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引自题为“科学与幸福” Science and Happiness的演讲, 1931年2月16日于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转引自《纽约时报》, 1931年2月17日和22日。爱因斯坦档案, 号36—320。

辉煌的应用科学既节省了劳动, 又使生活变得更舒适, 为什么它带给我们的幸福感却如此之少呢? 简单的答案是: 因我们还没有学会明智地使用它。

谈到技术, 同上。

*相信有一个独立于感知主体的外在世界, 这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然而, 由于对这个外在世界或“物理实在”, 感官知觉给出的信息只是间接的, 我们只能通过推

理的方法来了解这个世界。由此可知，我们对于物理实在的观念永远不会停止不前。

引自“麦克斯韦对物理实在理念演化的影响” Maxwell' s Influence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Idea of Physical Reality , 载《麦克斯韦纪念文集》 James Clerk Maxwell : A Commemorative Volume (英国剑桥 : 剑桥大学出版社 , 1931年) 。亦见《思想与言论》 , 页266。

*就这样，偏微分方程进入理论物理的堂奥，起初作侍女，慢慢成了女主人。

同上。《思想与言论》 , 页268。

我认为，现在流行的把物理科学原理应用到人类生活中去的做法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应该谴责的。

谈及一种相对论“世界观”和物理科学在不能应用它的领域中的粗俗滥用，同上；格雷厄姆Loren Graham对此语亦有引述，见霍尔顿与埃尔卡纳Holton and Elkana ,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历史和文化视角》 , 页107。

*作为现存之物、既成之物，科学是人类所知的最客观、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东西了。而作为待成之物，作为目标，却跟所有人类努力一样，也是主观的和有赖于心理的。

引自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学生的演讲，1932年2月。载《宇宙建设者》 Builders of the Universe (Los Angeles : U.S.Library Association , 1932年版) , 页91。

*很难否认，一切理论的最高目标，在于使不可化约的基本要素尽可能简单，尽可能

数目少，而用不着放弃任何实验数据的充分表述。

引自斯宾塞讲座，题“论理论物理学的方法” On the Method of Theoretical Physics, 1933年6月10日，于牛津。上引句子为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版本。“简单”、“更简单”、“最简单”的字眼贯穿讲座始终。1954年收入《思想与言论》（页272）的版本稍异于此。这句话或为下述广为称引句子的来源，那就是：“什么事都要尽可能简单，但不能更简单”及其变体。后者见于1977年7月号的《读者文摘》，当然不能拘拘于字面。1938年10月号的《读者文摘》有篇文章，标题中含有“简朴”一词，仅用这个词语来描述爱氏之为人。顺带说下：那篇文章里，关于爱氏生平行状的错误比比皆是。

*迄今为止的经验说明，我们相信大自然是最简单数学理念的实现，是有道理的。我坚信，我们可以通过纯数学的构建来发现一些概念以及这些概念之间相互联系的规律，从而掌握理解自然现象的钥匙。

同上。《思想与言论》，页274。

[科学的]创造性原则就在于数学。

同上。

穷年累月在黑暗中焦灼地探索你能够感觉到，却无法表达的真理，怀着强烈的渴望，时而充满信心，时而疑虑不安，直至最后达到澄明和理解——对这些，只有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

引自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演讲，1933年6月20日，刊于《相对论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收入《我的世界观》，页138；以及

《思想与言论》，页289—290。

提升并丰富人性的不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在从事创造性的和心态开放的智力工作时为争取理解而作的努力。

引自“善与恶” Good and Evil，1933年作，刊于《我的世界观》（1934年版），页14；收入《思想与言论》，页12。

*他[一个数学家]很少表现出多少心理学洞见。数学家大率如此。他们长于逻辑思维，而短于有机联系。

致怀斯 Stephen Wise，1934年6月9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5—150。

*有种想法，认为存在两个彼此独立的空间结构，一个是日常度量的引力场，一个是电磁场：这个想法是理论精神可以容忍的。它使我们相信，这两种场一定契合于一个统一的空间结构。

引自“物理学中的空间、以太和场的问题” The Problem of Space, Ether, and the Field in Physics，载《科学论文集》 Essays in Science（1934年），页74。亦见《思想与言论》，页285。

[将物质转变为能量]就像月黑头在没有多少鸟的乡野放枪打鸟一样没谱。

1935年1月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讲。三年后，原子被成功分裂，造成裂变。

转引自《文学文摘》 Literary Digest，1935年1月12日。亦见引于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290，其中要读者警惕：记述可能失实。

我于写一般性的东西缺乏动力，因对于我在余生中将与共度的这一代人我强烈地

感到格格不入。我宁可埋头思索基本的科学问题，特别是那些在我看来与当前潮流相距甚远的问题。我不认为谁能利用基本是统计的基础来成功地建立物理学。

致罗素，1935年1月27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3—161。

一般公众可能只在有限的程度上跟踪科学研究的细节，但至少他们能留意一个伟大而重要的理念：相信人类的思想是可靠的，自然规律是普适的。

引自“科学与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1935年作。收入《爱因斯坦论人道主义》Einstein on Humanism，页13。爱因斯坦档案，号28—342。

科学研究基于这样的假设，即包括人类行动在内的一切事件都是由自然律决定的。

致菲莉斯·赖特Phyllis Wright，1936年1月2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2—337。

全部科学都不过是日常思维的提炼。

引自“物理学与实在”Physics and Reality，载《富兰克林研究所学报》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卷二二一，第3期（1936年3月），页349—382。收入《思想与言论》，页290。

科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完全理解感觉经验在总体上的联系，而另一方面要用最少的基本概念和关系来实现这个目的。

同上，页293。

当一个伟大而美丽的思想被证明与实在相谐调，总是令人高兴的事。

致弗洛伊德，1936年4月21日，论及弗氏的思想。爱因斯坦档案号32—566。

我俩（罗森先生和我）将我们的文章送给您，但未授权您可在它付印前送给别的专家看。我看没有任何理由遵照您的匿名评论人的建议作修改（顺便提一句，建议是错的）。鉴于上述情况，我考虑把文章发表在别的地方。

致《物理学评论》the Physical Review编辑，1936年7月27日。文章指的是与罗森Nathan Rosen合写的《论引力波》On Gravitational Waves。该文后来发表在《富兰克林研究所学报》，卷二二三（1937年），页43—54。爱因斯坦档案，号19—087。

我仍在和十年前的同一些问题搏斗。在细枝末节上我获得了成功，但真正的目标仍然遥不可及，即使有时似乎近在咫尺。这是艰难的，然而也有回报：艰难，在于目标为我力所不及；有回报，是因为它使人忘却日常生活的烦恼。

致尤利乌斯博格Otto Juliusburger，1937年9月2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8—163。

*我仍在狂热地工作着，尽管我心智的孩子早早夭折，埋葬在失望的墓地里。

致赞格尔，1938年2月27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0—105。

物理学概念是人类心智的自由创造，而不单纯是由外部世界决定的，尽管看起来如此。

引自《物理学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Physics，与英菲尔德合著（1938年）。

*根据相对论，质能之间并没有质的区别。能量是有质量的，而质量就代表着能量。我们这儿没有两个守恒定律，我们只有一个定律，那就是质能定律。

同上，页208。

*有个信念：人可能通过理论建构去理解实在；我们所处的世界是内在和谐的。没有这个信念，就不会有科学。这个信念是一切科学创造的根本动因，现在是，今后也将永远是。

同上，页313。

*迄今为止有关原子裂变所取得的成果，还不足以说明这一过程中释放的原子能够被用于经济的目的。然而，由于物理学家心智上的好奇，他对这一重大课题的兴趣，决不会因已往的实验得出了不利的结果而受到损害。

对《纽约时报》所作申言，1939年3月14日。见谢韦伯Schweber，《爱因斯坦与奥本海默》，页45。

*科学是让我们纷纭混乱的感官经验契合于一个具有逻辑一致性思想体系的尝试。在这一体系中，单一经验必须与理论结构足够符合，以至于得出的和谐是唯一的和可信的。……感官经验是给定的题材，而解释这些经验的理论则是人为的。它是……假设性的，永不会一劳永逸，永远要接受质问和怀疑。

引自“理论物理的基本原则” The Fundamentals of Theoretical Physics，
《科学》杂志，卷九一（1940年5月24日），页487—492。收入《思想与言论》，
页323—335。

我们所说的物理科学，包括这样一类自然科学，它们的概念以量度为基础，而且它们的概念和命题使自身可以用数学表述。

同上。

一直存在这样的企图，即要寻找一个关于所有这些学科[物理科学的各种各样分支]的统一理论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各个学科的所有概念和关系可通过逻辑过程推导而出。我们所说的探求整个物理科学基础就是这意思。相信这样一个终极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这样一种真挚信念，从来都是研究者倾情奉献的动力源泉。

同上。

你不能像爱马那样爱一辆汽车。马不像机器，它让人产生感情。机器不会顾及人的感情。.....机器使我们的生活不像人，抑制我们的某些品质，并营造出一种非人性的环境。

引自布莱克Algernon Black记录的一次谈话，1940年秋。爱因斯坦档案，号54—834。

科学的目的固然是要发现一些法则以联系并发现事实，但这不是科学的唯一目的。它也寻求把已发现的联系简化到尽可能少的、相互独立的概念要素。正是在这种对纷繁多样作合理统一的努力中，科学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引自专题论文集“科学、哲学与宗教”，出版者为1941年在纽约举行的会议，名为“科学、哲学和宗教及其与民主生活方式的关系”。收入《思想与言论》，页48—49。

*科学概念和科学语言看上去有超自然的性质，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古往今来所有国家最好的头脑确立的。.....它们为上世纪改变人类生活的技术革命创造了精神工具。

引自“科学的普遍语言” The Common Language of Science，《科学》杂志卷二，第5期（1941年），页109—110。收入《思想与言论》，页336—337。

偷看上帝的牌几乎不可能。但说上帝会选择与世界掷骰子……则是我决不会相信的。

致兰索斯Cornel Lanczos，1942年3月21日，表达他对量子论的反应。量子论否定相对论，说观察者能影响实在，而事件确实会随机发生。见引于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第10章；弗兰克，《爱因斯坦：生平与时代》，页208、285；以及佩斯，《爱因斯坦在这儿活过》，页114。爱因斯坦档案，号15—294。这段语录，我最喜欢的变体是，“上帝不和宇宙掷骰子。”这是一位拉比寄给我的。据说物理学家玻尔曾对爱因斯坦说：“不要再告诉上帝该做什么！”

我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其概念和问题都离实际生活甚远的相对论，会在这么大一部分公众中被如此活泼乃至热烈地对待。

引自弗兰克，《爱因斯坦：生平与时代》Sein Leben und seine Zeit（德文版1979年）一书序言，作于1942年10月。

*我们在科学展望上成了对立的两极：你相信上帝掷骰子，我相信客观世界完全由规律和秩序所统辖。……我坚信不移，但我命中应得的发现怕是仅此而已了。希望有人能发现更加现实的途径，或者说更加踏实的基础来证实我的信念。就连量子论起初的巨大成功，也未能让我相信世界的掷骰子本质，尽管我很知道，年轻的同行们把我的固执解释为老悖的表现。

致玻恩，1944年9月7日。载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146。爱因斯坦档案，号8—207。

*了解点科学的历史背景和哲学背景……让人从偏见中得到自由……而大多数科学家受偏见之苦，未能摆脱。我认为，这一来源于哲学洞见的自由，乃是匠人或专门家和真正追寻真理者的界标。

致桑顿Robert Thornton, 1944年12月7日。爱因斯坦档案, 号56—283。

自伽利略以来的全部物理学史, 都见证了理论物理学家的重要作用, 基本的理论思想都来自他们。在物理学中, 先验概念同经验事实一样必不可少。

引自1945年早些时候的一份备忘录, 与外尔Hermann Weyl一起写给高等研究院全体教师的, 推荐理论家泡利Wolfgang Pauli先于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为研究院教授。泡利谢绝, 奥本海默接受, 并于1946年就任院长。转引自里吉斯Regis, 《谁得到了爱因斯坦的职位?》(Who Got Einstein's Office?), 页135。

我最初发展的相对论仍然不能说明原子论和量子现象。它也没有包含一个既覆盖电磁场现象、也覆盖引力场现象的共同的数学形式体系。这证明相对论原来的表述不是定论……它的表述方式还在演变的过程中。……我现在下最大力气的任务是要解决引力理论和电磁理论之间的二元论, 把它们约化为同一个数学形式。

引自与阿尔弗雷德·斯特恩Alfred Stern的谈话, 载《当代犹太人记录》Contemporary Jewish Record, 卷八(1945年6月), 页245—249。

我不是实证主义者。实证主义说, 不可观测的东西就不存在。这一观念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不能有效地肯定人们“能够”或“不能够”观测到什么。那样就得说, “只有我们观察到的东西才是存在的”, 这显然是错误的。

同上。

我把自己的躯体和灵魂都出卖给科学了——一次从“我”和“我们”到“它”的飞行。

致布罗赫Hermann Broch，1945年9月2日。转引自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页254。爱因斯坦档案，号34—048.1。

一个科学人永远不能理解，为什么仅仅因为一些意见被写在某本书里就应该相信它们。[还有]他也永远不相信他自己的努力结果是最终的。

致J.李(J. Lee)，1945年9月1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7—061。

*一个理论，如果在它的基本方程明晰性中含有非基本的常数，那么，它大约就得从零星部件构建起来，而这些部件逻辑上又得彼此独立；但我坚信，这个世界还没有那么丑陋，要建构一个丑陋的理论才能理解。

致柏林时期老学生施耐德，1945年10月13日。那是一封长信，论及普遍存在的自然常数以及它们跟实在的关系。见罗森塔尔—施耐德，《实在与科学真理》，页32—38。爱因斯坦档案，号20—278。在1949年4月23日的一通书信里，爱氏告诉施耐德，他的话算不得断言，不过是基于直觉的猜测而已（同上，页40）。

人们能组织起来应用已经作出的发现，但不能作出发现。只有自由的个人才能作出发现。……你能想象由一个科学家组织作出达尔文的发现吗？

引自与斯温Raymond Swing的谈话，题“爱因斯坦论原子弹”，第一部分，载《大西洋月刊》，1945年11月。

作为科学家，我相信，从理性和逻辑分析的观点看，大自然是一个完美的结构。

致本南森Raymond Benenson，1946年1月3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6—505。

我认为，对伦理标准可恶的败坏主要是由于我们生活的机械化和去人性化——科学

技术的一个灾难性的副产品。真是罪孽啊！

致尤利乌斯伯格，1946年4月1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8—228。

起初（如果有这回事），上帝创造了牛顿运动定律以及必需的质量和力。这就完了。此外一切都可以用演绎的手段从适当的数学方法的发展中得出。

1946年为“自述”而作，“自述”，页19。

一个理论，前提愈简单，所关联的事物种类愈多，可应用的范围愈广，给人的印象也就愈深。

同上，页33。爱因斯坦经常提到简单假说的价值，相信它们可能成为未来理论表述的基本特征，就像在辐射现象中辐射和吸收的情形那样。见《全集》，卷六，文件34；亦见本书稍后“传爱因斯坦”部分中关于简单性的语录，那可以认为是这一普通思想的蹩脚释义；以及上引1933年6月10日的那条语录的附注。

我深信，[经典热力学]是在其基本概念应用范围内永远不会被推翻的唯一具有普适内容的物理理论。

同上。

法拉第—麦克斯韦这一对儿同伽利略—牛顿之间有着非常惊人的内在相似性——每一对儿中的第一位都直觉地把握了事物之间的关系，而第二位则确切地将这些关系形式化，并且定量地应用它们。

同上，页35。

*就连富有大胆创新精神和良好直觉的学者，也会因哲学上的偏见而在事实的解释上

受到阻碍。偏见.....包括相信，用不着天马行空的概念建构，事实本身就足够且应该产生出科学知识来。

同上，页49。

*自然是这样构成的，它使得按逻辑建立含有强烈决定论意味的定律成为可能，在这些定律的范围内，只有理性的、完全决定性的常数才能出现（所以说，这不是指那些可以改变数值而无损于理论的那些常数）。

同上，页63。

物理学是企图在概念上把握实在的尝试，认为实在是某种与它是否被观测无关的东西。人们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到“物理实在”的。

同上，页81。

像引力场方程组这样复杂的方程组，只有通过发现逻辑上简单的数学条件才能找到，这种数学条件完全或几乎完全地决定了方程组。

同上，页89。

只让科学为实用目的服务，它就会停滞不前。

对海外通讯社Overseas News Agency提问的回答，1947年1月20日。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402。爱因斯坦档案，号28—733。

*说真的，我从不相信物理学的基础能包含统计学性质的定律。

未刊稿，评玻恩的论文，“爱因斯坦的统计学理论” Einstein' s Statistical

Theories , 为席尔普Schilpp所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人科学家》 Albert Einstein : Philosopher—Scientist所作 , 1947年3月。转引自施塔赫尔 Stachel, Einstein from B to Z , 页390。爱因斯坦档案 , 号2—027。

如果上帝满足于惯性系 , 他就不会创造出引力。

对佩斯所说 , 1947年。见佩斯 , 《双洲记》 A Tale of Two Continents , 页227。

我认为这是上帝所赐的广义相对论的概括。不幸的是魔鬼进来捣乱 , 因人们无法求解[新的]方程组。

谈他新近将广义相对论概括为所谓的统一场论的努力。同上。

我不喜欢既可以这样做 , 又可以那样做。应该是 : 这样做 , 或者干脆不可以做。

泛谈理论 , 同上。

*关于现实世界 , 我们说的任何话都必定是假说性的 , 是人类头脑构撰的。因直接给我们的不过是感知。.....关于实在世界之存在的概念 , 任何时候对物理学都是基本的。没有这一概念 , 心理学和物理学之间就没有了界线。.....在这方面 , 现代的发展没改变什么。

致霍兰David Holland , 1948年6月25日。爱因斯坦档案 , 号9—305。

*让一般公众有机会自觉地、用心地体验科研的努力和成果 , 非常重要。每一样科学成果 , 仅仅由有关方面的少数专家拿来阐述和应用 , 还是不够的。把偌大科学知识局限于一个小群体 , 将扼杀一个民族的思辨精神 , 导致精神的贫困。

引自1948年9月10日为巴尼特Lincoln Barnett所著《宇宙和爱因斯坦博士》The Universe and Dr.Einstein (修订第二版, 纽约: Bantam, 1957年版), 页9。

*数学是社会科学的有用工具。不过, 真要解决社会问题, 主要因素还是目标和意愿。

引自宾州切尼州立师范学院学生报纸《切尼记录》the Cheyney Record记者弥尔顿·詹姆斯的访谈, 1948年10月7日。记者问爱氏, 数学能不能用来解决社会问题, 爱氏云云。爱因斯坦档案, 号58—013至58—015。

在我的科学工作中, 我仍然受制于同样的数学困难, 这使我既不能确认、也不能否定我的广义相对论性质的场论。.....我将永远无法解决它; 它将被遗忘, 而后来必定会被重新发现。

致索洛万, 1948年11月25日。刊于《致索洛万信件集》, 页105, 107。爱因斯坦档案, 号21—256, 80—865。

*我认为, 量子力学的方法原则上不是个令人满意的方法。然而.....我决不想否认, 这个理论代表着物理学知识的一个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还是确定的进步。.....它的基础不牢固, 需要由一个更加全面的基础来加强或取代。

引自“量子力学与实在” Quantum Mechanics and Reality, 《辩证法》, 1948年。爱因斯坦档案, 号1—151。

我不能忍受这样的科学家, 他们拿一块木板, 寻找它最薄的部分, 在上面钻许多孔, 不费多少力气。

据菲利普·弗兰克在《爱因斯坦的科学哲学》Einstein' s Philosophy of

Science一文中回忆，载《现代物理学评论》Reviews of Modern Physics，卷二一，第3期（1949年7月），页349—355。

全部科学的宏大目标是从最小数目的假说或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演绎来覆盖最大数目的经验事实。

转引自巴尼特Lincoln Barnett，《爱因斯坦新理论的意义》The Meaning of Einstein's New Theory，载《生活》杂志，1950年1月9日。

*一次又一次，理解事物的激情把人引向一个幻觉：不需要经验基础，只凭思想就能理性地理解客观世界，简言之，形而上地理解世界。我相信，每一个真正的理论家都是某种驯化了的形而上主义者，不管他自诩是多么纯粹的“实证主义者”。

引自“论广义引力论”On the Generalized Theory of Gravitation，《科学美国人》，卷一八二，第4期（1950年4月）。见《思想与言论》，页342。爱因斯坦档案，号1—155。

*依照广义相对论，离开物质内容的空间是不存在的。空间的物质实在是由场代表的，这个场由四个彼此独立的变量的连续作用所组成，这就是时空坐标。

同上，页348。

*我们理解事物的努力，本质上就是如此：一方面，我们试图将纷乱复杂的人类经验涵盖无遗，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基本假设中寻求简单、简约。鉴于我们的科学知识尚在原始状态，对于上述两种目标并行不悖的信念只是个信仰问题。若无这一信仰，我就不会如此强烈和坚定地相信知识的独立价值。

引自“致意大利科学进步社的贺词”，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刊物《冲击》Impact，

1950年秋季号。亦见《思想与言论》，页357。

不可以结论说，[宇宙]“膨胀的开始”必定意味着一个数学意义上的奇点。我们必须认识的仅仅是，[场]方程在这样一些[含甚高场密度和物质密度的]区域可以不连续。可是，从现存恒星和星系的发展的观点看，这一考量没有改变“世界的开始”真正构成了一个开始这一事实。

引自《相对论的意义》（1950年版），页129，“第二版附录”。

统一场论已处于“退休”状态。它在数学上是太难使用了，我竭尽全力，也没能多少证实它一点儿。这种状态无疑还会持续多年，主要是因为物理学家对逻辑—哲学论证还理解很少。

致索洛万，1951年2月12日。见索洛万，《致索洛万通信集》，页123。爱因斯坦档案，号21—277。

如果你不必靠科学谋生，科学就是一桩美妙的事情。人应当靠做他确信力所能及的工作来谋生。只有在不必对任何人负有义务时，我们才能在探索科学的努力中找到乐趣。

致加州学生霍尔扎普费尔E.Holzapfel，1951年3月。转引自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57。爱因斯坦档案，号59—1013。

世界范围内状况的改善并不严格取决于科学知识，而是取决于人类传统和理想的实现。

致克兰斯顿John Cranston，1951年5月16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821。

我在漫长的一生中学到了一点，那就是：跟现实相比，我们的全部科学都是原始和幼稚的——而这点认识正是我们所拥有的最珍贵的东西。

致米萨姆，1951年7月9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8—408。

在探求真理的科学家中有某种像清教徒禁忌的那种东西；他要避免一切唯意志论的或个人情绪的因素。

引自为弗兰克《相对论：更丰富的真理》Relativity: A Richer Truth (伦敦：Jonathan Cape, 1951年版)一书所作序言(页9)。爱因斯坦档案，号1—160。

西方科学的发展基于两个伟大成就：希腊哲学家(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和(文艺复兴时期)通过系统实验找到因果关系的可能性的发现。

致斯威策J.S.Switzer, 1953年4月2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1—381。

[统一场论]被确认或不被确认，没有人能下定论，这源自以下事实：就并不服从于如此复杂的非线性方程组特解的那些解而言，本来就无法肯定任何东西。甚至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知道。

致索洛万，1953年5月28日，刊于《致索洛万信件集》，页149。爱因斯坦档案21—300。

在科学事业中作成某种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的机遇是很小的，甚至对很有天赋的人而言也是这样。……唯一的出路是，用你绝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合你性情的实际工作，……而用剩余的时间做研究。这样，即使没有缪斯女神的特殊眷顾，你也能……过上正常、和谐的生活。

致印度人贝迪R. Bedi，他不确定该做什么事以为一生事业。1953年7月28日。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59。爱因斯坦档案，号59—180。

现在科学家们正纷纷提问题炮轰我的新理论。……两个月来，我的同行们突然对它大感兴趣，每个人都试图改进它。但是我绝对相信，对它没法再鼓捣了。我是对这个理论作了长期研究之后才得到这个结果的。

在他关于统一场论的最后一个方程组在《相对论的意义》第四版附录中发表之后所说。转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3年10月16日。

*人类射气human emanations之类的东西是可能存在的，只是我们还不知道罢了。还记得发现电流和电波的时候，每个人都不相信吗？科学毕竟还在婴儿期。

引自一番谈话，早于1954年。据安东尼娜·瓦伦丁Antonina Vallentin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传奇》The Drama of Albert Einstein（纽约：Doubleday，1954年版），页155。

不可思议的是，昔日似乎是无害的科学竟演化成为使每个人战栗的梦魇。

致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1954年3月28日。转引自惠特罗Whitrow，《爱因斯坦》，页89。爱因斯坦档案，号32—410。

回顾狭义相对论的发展，无可怀疑，在1905年，发现它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致泽利希，1955年2月19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9—069。

说[经典]场论能够说明物质的原子结构、辐射以及量子现象，等等，这点看来是可

疑的。大部分物理学家会坚定地回答“不”，因他们相信，量子问题在原则上已经用别的方法解决了。尽管可能确是如此，但莱辛的安慰仍与我们同在：“追求真理比占有真理更可贵。”

爱因斯坦最后的书面科学论述，关于量子理论的，1955年3月，去世前一个多月。为《瑞士高等学校报》Schweizerische Hochschulzeitung所写；收入泽利希，《光明的时代，黑暗的时代》；亦见引于弗伦奇，《爱因斯坦百年纪念文集》，页37。爱因斯坦档案，号1—205。

*自从数学家侵入相对论，我自己再也弄不懂它了。

显然是顽笑话。转引自泽利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苏黎世：Europa—Verlag，1960年版），页46。

在判断一个理论时，我就问自己，如果我是上帝，我是否会如此安排世界。

对助手霍夫曼Banesh Hoffmann所说。见哈里·沃尔夫Harry Woolf所编，《奇人怪事》（Reading, Mass. : Addison—Wesley，1980年版），页476。

真正献身于物理世界知识进步的人……决不会为实用目的而工作，更不用说为军事目的而工作了。

同上，页510。

我思考量子问题的功夫，何止我思考广义相对论所用的百倍。

据奥托·斯特恩回忆。转引自佩斯文，载弗伦奇编，《爱因斯坦百年纪念文集》，页37。

我仍能想到最坏的情况：上帝可能创造了一个其中没有自然规律的世界。一句话，一片混沌。但是，应该存在一些具有确定解的统计学定律，即那些迫使上帝在每个个别场合都要掷骰子的定律。那非常不合我意。

据詹姆斯·弗兰克回忆。转引自C.P.斯诺文，载弗伦奇，《爱因斯坦百年纪念文集》，页6。

按照相对论，质量和能量都是同一东西的不同表现——对普通人来说，这是一个多少有点陌生的观念。更进一步， $E=mc^2$ ，就是说能量等于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这表明很少的质量可以转化为很多的能量……质量和能量实际上是对等的。

这段话是爱氏向听众大声宣读的，由新星电视台制作、放映的影片《爱因斯坦传》，公共电视网1979年。

物理学本质上是一门直观和具体的科学。数学只是表达支配现象的规律所用的工具。

转引自索洛万，《致索洛万信件集》一书序言（页7—8）。

和一个漂亮女孩一起坐在花园的长椅上过一小时，就像过了一分钟，但是在热炉子上坐一分钟，就像一小时那么长。

爱因斯坦对秘书杜卡斯解释相对论，要她转达给记者和外行人。转引自塞延，《爱因斯坦在美国》，页130。

科学地描述一切事物是可能的，但没啥意思。那将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描述——就像把贝多芬的交响乐描述为波压的变化一样。

引自玻恩，《我这一代物理学的演变》Physik im Wandel meiner Zeit (Braunschweig : Vieweg , 1966年版)。

科学家自己犯了错误时是一棵含羞草，而当他发现别人的错误时，就成了一头咆哮的狮子。

引自埃勒斯，《亲爱的赫兹！》，页45。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论和平与战争



爱因斯坦与军人，商讨爱氏在美国海军军械局的工作任务，1943年（海军三局公关

部图片科，纽约。)

*今日的激烈斗争不大会产生赢家。……所以，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集结自己的影响，俾使和平条件不至成为未来战争的原因，不但是符合伦理的，也是极端必需的。

引自“对欧洲人的宣言” Manifesto to the Europeans，1914年10月由尼古拉 Georg Nicolai，福斯特 Wilhelm Foerster 和爱因斯坦起草，反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一个支持为德国行动所作辩护的宣言。《全集》，卷六，文件8。

就连各国的学者也一直像作了脑切除一样行事。

致罗曼·罗兰，1915年3月22日，当一战爆发之际。罗兰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和平主义者。《全集》，卷八，文件65。

以我之见，战争的心理根源有生物性基础，是雄性动物进攻性本质决定的。……在这方面，有些动物，如公牛和公鸡，要胜过我们。

引自“我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My Opinion on the War，为柏林歌德学会 Goethebund 所作，1915年10—11月。《全集》，卷六，文件20。三十一年后，1946年6月，爱氏在与人类学家蒙塔古 Ashley Montagu 的访谈中重复了这一观点，声称，儿童的顽皮和父母的耳光，也就是家庭暴力，是固有的反射性的、本能的行为，是国际暴力和侵略的微型样板。爱氏基本同意弗洛伊德的结论，但蒙塔古不同意，他要爱氏相信，关于人性本恶的教条是没有根据的。见蒙塔古的文章，“和爱因斯坦的谈话”，刊于《科学文摘》 Science Digest，1985年7月。爱因斯坦档案，号29—002。

*1914年，也就是大战前存在的国际主义，那内涵是文化国际主义，商业和工业的大同世界，广泛的思想宽容——这个国际主义本质是对的。这个国际主义复兴之前，地球上不会有和平，战争创伤不会平复。

引自访谈，刊《纽约晚邮报》，1921年3月26日。见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89。

*尽管有许多希望和幻想，战争总有发生的可能。这个世界好像不怎么害怕哪怕最极端、最灾难性的战争暴虐和杀戮。

引自索兰尼Aldo Sorani的访谈，载《信使报》Il Messaggero，1921年10月26日。《全集》，卷十二，附录G。

*我认为，[媒体]虽然常常为战争推波助澜，或激起政局动荡，但也可能为和平作出至大贡献。假如所有国家的媒体联合起来，推动和平，就可能向实现和谐、兄弟关系和全世界财货共享的理想迈出决定性的一步。

同上。

*所有国家的人民都会真诚地坚持说，他们自己的国族是侵略的受害者。……你不能教育民族如何战争，同时又能让它的人民相信战争是可耻的罪行。

致阿达马Jacques Hadamard，1939年9月2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12—025。

*我承认，宣布自己不设防的国家承受着巨大风险。然而，这一风险却为整个社会所接受，而且符合人类进步的利益。没有牺牲，决不可能有真正的进步。……只要各国继续系统地准备战争，那么，恐惧、猜疑和自私的野心就会再次导致战争。

同上。

*发动战争，既意味着杀害无辜，也意味着无辜被杀。……一个正派而自尊的人，怎么能参与这种可悲的事务？假如你的国家要你作伪证，你会去作吗？当然不会。那么，屠杀无辜，岂不比这坏上千倍？

同上。

只要存在军队，任何严重冲突都会导致战争。一个不会积极反对国家扩军的和平主义者是、且必定是软弱无力的。

引自“积极的和平主义者” Active Pacifism, 1931年8月8日，为迪克斯迈德 Dixmuide的一次和平游行示威而作。迪克斯迈德曾是比利时一战战场。刊于《我的世界观》（1934），页55；收入《思想与言论》，页111。

愿人民的良心和常识觉醒，俾各国的生活可以达到新阶段，那时候，人们回顾战争，会认为那是他们先人不可理解的错乱失常！

同上。

战争不是室内游戏，参与者会乖乖地遵守规则。事关生死的时候，规则和约定就落空了。只有绝对拒绝战争，才能有点效果。

引自在加利福尼亚对大学生所作的一次演讲，1932年2月27日。《思想与言论》页93所指出处有误。刊于《纽约时报》，1932年2月2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8—187。

*道义上的裁军，像整个和平问题一样，由于当权者决不肯交出自己国家的任何部分

主权而变得困难了；假如还想废止战争，那正是他们应该做的。

引自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的一次记者招待会，1932年5月23日。见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57。他们的版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一书德文版，或者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英文版，页168—169。内森和诺顿注意到，在记者会上，还有一个版本，是反战者国际War Resisters International记录整理的，爱氏对其做了订正，因他认为其中有误解。两人申言，英文翻译是以“爱氏自己的版本”（爱因斯坦档案，号72—559）为基础的。

*我绝对相信，我们应该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加大反战运动的力度。运动的道义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它]鼓舞个人的勇气，激发人的良心，削弱了军国制度的权威。

同上。

*这不是喜剧。这是个悲剧.....尽管有系铃帽小丑的插科打诨。没人有权利将这个悲剧看轻，或在该哭的时候笑。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站到屋顶上，大声指责：这次会议是一个拙劣的模仿品！

引自上述记者会前博科维奇Konrad Bercovici的访谈。刊于翌年，1933年2月的《插图评论》Pictorial Review；转引自克拉克Clark，《爱因斯坦传》，页372。克拉克申言，“没有人会声称这一定就是爱因斯坦讲话的确切.....逐字翻译。然而，从所有证据看来，这似乎反映他的激动.....态度。”

我们必须.....拼尽此生去抽干战争的源头：兵工厂。

同上，页373。

问题就在这里：有没有什么方式，能让人类免于战争的威胁吗？大家知道，随着现代科学的进展，这个问题已经意味着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然而，尽管人们显示了很大热情，解决这一问题的所有尝试都归于可悲的失败。

致弗洛伊德，1932年7月30日。同弗洛伊德的回信一起由国家联盟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战争？”亦见引于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188。爱因斯坦档案，号32—543。

任何人，如果真想废除战争，就必须坚决宣布，赞成他的国家交出一部分主权，而听命于一些国际机构。

引自“美国与1932年裁军会议” America and the Disarmament Conference of 1932。发表于《我的世界观》，页63；收入《思想与言论》，页101。

义务兵役制是不健康的民族主义的温床，必须废止；最要紧的，自觉的反战者必须受到国际的保护。

引自“1932年的裁军会议”，见《思想与言论》，页98。《国家》The Nation，卷一三三，页300。

在我看来，义务兵役制乃是个人尊严缺乏症最可耻的症状；今天，文明的人类正为此病所累。

引自“社会与个性”，1932年。发表于《我的世界观》（1934年）；收入《思想与言论》，页15。

世界各国的强大军工集团正不遗余力地阻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而统治者只有确知他们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有力支持，才能达成这一伟大目标。在民主政治大兴的今

天，国家的命运系于人民自己；每一个个人都不应忘记这一点。

引自“自由”，1932年。发表于《我的世界观》（1934年）；收入《思想与言论》，页106。

*毫无疑问，当前的经济困难将带来一些立法，为的是让劳动供需关系和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调整始终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中。但是，这些问题也要靠自由的人去解决。

同上。

当拥有伟大文化的小国被玩世不恭的蔑视正义者毁灭时，大国却袖手旁观，真是可恶。

引自对麦迪逊广场公园一次和平集会的致辞，1938年4月5日。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279。爱因斯坦档案，号28—424。

*费米E.Fermi和齐拉德L.Szilard已就新近的研究通过手稿向我作了通报，这使我预期，不久的将来，元素铀能转化成新的重要能源。这一情况的有些方面似乎值得注意，如有必要，政府方面应迅速采取行动。

爱因斯坦致罗斯福总统那封有名的信的第一段，申明自己担心德国可能在研制原子弹，1939年8月2日。互联网上有广泛传阅。爱氏并未暗中与闻事情的进一步发展，而且，由于有些事情说不明白，也没有参与曼哈顿工程。他倒是在其他一些较小的军事事务上接受过咨询。爱因斯坦档案，号33—088。

有组织的强权只有靠有组织的强权来反对。尽管对此我很遗憾，其他方式是没有的。

致福尔克斯R.Fowlkes，一个和平主义者学生，1941年7月1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5—100。

*齐拉德博士当前的研究工作是有保密条件的，这些条件不允许他向我透露研究的讯息。然而我也知道，他非常担心从事这一工作的科学家跟您的政府中负责制定政策的官员之间缺乏接触。在这种情势下，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齐拉德博士介绍给您，我希望您能亲自关注他对本案的呈报。

致罗斯福总统，1945年3月25日。其时爱氏担忧核能的控制问题及其公共政策涵义。罗斯福于4月12日逝世，没看到这封信。爱因斯坦档案，号33—109。

我没有参与研制[原子弹]，一点也没有参与。我对原子弹的兴趣跟其他人一样，或许稍微多了一点。

引自刘易斯Richard J.Lewis的访谈，《纽约时报》，1945年8月12日。

*亲爱的阿尔伯特！我的科研工作跟原子弹仅有非常间接的一点关联。

引自致汉斯·阿尔伯特的保证书，1945年9月2日。译文见内夫，《爱因斯坦传》，页388。爱因斯坦档案，号75—790。

只要各国还要求不受限制的主权，我们无疑还将面对更大的战争，用规模更大、技术上更先进的武器来打。

致哈钦斯Robert Hutchins，1945年9月10日。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337。爱因斯坦档案，号56—894。

原子能的释放并没有造出新问题。它仅仅让一个现存问题更加迫切地需要解决。可

以说，它对我们的影响是量的而不是质的。

引自“爱因斯坦论原子弹”，第一部分，系爱氏对斯温Raymond Swing的谈话，刊于《大西洋月刊》，卷一七六，第5期（1945年11月），页43—45。见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373—378。

我不信一场核战争能毁灭文明。或许地球上三分之二的人口将被杀死，但仍会留下足够多能思想的人，足够多的书，可以重起炉灶，复兴文明。

同上。

原子弹的秘密应当交付一个世界政府。……我怕不怕世界政府成为暴虐？当然怕。但我更怕再来一次或几次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任何政府都必定会为恶。但是，比起更大的战争之恶，还是世界政府更可取些。

同上。

我不认为自己是原子能释放之父。我在其中的作用很间接。实际上我没有预见到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原子能释放。我仅仅相信理论上那是可能的。它能成为现实仅仅是因为偶然发现了链式反应，而那是我无法预见的。

同上。

战争赢了，但和平没有。列强在战争中团结在一起，现在因缔结和平而分裂。

引自在纪念诺贝尔奖设立五十周年的晚宴上所作讲话，1945年12月10日，纽约。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382。爱因斯坦档案，号28—722。

*许多人质询我新近讲的一句话：“假如人类还要存续并上升到新的高度，新型思维

至关重要。”过去的思维和做法没能防止世界战争。未来的思维必须能。

同上，页383。爱氏语录中，这条最受质疑。

*在过去时代，在列国竞争中，一个国家的生命和文化可由军队的增长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今天，我们必须放弃竞争，保障合作。

同上。

步枪子弹杀人，而原子弹毁灭城市。防子弹有坦克，但没有科学上可行的手段防得了毁灭文明的武器。.....我们的防御在于法律和秩序。

同上，页384。

原子弹释放的威力改变了一切，除了我们的思维模式，于是我们就滑向前所未有的灾难。

引自致核科学家紧急委员会the Emergency Committee of Atomic Scientists的一封信，1946年5月23日。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376。爱因斯坦档案，号88—539。

这一危险是科学带来的，但真正的问题在人脑和人心里。我们无法靠机械改变他人的心，但能通过改变自己的心并勇敢说出来而让他人变心。.....当我们的心和大脑都清楚的时候——只有在那时，我们才有勇气克服困扰着世界的恐惧。

论原子弹。引自阿姆林Michael Amrine的访谈，刊于《纽约时报杂志》，1946年6月23日，题“真正的问题在人心里” The Real Problem Is in the Hearts of Men。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387—388。

军事事务上的不合作应当是所有.....从事基础科研的真正科学家的基本道德原则。

答海外通讯社the Overseas News Agency问，1947年1月20日。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401。爱因斯坦档案，号28—733。

*通过释放原子能，我们这代人给世界带来人类发明火的使用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力量。

引自关于支持核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一封信，1947年1月22日。这样的信寄出好多，日期不一。爱因斯坦档案，号40—010。

*我们科学家意识到自己不可逃避的责任：让我们的公民同胞了解原子能的简单事实及其社会涵义。我们的安全和希望端在于此。

同上。

早知道德国人造不出原子弹，我决不会动一下手指头。

致《新闻周刊》，1947年3月10日，谈到致信罗斯福总统、要他注意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一事。据称，爱氏坚持认为，没有他的干预，核能开发会照样进行。

通过释放原子能，我们这代人给世界带来史前人发明火的使用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力量。

引自关于支持核科学家紧急委员会的一封信，1947年3月22日。爱因斯坦档案，号70—918。

*[尚兵]倾向.....对美国来说是新东西。接连两次世界大战，各种力量集中于军事目标，受此影响，滋生了尚兵心理，一切以军事为主导；而由于胜利突然到来，这种

心理变本加厉。其特点是，众人将罗素称作“赤裸裸的强权”的东西看得太重，认为它远较其他因素更能影响民族之间的关系。

引自“尚兵心理”，《美国学者》，卷十六，第3期（1947年夏季），页353—354。收入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77—479。

尚兵心理的特点是，非人因素，如原子弹，战略基地，各种武器，原材料占有量，等等，至为重要，而人，人的欲望和思想，简言之，心理因素，是无足轻重和第二位的。……个人被降低为……“人力材料”。

同上。

轰炸平民中心滥觞于德国人，为日本人所效法。盟军以牙还牙，照此办理，结果发生奇效——而且道义上还占着理。

引自访谈录，题为“爱因斯坦论原子弹”，第二部分，由斯温Raymond Swing采访录音，刊于《大西洋月刊》，1947年11月。

原子弹的储备只应用于威慑目的。……储备原子弹而不承诺不首先使用，那就是将拥有原子弹用于政治目的了。……[那样的话]，核战争是很难避免的。

同上。

东方共产制度的力量，在于它有些宗教色彩，能唤起宗教情绪。基于法律的和平力量，背后若无宗教的力量和热情，是很难希望成功的。……必须辅之以深邃的情感，那是宗教的基本要素。

同上。

不应忘记，这个国家制造原子弹只是作为预防措施；那原是要防止德国人发明出来加以使用。

同上。

我没说美国不该生产和储备原子弹，因为我认为它必须这样做；它应能阻止别国进行核攻击。

同上。

由于我没有预见到核能会带来长远利益，我只好说目前它是个威胁。或许作个威胁也不是坏事。它可以威慑人类，让他们给国际事务带来秩序；没有恐惧的压力，人类是不会那样做的。

同上，临终遗言。

只要有人，就会有战争。

致黑尔曼Philippe Halsman，1947年。转引自1999年12月31日《时代》周刊，页35，“世纪伟人” Person of the Century栏目，有关爱氏的文章。或许最早见于黑尔曼所著《观察与洞察》Sight and Insight（1972），但我从中没找到这段。

我们所有关心和平、关心理性和正义获胜的人，都要明白知道，理性和真心善意对政治领域的事件影响微乎其微。

引自在纽约卡内基馆接受“一个世界奖”之际的讲话，1948年4月27日。刊于《我的晚年》；收入《思想与言论》，页147。

不管在哪里，一旦物质力量万能论在政治生活中占了上风，这种力量就会拥有自己的生命，并变得比想把物质力量当工具使用的人还要强大。

同上。

拟议中的国家军事化，不但以战争直接威胁到我们，也会慢慢地、然而确定地破坏民主精神和个人尊严。

同上。

对纳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的胜利，导致了我们的军方人士和尚兵态度不健康地抬升。这种抬升威胁到我们国家的民主机构，也威胁到世界和平。

引自为“幸存的模式” Pattern of Survival大会所作陈述，于纽约，日期是1948年6月1日。见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486。伯格林爱因斯坦收藏，瓦萨学院，Box M2003—009，Folder 3.31。爱因斯坦档案，号58—582。

我们科学家一向有个悲惨的命运，那就是帮人把灭绝生命的方法弄的更有效更可怕。现在，我们必须将下述目标作为自己庄严的、至高无上的义务：尽一切努力，防止这些武器用于残忍的目的，而这些武器正是为残忍目的发明的。

转引自《纽约时报》，1948年8月29日。

*物理学的进展，固然使得科学成果有可能用于牵涉巨大危险的技术和军事目的。然而，责任在那些使用新工具的人，而不在那些为知识进步作出贡献的人：这样说来，责任在政治家而不在科学家。

答复切尼州立师范学院Cheyney State Teachers College的学生刊物《切尼记

录》Cheyney Record记者Milton James的问卷。该校是为宾州黑人设立的。问卷中问及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对其毁灭性后果是否负有道义责任。1948年10月7日。刊于1949年2月。本书前一版有误。见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501—502；杰罗姆和泰勒Jerome and Taylor，《爱因斯坦论种族与种族主义》，页148。爱因斯坦档案，号58—013至58—015。

创立欧洲国家联盟United States of Europe乃出于经济和政治的需要。至于它会不会有助于稳定国际和平，那是无法预料的。我相信会的。

人问：这样的联盟会不会解决战争问题？爱氏答复云云。同上。（本书前版此处有误。）

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但我可以告诉你，第四次他们会用石块！

引自采访录，“七十岁的爱因斯坦”，采访者维纳Alfred Werner，刊于《自由犹太人》，第16期（1949年4—5月）。爱因斯坦档案，号30—1104，打印稿页9。

只要还有人通过国家扩军来谋求安全，没有哪个国家会放弃一旦打起来将给它带来胜利的武器。以我之见，安全只能靠所有国家放弃军事防御才能实现。

致哈达马Jacques Hadamard，1949年12月29日。爱因斯坦档案，号12—064。

*我从未搞过关乎制造核弹的研究。我在这一领域的唯一贡献，是1905年我确定了质能之间的关系，那是物理世界非常普遍的一条真理，在那个世界，潜在的军事联系对我的思想完全陌生。

致马斯特A.J.Muste，1950年1月2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631。

假如[制造氢弹]获得成功，大气的放射性污染、因而杀灭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就会成为技术上的可能。

引自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主办的电视节目所供稿件，节目内容是氢弹的涵义，于1950年2月12日播出。刊于《思想与言论》，页159—161。

靠军备竞赛不能预防战争。在这条道上，每走一步都让我们更接近灾难。……我再说一遍：扩军不能预防战争，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战争。

引自联合国的广播访谈，1950年6月16日，在普林斯顿爱氏家中录音。发表于《思想与言论》，页161—163。

致力和平，准备战争，二者不能兼容。……只能将武器交托给一个国际当局。

同上。

链式反应的发现，并不比火柴的发现更能毁灭人类。

引自致加拿大教育周Canadian Education Week的祝词，1952年3月。爱因斯坦档案，号59—387。

*真正的病症，在于……相信，平时我们必须组织自己的整个生活和工作，俾一旦发生战争即能保证取胜。这一态度导致一种信念：我们的自由、实际上我们的存在本身都受到强大敌人的威胁。

引自“文化腐败的症状”Symptoms of Cultural Decay，《核科学家通讯》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卷八，第7期（1952年10月），页217—218。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8。

第一颗原子弹毁灭的不仅仅是广岛。它也炸毁了我们从先辈那儿继承来的、过时的政治理念。

转引自《纽约时报》1953年6月12日刊发的一则多人签署的声明。

*纽伦堡法庭对德国战犯所作的审判基于对如下原则的庄重承认：犯罪行为即使是听从了政府的命令所为也不得宽恕；良心高于国家法律的权威。

引自“人权”，系接受芝加哥律师十诫社the Chicago Decalogue Society of Lawyers颁发的人权贡献奖后致该社的答谢辞。写于1953年12月5日前（爱因斯坦档案，号28—1012），经人翻译录音，于1954年2月20日颁奖仪式上播放。见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97。

*A. E.C.=核 (Atomic) 试验 (Extermination) 阴谋 (Conspiracy) 。

草草记于一本题为“阻止原子弹：挑战美国人民的理性” Stop the Bomb : An Attempt to the Reason of the American People”，约写于1954年6月。爱因斯坦档案，号28—925。小册子是一个请愿团送给爱氏的，希望他能签名声援，请愿的内容是敦促艾森豪威尔总统中止在太平洋的氢弹试验。爱氏以为，这样的请愿只可自我满足，于事无补。见施韦伯Schweber，“爱因斯坦与核武器”，收入加里森Galison，霍尔顿Holton和施韦伯Schweber所编，《爱因斯坦于21世纪》Einstei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页91。范托娃1954年6月14日的日记中也提及此事。

*核武器的发展可能给人的唯一安慰，就是可以希望，这一武器将起到威慑作用，推动建立超国家保障体系的运动。不幸的是，当前疯狂的民族主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势力。

致筱原Seiei Shinohara, 1954年7月7日。见大卫·罗和舒尔曼, 《爱因斯坦论政治》, 页493。爱因斯坦档案, 号61—306。

我一生犯了个巨大的错误：我签署了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件, 建议制造原子弹。但其中还有些理由：德国人可能会造出来！

1954年11月16日, 鲍林Linus Pauling在同爱氏谈话后, 当日的日记中所写。此处引文直接从日记复制而来。本书前两版所引较长版本乃引自第二手资料, 不见于日记。尽管爱氏的信只是要人警惕原子弹的可能性, 而没有真的提倡制造原子弹, 爱氏还是意识到, 此信或最终导致了原子弹。爱氏担心, 假如美国人在这一领域不加紧研究, 希特勒会率先研制并使用原子弹；而没有原子弹, 美国将不能用同样手段反击, 以保护自己。不给罗斯福写信, 就可能导致一个有原子弹武装的希特勒来统治世界。（日记存于俄勒冈州立大学山谷图书馆Valley Library, 科瓦利斯Corvallis。海伦和鲍林文件集Ava Helen and Linus Pauling Papers）。

那里没有表明一点点潜在的技术应用。

致艾萨克Jules Isaac, 1955年2月28日, 驳斥那种说他的狭义相对论应为核裂变和原子弹负责的意见。核裂变是1938年由哈恩Otto Hahn和斯特拉斯曼Fritz Strassmann在柏林完成的；核裂变之成为可能, 是由于1932年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发现了中子；裂变需要中子。转引自内森和诺顿, 《爱因斯坦论和平》, 页623。爱因斯坦档案, 号59—1055。

我们面前, 摆着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 供我们选择。难道我们舍此而选择死亡, 只因为我们不能忘记我们的争吵吗？我们以人的名义, 向人类呼吁：记住你是人, 忘掉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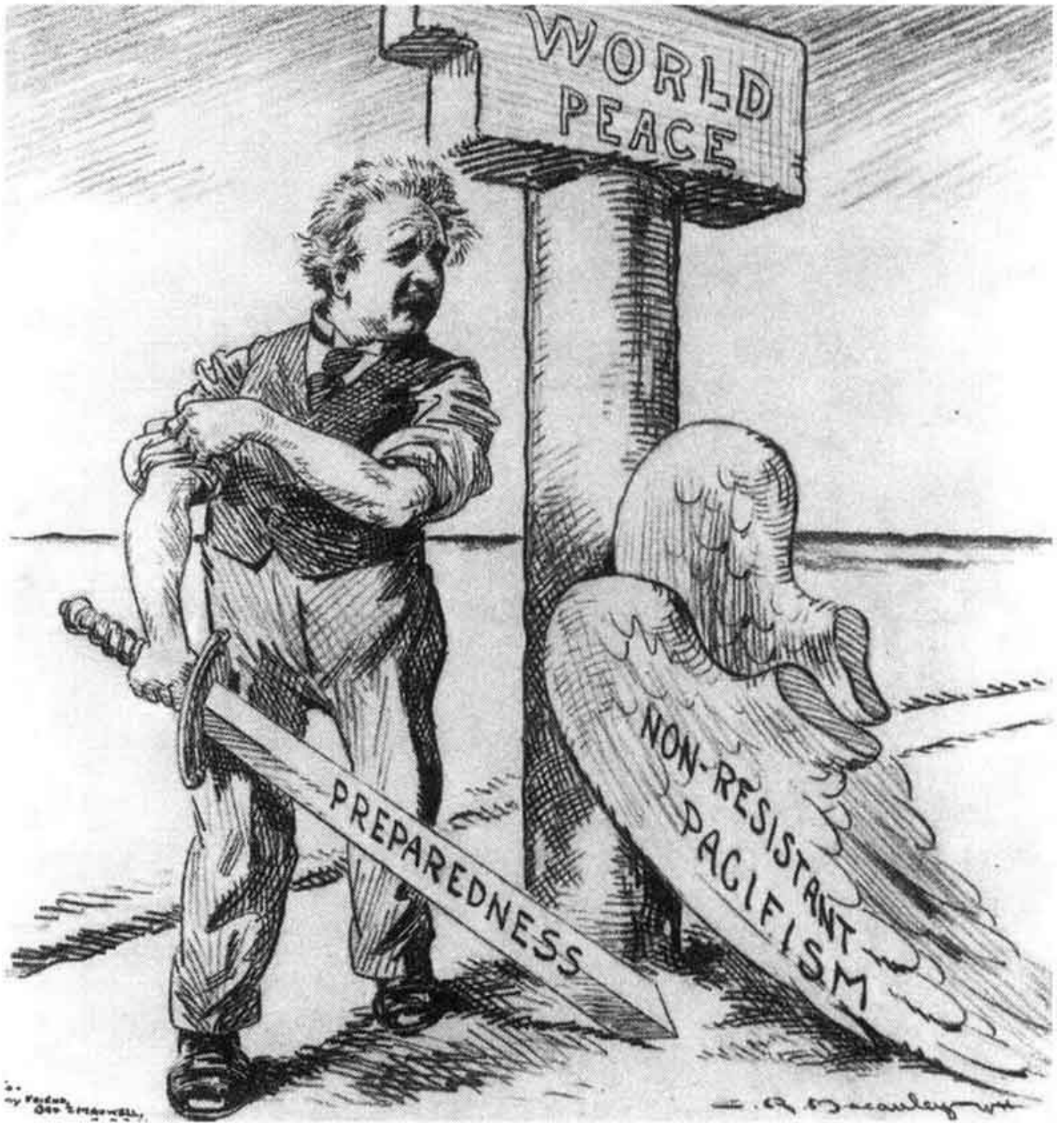
引自爱氏签名的最后一则声明的首段，论及大规模杀伤武器的研制。声明由罗素起草，签署人有罗素和其他九位科学家；爱氏于1955年4月11日签署，一星期后去世。文件后来以“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the Russell—Einstein Manifesto 知名，1955年7月9日在伦敦发表。其时爱氏已歿。爱因斯坦档案，号33—211。

我们恳请这个代表大会，并通过这个大会，恳请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广大公众同意下述决议：“鉴于将来的世界战争一定会使用核武器，而这样的武器威胁到人类的继续存在，我们谨敦促各国政府，要它们认识到、并且公开承认，它们不能通过世界战争来推进自己的目标；因而我们敦促它们，要寻找和平手段去解决它们之间的所有争端。”

同上。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论和平主义、裁军和世界政府



“爱因斯坦拿起了剑。”引自《布鲁克林鹰报》，1933年。C.R.Macaulay作（柱顶字样为“世界和平”，断翅上字样为“不抵抗的和平主义”，剑上字样为“人若犯我，我有准备。”国会图书馆书号LC—USZ62—42467。）

爱因斯坦自青年时代起就是个和平主义者，直到1933年希特勒的所作所为逼迫他重新考虑。从1933年到1945年，他看到特定情境下军事行动的必要；具体说，他感到，面对德国的侵略，“那些一向正常的国家”拥有一定军事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弗尔辛Fölsing，《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页676）。但一般而言，他认为由一个超国家的世界政府来控制武力，对于保存文明、保障个人自由是必要的。从1945年直到1955年去世，他力倡建立一个世界政府，认为那是道义上势在必行的。

*我是个和平主义者，认同德国的政治结构是有违我本性的。

致弗里茨·哈伯，1921年3月9日。《全集》，卷十二，文件87。

一个珍视文化价值的人，不可避免要成为一个和平主义者。

引自为伦茨Kurt Lenz和法比安Walter Fabian所编《和平运动》Die Friedensbewegung（1922年）一书提供的文章。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55。

在历史学界，大多数代表人物对促进和平主义事业都无多贡献。许多代表人物……都公开作过令人震惊的、强烈的沙文主义好战声明。……在自然科学领域，情况截然不同。

引自《和平运动》，同上。

由于他们的话题是普遍性的，需要有组织的国际合作，[科学家]倾向于国际的理解，所以赞同和平主义的目标。

同上。

源自科学的技术已经把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起来，所以，任何战争都成了国际性的重要事件。待到人类折腾够了、意识到这一点时，人们同样会有能力和意愿去创建一些有力量的组织去结束战争。

同上。

我有三愿：一，明年将带来至为广泛的陆上海上国际裁军协议；二，将为国际战争债务找出解决办法，俾欧洲各国能够还债而不必抵押国外资产；三，能与苏联诚心达成协议，使这片土地免于外部压力，让它的内部发展不受阻碍地前行。

为1928年12月31日《芝加哥每日新闻》而作。之前记者莫勒Edgar Mowrer来问爱氏新年有何心愿。（蒙Uriel Gorney和Mishael Zedek提供出处。）爱因斯坦档案，号47—670。

一个人，只要他准备听从权威的命令去进行系统的屠杀，或者让自己以任何方式服务于战争或战争准备，他就不能自称是基督徒或犹太人。

为[世界和平同盟的]“和平金典” Livre d' or de la paix所作声明，1928年。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爱因斯坦档案，号28—054。

我绝对会拒绝任何直接或间接为战争服务的工作，还会说服我的朋友们也这样做，不管战争有什么理由或原因。

1929年2月23日，为刊于《真理》Die Wahrheit一书（布拉格，1929年版）而作。亦见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爱因斯坦档案，号48—684。

我的和平主义是一种本能的情感，这种情感占据了我，因为我厌恶杀戮。我的态度并非来自理智的理论，而是基于我对一切残忍和仇恨的深恶痛绝。

对《基督教百年》Christian Century编辑保罗·哈钦森Paul Hutchinson所说，1929年7月。采访录刊于《基督教百年》，1929年8月28日。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98。

无论在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我都毫不隐瞒我对官方强制的兵役和参战的痛恨。我认为，用一切可用手段反对这种对于个人的野蛮奴役，是一种良心责任。

引自对丹麦报纸《政治》Politiken所作的声明，1930年8月5日。收入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政治》，页129。爱因斯坦档案，号48—036。

*当那些由和平主义理想维系在一起的人们举行会议时，他们总是只跟同类相伴。他们就像一群羊挤在一起，而狼群就在外边等待。……羊群的声音达不到圈子之外，于是也不起作用。

引自为新历史协会“百分之二”活动所作讲话，该会是信奉和平主义的巴哈伊教的一个分支。1930年12月14日，纽约。见施威默Rosika Schwimmer笔记。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40。爱因斯坦档案，号48—479。

*在我们目前的兵役制下，每一个人都被迫犯罪——为国杀人罪。和平主义者的目标，必须是说服其他人，让他们相信战争之不道德，从而在世界上清除兵役制这种可耻的奴役。

同上。

*哪怕有百分之二被要求服兵役的人宣布抵抗战争，宣称“我们不去打仗，我们需要用其他方法解决国际纷争”，政府就无能为力了——他们不能够把这么多人关进监狱。

同上，页241。

*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声排在队列中行进，就凭这点就不值我鄙视。这种唯命是从的英雄主义，这种没心没肺的暴力，这种可恶的爱国浮夸——我多么强烈地鄙视这些！战争是卑鄙低下的，我宁愿被撕成碎片也不想参与这样的行为。

引自“我信什么”，《世纪论坛》卷八十四（1930年），页193—194。他处翻译各异，本书前几版亦然。收入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29。

我相信，只有当人们在国际规模上组织起来，并作为一个整体拒绝服兵役或参战，[在废除战争方面]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

引自在《青年论坛》Jugendtribüne上所作声明，1931年4月17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7—165。

*没有几个人仍然死抱这样的观念，以为用战争形式的暴力行为来解决国际问题是人类的特长或价值所在。但对于如何避免战争——未开化时代的野蛮和可恶的遗迹，我们的态度就不够一致了。

引自“美国和1932年裁军会议”，1931年6月。据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658，或系爱氏1932年1月18日在加州惠蒂尔学院Whittier College in California所作演讲。收入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48。爱因斯坦档案，号28—152。

抗拒战争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合法方式，另一种是革命的方式。合法方式是提供替代役，不是作为特权而是作为所有人的权利。革命观点涉及不妥协的抗拒，宗旨是在和平时期摧毁军国主义政权，战时则破坏国家资源。

引自一则声明，由布罗克韦Fenner Brockway记录，刊于《新世界》杂志The New World，1931年7月。布罗克韦曾于1931年6月30日会见爱氏。爱因斯坦档案，号47—742。

我呼吁所有男人和女人，知名人士和普通人，宣布自己不再为战争或战备提供任何帮助。

引自对反战国际组织的声明，法国里昂，1931年8月。转引自弗兰克，《爱因斯坦：生平与时代》，页158。亦见引于《纽约时报》，1931年8月2日。

*任何人如果真想废除战争，就必须坚决声明，他赞成自己的国家放弃一部分主权，而服从一些国际机构：他必须准备让自己的国家在万一遇到争端的时候，服从国际法庭的裁决。他必须.....支持全面裁军。

同上。在1932年7月30日致弗洛伊德信中，爱氏几乎用了同样的字眼（爱因斯坦档案，号32—543，545，546）。二战后他回到了这一世界政府立场。

*国家为人而存在，而不是人为国家而存在。.....我相信，国家最重要的使命便是保护个人，使他有可能发展成一个有创造性才能的人。国家应该是我们的仆人；我们不应该是国家的奴隶。国家强迫我们服兵役就是违反这一戒律。

引自“通往和平之路”The Road to Peace，刊于《纽约时报杂志》，1931年11月22日。收入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53。（本书前几版中，我引的版本稍异，出处也随《思想与言论》而误指了。）爱因斯坦档案，号28—175。

*出于道义理由而拒绝服兵役可能给人招来严重迫害；这种迫害，难道不是跟从前那

些世纪中对殉教者的迫害一样，是社会的耻辱吗？

同上，页255。

我不仅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还是一个战斗的和平主义者。我愿意为和平而战。……一个人，能为他相信的事业——比如和平——而献身，难道不强似为他不相信的事情——比如战争——而受罪吗？

引自1931年菲尔爱克的访谈，与其他几篇一起刊于一本小册子，题为《反战之战》The Fight against War，编者Alfred Lief（纽约：John Day，1933年）。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125—126。

和平不能靠武力来维持。它只能通过理解来实现。你无法征服一个民族，除非你消灭所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如果你不想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你就要找到不诉诸武力而解决争端的办法。

引自“和平主义札记”Notes on Pacifism，见《宇宙宗教》（1931年），页67。或许是出于意译，原始出处不详。

我仍是从前那个热烈的和平主义者。但是我相信，只有当侵略性独裁政权对于民主国家的军事威胁不再存在时，才能再度在欧洲提倡拒绝服兵役这个方法。

致拉比菲利普·伯恩斯坦Rabbi Philip Bernstein，1934年4月5日。见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250。爱因斯坦档案，号49—276。

我们只有做到全部废除义务兵役制，才有可能本着和解、快乐生活和热爱一切生灵的精神去教育青年人。

引自“致和平友人的三封信” Three Letters to Friends of Peace , 刊于《我的世界观》(1934年) ; 收入《思想与言论》, 页109。

*武装起来意味着发出声音并作好准备, 不是准备和平, 而是准备战争。因此, 人们不愿意逐步裁军; 他们愿意一下子裁完或根本不裁。

见“裁军问题”, 刊于上引书; 《思想与言论》(页102—103)中翻译稍异。转引自大卫·罗和舒尔曼, 《爱因斯坦论政治》, 页22。爱因斯坦档案, 号28—180。

*我坚决主张如下的原则: 只有通过组织一个超国家的仲裁法庭, 和平主义问题才能真正解决。这个法庭跟现今在日内瓦的国家联盟League of Nations不同, 它将有强制执行自己决议的手段, 简言之, 就是一个拥有正规军乃至警察部队的国际法庭。

引自“和平主义再检讨” A Re—examination of Pacifism , 《政体》Polity , 卷三, 第1期(1935年1月), 页4—5。收入大卫·罗和舒尔曼, 《爱因斯坦论政治》, 页284—286。爱因斯坦档案, 号28—296。

在某些条件下, 比如在今天的德国, 和平主义能挫败自己。……我们必须说服人们创造一种公众情绪, 来剥夺战争的合法存在: 一, 营造超主权意识; ……二, 面对战争的经济根源。

引自与巴特利特Robert M.Bartlett的一则访谈, 刊于《测绘》, 卷二十四(1935年8月), 页384, 413。收入内森和诺顿, 《爱因斯坦论和平》, 页260。

我坚信, 假如我们星球上的境况还打算最终变得可以忍受的话, 一个国际的政治组织不但是可能的, 也是绝对必须的。

引自一份手稿，约写于1940年。见卡勒Kaller所编的手迹目录，“犹太理想家” Jewish Visionaries，页35。

二十年代中还没有独裁政权的时候，我曾提出，拒绝走向战争，将使战争不再有理。然而，一旦某些国家出现高压局势，我就感到，再提反战就会让不好战的国家在好战国家面前削弱了力量。

引自一则访谈，刊于《纽约时报》，1941年12月3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9—096。

欲拯救文明，甚至拯救人类本身，别无办法，唯有创立一个世界政府，将各国的安全建立于法律之上。只要存在主权国家，各有其军备和军备秘密，新的世界战争就不可避免。

引自媒体采访，刊于《纽约时报》，1945年9月15日。

*当今之世，工业化高度发展，经济高度互相依赖，没有一个真正的超国家政府来统辖国际关系，很难想象我们能实现和平。假如要避免战争，这个一揽子解决就是底线，退而求其次，我看就是幻想了。

致奥本海默，1945年9月29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7—294。

*原子弹的秘密应交付给一个世界政府，而美国政府应立即宣告自己愿意这样做。这样一个世界政府应该由美国、苏联和英国来建立，因只有这三个大国有巨大的军事力量。这三个国家应该把自己的所有军事资源交给这个世界政府。只有这三个国家拥有巨大军事力量这一事实，应该使世界政府更容易建立而不是更难。

致斯温Raymond Swing，《大西洋月刊》，卷一七六，第5期（1945年11月），页

43—45。

在国际事务中，每一件事都要依下述出发点去做：这件事会有助于还是会妨碍世界政府的建立？

引自与席尔普P.A.Schilpp和帕默里F.Parmelee的广播访谈草稿，1946年5月29日。亦见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382。爱因斯坦档案，号29—105。

必须成立世界政府，以司法裁决来解决国家间的冲突。……这个政府必须建立在由各国政府和国家批准的明晰的宪法之上，只有它才能部署进攻性武器。

引自为拥护世界联合政府学生会Students for Federal World Government一次集会所作广播讲话，芝加哥，1946年5月29日。见《纽约时报》，1946年5月30日。转引自佩斯，《爱因斯坦在这儿活过》，页232。爱因斯坦档案，号28—694。

我提倡世界政府，因为我坚信，没有其他方式能消除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怕的危险。“避免全部毁灭”这个目标，必须优先于任何其他目标。

引自“答苏联科学家”，刊于《核科学家》，1948年2月。亦见《思想与言论》，页140—146。爱因斯坦档案，号28—795。

只有一条道路通往和平与安全：那就是超级政府的道路。国家层面的单方面军备只能提高总的不确定与疑惑，而不能成为有效的保护。

引自在纽约卡内基馆Carnegie Hall接受“一个世界奖”the One World Award时的讲话，1948年4月27日。刊于《我的晚年》；收入《思想与言论》，页147。

假如世界政府的理想不现实，那么，对我们的未来就剩下一种观点是现实的了，那

就是，人对人的全部毁灭。

引自对电影《无处藏身》Where Will You Hide?的评论，1948年5月。爱因斯坦档案，号28—817。

只有依法创立一个超国家的制度，消除暴力路线，人类才能获救。

引自在《冲击1号》Impact 1（1950年）一书中所作陈述，页104。爱因斯坦档案，号28—882。

我相信，在超国家的基础上为世界带来和平的问题，只有通过更大规模上实行甘地的方法才能解决。

致内尔豪斯Gerhard Nellhaus，1951年3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684。

本着良心的反战者是革命者。在决定不服从法律时，他就牺牲了自己的个人利益，把它献给了最重要的事业——为改良社会而工作。

同上。

我的观点与甘地的几乎完全相同。但我会独自或集体地以暴力反抗杀戮企图，反抗从我的人民或我自己这儿拿走基本生存手段的企图。

致莫里塞特A.Morrisett，1952年3月2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595。

只有通过一个超国家的组织，和平主义的目标才能实现。无条件拥护这一事业……乃是判别真假和平主义的标准。

同上。

我相信，在战争中杀人不比普通谋杀好些。

致日本《改造》杂志编辑，1952年9月20日。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88。爱因斯坦档案，号60—039。

我参与制造原子弹，只做了一件事：我在一封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上签了名，在信里我强调有必要进行大规模试验来证明制造原子弹的可行性。……我感到有必要走那一步，是因为德国人或许正在研究同一课题而且很可能成功。我当时别无选择，尽管我一向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

同上。

一个国家制造武器越多，就越不安全：你有武器，你就成了打击的目标。

引自阿拉姆A.Aram的访谈，1953年1月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9—109。

在致《改造》杂志的信中，我没说我是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而宁说我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作为坚定的和平主义者，有些情况下，我认为是宜于使用武力的，具体来说，就是面对敌人，他无条件地决心要毁灭我和我的人民的时候。

致日本和平主义者筱原Seiei Shinohara，1953年2月22日。筱原认为，假如甘地处在爱氏位置上，是不会写信给罗斯福的，所以他认为爱氏对《改造》杂志所说的话没有效力。爱氏作答云云。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90。爱因斯坦档案，号61—295。

我是个全心全意的、但不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这意思是，任何情况下我都反对使用武力，除了一种情况：当面对的敌人以毁灭生命为目标的时候。

致筱原，1953年6月23日。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91。爱因斯坦档案，号61—297。

只要有可能理智地解决困难，我就赞成真诚合作；假如制于形势、不能够那样做，那就走甘地路线：和平抗暴。

致穆尔John Moore，1953年11月9日。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596。爱因斯坦档案，号60—584。

我一向是个和平主义者，就是说，我拒绝承认暴力是解决国际冲突的手段。然而，在我看来，无条件地死抱这个原则是不合理的。必须设定一个例外，那就是当一个敌对强权威胁要整个毁灭我们族群的时候。

致福克斯H. Herbert Fox，1954年5月1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9—727。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论政治、爱国主义和政府



爱因斯坦对“老人国会”讲话。卡通作者C. Berryman，于1930年12月爱氏到达纽约后（图中坐者椅背上字样为“国会”；桌上文案题目分别为：“减免农业税”，“跛鸭方案”，“衰退灵丹”，“世界法庭”，“合作”，“瓜分财政”，“肌肉秀”。包上字样为“爱因斯坦博士”，爱氏头边字样为“我得坚持讲相对论和第四维！”国会图书馆书号LC—USCZ62—102497。）

爱因斯坦的政治论，可借大卫·罗和舒尔曼在《爱因斯坦论政治》一书第458页的一

段话来概括。“爱因斯坦避开意识形态，左派右派一概不谈。与此同时，他对所有反对专政、拥护人类自由的人都怀有深切同情。确实，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中，他不懈地倡言公民自由，坚决维护那些冒险犯难推进人权的人。”

*我无意隐瞒自己的国际主义情感。我对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感觉远近，仅仅取决于我对他们的意向和潜能作何判断。我国籍所属的国家在我情感生活中没有地位；我认为跟一个国家的归属感只是个责权问题，类似于你和人寿保险公司的那种关系。

爱氏曾为柏林歌德学会the Berliner Goethebund著文，题“我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My Opinion on the War，1916年发表。此段发表时为编辑删去。据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73云，爱氏“坚称，他这样说仅仅重申了托尔斯泰的名言；托氏是将爱国主义比作精神病的。”《全集》，卷六，文件20。

*当代人在政治事体中诉诸情感的行为方式，足以让决定论信仰阴魂不散。

致马克斯·玻恩，1919年6月4日。《全集》，卷九，文件56。

我坚信，随后数年将要带来的困难，会比过去年月所经历的小得多。

谈及德国政治经济形势，算不得预言。同上。

当一群人患有集体精神错乱症时，人们应该站出来反对他们；但从长远来说，仇恨和苦难不能够毁灭一个明辨是非的伟大民族，除非它自己为难自己。

致洛伦兹，1919年，谈及一战后由九十三名德国知识界人士签署的为德国辩护的“93宣言” World War I Manifesto of 93。《全集》，卷九，文件80。

我不信这个意义上的人性可以根本改变。但我的确相信有可能乃至有必要在国际关

系中结束无政府状态，尽管牺牲自主性对单个国家会有影响。

致海德维希·玻恩，1919年8月31日。《全集》，卷九，文件97。

无论哪一块玉米地，只要雨水调匀，毒草都会和玉米一起生长。我相信，雨水比土壤关系更大。

致佩兰Jean Perrin，1919年9月27日。《全集》，卷九，文件114。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和艺术家到从前的敌国去学习，会有助于推进国际和解。直接经验会非常有效地抵消世界大战在许多人头脑中种下的灾难性意识形态。

引自“论知识分子对国际和解的贡献” On the Contribution of Intellectuals to International Reconciliation，为纽约德国人社会与科学协会而作，约1920年10月。《全集》，卷七，文件47。

*我的设想中，国际主义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理性相处，民族与民族间团结互谅，相互合作，共同进步，不干涉别国习俗与内部生活。

引自“论国际主义”，刊于《纽约晚邮报》，1921年3月26日。见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89；亦见伊莉，《阿尔伯特遭遇美国》，页4。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实验的想法不在此列。凡是试验布尔什维克的地方，如巴伐利亚，愚蠢反动的野心就会重占上风。

引自索兰尼Aldo Sorani的访谈，刊于《信使报》Il Messagero，1921年10月26日。《全集》，卷十二，附录G。

我认为，不应当把政治因素带到科学事务里来，个人也不应当为他凑巧归属的国家

的政事负责。

致洛伦兹，1923年8月16日。转引自弗伦奇，《爱因斯坦百年纪念文集》，页187。
爱因斯坦档案，号16—554。

*怕被人杀，便去杀人，历史上这样的悲剧让人思之战栗。被折磨与杀戮的，是那些最优秀、最无私的人，只因害怕他们的政治影响。不独俄国为然。……假如[俄国统治者]不能通过伟大而勇敢的解放行动昭告世人，说他们实无必要以血腥恐怖来支撑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将失去所有同情。

1925年，国际政治犯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Political Prisoners发表一组检讨书，爱氏读后云云。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12—413。爱因斯坦档案，号28—029。

*我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很少学者是。同时我也认为，谁也不应该逃避政治责任……这里说的责任，是修复被世界战争彻底毁坏的民族团结，保证各民族更好、更真正地理解彼此，避免重演我们已经遭受过的可怕灾难。

引自采访录，《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1927年11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9—022。

可以两者都是。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人。民族主义是一种儿科疾病。那是人类的麻疹。

当有人问他自认为是德国人还是犹太人时。引自菲尔爱克的访谈，题“爱因斯坦论人生意义”，《星期六晚邮报》，1929年10月26日。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38；收入菲尔爱克，《伟人一瞥》，页449。

*假如允许经济学领域的门外汉表达意见，说说当今经济困境属于何种性质，那就是：专家队里意见纷纭混乱，让人不能指望。……假如我们有办法防止群众的购买力——以货物量衡量——下降到某个临界点以下，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产业循环中就不会有停滞阶段。

引自“关于世界经济危机的思考” Thoughts on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约1930年，发表于《我的世界观》（1934年）。爱因斯坦档案，号28—120。见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14—417。

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要让每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被当作偶像去崇拜。

引自“我的信仰”，《世纪论坛》，卷八十四（1930年），页193—194。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28。

*我坚信，暴力专制背后紧跟着腐败，因暴力不可避免的吸引道德低下的人。时间证明，臭名昭著的暴君都是靠一班恶棍起家的。

同上。

*我决不参加[不起作用的会议]。那就像要组织会议商讨如何阻止火山爆发或者为撒哈拉沙漠增加雨量。

致巴比塞Henri Barbusse，1932年4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4—533。

*只有在自由社会，人才能创造出发明和文化价值，让现代人活的价值。

引自在皇家阿尔伯特馆所作讲演，题“科学与文明”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1933年10月3日。发表于1934年, 题“欧洲的危险, 欧洲的希望” Europe' s Danger—Europe' s Hope。收入大卫·罗和舒尔曼, 《爱因斯坦论政治》, 页280。爱因斯坦档案, 号28—253。

在我看来, 民族主义不过是军国主义和侵略的理想主义合理化而已。

引自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馆所作讲演的第二稿, 1933年10月3日。转引自内森和诺顿, 《爱因斯坦论和平》, 页242。爱因斯坦档案, 号28—254。

*从今以后, 民主大国很可能以中立姿态反对希特勒德国。假使如此, 这个滋生疾病的温床很快就会对其他国家构成严重的道义和政治威胁, 更不用说会让德国犹太人苦不堪言。

致拉比斯蒂芬·怀斯Rabbi Stephen Wise, 1933年11月18日。爱因斯坦档案, 号35—134。

*无论多高的目标, 都不能不择手段地去实现。暴力有时或许能快速地清除障碍, 但它从没有证明自己有创造力。

引自“欧洲成功了吗?” Was Europe a Success? 《国家》The Nation, 卷一三九, 第3613期(1934年10月), 页373。见大卫·罗和舒尔曼, 《爱因斯坦论政治》, 页448。

忠于民族有局限性。人们要学会从世界的角度来思考。每个国家都必须通过国际合作放弃部分主权。要避免破坏, 就必须放弃侵略。

引自访谈, 载《测绘》杂志, 卷二十四(1935年8月), 页384, 413。

政治是钟摆，老在无政府和专制暴政之间摆动，不断再生的幻觉是它的动力。

箴言，1937年作。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38。爱因斯坦档案，号28—388。

所有真正伟大而鼓舞人心的东西，都是由能够自由劳作的个人创造的。

引自“道德与情感”，斯沃斯摩尔学院毕业典礼致辞，1938年6月6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9—083。

*为保障科研自由，科学家应该积极参与政治。他们必须有勇气……明确宣布自己得来不易的政治和经济信念。

致林肯诞辰民主与知识自由委员会，1939年2月。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283。

辨别一个真正的共和国不仅要看它的政体，还要看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和尊重所有个人的精神是否深入人心。

引自爱氏六十寿辰感言。《科学》杂志Science 89, n.s. (1939年)，页242。

*过火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心态，它是由一种流行的狂想人为引发的，这种狂想是，各国必须时刻准备打仗。消除了战争危险，民族主义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引自“我是美国人”，1940年6月22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9—092。收入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70—472。

有些时期，世风向善，人们相互信任，成就善事。有时不然。

引自1940年秋天的一番谈话，布莱克Algernon Black记录。爱氏禁止发表这番谈话。爱因斯坦档案，号54—834。

当失调期，世多紧张失衡，生当此时，人自身失常，就会跟从失常的领袖。

同上。

民主国家的最大弱点是经济恐慌。

同上。

*单靠法律不能保障言论自由；要想人人表达意见而不受惩罚，还需要整个社会有宽容精神。

引自爱氏为《自由的意义》Freedom, Its Meaning所作文，安申Ruth Nanda Anshen编著，（1940年版）。爱因斯坦档案，号28—538。

*如何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其中，主要生产手段，如大工厂，耕地以及城市房地产，水、气、电供应，公共交通等，都为少数市民所有。生产的速率，依拥有者最大利润而定，而不是顾及全体人口的需要、生活必需品均等分配。……

这番声明颇有社会主义味道。所谓社会主义，不外乎生产手段集体所有，由集体中的个人负责并管理，国家发给个人工资。引自“社会主义国家有个人自由的空间吗？”约1945年7月。爱因斯坦档案，号28—661。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36。

*我的答复是，无论如何，只有不断为之奋斗，自由才有可能实现。市民对政治冷

漠，永远会导致奴役，无论宪法和法律取何种形式。不过我坚信，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普通个人得到最大自由的前景更加看好，跟社群的福祉并驾齐驱。

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个人自由。同上。

*至于社会主义，除非它具有足够的国际主义精神，能促成一个世界政府，来控制所有军事大国，否则，它比资本主义更容易导向战争，因为它权力更加集中。

引自“爱因斯坦论原子弹”，第一编，原系斯温Raymond Swing的一则访谈录，发表于《大西洋月刊》卷一七六，第5期（1945年11月），页43—45。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373—378。

*假如你偶尔听见我为政治奔忙，别以为我在这种事上花了很多时间，因政治是块贫瘠的土壤，在上面下力气未免可悲。不过时不时的，事情赶到节点上，欲罢不能就是了。

致贝索，1946年4月2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7—381。

民主建制和民主标准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这种发展在享受它的土地上并非总是得到欣赏。

引自“爱因斯坦论原子弹”，第二部分，访谈录，据斯温Raymond Swing所记。载《大西洋月刊》，1947年11月。

要在人类事务中明智地行动，一个必要条件是努力去充分理解对手的思想、动机和忧虑，从而能通过他的眼睛看这个世界。

引自“对苏联社会主义者的答复”，1947年12月，刊于《原子科学家通报》the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 卷四 , 第2期 (1948年2月) , 页35—37。亦见大卫·罗和舒尔曼 , 《爱因斯坦论政治》 , 页393—397 , 以及《思想与言论》 , 页140—146。爱因斯坦档案 , 号28—795。

*我还相信 , 资本主义 , 或自由产业体制 , 将证明没能力遏止失业 , 只能因技术发展而增加无序 , 也没能力维持人民生产与购买力之间的平衡。

同上。

*另一方面 , 我们也不能认为 , 现存所有社会罪恶、政治罪恶都怪资本主义 , 幻想一旦建成社会主义 , 就能治好人类所有的社会和政治疾患。那样想就错了。那种信念是危险的 , 第一 , 它会鼓励所有信仰者狂热的不宽容 , 把本来可能的社会方法的东西变为一种宗派 , 不属于它的 , 就给打上叛逆或坏分子的烙印。一旦走到这一步 , 就完全丧失了理解 “非信者” 思想和行动的能力。你知道 , 我是读点史书的 , 我确定地知道 , 这种僵硬的信念给人类造成过多少不必要的灾难。

同上。

任何政府本身都是恶的 , 因为它总有向专制恶化的倾向。

同上。

*这样说来 , 社会主义不能被视作所有社会问题的解答 , 而仅仅是某种框架 , 让这种解答成为可能。

同上。参下条 , 论民主制 , 为《切尼记录》 the Cheyney Record 而作。

*这提醒我们 , 就连最完美的民主宪政也要有赖于行施者其人而后奏效。

为萨科—范泽蒂纪念馆the Sacco and Vanzetti Memorial而作，1947年。爱因斯坦档案，号28—770。

我们要记取这难以接受的教训：只有当我们的行动方针，在世界事务中如同在所有其他事务中一样，是依据了正义与法律，而不是依据赤裸裸的实力威胁，人类的未来才可以忍受。

引自致甘地纪念团的祝辞，1948年2月11日。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468。爱因斯坦档案，号5—151。

*在其狭义的、政治的意义上，民主制有个弱点，就是承载经济政治力量的人握有强大的手段去塑造舆论，为他们阶级的利益服务。民主政治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问题，而仅仅为解决问题提供框架。

引自《切尼记录》记者Milton James的访谈录，发表于1948年10月7日。《切尼记录》是宾州切尼州立师范学院Cheyney State Teachers College in Pennsylvania的学生刊物。此次对我的旧版做了订正。参上引论社会主义各条。见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502。爱因斯坦档案，号58—013至58—015。

*在如今俄国的制度下，一切取决于少数人的意愿和素质，全部权力就掌握在他们手中。那个制度下个人的地位可这样描述：以个人的自由与政治权利为代价，换来相当程度的经济保障。

同上。

*沉醉于工作，直到最后一息，是好命。不然的话，像干政治那样蠢那样疯，就有的

受了。

致贝索，1949年7月2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7—386。

铁托和斯大林的小舞步显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条通往温柔乡的小径。

致奥托·内森，1949年8月13日。伯格林爱因斯坦收藏，瓦萨学院，Box M2003—009，Folder 2.12。爱因斯坦档案，号38—584。

*毫无疑问，苏维埃政权在教育方面，公共卫生方面，社会福利和经济等方面，成就的确可观，总的来说，人民从这些成就获益的确不小。

致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1950年5月16日。然而，据大卫·罗和舒尔曼在《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56—457所说，实际上爱氏“对[苏维埃政权]所宣扬的那一套马克思主义教条毫无同情共感；那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了官方的国教”。爱因斯坦档案，号59—1018。

我从来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如果我是，我也不会感到羞耻。

致休斯Lydia B.Hewes，1950年7月1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9—984。

今天，从事发布可靠讯息这一行当的人都有义务启蒙公众。因为如没有真实可靠的讯息，即便是一个认真审慎的人，也不能得出合理的政治结论。

致奥托·内森，1950年11月5日（或者是1950年5月11日，因信上写的是11—5—1950）。伯格林爱因斯坦收藏，瓦萨学院，Box M2003—009，Folder 2.14。爱因斯坦档案，号38—586。

我能想到的只有像甘地那样的不合作的革命方式。每一个受到这种委员会传讯的知

识分子都应当拒绝作证；这就是说，他必须准备坐牢和经济破产.....为了他的国家的文明幸福。

致布鲁克林的教师弗劳恩格拉斯William Frauenglass，他于1953年被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相当于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HUAC）听证会传讯。爱因斯坦档案，号41—112。

拒绝作证必须基于这样的信念：对无辜公民来说，屈从于这样的审查是可耻的；这种审查违反了宪法的精神。

同上。

西欧国家没有这种[反共的]歇斯底里；那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受到被武力或颠覆活动推翻的威胁，尽管那里的共产党没有被迫害乃至流放。

致林赛E.Lindsay，1953年7月1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326。

假如西方列强阻止了希特勒德国的法西斯侵略，东欧根本不会沦为俄国的猎物。由于这一严重错误，西方列强事后不得不向俄国乞求帮助。

同上。

对于共产主义的恐惧已导致一些做法，这些做法已经让文明世界的其他部分难以理解，使我们的国家成为笑柄。对那些嗜权成性、力图借此获取政治利益的政客们，我们还要忍受多久？

引自“谈人权”，于接受芝加哥律师十诫社the Chicago Decalogue Society of Lawyers奖项时致该会的答谢词。答谢词写于1953年12月5日前（爱因斯坦档案，号

28—1012) , 由人翻译、录音 , 在1954年2月20日颁奖典礼上播放。见大卫·罗和舒尔曼 , 《爱因斯坦论政治》 , 页497。

公民没有义务就自己的党员身份作出说明。

致拉蒙特C.Lamont , 1954年1月2日。爱因斯坦档案 , 号60—178。

是的 , 我是个老革命.....政治上我依然是一座喷火的维苏威火山。

转引自范托娃 , 《和爱因斯坦的谈话》 , 1954年2月9日。

*美国来自国内共产主义者的威胁远远小于对极少数共产主义者的歇斯底里大搜捕带来的恶果。.....美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威胁难道大得过英国共产党对英国的威胁 ? 难道要人相信 , 英国人政治上比美国人更幼稚 , 至于身处险境而不自知 ?

致诺尔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 , 1954年3月10日。爱因斯坦档案 , 号61—549。

当今[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和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的调查对我们社会的危险 , 比我国那区区几个共产主义者所可能构成的危险大得多。这些调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我们社会的民主特征。

致菲利克斯·阿诺德Felix Arnold , 1954年3月19日。爱因斯坦档案 , 号59—118。

俄国人.....想要给我发和平奖 , 但我拒绝了。我已经在此间被称作布尔什维克党 , 这也就够了。

转引自范托娃 , “和爱因斯坦的谈话” , 1954年4月2日。

在柏拉图的时代 , 甚至更晚在杰佛逊的时代 , 仍有可能将民主制同那些守道德、重

知识的贵族相调和。而今天，民主制乃基于不同的原则，那就是“别的哥们儿不比我好”。

论民主制与反智主义，引自蒂希Niccolo Tucci，“爱因斯坦侧影”，《纽约客》，1954年11月22日。

一个好的政府……给公民以合于公民自身利益的最大自由和政治权利，而国家则要为公民提供个人安全和一定量的经济保障。这种情势必然要求在这两种需要之间达成妥协，其间的平衡点要根据具体情况随时寻找。

致爱德华·谢伊Edward Shea，1954年11月3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1—291。

*有个想法萦绕不去：我的新祖国已经为自己的利益发明了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她通过输出资本实现了对别国的统治，使这些国家死死地依赖上美国。谁要是反对这一政策及其含义，就被视为美国的敌人。

引自致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的最后一封信，1955年1月2日，信中言及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爱因斯坦档案，号32—413。

*在政局发展方面，人的记性之坏真真令我吃惊。昨天纽伦堡审判锤音甫落，今天人们就在竭尽全力将德国重新武装。

同上。

政治激情一旦被到处煽动起来，就一定有其受害者。

最后的书面言辞。引自拟在以色列独立七周年之际作广播讲话的未完成稿，可能作于1955年4月10日至12日。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507。亦

见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5年4月1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8—1098。

这很简单，我的朋友：政治比物理更难。

或问：人们为什么能发现原子能却找不到控制它的手段？爱氏云云。据《纽约时报》载文追忆，1955年4月22日，爱氏死后。

人必得在政治和方程式之间划分时间。对我来说，方程式远比政治重要，因政治为的当下，而方程式为的千秋万代。

转引自恩斯特·斯特劳斯Ernst Straus，见泽利希，《光明的时代，黑暗的时代》，页71。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论种族与种族歧视



与Henry Wallace, Frank Kingdon博士和歌星、运动员暨人权活动家Paul Robeson。1947年9月21日，普林斯顿（原版为传真照片，背面印章1947年9月24日。Acme Telephoto；作者存档。）

种族是个伪话题。所有现代民族都是多种族元素的混合，没有纯种留存至今。

引自菲尔爱克的访谈，题“爱因斯坦论人生意义”，《星期六晚邮报》，1929年10月26日。收入菲尔爱克，《伟人一瞥》，页450。

如果说奴隶制已经废除，那就要归功于科学的实际结果了。

引自“科学与社会”，《科学》杂志，冬季1935—1936年。收入《爱因斯坦论人道主义》Einstein on Humanism，页11；《我的晚年》，页135。爱因斯坦档案，号28—324。

*想到连印度也兴恶搞，真是让人宽慰。恶搞原是人性中所有，假如只许傲慢的白种人恶搞，那就太恶搞了。我相信，不管什么生灵，只要有年幼者在一起淘，大家就彼此彼此。

致玻恩，约1937—1938年。见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126。爱氏申言摒弃种族歧视和民族傲慢，玻恩在此（页127）加以解释。爱因斯坦档案，号8—199。

这个国家仍然亏欠黑人甚多，它需要免除自己加在黑人肩头的所有困境和伤残。……黑人的歌曲与合唱传统让美国受益良多；美国在艺术领域贡献给世界的最好东西来自黑人。

1939—1940年世界博览会上为荣誉墙the Wall of Fame所作题词。爱因斯坦档案，号28—527。

*至于如何对待他人，假如没有种族偏见的阴影，特别是对黑人的偏见，人本会是真正民主的。我相信，每个个人都要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做些事情，来根除这一可耻的罪恶。

引自“论美国的政治自由”On Political Freedom in the U.S.A.，1945年。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73。爱因斯坦档案，号28—627。

然而，美国人的社会观中有一个黑点。他们的平等观和人类尊严感主要局限于白

人。……我越感觉自己像个美国人，这种情势就越让我痛苦。

引自“对入籍国的祝辞” A Message to My Adopted Country, 《盛会》杂志 Pageant, 卷一, 第12期(1946年1月)。爱氏支持刚刚兴起的民权运动, 或许也是受到黑人歌剧演唱家罗伯逊Paul Robeson的影响。其人生于普林斯顿, 干过体育, 是民权运动早期倡导者。影响爱氏的, 还有歌剧演唱家安德森Marian Anderson。爱氏与二人为友, 也与普林斯顿黑人市民热情互动。参见大卫·罗和舒尔曼, 《爱因斯坦论政治》, 页474。这方面的一般情况, 亦见杰罗姆和泰勒, 《爱因斯坦论种族与种族歧视》。

现代对黑人的偏见, 源自维持这种丑恶现状的渴望。

同上, 页475, 论及那种认为黑人“智力、责任感和可靠性不能跟我们相提并论”的“要命的错误想法”。爱氏进一步申言, 那些偏见是古时候针对奴隶的, 黑人白人都一样。

我们必须认识到, 我们所接受的传统损害到我们的命运和尊严, 并由此塑造着我们的生活。

同上。

*你们的先人把这些黑人以暴力生生拖离自己的家园; 他们被追求财富和舒适生活的白人无情地压迫剥削, 沦为奴隶。现代对黑人的偏见, 出自白人的愿望: 他们就是想维持这种可恶的局面。

同上。

我相信, 凡有诚心努力把事情想通的人都会很快认识到, 传统上对于黑人的偏见是

多么丑恶乃至要命。……善良的人该如何反抗这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呢？他必须有勇气靠自己的言行树立榜样，并提高警惕，严防自己的儿辈再受种族偏见的影响。

同上，页475—476。

*美国社会最恶劣的疾病……是黑人的待遇。……一个成年人，初次了解到这种事态都会感到不公，岂但不公，还会感到这是嘲弄了开国者的初衷：“人人生而平等。”

引自致全美城市联盟会议的信，1946年9月16日。见杰罗姆和泰勒，《爱因斯坦论种族和种族歧视》，页144—145。爱因斯坦档案，号54—543。

*很难相信，一个理性的人会坚持这样的偏见。总有一天，学校的小学生上历史课时会耻笑我们历史上真有这事存在。

同上，页145。

*我们要竭尽全力……保护少数民族，让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受歧视，也不让人用写作来诽谤攻击，不让人毒害年轻学生。这些努力都是重要的，但尤其重要的是对全体人民进行知识和道德的启蒙。

同上。

*保护黑人，确保他们不受暴力迫害，是我们一代至为迫切的任务。只要我们意志坚定，把这一正义事业搞下去，就一定有办法克服法律障碍。

致杜鲁门总统，1946年9月，为支持全美废除私刑圣战组织the American Crusade to End Lynching而作，爱氏和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两人为该组织主席。转

引自《纽约时报》，1946年9月23日。见杰罗姆和泰勒，《爱因斯坦论种族和种族歧视》，页143。爱因斯坦档案，号57—103。

*读怀特文，震惊于一句话的深刻含义：只有一条路通往真正人类伟大之境：经历磨难。假如磨难来自社会传统里根深蒂固的盲目和麻木，那通常就会让软弱者徒怀盲目仇恨。

致《星期六文学评论》SRL编者信，1947年11月11日，评沃尔特·怀特文章，“我为什么自认为黑人”（SRL，1947年10月）。怀特白皙金发，完全可以充作白人，但坚持自己的黑人身份，从事民权运动。见杰罗姆和泰勒，《爱因斯坦论种族和种族歧视》，页147。爱因斯坦档案，号28—768。

*[沃尔特·怀特]的自传简短而有不可抗拒的说服力，鼓励我们在那条通往人类伟大之境的痛苦道路上伴他同行。

同上，页148。

*对个人或民族犯下的错误愈狠，犯错者对受害者的仇恨和蔑视就愈深。一个民族若是无来由地狂悖自大，就不容易生出悔罪之心。而那些没参与犯罪的，也不能同情遭到无辜迫害的人们所受的磨难，不懂得人类同气一体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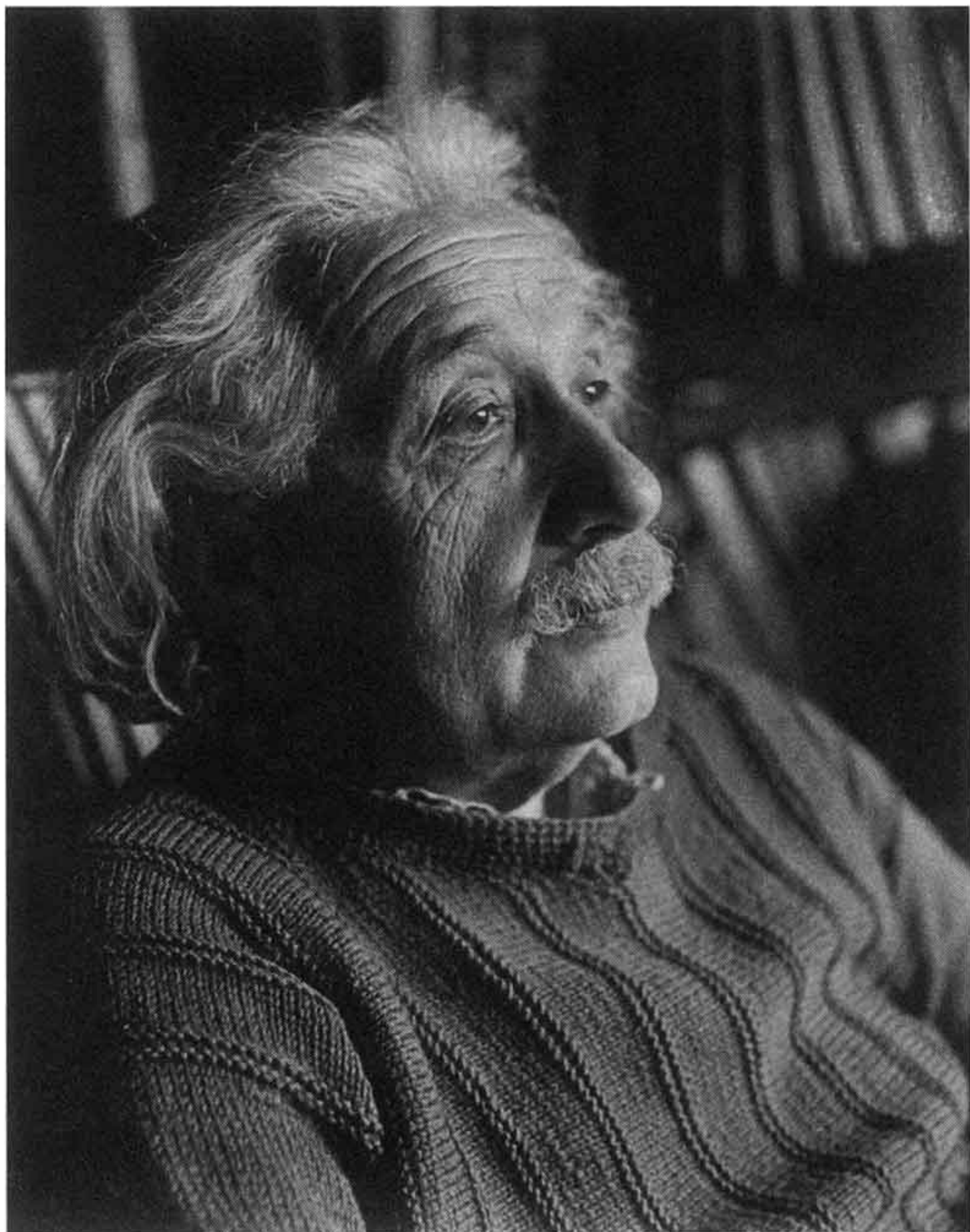
引自1948年4月19日为华沙隔离区死难犹太人纪念碑所作声明。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349。爱因斯坦档案，号28—815。

*种族歧视隶属于一个传统，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加批判地代代相传。唯一的疗救之方，是启蒙与教育。这是一个缓慢而艰苦的过程，所有有正义思想的人都应该参与。

答切尼州立师范学院学生报纸《切尼记录》记者弥尔顿·詹姆斯。1948年10月7日，詹姆斯采访爱氏，问爱氏“美国的种族偏见是不是世界性冲突的征兆”，爱氏云云。采访录发表于1949年2月。收入内森和诺顿所编的《爱因斯坦论和平》（页502）时是这样表述的：“种族歧视不幸而成为美国传统的一部分，这个传统一代一代不加批判地传承了下来。唯有的治疗之方是启蒙和教育。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所有有正义思想的人都应该参与这一过程。”请注意，“美国”一词系《爱因斯坦论和平》一书编辑所加，卡勒Kaller所编的爱氏手稿目录和见报的文章中均无之。我见过手稿目录的一个副本（或许是稿本），是写给詹姆斯的，文字如下：“种族歧视隶属于一个传统，由历史所决定，不加批判地代代相传。要摆脱这一偏见，只有通过启蒙和教育。这是一个缓慢而艰苦的过程，所有关怀世道人心的人都应该参与。”爱因斯坦档案，号58—013至58—015。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论宗教、上帝和哲学



爱因斯坦，约1950年（摄影Herman Landshoff。版权所有The Museum at FIT, New York。蒙允刊用。）

据爱氏再三申言，他的“宗教”，乃是对于宇宙的敬畏与好奇，以及对于自然之和谐的至诚谦恭，而不是相信有一个人格化的上帝，有能力支配个体的生活。他称这一信仰为“宇宙宗教”。这样的宗教，与任何有神论宗教的教义都不相容，因它否认有人格化的上帝，能惩罚恶人，褒奖义人。爱氏追慕倡扬理性的十七世纪荷兰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德国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称斯宾诺莎是一个“沉醉于上帝的人”。因爱氏喜言上帝，故难免让人认为他是斯氏之流亚。关于爱氏宗教的详细讨论，见雅默Jammer，《爱因斯坦与宗教》。亦见本书“论神秘”、“杂论”诸节。

为什么你写信给我说“上帝应该惩罚英国人？”我跟上帝和英国人都没有特别的关系。我只是看到上帝惩罚了他这么多孩子，深感遗憾。孩子做的蠢事固然太多，但对此只有上帝才有责任。在我看来，只有他的不存在才能为他辩解。

致迈耶Edgar Meyer，在瑞士时的同事。1915年1月2日。《全集》，卷八，文件44。

*我犹太人，何事宜为？一语可尽，不须多言：荣耀我主，耶稣基督，言辞歌咏，不如行动。

引自“我对这场战争的看法”，刊于柏林歌德学会the Berliner Goethebund出版的《歌德的家园，1914—1916》The Land of Goethe, 1914/1916，发表于1916年。《全集》，卷六，文件20。

读哲学书时，我知道自己是盲人观画。我只能掌握归纳法……思辨哲学的著作我力所不及。

致哈特曼Eduard Hartmann，1917年4月27日。《全集》，卷八，文件330。

我深信，宗教所传达的超人世内容虽然在形式上是原始的，但它比海克尔的唯物主义更有价值。我认为，即使在今天，废除神圣传统仍意味着精神和道德的贫困——就像教士的态度和行为在许多方面是那么粗俗和丑陋一样。

致冯·阿尔克Georg Count von Arco，1920年1月14日。信中拒绝被看作一元论者。海克尔是无情反对传统宗教教义的著名斗士，但他又由于自己关于优生、种族的观点和保守的政治态度与许多自由思想家疏远。他粗暴的社会伦理学影响了纳粹。《全集》，卷九，文件260。

在每一个真正的大自然探究者的内心，都有一种宗教的崇敬感，因他发现，自己的种种感知之间有极其精妙的丝线相连，而不可能设想自己是第一个想出那些联系的人。

1920年。转引自莫什科夫斯基，《和爱因斯坦的谈话》，页46。

既然我们的内在经验是由感觉印象复制和组合而成的，那么在我看来，“没有躯体的灵魂”这一概念是空洞而没有意义的。

致维也纳诗人哈尔佩恩—诺伊达Lili Halpern—Neuda，1921年2月5日。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40。《全集》，卷一二，文件7。

“真理”一词的意义，依我们探讨的是经验事实、数学命题抑或是科学理论而有所不同。至于“宗教真理”，它传达的什么意思我完全不清楚。

日本《改造》杂志记者问爱氏，科学真理和宗教真理来自不同的观点吗？爱氏答复云云。1922年12月14日。访谈录载《改造》杂志，卷五，第2期（1923年），页

197。收入《思想与言论》，页261—262。

科学研究鼓励人用因果关系来思考和看待事物，从而减少迷信。而在更高等次科学工作的背后，则肯定有一种与宗教感情相类似的关于世界合理性或可理解性的信念。

或问，“既然宗教感情可以给予科学发现以推动力，那么科学发现能增进宗教信仰并远离迷信吗？”爱氏云云。同上。

我对上帝的理解来自一个深刻信念：可知世界显示了某种卓越智慧。这一信念，人们通常可以称之为“泛神论”（斯宾诺莎）。

或问，你如何理解上帝？爱氏答复云云。同上。

我只能从历史的和心理的视角来看待教条传统；它们对我别无意义。

或问，你对“救主”什么看法？爱氏答复云云。同上。

我想知道上帝如何创造这个世界。我对这个或那个现象不感兴趣，对这个或那个元素的光谱不感兴趣。我想知道他的想法。其余都是枝节。

据他在柏林的学生萨拉曼Esther Salaman回忆，1925年。见萨拉曼，“与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倾听者》杂志Listener卷五十四（1955年），页370—371。

用我们有限的手段来尝试并深入探究自然奥秘之后，你会发现，在一切可辨识的互相联系的事物背后，仍然有某种微妙的、难以触摸的、无法解释的东西。对这种超越我们可理解之物的力的崇敬就是我的宗教。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有宗教信仰的。

引自爱氏在晚宴上同德国评论家克尔Alfred Kerr的谈话，据凯斯勒Count Harry

Kessler在日记中所记。见《一个世界主义者的日记》The Diary of a Cosmopolitan (1971年版)，1927年6月14日条。亦见引于布莱恩，《爱因斯坦传》Einstein, a Life, 页161。

我无法设想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直接影响每个人的行为。……我的宗教虔诚是对某种至高精神的谦卑仰慕，那种精神显示在我们对可知世界所能理解的些微之中。对存在一个在难以理解的宇宙中显示的至高理性力量的深情信念形成了我的上帝观。

致谢耶M.Schayer，1927年8月1日。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66，亦见引于《纽约时报》爱因斯坦讣告，1955年4月19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8—380。

我常读圣经，但它的原始文本我仍然力所不及。

致弗里德曼H.Friedmann，1929年3月18日，谈及他缺乏希伯来文知识。转引自佩斯，《上帝狡黠》，页38。爱因斯坦档案，号30—405。

我相信斯宾诺莎的上帝，即在世界的规律、和谐中显示的上帝，但不相信那个操心人类命运和行为的上帝。

答拉比哥尔斯坦Rabbi Herbert S.Goldstein电报问题，刊《纽约时报》，1929年4月25日。（斯宾诺莎认为，上帝与物质世界是不可分别的，对宇宙机理理解愈好，就跟上帝愈近。）哥尔斯坦感到，这一答复证明，爱氏不是无神论者。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17。爱因斯坦档案，号33—272。

万事万物都决定于……我们所不能控制的一些力量。无论是昆虫还是星球都是被决定的。人类、植物或宇宙尘埃——我们全都和着远处一个看不见的风笛手吟奏的神秘

旋律而舞蹈。

引自与菲尔爱克的访谈，题“爱因斯坦论生命意义”，《星期六晚邮报》，1929年10月26日；收入菲尔爱克，《伟人一瞥》，页452。

没人会在读福音书时感觉不到耶稣的实际存在。耶稣的人格在每个字里搏动。哪有神话能如此鲜活？

或问，“你接受历史上的耶稣吗？”爱氏云云。收入菲尔爱克，《伟人一瞥》，页448。转引自布莱恩，《爱因斯坦传》，页277（同书186页亦有一段，版本稍有不同）。据布莱恩，《爱因斯坦传》，页278，有报道说，爱氏认为那次访谈没有确切反映他的看法。其他人对此则极为审慎。

我不是无神论者。我不知道我可否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泛神论者。此中涉及的问题对于我们有限的心灵而言是太大了。

或问，“你信仰上帝否？”爱氏云云。同上。收入菲尔爱克，《伟人一瞥》，页447。

*我不相信有什么道德哲学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人生的价值取向及其所有高尚表达，只能来自灵魂对自身归宿的渴望。任何打算将伦理学化约为科学公式的尝试都必将失败。……另一方面，毫无疑问，较高等次的科学研究和对于科学理论的广泛兴趣，的确很能把人引向对于精神事物的更高尚的价值取向。

引自“关于科学与上帝的对话”，爱因斯坦，墨菲James Murphy，沙利文J.W.N.Sullivan三人谈，载《世纪论坛》，卷八十三（1930年6月），页373—379。

我认为，科学领域中一切精妙的思辨推测都源于深刻的宗教感情。……我也相信，这种宗教感情……是当代唯一有创造力的宗教活动。

同上。

关于宇宙本性有两个不同的观念：一，世界是取决于人性的统一体；二，世界是与人的因素无关的实在。

引自与泰戈尔的谈话，1930年夏。刊于《纽约时报杂志》，1930年8月10日。

我虽不能科学地证明真实必须设想为其成立与人事无关，但我坚信这一点。……如果有一个独立于人的实在，那么也就有与这个实在有关的真实。……问题始于真实是否独立于我们的意识。……比如，如果没有人在这个屋子里，桌子是否仍在它现在的地方。

同上。

一个彻底相信因果律普遍作用的人，对那种由某种存在物来干预事件进程的观念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用不着威吓的宗教，同样也不怎么需要社会宗教或道德宗教。一个掌管赏罚的上帝是他所不能设想的，理由很简单，即一个人的行为是由外在和内在的必然性决定的，所以在上帝眼里，他是不能够承担责任的，就像一个无生命的物体不能对它所进行的运动负责一样。……一个人的伦理行为应当有效地建立在同情心、教养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之上；而宗教基础则是不必要的。如果一个人由于害怕死后受惩罚和希望死后得奖励而不得不约束自己，那实在是很可悲的。

引自“宗教与科学”，《纽约时报杂志》，1930年9月9日，1—4版。收入《思想与言论》，页36—40。亦见《柏林日报》，1930年11月11日。上引版本取自《思想与

言论》，页36—40，其译者不从《纽约时报》本。

人类所作所想的每件事情都关系到满足他深切感受到的需要和减轻痛苦。如果人们希望理解宗教运动及其发展，就必须牢记这一点。感情与渴望是在人类一切努力和创造背后的动力。无论披着多么高尚的外衣，内在的仍是那些基本需求。

同上。

*宇宙宗教之情感，大卫诗篇和先知书已发其端。叔本华所述之佛教，亦含有此种情感，而强烈过之。

同上。

对完全没有[宇宙宗教]感情的人解释这种感情是非常困难的。……一切时代的宗教天才之所以超凡出众，就在于他们具有这种宗教感情；这种感情不认得什么教条，也不认按照人的形象设想的上帝，因此也不可能有哪个教会的中心教义会以此为基础。……在我看来，艺术和科学的最重要功能就是要在那些能够接受这种感情的人中间激发起这种感情，并使它保持活力。

论“宇宙宗教”。同上。

我称这为宇宙宗教感。这很难对无此体验的人说清楚，因它不涉及人格化的上帝观；个人会感到人的欲望和目的之虚妄，也会感到在自然和思维中显现的那种高贵和奇妙的秩序。

同上。

我敢说，对宇宙宗教的体验是科学研究背后最强大和最高尚的动力。

同上。

*我不能想象这样一个上帝：对自己所造之物施以赏罚，其目标、追求以我们自己为样板，一句话，他不过是人类弱点的对镜自照。我也无法相信个体肉身死后复生，尽管芸芸众人出于恐惧也好、出于荒唐的自我中心也罢，抱有这种想法。有识生命之长存不朽，这是何等奥秘；宇宙之非凡结构，吾人仅能约略感知；尽我极微弱之思力，或克理解造化神机之万一：冥想及此，于我已足。

引自“我的信仰”，《百年论坛》，卷八十四（1930年），页193—194。收入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29—230。他处，包括本书前几版，译法、用途不一。

吾人能体验的最美的东西是神秘。这是所有真正艺术和科学的根源。一个与它隔膜、对它不再惊奇、不再敬畏到心醉神迷的人，虽生犹死。他的眼睛闭上了。这种对于生命奥秘的洞见，尽管伴有畏惧，也产生了宗教。知道吾人不能理解的东西的确存在，而显现为最高智慧与最绚烂之美，而只有在它们最原始的形态中才能为我们迟钝的心灵所感知——处于真正宗教虔信核心的，正是这种知识和这种感情。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属于虔信宗教的人士之列。

同上。

*千万别忘了，反对军国主义的最勇敢的战士，来自一个宗教团体，那就是教友会 the Quakers。

致巴比塞Henri Barbusse，1932年6月17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4—546。

哲学像一位母亲，她生养哺育了其他科学。因此，人们不应该见她衣不蔽体和贫困

就看不起她，而是应该希望，她部分堂吉诃德式的理想还会活在她的孩子们心中，使他们不至沦于庸俗。

致威瑙尔Bruno Winawer，1932年9月8日。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106。爱因斯坦档案，号52—267。

我们的行动应该基于一种永远存在的知觉，即人类的思维、情感和行为都不是自由的，而是像星球的运动一样受到因果性的限制。

引自对美国斯宾诺莎学会的致辞，1932年9月22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3—291。

如果清除掉后来附加在先知和基督教的原初教言上的所有说辞，特别是那些神甫、牧师的说辞，那么留下来的就是能够治疗人类社会一切疾病的训导。

引自致罗马尼亚犹太人杂志《我们的复兴》Renasterea Noastra的宣言，1933年1月。刊于《我的世界观》；收入《思想与言论》，页184—185。

如果宗教组织尽心尽力，动员信众反对日益高涨的偏执潮流，它就能重获在上一次大战中丧失的部分威望。

转引自《纽约时报》，1934年4月30日。为兄弟日Brotherhood Day广播致辞。亦见引于佩斯，《爱因斯坦在这里活过》，页205。

你很难在较有深度的科学家中发现不具有他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但这种宗教感情不同于普通人的宗教虔诚。对于后者，上帝是他们既希望从其眷顾中受惠又害怕受其惩罚的——那是一种类似儿童对他的父亲的那种感情的升华。

引自“科学的宗教精神”The Religious Spirit of Science，刊于《我的世界

观》（1934年版），页18；收入《思想与言论》，页40。

科学家有一种普遍的因果观。……他的宗教感情所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感到狂喜惊奇，以为那显示了一种至高的智慧，与它相比，人类所有系统的思维和行为都只是它的极其微不足道的反映。……毫无疑问，这跟占有了一切时代宗教天才的那种感情非常类似。

同上。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或者，任何生灵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意味着有宗教。你问：那么，提出这个问题有意义吗？我的回答：一个把他自己的生命和其他生灵的生命看作无意义的人不仅不幸福，而且简直不适合活着。

刊于《我的世界观》（1934年版），页10；收入“生命的意义”篇，《思想与言论》，页11。

人各有禀赋，他必须在努力服务于人类中发展自己的禀赋。不能靠上帝的惩罚达于至善，而只能靠扬厉人性最美好一面而达于至善。

引自访谈，刊于《测绘》，卷二十四（1935年8月），页384，413。

不管宇宙中有怎样的上帝神性和怎样的善，它都必须通过我们来显现和表达自己。我们不能站在一旁而让上帝去做。

引自一次谈话，据布莱克Algernon Black记录，1940年秋。爱氏不许发表这番谈话。爱因斯坦档案，号54—834。

对下述可能性的信念属于宗教范畴：现存世界的有效规则是合乎理性的，也就是通

过理性可以理解的。我不能设想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会没有这种深挚的信念。

引自“科学、哲学与宗教”，为1940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关于科学、哲学和宗教如何推进美国民主的讨论会所写的发言稿，1941年由“科学、哲学和宗教与民主生活方式会议”发表。收入“科学与宗教”篇，《思想与言论》，页44—47。爱因斯坦档案，号28—523。

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是虔敬的，因他对那些既不需要也不可能靠理性去理解的超人对象和目标的意义深信不疑。

同上，见《思想与言论》，页45。

科学而无宗教是瘸子，宗教而无科学是瞎子。

同上。见《思想与言论》，页46。这话或是康德名言的文字游戏，康德云：观念而无直觉是空虚的，直觉而无观念是盲目的。爱氏言辞并非总是原创。有些科学家，或许许多科学家，并不同意爱氏的意见。（可参戴森，“为卡拉普莱斯的新爱因斯坦语录写序”，页491—502。）

今天宗教领域和科学领域之间的冲突，主要源于人格化上帝的概念。

同上。见《思想与言论》，页47。

我们的抱负与判断的最高原则都是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给我们的。这是很高的目标，我们用自己很微弱的力量只能很不充分地达到。但它给我们的抱负和价值以牢靠的基础。……这儿没有神化一个民族、一个阶级的余地，更不用说个人了。正如宗教语言所说的那样，我们不都是同一个圣父的孩子吗？

同上。见《思想与言论》，页43。

灵魂是只给个人的。

同上。就是说，不是给阶级或民族的。

在为伦理之善而斗争时，宗教传授者必须有器量放弃人格化上帝的教义，也就是放弃过去曾经把偌大权力赋予教士的那个恐惧与希望之源。

同上，页48。

不论是谁，只要他具有在[科学]这个领域获得成功进展的强烈体验，他都会感动于自己对存在中显现的理性的极度崇敬。

同上，页49。

人类的精神进化愈远，我就可以愈肯定地说，通向真正的宗教虔诚的道路不在于对生与死的恐惧以及盲目的信仰，而是通过对理性知识的努力追求。

同上。

宇宙中存在如此的和谐——我以我有限的人类心智认识到这种和谐——可仍有人说没有上帝。但是，使我真正生气的是，他们引用我的话来支持这种观点。

对德国反纳粹的外交家和作家勒文斯坦Hubertus zu Löwenstein所说，约1941年。引自勒文斯坦，《走向彼岸》Towards the Further Shore（伦敦，1968年版），页156。爱氏此话让他与无神论分道扬镳。见雅默Jammer，《爱因斯坦与宗教》Einstein and Religion，页97。

有一些狂热的无神论者，他们跟宗教狂热分子一样偏狭，而这种偏狭来自同一源泉。……他们都是听不到宇宙音乐的家伙。

致一位不知身份的人士，1941年8月7日。谈对他的会议论文，“科学、哲学与宗教”（1940年）。在许多读者看来，爱氏否定“人格化”的上帝就意味着完全否定上帝，因“除了人格化的上帝，别无上帝”。讨论见雅默，《爱因斯坦与宗教》，页92—108。爱因斯坦档案，号54—927。

我们很可能做的比耶稣更伟大，因圣经中所写的他经过了诗意的美化。

引自赫尔曼斯W.Hermanns，“和爱因斯坦的一次谈话”，1943年10月。爱因斯坦档案，号55—285。

在我们心中构想的观念，没有一个是同我们的五感无关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观念是神启的]。

同上。

我不认为哲学和理性自身是人通向可预见未来的向导；可是，对选上的少数人来讲，它们将永远是最美丽的神殿。

致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944年6月7日。转引自佩斯，《爱因斯坦在这里活过》，页122。爱因斯坦档案，号34—075。

就这样我终于……深深地信上了宗教，可是，这种信仰在我十二岁那年突然终止了。通过阅读科普书籍，我很快就相信，圣经里的许多故事不可能是真的。……这种经验导致我对一切权威的怀疑，……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

为“自述”而作，1946年。“自述”，页3—5。

在我们之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不依赖于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在我们面前，它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有一部分是我们的观察和思维所能及的。对这个世界的审视和深思使我如获解放；我很快就注意到，很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它对它的忘我探究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与安宁。

同上，页5。

我的看法接近于斯宾诺莎：赞叹美丽，相信秩序与和谐的逻辑简单性，而对这个秩序与和谐我们能谦恭地获得一知半解。我认为，我们只好满足于我们的一知半解，并把价值和道德义务看作纯粹的人事。

致马加林纳Marvin Magalaner，1947年4月26日。转引自霍夫曼，《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页95。爱因斯坦档案，号58—461。

正是……宗教传统中的这种象征性内容可能会同科学产生冲突。……所以，为了保存真正的宗教，至关重要的是避免在那些对追求宗教目标实际上并非实质性的问题上发生冲突。

致纽约市自由牧师俱乐部的申言。刊于《基督教文摘》the Christian Register，1948年6月；收入“宗教与科学不可调和吗？”Religion and Science: Irreconcilable? 篇，《思想与言论》，页49—52。

科学结果固然跟宗教或道德的考量完全无关，但是那些在科学中作出伟大的创造性成就的人全都感染了真正的宗教信仰，即相信我们这个宇宙是完美的，并且对于理性地追求知识是有回应的。

同上。

人是我们称之为“宇宙”的这个整体的一个部分，时间空间上都有限。以他的体验，他自己、他的思想和感情是与世界其他部分相分离的某种东西——这是他的意识产生的某种光学幻觉。人尽力使自己摆脱这种幻觉是真正宗教的一个课题。不助长这种幻觉，而尽力克服这种幻觉，才是达到心灵可能程度宁静的途径。

致罗伯特·马库斯Robert Marcus，他因失去幼子而痛不欲生，求爱氏一言以为安慰。1950年2月12日。见卡拉普莱斯，《亲爱的爱因斯坦教授》，页184。爱因斯坦档案，号60—424。

我关于上帝的立场属不可知论。我相信，要人深切意识到使自己活得更美好更高尚的道德原则是最为重要的，并不需要构思出一个立法者，尤其不需要一个以赏罚说事儿的立法者。

致博克维茨M.Berkowitz，1950年10月25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9—215。

关于实在的合理性——就是说它是人类理性可以接近的——这一信念，我找不到比“宗教的”这个词更好的词来加以表达。缺失这种感情，科学就蜕化为没有灵魂的经验主义。

致索洛万，1951年1月1日。刊于《致索洛万书信集》，页119。爱因斯坦档案，号21—474。

仅仅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还算不上哲学。

致阿尔托宁V.T.Aaltonen，1952年5月7日，论及阿尔托宁的意见，他认为相信人格化的上帝强似无神论。爱因斯坦档案，号59—059。

我确乎浸染了这样一种意识：认为人类心智不足以更深刻地理解宇宙的和谐（勉强称之为“自然规律”）；就此而言，我的感情是宗教的。

致弗罗利希Beatrice Frohlich，1952年12月17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9—797。

人格化上帝的想法于我甚为隔膜，我甚至认为那是幼稚的。

同上。

假设存在一个不可知觉的神……无助于理解我们在可知觉世界中发现的有序性。

致阿尔鲍D. Albaugh，爱荷华籍学生，问爱氏何为上帝，爱氏云云。1953年7月2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9—085。

我不相信个体的永生，我还认为伦理道德仅仅是人关心的事，在它背后没有超人的权威。

致尼克森A. Nickerson，1953年7月。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39。爱因斯坦档案，号36—553。

*对我来说，“上帝”一词不过是人类软弱的表达和产物，而圣经则是可敬，然而仍旧是原始、幼稚的传说结集。任何诠释，怎样雄辩，都不能改变我的看法。

致哲学家古特金Eric Gutkind，1954年1月3日。参“论犹太人、以色列、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篇。2008年5月15日，在伦敦布鲁姆伯利Bloomsbury拍卖会上，这封半页纸的书信手稿拍出了170 000英镑（404 000美元）的天价，创下爱氏书信单封拍卖的记录，超过估价二十五倍。事见《纽约时报》，2008年5月17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3—337。

假如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他首先关注的肯定不是使它容易被我们理解。

致玻姆David Bohm，1954年2月1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8—041。

我认为，教友社the Society of Friends这个宗教团体有至高的道德标准。据我所知，他们从没有作罪恶的妥协，且总是在良心的指引下行事。在我看来，特别是在国际生活中他们的影响是很有益也很有效的。

致澳大利亚人查普尔A.Chapple，1954年2月23日。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511。爱因斯坦档案，号59—405。

我不相信人格化的上帝；我从不否认，且清楚表明这一点。如果在我心中有某种可称为宗教性的东西，那么，它就是那种对于迄今为止科学所能揭示的世界结构的无尚赞叹。

致一仰慕者，他问起爱氏的宗教信仰，爱氏云云。1954年3月22日。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43。爱因斯坦档案，号39—525。

我并不费心想象一个上帝；在我们不充分的感官得以理解的限度内，我只满足于敬畏世界的结构。

致福莱士S.Flesch，1954年4月16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0—1154。

一个人的道德价值不在于他的宗教信仰，而在于他从大自然接受到什么样的感情冲动。

致修女格娜Sister Margrit Goehner，1955年2月。爱因斯坦档案，号59—830。

哲学难道不都是蜜写的吗？初看似乎令人惊叹，再看时就全都不见了，只有斑斑污

痕留下来。

据罗森塔尔—施耐德回忆。见所著《实在与科学真理》，页90。

*只要你向上帝祈祷，要他给点什么，你就不是虔信的人。

引自与齐拉德Leo Szilard的谈话，日期未知。转引自Spencer R. Weart and Gertrud Weiss Szilard所编，《列奥·齐拉德：他的事实版本》Leo Szilard: His Version of the Fact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8年版)，页12。亦见引于雅默，《爱因斯坦与宗教》，页149，文本略异，出处亦误为致齐拉德；我们遍搜档案，不见那样的话语。承齐拉德专家Gene Dannen为我们澄清这一积年悬案。

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上帝是否能以不同的方式创造世界；换句话说，是否逻辑简单性的要求会给自由留什么余地。

对助手恩斯特·斯特劳斯Ernst Straus所说，论及上帝在设计世界时是否有任何选择。见泽利希，《光明的时代，黑暗的时代》，页72。

我们对它[上帝、世界]一无所知。我们的所有知识只不过是学童的知识。将来我们可能会知道的多一点。但事物的真正本性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永远不会。

引自与切尔诺维茨Chaim Tchernowitz的访谈，载犹太人杂志《前哨》，日期不详。

巴巴跟应Papagoyim。

爱氏为天主教信徒取的雅号，意思是跟从巴巴（教皇）的跟应（非犹太人）。德文

里鹦鹉是Papagei，而根据档案保管家芭芭拉·沃尔夫Barbara Wolff，爱氏肯定是借此玩文字游戏，暗讽那些跟从教皇的人鹦鹉学舌。雅号也让人联想到莫扎特《魔笛》中的巴巴跟诺Papageno和巴巴跟那Papagena。承爱因斯坦专家施塔赫尔John Stachel，《全集》前编者，供此妙语。他是从爱氏秘书杜卡斯处听到的。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杂论



和埃尔莎在东京商业大学与日本教师合影，1922年（蒙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档案馆惠允刊用。）

爱情

爱情带来的幸福，多于思念带来的痛苦。

致第一个女友温特勒Marie Winteler，1896年4月21日。时年爱氏十七岁。《全集》，卷一，文件18。

坠入爱河不是最愚蠢的事情——但不能要万有引力为此负责。

草草写在弗兰克·瓦尔Frank Wall来信上，作为答复。1933年。来信问爱氏，是不是可以“假定，人是在站在头上，或者说头朝下的时候[就是说，随地球旋转]会坠入爱河或做出其他蠢事”。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56。爱因斯坦档案，号31—845。

有爱的地方，就没有强加。

致编辑和朋友卡明斯Saxe Commins，1953年夏。转引自塞延，《爱因斯坦在美国》，页294。

你想把女友[从都柏林]带[到美国]来，办得不太顺利，我很遗憾。但只要她在那儿，你在这儿，你俩就能够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这样，你何必急于求成呢？

致兰索斯Cornel Lanczos，1955年2月1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15—328。

暴力

暴力时或快速清除过某种障碍，但它从没有证明自己有创造力。

评论克鲁奇J.Krutch的一篇文章，“欧洲成功了吗？”Was Europe a Success？（1934年）。收入《爱因斯坦论人道主义》Einstein on Humanism，页49。爱因斯坦档案，号28—282。

笔迹学

居然能如此透彻地搞清笔迹，真是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欣赏你能将客观特点与纯直觉的特点区别开来；顺带说一句：不能因希特勒的例子而怀疑直觉。

手写的书信，致笔迹学家卢因逊Thea Lewinson，1942年9月4日（易贝eBay在卖，2003年11月5日）。

财富

不应忘记，财富自有财富的责任。

致赞格尔，1920年3月26日。《全集》，卷九，文件361。

我绝对相信，多大的财富也无助于人类进步，哪怕掌握在最全心全意为这一事业工作的人手中。伟大纯洁人物的榜样能引导我们行为高尚，思想高洁。金钱则只能导人自私，而且丝毫不爽的是，它会引诱拥有者滥用它。谁能想象摩西、耶稣或甘地揣着卡耐基的钱袋呢？

引自“论财富”，1932年12月9日。为《多彩一周》Die Bunte Woche而作。发表于《我的世界观》（1934年），页10—11；收入《思想与言论》，页12—13。

经济学家得修正他们的价值理论了。

得知他的两份手稿在战争债券拍卖会上拍出一千一百五十万美元高价时所说。据历史家博伊德Julian Boyd对普拉特Dorothy Pratt讲述，1944年2月11日。普林斯顿大学档案；转引自塞延，《爱因斯坦在美国》，页150。

我的餐厅里，只想要一张松木餐桌，一把条凳和几把椅子。

转引自玛娅·爱因斯坦写的她哥哥的传记，见《全集》，卷一；亦见引于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14。

成功

努力，不为做成功人士，为了做有价值的人。

转引自米勒William Miller，见《生活》杂志，1955年5月2日。

成就

成就的价值在成就的过程中。

致利贝尔松D.Liberson，1950年10月2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297。

抽烟斗

无论做什么事，抽烟斗都多少有助于作冷静客观之判断。

致蒙特利尔抽烟斗者俱乐部Montreal Pipe Smokers Club，于接受其终身会员资格之际所写，1950年3月7日。转引自《纽约时报》，1950年3月12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125。据说，爱氏爱烟斗成癖，一次划船落水，仍手持烟斗不放。见埃勒斯Ehlers，《亲爱的赫兹！》Liebes Hertz！，页149。亦见“论婚姻”诸条。

创造性

没有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创造性人才，社会的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反之亦然：没有社会土壤的滋养，个人品性的发展也不可想象。

引自“社会与个性”，1932年。发表于《我的世界观》（1934年），页12；收入《思想与言论》，页14。

我曾住在偏僻的乡下，注意到单调清静的生活如何刺激创造性头脑。

引自题为“科学与文明”的讲话，1933年10月3日于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馆the Royal Albert Hall。发表于1934年，题“欧洲的险境，欧洲的希望”。见引于《泰晤士报》（伦敦），1933年10月4日，虽然发表时不是写作时的德文原文。爱因斯坦档案，号28—253。

道德

远离其正义与否有问题的事务，哪怕它有个响亮的名字。

致索洛万，1923年5月20日，于辞去国家联盟知识界合作委员会职务之际。发表于《致索洛万书信集》，页59。爱因斯坦档案，号21—189。

道德有至高的重要性——但只是对我们，而不是对上帝而言。

致沙耶尔M.Schayer，1927年8月1日。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66。爱因斯坦档案，号48—380。

科学理论的内容本身不为个人的生活行为提供道德基础。

引自“关于科学与上帝的对话”，《世纪论坛》（1930年6月），页373。

文明人类的命运比以往更加依赖于道义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人类能够产生的。

引自“对学生裁军会议的讲话” Address to the Student Disarmament Meeting, 1932年2月27日。发表于《我的世界观》；收入《思想与言论》，页94。亦见《纽约时报》，1932年2月28日。

道德纯属人类事务，没有神什么事儿。

引自“科学中的宗教精神” The Religious Spirit of Science, 发表于《我的世界观》（1934年版），页18；收入《思想与言论》，页40。

我们不要忘记，单靠知识和技能不能引领人类进入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人类理应将更高道德标准与价值的宣扬者的地位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对我而言，像佛陀、摩西和耶稣这样的人对人类的贡献，远胜于探索者和构建者的所有成就。

为某不知名“布道团”所作致辞，1937年9月。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70。爱因斯坦档案，号28—401。

道德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体系。……那是一项永远不会完成的任务，始终在那儿，指导我们的判断，启迪我们的行为。

引自“道德与情感”，在宾夕法尼亚斯沃斯摩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毕业典礼上的致辞，1938年6月6日。转引自《纽约时报》，1938年6月7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9—083。

尽力使我们的行为符合道德是最重要的人类努力。我们内心的平衡，乃至我们的存在本身都有赖于此。唯有我们行为中的道德能给生活以美感和尊严。

致格林韦C.Greenway神父，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牧师。1950年11月20日。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95。爱因斯坦档案，号28—894，59—871。

没有“伦理文化”，人类就不会得救。

引自“需要‘伦理文化’” The Need for Ethical Culture，1951年1月5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8—904。

雕像

刻画动态人像需要高度的直觉和天才。

转引自瓦克斯曼Konrad Wachsmann，见格吕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个家》Ein Haus für Albert Einstein，页240。爱氏后妻的女儿玛戈·爱因斯坦是个雕塑家，给爱氏做过好几座雕像。

动物·宠物

*于我，爱生灵是人类最好的品德。

致布尔加科夫Valentine Bulgakov，1931年9月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5—702。

多承你的好意和有趣的讯息。我向同名者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也代表我家的公猫向你致谢。他对你的故事很感兴趣，甚至还有些吃醋，因他的名字“老虎”并不像你的那样，表达跟爱因斯坦一家的本家关系。

致爱德华·摩西Edward Moses，1946年8月10日。摩西来信告诉爱氏，他坐的船上，有船员在德国救起一只猫，给它取名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档案，号57—194。

迪安医生Dr Dean确认，比波——那只鹦鹉——得了一种鹦鹉病，而我的病就是由它感染的。……可怜的鸟儿得打十三针——它承受不了的。……[后来知道]比波只需要打两针，它很高兴，或许它终归能挺过来。

转引自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5年2月20日和3月4日。比波是上年爱氏七十四岁生日时几个仰慕者送的礼物。寄来时用的普通盒子，看上去就是个普通邮件。爱氏马上倾注同情，一连几天照顾他、逗他，想帮他缓解心理伤害。爱氏一家在德国时曾养过一只鹦鹉，名叫比波，或Biebchen。

我知道哪儿不对，伙计，可我不知道怎么关上它。

公猫“老虎”因下雨不能出门而不乐，爱氏云云。恩斯特·斯特劳斯在纪念演说中追忆及此。演说题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个人”，1955年5月，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关键是他知道。

论一个朋友的狗摩西。这只狗浑身長满长毛，很难认出哪是头哪是尾。塞延采访玛戈·爱因斯坦时，玛戈云云。1979年1月15日。转引自塞延，《爱因斯坦在美国》，页131。

这只狗很聪明。他见我收到这么多信为我难过，所以就想咬那邮递员。

谈他的狗奇科Chico。转引自埃勒斯，《亲爱的赫兹！》页162。

堕胎

孕期某点之前女人应能选择堕胎。

致世界性事改革联盟the World League for Sexual Reform, 1929年9月6日。
转引自格吕宁Grüning,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个家》, 页305。爱因斯坦档案, 号48—304。

发明

发明不是逻辑思维的产物, 尽管最终的产品系于一个逻辑结构。

为《瑞士中学报》Schweizerische Hochschulzeitung所写, 1955年。收入泽利希, 《光明的时代, 黑暗的时代》。见引于佩斯, 《上帝狡黠》, 页131。爱因斯坦档案, 号1—205。

帆船运动

在静谧的小海湾驾驶帆船怎一个放松了得。.....我像个认真的航海家, 有个夜光指南针。但我于此道没有天才。能从暂住的沙洲上开出船去, 就心满意足了。

致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 1954年3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 号32—385。

帆船运动毫不费力。

转引自弗伦奇A.P.French, 《爱因斯坦百年纪念文集》, 页61。

飞碟和外星生命

*蛮有理由相信，火星和其他行星上存在生命。然而，假如智慧生物真的存在，我不应该期望他们会尝试用电波跟地球交流。光线的方向更好控制，所以更可能首先尝试光线。

引自在柏林的一番访谈，话题是“神秘的电波”。《每日邮报》（伦敦），1921年1月31日（第五版）报道。《全集》，卷十二，大事年表。

我没有理由相信，那些“飞碟”故事背后有什么真东西。

致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一个男孩，1950年11月15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9—510。爱氏不赞成读科幻小说，认为科幻小说扭曲科学，并让人产生理解科学的幻觉。

那些人看见了什么。那是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致加德纳L.Gardner，1952年7月2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9—803。

个人·个性

扰攘的生活中，真正可贵的，不是国民.....而是富有创造力的、易感的个人，也就是个性——他创造着贵气和崇高，而一任芸芸众生思想迟钝，感觉麻木。

引自“我的信仰”，刊于《世纪论坛》，卷八十四（1930年），页193—194。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229。

对每个人都应该当作个人来尊重，而不是当作偶像去崇拜。

同上。

人类社会，只有足够宽松，允许个人的才能自由发展，才能产生有价值的成就。

引自一篇论宽容的文章，写于1934年6月。爱因斯坦档案，号28—280。

*一座森林不能只有藤蔓。它需要能靠自身力量站立的乔木。

致范托娃，1948年10月9日。爱氏致范的三箴言之一。爱因斯坦档案，号87—347。

一个秉性自由、是非分明的人，固然可以被毁灭，但决不会被奴役，或用作盲目的工具。

引自“论科学家的道义责任” On the Moral Obligation of the Scientist，为意大利科学进步协会而作，1950年10月。爱因斯坦档案，号28—882。

为社群的共同利益起见，培育个性至为重要，因只有个人才产生新想法，应社群日常需要，让社群越来越好，而免于贫乏和僵化。

为一次舍门Ben Schemen晚宴写的致辞，1952年3月。爱因斯坦档案，号28—931。

工作

只有工作才让人活的充实。

致儿子汉斯·阿尔伯特，1937年1月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75—926。

是什么东西让人发狂似的认真工作，这真是个谜。为了谁？为自己吗？人不久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为同时代人？为后代？都不是。到底还是个谜。

致画家沙尔Joseph Scharl , 1949年12月27日。爱因斯坦档案 , 号34—207。

我也深信 , 从事精神活动的时候 , 只有不系念养家糊口 , 才能从中得到纯粹的快乐。

致曼纳斯L.Manners , 1954年3月19日。爱因斯坦档案 , 号60—401。

公开演讲

我刚刚得到一个关于永恒的新理论。

爱氏在美国科学院参加一个为他举办的纪念晚宴 , 有人发表长篇演讲 , 据称爱氏对邻座云云。转引自格林伯格Daniel Greenberg , “无象的雕像” A Statue without Stature , 《华盛顿邮报》 , 1978年12月12日。

好奇心

重要的是不要停止追问。好奇心自有存在之理。面对一个思索永恒之谜、思索生命之谜、思索实在之奇妙结构的人 , 你不由得心生敬畏。一个人 , 只要每天尝试去理解一丁点这样的奥秘 , 也就够了。

据编辑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的回忆录。转引自《生活》杂志 , 1955年5月2日。

这株娇弱的小苗[好奇心] , 除了激励 , 需要的主要就是自由了。

1946年为“自述”而写。“自述” , 页17。

后世

亲爱的后来者：假如你们没有比我们和我们的先辈更正义，更和平，总的来说更明智，那么见鬼去吧！提出这一诚挚希望的，是你们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普林斯顿，1936年5月4日。致后世训言，写于羊皮纸上，密封在金属容器中，置于纽约舒斯特Schuster出版社（今Simon&Schuster出版社）的奠基石下。爱因斯坦档案，号51—798。

婚姻

我父母……认为，妻子是男人的奢侈品，只有自己有能力过舒服了才供养得起。我不看好这种夫妻关系论。这把妻子混同于妓女，唯一不同的是妻子因一纸契约而占据了有利的社会地位，能靠那个男人过一辈子。

致米列娃，1900年8月6日。见《情书》，页23。《全集》，卷一，文件70。

我一次次逃避婚姻，并不是因为缺乏真感情。或许，我怕的是舒适的生活，优雅的家具，让自己背上坏名声，甚至怕成为心满意足的资产阶级？

致埃尔莎，1914年8月3日之后。《全集》，卷八，文件32。

内心的孤寂和宁静很适合我，这多亏了我和表姐那种可心可意的关系；要维持这种关系，就得避免结婚。

致贝索，1915年2月12日。《全集》，卷八，文件56。当然，四年后，爱氏还是与埃尔莎结了婚。

我的目的是吸烟，但到头来恐怕是堵塞了烟斗。人生，尤其是婚姻，就像吸烟。

据日本卡通画家冈本一平Ippei Okamoto回忆，1922年，时爱氏在日本旅行。冈本问爱氏，用烟斗吸烟是为吸烟之乐，还是仅仅喜欢通烟斗装烟斗。转引自坎塔Kantha，《爱因斯坦词典》An Einstein Dictionary，页199；亦见《美国物理学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s，卷四十九，页930—940。

为什么有人不接纳一个男人[来美国]？这个人任何战争一律拒绝，只除了跟自己老婆不可避免战争。

对女性爱国联合会the Women Patriot Corporation的答复，1932年12月。那个右翼团体认为爱氏对美国人不良影响，曾抗议爱氏来美国。爱因斯坦档案，号28—213。

婚姻是试图使某件出自偶然的事情持续下去的不成功尝试。

1982年4月10日，内森访谈塞延时所引。见塞延，《爱因斯坦在美国》，页80。范托娃在“和爱因斯坦的谈话”中也提及此话，1953年12月5日。

那的确危险——可话说回来，哪桩婚姻不危险？

普林斯顿一个学生问，是否该容忍信仰不同的人结婚，爱氏云云。塞延，《爱因斯坦在美国》，页70。

婚姻不过是外表装得文明的奴隶制。

转引自韦克斯曼Konrad Wachsmann，见格吕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有个家》，页159。

婚姻使人们将彼此看作财产，而不再看作自由的人。

同上。

计划生育

我深信，一些天主教组织，它们的某些政治、社会活动和实践对整个社会是有害乃至危险的，在此间如此，在各地也都如此。我在这里只提一提它们反对计划生育的事情：就在各国人口过剩问题严重威胁到人民的健康、严重阻碍了在这个星球上谋求和平的任何尝试时，它们仍在这样做。

致布鲁克林和昆士教区的地方报纸《布鲁克林小报》the Brooklyn Tablet的一个读者，1954年。该读者询问爱氏，外间对爱氏有关这一话题的引用是否正确。

家

人在哪定居并不重要。跟着感觉走，别多想。

致马克斯·玻恩，1920年3月3日。见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25。《全集》，卷九，文件337。

阶级

将社会阶层彼此分开的那些区别是子虚乌有的，说到底高下优劣云云都是凭的势力。

引自“我的信仰”，《世纪论坛》，卷八十四（1930年），页193—194。

禁酒令

没有什么事情能比通过无法实施的法律更有损于政府形象和法律尊严了。这个国家犯罪率增加到危险的地步，草率立法难辞其咎。

同上。

我不喝酒，所以对此毫不关心。

到达圣地亚哥时在记者会上对禁酒令所作声明，1930年12月30日，在“奥克兰号” the Oakland船上。见新星电视台Nova播放的《爱因斯坦传》，1979年；亦见A&E（意思是艺术与娱乐）电视台VPI国际频道播放的《爱因斯坦传》，1991年。爱氏不喜饮酒，晚年滴酒不沾，或许是由于消化系统过敏；见弗尔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页81。

精神分析学

我非常希望躲在暗处，不被分析。

致德国心理分析学家弗洛伊德。1927年1月，弗氏请爱氏参与依据阿德勒心理学 Adlerian psychology所作的一项研究，爱氏回复云云。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35。爱因斯坦档案，号46—304。

我不敢对现代思想的如此重要方面作出评判。然在我看来，心理分析并不总是有效的。对无意识作深究并不总是有益。

引自菲尔爱克的访谈录，“爱因斯坦论人生意义” What Life Means to

Einstein, 《星期六晚邮报》, 1929年10月26日; 收入菲尔爱克, 《伟人一瞥》, 页442。

人说, 梦是受到压抑的欲望; 这不是不可能, 但我并不深信。

转引自范托娃, “和爱因斯坦的谈话”, 1953年11月5日。

竞争

我不用再参与大脑的竞争了。对我来说, 参与[其中]一向是可怕的奴役, 其为恶不下于追求金钱和权力。

致埃伦费斯特, 1927年5月5日, 论及晋职之争。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 《爱因斯坦其人》, 页60。爱因斯坦档案, 号10—163。

可理解性

世界的永恒秘密是它的可理解性。.....世界的可理解性实际上是个奇迹。

引自“物理与实在”, 《富兰克林研究所学报》Journal of the Franklin Institute, 卷二二一, 第3期(1936年3月), 页349—382。收入《思想与言论》, 页292。通俗表达为: “宇宙的最不可解之处是它可以理解。”

力量

不管在哪里, 一旦物质力量万能论在政治生活中占了上风, 这种力量就会拥有自己的生命, 并变得比想把物质力量当工具使用的人还要强大。

引自在纽约卡内基馆接受“一个世界奖”之际的讲话，1948年4月27日。刊于《我的晚年》；收入《思想与言论》，页147。

良心

决不做违背良心的事，哪怕是国家要求你做。

引自与小欣肖Virgil G.Hinshaw, Jr.的谈话；转引自欣肖为席尔普Schilpp所编《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人科学家》Albert Einstein: Philosopher—Scientist (1949年版)所撰文，页653。

*良心的权威高于国法。

上条的另一版本。引自“人权”，在接受芝加哥律师十诫社the Chicago Decalogue Society of Lawyers颁发的人权贡献奖之际致该会的答谢辞。答谢辞写于1953年12月5日之前（爱因斯坦档案，号28—1012），写后由人翻译录音，于1954年2月20日颁奖会上播放。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97。

女人

我们男人是可悲的、依赖的生物。但比起这些女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国王，因为他多少凭自己双脚站在地上，而不是时刻等待有什么身外之物好去攀附。可女人却总是等待着有什么合适的人出来随意利用她们。没有合适的人来利用，她们干脆散架垮掉。

致贝索，1917年7月21日，谈及爱氏的妻子米列娃。《全集》，卷八，文件239。

很少女人有创造性。我不会把我的女儿送去学物理。我很高兴我妻子不懂科学。我头一个妻子懂。

转引自萨拉曼Esther Salaman，爱氏在柏林时的年轻学生。见《倾听者》the Listener，1968年9月8日；亦见引于海菲尔德Highfield和卡特Carter，《爱因斯坦的私生活》The Private Lives，页158。

像所有其他领域一样，科学之门也应向女性敞开。但是，假如我对开门后的结果表示那么点怀疑，诸君可不要生气。造化给予女人的身体构造有部分限制，使我们不能把期待于男人的标准施与女人。

1920年。转引自莫什科夫斯基，《和爱因斯坦的谈话》，页79。

女人在家的时候，满心满眼是她们的家具……又是搬弄又是打理。我和女人一起旅行，我就成了她身边唯一的家具，所以她禁不住整天围着我转，想把我打理得更好些。

转引自弗兰克：《爱因斯坦：生平与时代》，页126。爱氏就喜欢说这样的俏皮话。

奇迹

我承认思想影响身体。

转引自赫尔曼斯W.Hermanns，《与爱因斯坦一席话》A Talk with Einstein，1943年10月。爱因斯坦档案，号55—285。

所谓“奇迹”，就是“规律性”的例外；所以，规律性缺席之处，奇迹也不能存在。

据赖钦斯坦David Reichinstein回忆，见《文化人的宗教》Die Religion des Gebildeten（苏黎世，1941年版）。页21。雅默Jammer，《爱因斯坦与宗教》，页89，有引用和讨论。

青年

真正新颖的思想只出现在人的青年时代。后来他经验多了，有名气了，但也愚蠢了。

致赞格尔，1917年12月6日。《全集》，卷八，文件403。

读你的来信，我不禁想起我的年轻时代。人会在思想中把自己与世界对立起来。人会跟万物较劲，会在气馁与自信间徘徊。人会觉得，生命无尽，自己所做的所想的都那么重要。

致儿子爱德华，1926年。爱因斯坦档案，号75—645。

喔，年轻人：你是否知道，你们不是渴望美与自由人生的第一代？你是否知道，你们所有的先辈都有像你一样的感受——也感到自己是烦恼和仇恨的牺牲品？你是否知道，要实现你的炽烈愿望，你就得获得一份对人、对动物植物、对天上星辰的爱与理解，从而与万物共其苦乐？

写在斯特恩I. Stern的留言簿里，德国卡普特Caputh，1932年。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129。

清晰

我一生都喜欢精心挑选的朴素字眼和简练的表达。浮华的语句和字词，不管谈的是相对论还是别的，都让我起鸡皮疙瘩。

引自《柏林日报》，1920年8月27日，1—2版。亦见《全集》，卷七，文件45。

人力车夫

竟然跟如此作践人的行当扯上关系，真叫我羞愧难当，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懂得如何拉客，一直乞求，不答应不算完。

引自爱氏的《旅行日志》，1922年10月28日，科伦坡，锡兰（今斯里兰卡）。爱氏在去新加坡，香港，中国上海和日本的途中，在那里停留过。

认识论

每当我想起自己教书生涯中遇到的最有才华的学生——我是说不但技艺超群，而且长于独立思考的——我就得承认，他们都对认识论倍感兴趣。没有人能够否认，认识论为[相对论的]进展铺平了道路；至少是休谟和马赫，令我直接间接受益匪浅。

引自“恩斯特·马赫”，《物理学杂志》*Physikalische Zeitschrift*，卷十七（1916年）。《全集》，卷六，文件29。

认识论不结合科学就成了空架子。科学而没有认识论就不免落后和混乱。

引自“回应批评”，见席尔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人科学家》，页684。

*思维中，我们有一定“权利”使用一些概念，这些概念，若单从逻辑观点看问题，

是无法从感觉经验的材料推出的。

引自“罗素的知识论” Russell' s Theory of Knowledge , 见席尔普编, 《罗素哲学》 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 (百代哲学家文库, 1944年版), 页287。爱因斯坦档案, 号1—139。

日本和日本人

*我清楚记得你们来访玻恩的情景, 特别是因为你们是我最早认识的日本人, 实际上也是认识最早的东亚人。你理论知识的渊博让我吃惊。

致桑木彧雄 Ayao Kuwaki , 1920年12月38日 (原文如此——汉文译者)。爱氏于1909年3月会见的桑木。《全集》, 卷十, 文件246。

*邀请我去东京我非常高兴。我对东亚人和东亚文化的兴趣由来已久了。

致室伏高信 Koshin Murobuse , 1921年9月27日。随后, 爱氏开始了1922年的各国之行。《全集》, 卷十二, 文件246。

日本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爱比他国人更甚.....然而他在外国也比别国人更觉隔膜。我已学会.....理解日本人在欧美人面前的羞怯: 在欧美各国, 教育全然关注个人的生存斗争。.....家庭纽带削弱了, 而.....个人的孤立被视为生存斗争的必然结果。.....在日本, 情形完全不同。这里的个人没有在欧美那样被放任不管。舆论的力量比欧美各国还要大些, 很注意保障家庭结构不被削弱。

《改造》杂志卷五, 第1期 (1923年1月), 页339。1922年9—10月间, 爱氏在日本旅行六个星期, 期间受到热情接待。日本人之所以对爱氏特别好奇, 除爱氏的其

他品质以外，日文里“相对论”几个字的写法跟“爱”“性”二字很像。（见弗尔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页528。）爱因斯坦档案，号36—477.1。

这花一般的存在：在这里，凡夫俗子要让位于诗人的言辞了。

论日本妇人。同上。

愿他们不忘保持伟大传统的纯净，正是这传统使他们超迈西方：艺术化的生活构形，个人需要的简朴和谦逊，还有日本之魂的纯净与清明。

同上，页338。

日本处处奇妙——文雅的举止，对万物的强烈兴趣，艺术的品味，智识者的诚实同常识并存——如画土地上的奇妙人民。

致索洛万Maurice Solovine，1923年5月20日。发表于《致索洛万书信集》，页58—59。爱因斯坦档案，号21—189。

我第一次见到一个快乐健康的社会，其成员全心全意投入其中。

致贝索，1924年5月2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7—349。

如今，日本像一个没有安全阀的小汽锅。它国土狭小，容不得这多人口存在与发展。如果我们要避免可怕的冲突，这种情形需得补救。

转引自《纽约时报》，1925年5月17日。接受伯恩斯坦Herman Bernstein采访时讲的话。见引于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75。三年后，日本人占领中国山东；此后多年，冲突相继。

善行

善行像好诗。得其大意不难，但不是总能理性地理解它。

致索洛万Maurice Solovine，1947年4月9日。发表于《致索洛万书信集》，页99，101。爱因斯坦档案，号21—250。

神秘主义

*当今时代有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所谓神智论theosophy和通灵论spiritualism大行其道，就是明证。对我来说，这就是混乱与弱智的症状。由于我们的内在经验包含感觉印象的复制与组合，对我而言，“没有躯体的灵魂”这一概念是空洞无意义的。

致维也纳诗人哈尔佩恩—诺伊达Lili Halpern—Neuda，1921年2月5日。有关背景参《全集》，卷十二，文件40，注3。

我从未把某种目的或目标，或者任何人格化的东西归于自然。依我看，自然是一个宏伟的结构，我们只能一知半解地理解它。这一定会让思想者充满谦恭之情。这正是一种宗教情感，而跟神秘毫无关系。

致奥瑙弗利Ugo Onofri，1954或1955年。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39。爱因斯坦档案，号60—758。

生日

我亲爱的小宝贝.....先补上昨天的生日快乐！抱歉我又忘了。

致女友、未婚妻米列娃·马里奇，1901年12月19日。《全集》，卷一，文件130。

美国给了我理想的工作场所和居住条件，借此过生日的机会，谨表感恩之情。

引自六十寿辰致辞。刊于《科学》杂志Science 89, n.s. (1939), 页242。

有什么好庆祝的？生日是自来自去的事情。不管怎么，生日总归是儿童的事。

引自访谈，刊于《纽约时报》，1944年3月12日。

我的生日那就是自然灾害，下的信纸雨，满纸肉麻话，能把人淹死。

致米萨姆，1954年3月30日，爱氏七十生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8—434。

圣诞节

*圣诞节是和平的节日。岁岁年年，如期而至。但是，内心的和平与彼此的和平，却要我们不懈努力，才能来到。这节日提醒我们，各国人民切盼和平。一年一年，这节日劝诫我们警惕和平的敌人，这敌人潜伏在我们所有人心里，稍一懈怠，就不但会在圣诞期间出来作恶，一年到头都会作恶。

引自为某国际广播电台写的圣诞贺词，1948年11月28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8—850。

书籍

关于这本书，我要说的都在书里了。

《纽约时报》记者请爱氏评论下他和英菲尔德Leopold Infeld合著的书《物理学的革命》，爱氏云云。转引自埃勒斯，《亲爱的赫兹！》，页65。

我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落在我手里的最奇妙的东西。

致赞格尔，1920年3月26日。《全集》，卷九，文件361。

我太喜欢《卡拉马佐夫兄弟》了。这是我上过手的最奇妙的书。

致埃伦费斯特，1920年4月7日。《全集》，卷九，文件371。

思维

语言的词语，书写的、口头的，在我的思维机制中似乎不起作用。

致哈达马Jacques Hadamard，1944年6月17日。转引自《论数学领域的发明心理学》（An Essay on the Psychology of Invention in the Mathematical Field）附录2。爱因斯坦档案，号12—056。

我得少为想想。（I vill a little t' ink.）

据霍夫曼讲，爱氏需要更多时间思考某个问题的时候，就会结结巴巴说出这句英文。转引自弗伦奇，《爱因斯坦百年纪念文集》，页153；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页231，引用英菲尔德的讲述，也说爱氏会这样说。爱氏的传记作者佩斯认识爱氏，他亲口和我说过。

[毫无疑问，]我们的大部分思维是不用符号（语言）进行的，是超越符号、在很大程度上无意识的。因为不然的话，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为某些经验而不由自主地感到“惊奇”？这个“惊奇”似乎发生在某件经验与我们业已固定的概念世界相冲突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思维世界越发展离“惊奇”越远了。

1946年为“自述”所写，“自述”，页8—9。

死刑

我终于深信，死刑还是以废除为好。理由：一，万一司法有误，则不可纠正；二，对不得不执行那一程序的人……会产生有害的道德影响。

致一个柏林出版家，1927年11月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6—009。然据数月前《纽约时报》所载，情形却略有不同，报载：“爱因斯坦教授不赞成废除死刑。……他不明白社会何以不应该摆脱证明对自己有害的个人。他补充道，如果说社会无权判人死刑，它也无权判人终身监禁。”见《纽约时报》，1927年3月6日；佩斯在《爱因斯坦在这里活过》一书中也注意及此，见该书页174。

我根本不赞成惩罚，而只是赞成要有些措施来拯救或保护社会。原则上，我不会反对杀掉那些对社会无价值或危害社会的个人。我反对惩罚，只因为我不信任人，也就是说，不信任法庭。我珍视生命的质量而不是数量。

致布尔加科夫Valentine Bulgakov。布给托尔斯泰做过秘书，问爱氏对于战争和死刑作何想法，爱氏云云。1931年11月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5—702。

素食主义

我虽然因外部条件所限没有严格实行素食，原则上我是长期拥护素食主义事业的。除了出于美学和道德的目标外，我还认为，素食的生活方式能单纯从生理方面着手就收到移人性情之功，这对人类的命运益处至大。

致胡特Hermann Huth，1930年12月27日。想是发表在德国杂志《素食事业》（Vegetarische Warte）上，那本杂志创刊于1882年，1935年停刊；创办者是当时德国的一个素食者协会the Vegetarier—Bund，胡特是该会的副主席。（承David Hurwitz告知如此。）爱因斯坦档案，号46—756。

我吃肉食时一直有一点负罪感。

致卡里尔Max Kariel，1953年8月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058。

你买到一块地，要种植卷心菜和苹果，你先得排干地里的水；那会杀死水中所有的动植物。随后，你还要杀死所有吃植物的虫子等等。假如出于道德原因你想避免杀生，到头来你就得杀死自己，为了保住那些不知较高道德原则为何物的生灵。

同上。转引自《素食世界》（Vegetarisches Universum），1957年12月。

所以我的生活中没有油脂，没有肉，没有鱼，可我这样感觉很好。在我看来，人生来并不是食肉动物。

致米萨姆，1954年3月3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8—435。爱氏素食，或许不是有意的选择，因他没留下任何评论，说这对他是个道德问题。他终生都患有胃病，这需要他仔细注意饮食。他滴酒不沾大概出于同样原因。

同性恋

同性恋不应受惩罚，除非为了保护儿童。

致世界性事改革联盟，柏林，1929年9月6日。转引自格吕宁，《爱因斯坦有个家》，页305—306。爱因斯坦档案，号48—304。

妥协

懒人的妥协是单行线。没有U形拐，亦不能停止。

致范托娃，1948年10月9日。致范氏三箴言之一。爱因斯坦档案，号87—347。

危机

国家只有历经危机和动荡才能向前发展。愿目前的动荡让世界变好些。

引自题为“科学与文明”的讲话，1933年10月3日于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馆the Royal Albert Hall。发表于1934年，题“欧洲的险境，欧洲的希望”。见引于《泰晤士报》（伦敦），1933年10月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8—253。

物质主义

人类只有在人性允许的范围内尽量不为满足物欲而打拼，才能获致有价值而和谐的生活。这里的目标是提升社会的精神价值。

在普林斯顿召开的希伯来大学美国之友计划会上所说，1954年9月19日。转引自《纽约时报》，1954年9月19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7—354。

新闻媒体

新闻媒体大多由既得利益者控制着，对舆论有过度的影响。

引自“美国印象”，约1931年。《思想与言论》，页5，所指出处有误。爱因斯坦档案，号28—167。

性教育

关于性教育：没有秘密！

致世界性事改革联盟，柏林，1929年9月6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8—304。

衣着

如果我也在意起梳洗打扮，我就不再是我了。……所以，去他的。如果你觉得我可厌，那就去找个更对女人口味的男友吧。可我会依然故我，不理那一套。这无疑有样好处：这样我可以安享清静，那些纨绔子弟就不会来纠缠我了。

致未来的第二位妻子埃尔莎·勒文塔尔，约1913年12月2日。《全集》，卷五，文件489。

只有某些穿衣戴帽的生活规则，不遵行就会涉嫌不入群的，会偶尔打扰我平和的心境。

致赫维茨一家，1914年5月4日，重回柏林居住之际。《全集》，卷八，文件6。

*要看人，在这里；要看衣服，我开衣橱。

有德国总统兴登堡von Hindenburg所派代表团来访，埃尔莎劝爱氏衣冠以见，氏云云。1932年。转引自布莱恩Brian，《爱因斯坦传》，页235。

我不喜欢新衣服，也不喜欢新奇食品。

引自佩斯，《上帝狡黠》，页16。

“为什么我非得那样？那里谁都认得我。”（上班前妻子劝他穿着得体，爱氏云云。）“为什么非得那样？那里又没人认得我。”（第一次去开大会，妻子劝他穿着得体，爱氏云云。）

转引自埃勒斯，《亲爱的赫兹！》，页87。

我都这个岁数了，如果有人劝我穿袜子，我可以不理睬他。

转引自爱氏的邻居和物理学同行沈斯通Allen Shenstone，见塞延，《爱因斯坦在美国》，页69。

年轻时，我发现脚拇指总要戳破袜子，就不再穿了。

据哈尔斯曼Philippe Halsman回忆，1947年。转引自弗伦奇，《爱因斯坦百年纪念文集》，页27。

医生

*医生就是巫师。

邻居罗杰斯Eric Rogers要动手术，爱氏说这话给他壮胆。由贝尔林Ralph Baierlein讲述，贝尔林后在普林斯顿与罗杰斯一起教书。（2006年3月21日给我的信。）

移民

*[移民]以自己的方式对社群繁荣做出了贡献，而他们的个人奋斗和苦难却无人知晓。

在纽约1939—1940世界博览会名人墙揭幕式上所说，爱因斯坦档案，号28—529。

*靠限制移民并不能减少失业。因[失业]是有能力工作的人当中工作分配失误造成的。移民不但增加消费，同样也增加劳动需求。在地广人稀的国家，移民不但加强国内经济，也增强国防力量。

同上。

艺术与科学

什么地方世界不再是我们个人希望与愿望的场景，而我们是作为自由的存在去面对它，欣赏它，质问它，观察它，那么，我们就进入艺术和科学的王国了。当我们以逻辑的语言重建我们看到和经验到的东西时，我们是在做科学；当我们通过一些形式来交流——这些形式之间的联系尽管是有知觉的心灵不能理解的，然而我们直觉地意识到它们有意义——我们是在做艺术。

为现代艺术杂志《人，新艺术杂志》Menschen.Zeitschrift neuer Kunst第4期

(1921年2月)，页19。亦见《全集》，卷七，文件51。

意大利和意大利人

*[十月]十五日，我就要和儿子一起，动身去博洛尼亚Bologna，展现一番咱的德国味意大利语啦。但丁的儿孙们有的期待！

致Hermann Anschütz—Kaempfe，1921年10月11日。《全集》，卷十二，文件263。

普通意大利人.....用的词语，思想、文化水准很高。.....意大利北方的人是我平生所见最文明的人。

转引自科恩H.Cohen，见《犹太旁观者报》Jewish Spectator，1969年1月，第16版。

意大利数月的愉快逗留是此生最美好的记忆。

致马兰戈尼Ernesta Marangoni，1946年8月16日。载于《物理》Physis，卷十八（1976年），页174—178。爱因斯坦档案，号57—113。

因果关系

因果性思维模式只回答“因什么？”而不回答“为什么？”.....可是，如果人问，“为什么我们要互相帮助，为什么要让彼此过得容易些，为什么要一起做美好的音乐，为什么要有思想灵感？”那就得回答说：“假如你不知道其中缘由，没人能给你解释。”没有这种原初感觉，我们什么也不是，不如干脆别活。

致海德维希·玻恩，1919年8月31日。《全集》，卷九，文件97。

我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或为之生死的一切都有其缘由，但幸好我们不知道那缘由是什么。

引自与泰戈尔的谈话，1930年8月19日，于柏林。刊于《亚洲》，卷三一（1931年）。

英国，英国人，英语

*假如学者的职业兴趣多于政治热情，他们的行为就会更多受文化因素而非政治因素的指引。……在这方面，英国人的行为比此间的同行高尚多了。……他们对我相对论的态度多么贵气！……我没的说，只能说：向英国佬致敬！

致哈伯Fritz Haber，1921年3月9日。爱氏发觉，相对论在德国成了政治话题。
《全集》，卷十二，文件88。

*英国之行，记忆犹新，恍如梦里。这片土地和她的知识传统、政治传统给我的印象，比我预想的还要深刻、经久和伟大。

致霍尔丹勋爵Lord Richard B.S.Haldane，1921年6月21日。《全集》，卷十二，文件155。

在德国，总的来说，人们评判我的理论，唯以大报的政治马首是瞻。而英国科学家的态度则说明，他们的客观感觉，不会为政治观点所干扰。

引自“我怎样成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犹太评论》Jüdische Rundschau，1921年6月21日。见《全集》，卷七，文件56。

与其他民族相比，你们英国人更加小心在意地培育起与传统的联系，又把随后一代接一代鲜活而自觉的连续体保存了下来。这样，你们就让自己民族的独特灵魂和高扬的人性之魂既充满活力，又有现实感。

牛顿二百周年纪念之际致英国皇家学会，1927年3月。收入《自然》，卷一一九（1927年），页467。爱因斯坦档案，号1—058。

我不能写英文，因英文的拼法太捉弄人了。阅读时我只能闻其声，而记不得写下的单词长什么样。

致马克斯·玻恩，1944年9月7日，诉说掌握入籍国语言之难，尽管他渴望成为美国公民。见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145。爱因斯坦档案，号8—207。

游戏

我不玩游戏。……没有时间玩。工作完了，我不想任何要求用脑的事情。

转引自《纽约时报》，1936年3月28日，34：2。不过，爱氏的确喜欢猜谜。当然，或许这一爱好始于晚年。

占星术

读者应注意[开普勒]论占星术的话。这些话显示，内在的敌人，虽然被征服而变得无害，但还是死而不僵。

引自开普勒所著《鲍姆加特生平和文字》Life and Letters by Carola Baumgardt（纽约：Philosophical Library，1951年版）一书绪论。亦见本书稍

后“传爱因斯坦”部分，该条征引依据，反驳关于爱氏相信占星术的断言。

真理

为真理而斗争的努力应先于所有努力。

致罗科Alfredo Rocco，1931年11月16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4—725。

对真理真知的探索是人类最美好的特征之一——尽管是那些最不用力追求它的人喊的最响。

引自“人类存在的目标”The Goal of Human Existence，为犹太人联合呼吁团所作广播讲话，1943年4月1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8—587。

真理是经得起经验检验的东西。

为菲利普·弗兰克所著《相对论：更加丰富的真理》Relativity: A Richer Truth (Boston: Beacon Press, 1950年版)所作跋语。转引自《我的晚年》，修订版，页115。爱因斯坦档案，号1—160。

真理是什么，不好说；可有时候认出谬误却并不难。

致麦圭尔Jeremiah McGuire，1953年12月2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60—483。

小事上不较真儿的人，不足以托大事。

引自电视讲话稿，为以色列独立七周年纪念时播放。写于1955年4月，爱氏逝世前一个月。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640。爱因斯坦档案，号60—003。

来信中浮夸的言辞和革命的味道让我起疑。真理喜欢衣装朴素，谦虚示人。

致威蒂格Hans Wittig，1920年5月3日。爱因斯坦档案，号45—274。

知识

*知识分两种，一种是书本里的死知识，一种是人的意识里的活知识。第二种知识是必不可少的；第一种知识虽然也不可缺少，但总归是第二位的。

为科恩学生纪念基金会the Cohen Student Memorial Fund所作，题“纪念莫里斯·拉斐尔·科恩” Message in Honor of Morris Raphael Cohen，此为第一段。1949年11月15日。收入《思想与言论》，页80。

直觉

一切伟大的科学成就都始于直觉的知识，也就是说，从不言自明的公理出发，才能加以推演。……而直觉是发现这些公理的必要条件。

1920年。转引自莫什科夫斯基，《和爱因斯坦的谈话》，页180。

我相信直觉和灵感。……有时候我感到自己是对的。我不是知道自己是对的。

引自菲尔爱克的访谈录，“爱因斯坦论人生意义”，《星期六晚邮报》，1929年10月26日；收入菲尔爱克，《伟人一瞥》，页446。

志向

没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产生于志向或单纯的责任心；它宁产生于热爱和对人、对客观事物的倾心倾力。

致瓦达F.S.Wada。瓦达是爱达荷州的农夫，写信给爱氏，问他有没有一言，可供他儿子Albert Wada成长期间遵行效法。爱氏答复云云。1947年7月30日。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46。爱因斯坦档案，号58—934。

智慧

智慧不是学校的产品，而是一生追求智慧而得来的结果。

致迪斯彭蒂尔J.Dispentiere，1954年3月24日。爱因斯坦档案，号59—495。

智力

上等的智力，却配上不佳的性格，这真是可厌的事。

致劳布Jakob Laub，1909年5月19日。《全集》，卷五，文件161。

我们的智力恰够看清楚，面对现存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智力有多么不够。假如人人知道要这般谦虚，人类事务就会更加可爱。

致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1932年9月19日。转引自格吕宁，《爱因斯坦有个家》，页305。爱因斯坦档案，号32—353。

应该小心，别把智力当上帝；智力固然有力，却无品格。

引自“人类生存的目标” The Goal of Human Existence，1943年4月11日。发表

于《我的晚年》，页235。爱因斯坦档案，号28—587。

中国和中国人

*料想中国人的生活一定颇为精致，颇为迷人。以我见闻所限，有数典型，均富魅力。就人而论，他们体形匀称，实比我们优越的远。

致弗兰兹·鲁施Franz Rusch。鲁在天津教书，自诉寂寞，爱氏安慰云云。1921年3月18日。《全集》，卷十二，文件105。

*推之中国青年，敢信将来对于科学界，定有伟大贡献。

爱氏在上海王一亭寓所欢迎宴会上所致答辞，1922年11月13日。转引自胡，《爱因斯坦在中国》，页72。

*自外观之，中国之引人关注，不外以其勤劳，以其生活方式要求之少，以其生儿育女之多。……然背负亦多，日逐破山运石，而仅为数便士之酬。命运如此而无动于衷。……在上海，欧洲人是主子，中国人是奴仆。……有智识传统伟大如彼，令人无法想见其间有若何之联系也。欧人只喜其为温顺之劳工，遂仅以心智低下之劳工待之也。

引自爱氏《旅行日志》，1922年12月31日，1923年1月1日。爱因斯坦档案，号29—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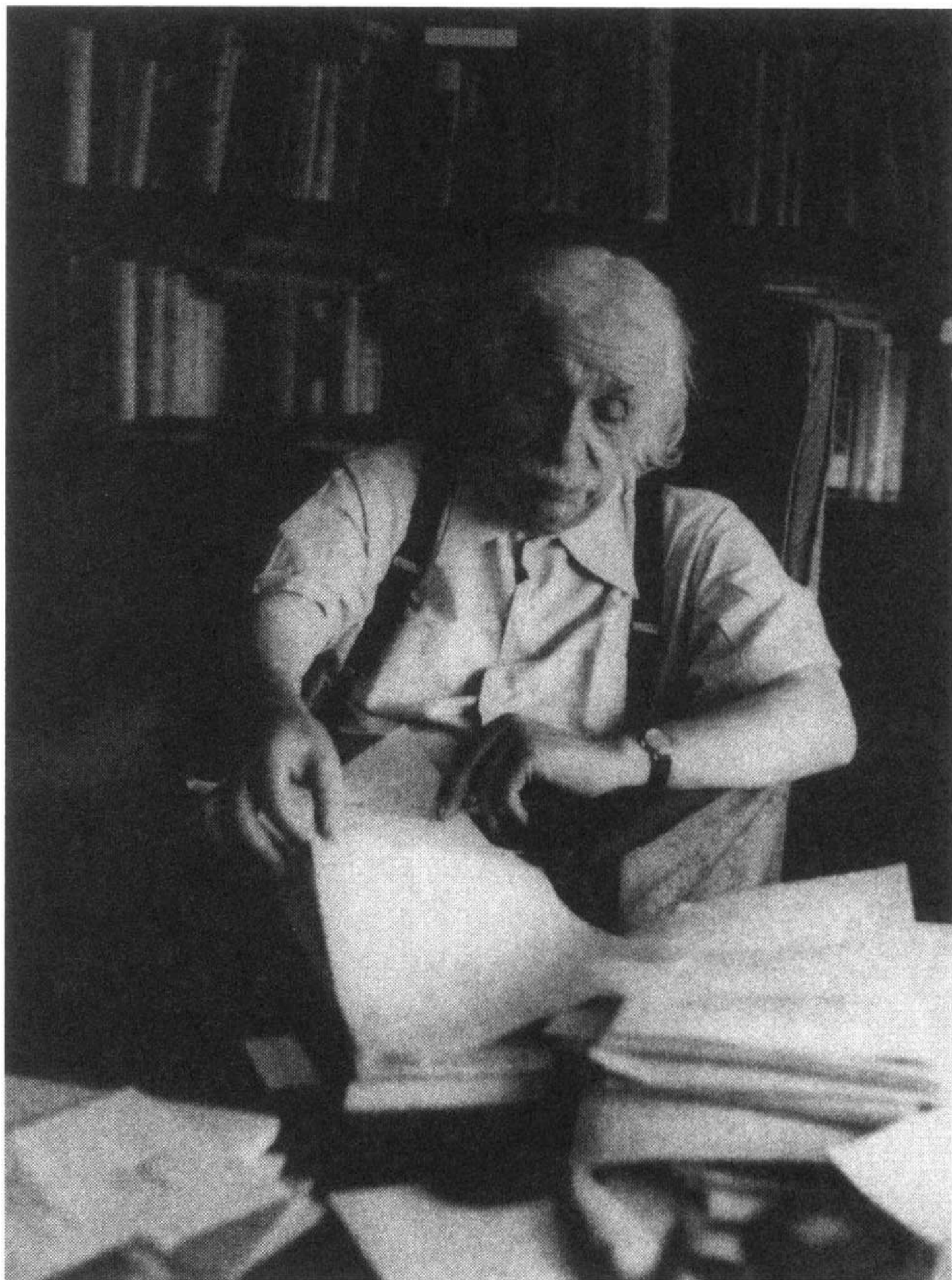
自然

环顾四方并尝试理解所见，这种享受是自然给人的最美馈赠。

格言，写于1953年2月23日。见《祝列奥·贝克八十寿辰文字一束》Essays Presented to Leo Baec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Eightieth Birthday（伦敦：东西方文库East and West Library，1954年版）。爱因斯坦档案，号28—962。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爱氏韵文小集



1950年在普林斯顿书房中（摄影Herman Landshoff。版权所有The Museum at FIT, New York。蒙允刊用。）

我知道，翻译会丢失很多东西，诗歌翻译更是如此。或许，在本书中收进这几则从爱氏精美的德文翻译成英文的韵文就是个错误。然而，许多人恳请我这样做。尽管许多译文是从杂七杂八的来源点滴收集而来，听上去笨拙别扭，读者诸君还是会对爱氏诗才的广度——有时是局限——略窥一二。大多数篇什，节奏和韵脚类似于德国讽刺诗人威廉·布什Wilhelm Busch名作“马科斯和莫里茨”Max und Moritz，充满幽默，常常有笑噱的意味。遗憾的是，并非所有译文都有这种效果。爱氏档案中，韵文、诗歌和五行打油诗论百上千，大多没有标题，往往是写给友朋，权充书信的；也有的当作照片和明信片的附言。我把知道的译者名字系于各该诗后。

*到哪里，在何方

处处招摇鄙人像

上桌面，登大堂

颈上挂，墙上张

男男女女新游戏

要你签字没商量

不跟博学之士论短长

只要他的鬼画符一行

大家高兴闹纷纷

传言令我头欲涨

头不涨时还想想

是我傻呢还是大家发了狂

题赠科妮莉娅·沃尔夫Cornelia Wolff，1920年1月。见杜卡斯和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其人》，页73—74。

*才思一段枝一段

引得路人来看

垒巢新崭崭

邀君共孵蛋

1928年11月致信戈尔德施密特Rudolf Goldschmidt，邀请他合作，信中附此。译者维纳Aaron Wiener，见内夫，《爱因斯坦传》，页43。爱因斯坦档案，号31—071。

*男女幼与老

共道此纸好

不写寻常言

且书诗人稿

新语排成行

新韵水汤汤

谁说作诗难

规矩成方圆

卡普思Caputh家中留言簿卷首语，1930年5月4日作。译者维纳，见内夫，《爱因斯坦传》，页306。爱因斯坦档案，号31—067。

*春风拂面柳如丝

满眼芳菲日迟迟

朋友相见俱欢颜

春风吹柳柳如烟

写给众多女友之一Ethel Michanowski，1931年5月16日。爱因斯坦档案，号84—103。

*烟斗在手责在心

逍遥船长自矜矜

开怀一笑眼如电

毫芒不遗形色辨

举头看海复看船

船员齐呼一二三

踌躇四顾且敛容

谁人识我是英雄

1932年作。译者维纳，见内夫，《爱因斯坦传》，页28。据爱氏档案组芭芭拉·沃尔夫云，逍遥船长Carefree本名Trauernicht。爱因斯坦档案，号31—099。

*遥遥怀素女

谁知此心苦

日月悠悠过

长恨面未睹

写给Ethel Michanowski，1932或1933年。爱因斯坦档案，号84—108。

*来信如雪片

报章播流言

无心理正业

归来学闭关

1934年作。译者维纳。见内夫，《爱因斯坦传》，页16。爱因斯坦档案，号31—161。

*众友也会把我欺

接木移花续旁枝

现实有家假不得

已做半生好男儿

孵卵抱窝不打紧

吃苦耐劳等闲事

他人皆曰可以滴

枉担虚名无此理

——干爹阿·爱因斯坦

1936年写给朋友János Plesch。时爱氏得知谣传，说自己有个私生子。英译见 Highfield and Carter, 《私生活中的爱因斯坦》(Private Lives), 93-94。爱因斯坦档案, 号31—178。

*邮差日日来未休

成堆成垛使人愁

谁人扞头想一想

我寡君众势不侔

1938年作。转引自布基Peter Bucky, 见内夫, 《爱因斯坦传》, 页373。爱因斯坦档案, 号31—215。

*拉琴不舍昼复夜

不敢献艺上广播

听众之言可畏也！

关起门来使劲拉

那也得把玻璃下：

还怕邻居笑话咱

写给Emil Hilb，1939年4月18日，译文是小编的拙笔。爱因斯坦档案，号31—279。

*辩证唯物论的智慧

头上汗水脑筋劳

真理可曾见分毫？

荣者安安辱者碌

党的路线胜汝曹

谁要胆敢表怀疑

猛击脑壳不轻饶

虚其心乎实其腹

和谐社会定来到

1952年作。同一页上，爱氏复草数行格言：“题马恩学院：在真理寻求者的世界里，不存在人的权威。谁想扮演统治者，必遭诸神耻笑。”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457。本书“论人类”一节所引译文小异。爱因斯坦档案，号28—948。

*我爱莎夫子

言语不可道

千古无匹俦

光环头上罩

论犹太哲人斯宾诺莎。爱因斯坦档案，号33—264。

那个小词“我们”我信不过

现在告诉你这为什么

没有哪个能说，他就是我

所有协议背后都有缺陷

一致下遮盖着千丈深渊

转引自杜卡斯和霍夫曼，《爱因斯坦其人》，页100。

*善编鬼故事

难免进监狱

你敢说真话

灵魂下地狱

转引自Peter Bucky，见内夫，《爱因斯坦传》，页285。

*周围犹太

令人不快

看看他人

宁做犹太

爱因斯坦档案，号31—324。译者Josef Eisinger。转引自内夫，《爱因斯坦传》，页321。

以下数首是写赠最后的女友约翰娜·范托娃的，约写于1947—1955年。译文是小编的拙笔，惭愧惭愧。德文原文和别人的翻译见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爱氏档案65，no.1（2003年秋）。

*礼拜六，自在家

记笔记，挑灯花

烟斗几上卧

欲眠月已斜

*苦思焦虑都白搭

娜娜今朝不在家

谁给跑腿和打杂

亏煞玉人好年华

*僵木老翁

东歪西倒

若无君助

如何是好

*2—8—4—2—J有何用处，

如果它决心沉默不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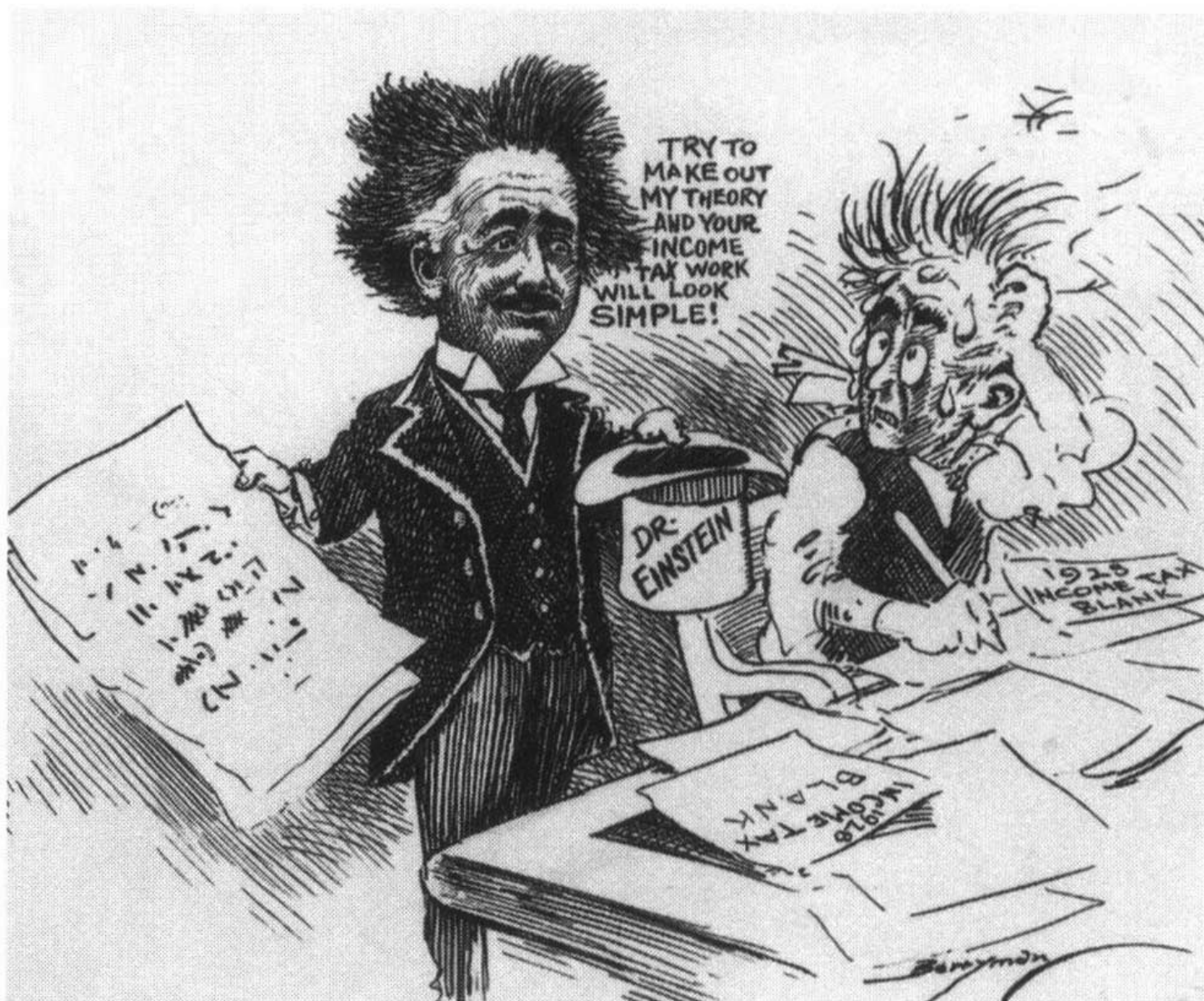
我天天劳作芸芸闭户，

没有电话就倍加孤独。

[写在电话坏了的一天。]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传爱因斯坦



卡通作者C. Berryman，1929年。见篇中相似语录（帽上字样为：“爱因斯坦博士”；桌上文案题目为“1928所得税空白表”；爱氏头边字样为“弄懂我的理论，

你填表的事就简单了！”国会图书馆书号LC—USC62—102496。)

本书前几版刊行十五年来，承诸多人士将收入本编的多条语录核实来源，寄赠编者。编者在此感谢他们慷慨相助，已将各该条目编入恰当部分。余下的条目暂留本篇，甄别处理。许多条目，来源有待核查。有些确是货真价实的爱氏言语；有的其作者可疑；也有的则显系伪作，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所创作，欲借爱氏之名，为自己的事业或观念增加可信度。互联网上，日历上，小册子里，不著来源的所谓爱氏语录数百论干。我在此只收入那些由好奇的读者寄赠给我的，余置不论。

误归于爱因斯坦的

国际法只存在于国际法教科书中。

实际是蒙塔古Ashley Montagu在采访爱因斯坦时说的。见蒙塔古，“和爱因斯坦的谈话”，《科学文摘》，1985年7月号。

教育是把学校所学的忘掉了以后剩下的东西。

不是爱氏创说，尽管他赞同这一说法。在《我的晚年》一书“论教育”一章中（页38），爱氏引用此语，称那是无名氏所作。贝内特Alan Bennett在《四十年来》Forty Years On一书中做过类似陈述，见《牛津幽默语录词典》Oxford Dictionary of Humorous Quotations（2001年版）。或许他人亦有称引。

两个东西使我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

这是康德名言的不确切版本。康德说：“两样东西充满我的头脑，历久弥新，吾人愈经常持续思想它们，它们就愈是神妙可畏：那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内心的道德律。”见《实践理性批判》（New York：Open Court，1969年版），页162。

无线电报不难懂。普通电报像一只身子很长的猫。你在纽约揪它的尾巴，它会在洛杉矶叫唤出来。无线电报一个样，只不过没有那只猫。

据爱因斯坦档案组的Barbara Wolff，这是犹太人的老笑话，见于多种类书。

*所谓疯狂，就是反复做同一件事而期待出现不同结果。

出自Rita Mae Brown，见于所著《突然死亡》Sudden Death (New York: Bantam, 1983版)，页68。承Barbara Wolff示知出处。

我们只用了百分之十的大脑。

这个神话被经常重复，它是错的。好几篇文章写过它，由读者送给我。见Michael Brand and Grace A. Reband, "Missing: 90% of the Human Brain," (寻找人脑那百分之九十), www.chicagoflame.com, 浏览日期1/15/2008。

年轻时，我最爱梦想做一个地理学家。然而，在海关工作的时候，我就此事做了深思，得出了结论：做地理学家太不容易。我老不情愿地转向物理学，算作替代。

这是南达科他州一个地理研究部门的成员送给我的，他说这条语录在很多地理研究部门都很流行。爱氏显然在专利局（不是在海关）工作时就是一名物理学家了，那时去考虑将来做一名地理学家，不亦太晚乎？

可能或很可能出于爱因斯坦

凡事要做得尽量简单，但不要更简单。

这条语录引起的质疑最多。首见于1977年7月号《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未著出处。此语似乎人人皆知，但谁也找不到原始出处。后来出现多种变体，最常

见的是：一个理论要做得尽量简单，但不要更简单。奥卡姆剃刀，亦称“极简原则” principle of parsimony，是一条科学和哲学法则，意思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此话的解释是，相互竞争的理论中，应取较简者；解释未知现象时，应首先依据已知量度。或许有人误将奥卡姆剃刀归于爱氏，实则此语比我们认为的早出六百多年。（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生年当约1285-1349）。牛顿也粉极简，他写道：“大自然喜欢简单，而不好以多余原因自相夸饰。”最可能，这条语录演绎了爱氏关于简单性的其他陈述，这样的陈述在本书中所在多有。对爱氏说过的话，当然不能刻舟求剑，死于句下。

为国际交往，为增进国际间的理解，一种国际语言不但必要，也是不言自明的。世界语便是国际语言这一想法的最佳解决方案。

这条语录很可能是真的，尽管我找不到出处。无国界世界协会（Association Mondiale Anationale），一个世界语组织，于1921年在布拉格成立。1923年，爱氏在卡塞尔接受该组织名誉主席职位。所以他说出上述一番话是很可能的。这也补充了他关于世界政府的想法。纳粹党都禁止世界语，而德国的世界语倡导者则被送进集中营。

再多的实验也无法证明我对；而一个实验就能证明我错。

这可能是《物理学中的归纳与演绎》一书所表达意思的演绎，1919年12月25日。
《全集》，卷七，文件28。

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不可能用我们创造它们时所用的同样水平的思维来解决。

（一种欠雅变体：我们迄今用思想创造的这个世界有些问题，这些问题不能用我们造成它们时的思维方式来解决。）

又一条受到普遍质疑的语录。或许是演绎了他1946年所说的话：“人类要想存活并且向更高水平迈进，新型的思维至关重要”，或者：“过去的思维和方法没能防止世界战争。未来的思维必须做到。”（见“论和平与战争”篇。）见舒尔曼和大卫·罗，《爱因斯坦论政治》，页383。

在这样一些时刻，人会设想自己站在一颗小小行星的某一点上，惊讶地看着那个永恒而深不可测的世界那冷酷然而感人至深的美。生与死交融为一，而所谓演化和永恒不复存在，唯余当下的存在。

心理学家乔普拉Deepak Chopra在其《身不老，心永恒》Ageless Body, Timeless Mind (1993年版，页280)中所引，未著出处。

没有什么能像素食那样有利于人类健康并增加在地球上幸存的可能性。

这大概是爱氏致Hermann Huth信中类似陈述的修改版。（见“论素食”部分各条。）

*直觉的头脑是神圣的礼物，而理性的头脑是忠诚的仆人。我们的社会荣耀了仆人，忘记了礼物。

我们的知识，实质上存在于某个领域的术语细节之中。

科学中，个人的工作与前人和同代人的工作紧紧绑定，看上去就像是他自己时代的非个人产品。

人性与技术发生冲突，人性总是赢家。

很可能不出于爱因斯坦

*天才和愚蠢的区别是天才有局限。（变体：两件事没有局限：一个是宇宙，另一个是人的愚蠢；宇宙我说不准。）

与此类似的是福楼拜：“人的愚蠢是无限的。”1880年2月19日致莫泊桑。承 Cécile Caccamo 见示来源。

*在轮盘赌中赢钱的唯一办法是趁庄家不留神去偷。

承一位澳大利亚读者寄赠，他相信他在哪儿读到过，说是有一回，爱氏逛赌场，称自己对轮盘赌的机制有兴趣。我无法证实这故事。

*假如我能记住所有粒子的名字，我宁可做个植物学家。

据说引自《思想与言论》一书“科学、哲学与宗教”部分，然而我翻遍该书没有找到。

谁要怕智慧危险，那就试试无知。

类似于博克Derek Bok名言：“谁要嫌教育费钱，那就试试无知。”见《兰登书屋韦氏语录大全》Random House Webster's Quotationary (1998年版)。

复利比相对论更复杂。（变体：宇宙中最强的力是复利。十九世纪最重要的发明是复利。）

为形形色色经济学家所称引，其中有马尔基尔Burton Malkiel，见1997年5月号《普林斯顿旁观者》the Princeton Spectator，亦见于数家金融学网站。（承费尔德曼Steven Feldman示知各变体。）

最难懂的是所得税。（变体：世上最难懂的是所得税。相对论不难懂；难懂的是国

税局的规则。填退税单比搞相对论更复杂。)

见引于杰克逊M.Jackson所著《麦克米兰商业和经济学语录》Macmillan Book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Quotes (1984版) , 未著出处。这条语录无疑来自书中一节的开头漫画, 题为: “弄懂我的理论, 你填写所得税的事情就简单了”。换言之, 这是漫画家的意见, 不是爱因斯坦的意见。

假如蜜蜂灭绝, 人类只有四年好活: 没有蜜蜂, 没有授粉, 没有植物, 没有动物, 没有人类。

据网址www.snopes.com追溯, 此条语录约从1994年前后开始冒头, 时当布鲁塞尔养蜂者抗议活动散发小册子, 散发者为全法农业联合会the National Union of French Apiculture。更有可能, 他们扭曲了爱氏1951年12月12日写给小学生的信 (见 “孩子篇”) 。

占星术本身是门科学, 包含一大宗富于启发意义的知识。我从中获益良多。地球物理学揭示, 恒星和行星对地球生物拥有巨大力量。因此, 占星术对人类就像给予生命的灵丹妙药。

有人为给自己的想法或事业增加可信度而伪造爱氏语录, 这条就是极好的例子。对这一神话的透彻驳斥, 见哈默尔Denis Hamel, “爱因斯坦—占星术支持者骗局的终结”, “The End of the Einstein Astrologer—Supporter Hoax”, 《怀疑的探索者》Skeptical Inquirer, 卷三一, 第6期 (2007年11—12月) , 页39—43。

爱因斯坦 “工作守则”

- 1.从杂乱中找到简单；
- 2.从不调和中找到和谐；
- 3.在困难中看到机遇。

爱氏多处论及简单性的价值，第一条或从许多语录演绎而来。第二条，我追溯到贺拉斯，他在诗体《书简》Epistles I, xii.19中有Concordia discors（不协调中之和谐）之语。第三条或为老生常谈。

*一个想法，假如起初不荒谬，那它就毫无希望了。

*我对谁都讲一样的话，不管他是收垃圾的还是大学校长。

*理论的真在你心里，不在你眼里。

*世界需要英雄，最好是我这样无害的人而不是希特勒那样的恶棍。

*“我不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谦虚地说。

*常识是十八岁后习得的偏见的集合。

*有人问爱氏他跟平常人有何不同，爱氏答道：“要在草垛里找一根针，平常人会满草垛去找；我是哪里有针上哪找。”

*树立榜样不是影响他人的主要手段，那是唯一手段。

*复利是世界第八奇观。（变体：复利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数学发现。复利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因为它能让财富可靠有序地积累。宇宙间最强的力是复利。）

*不是我多聪明，而是我盯住一个问题时间更久。

*逻辑能让你从A到达B。想象力能让你到达任何地方。

*时间之所以存在，是不让所有事情一下子发生。

*要过更好的生活，就要时时选择如何生活。

*什么也不会发生，除非你挪动它。

*你并不真懂一个东西，除非你能给奶奶讲明白。

*男人娶女人，是希望女人永远不变。女人嫁男人，是希望男人会变。当然两方都会失望。

*一个男人，亲吻着美女还开车不误，那是因为他的吻没有全神贯注。

*官僚主义是一切踏实工作的死亡。

*答案1：我会为上帝而活。答案2：若没有别人这样做，我也照样。

*人生是奥秘要你去活过，不是个问题要你去解决。

知识的唯一来源是经验。

游戏是最高形式的研究。

个性是皮肤造成的幻觉。

算数的东西并不都可数；可数的东西并不都算数。

知识是经验。别的都是资讯。

一个想法如果乍看不疯狂，那就没有希望。

未来的宗教将是宇宙宗教。……这从佛教可以推出。

说生命出于偶然概率，就等于说一部全本字典出于排字房里的一起爆炸。（变体：说这个万物有序而精妙的大千世界是盲目偶然性所造成，其可信程度无异于说，排字房发生爆炸，其字型纷纷下落，排成一部编排完毕、毫无差错的字典。）

假如事实不合于理论，那就改变事实。

只有两种方式度过人生。一种是好像没有奇迹；一种是好像万事皆是奇迹。

光环越大，周围的黑暗也越大。

笼统言之，做科学是发现真理，导致对于宇宙的正确理解。但实际上，做科学充满谬误和人性弱点的残渣。

最低的认知层次是“我知道”。然后依次是“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智慧的层次是“聪明，聪慧，睿智，天才，简单。”

死亡意味着不能再听莫扎特。

*爱因斯坦的谜语

有五座房子，油漆成五种颜色，每座房子住着一个人，分属五个国家。五家主人喝五样不同的饮料，从事某种运动，各养一种宠物。没有谁的宠物、运动或饮料跟人

相同。那么，谁家养着鱼呢？知道的事实有这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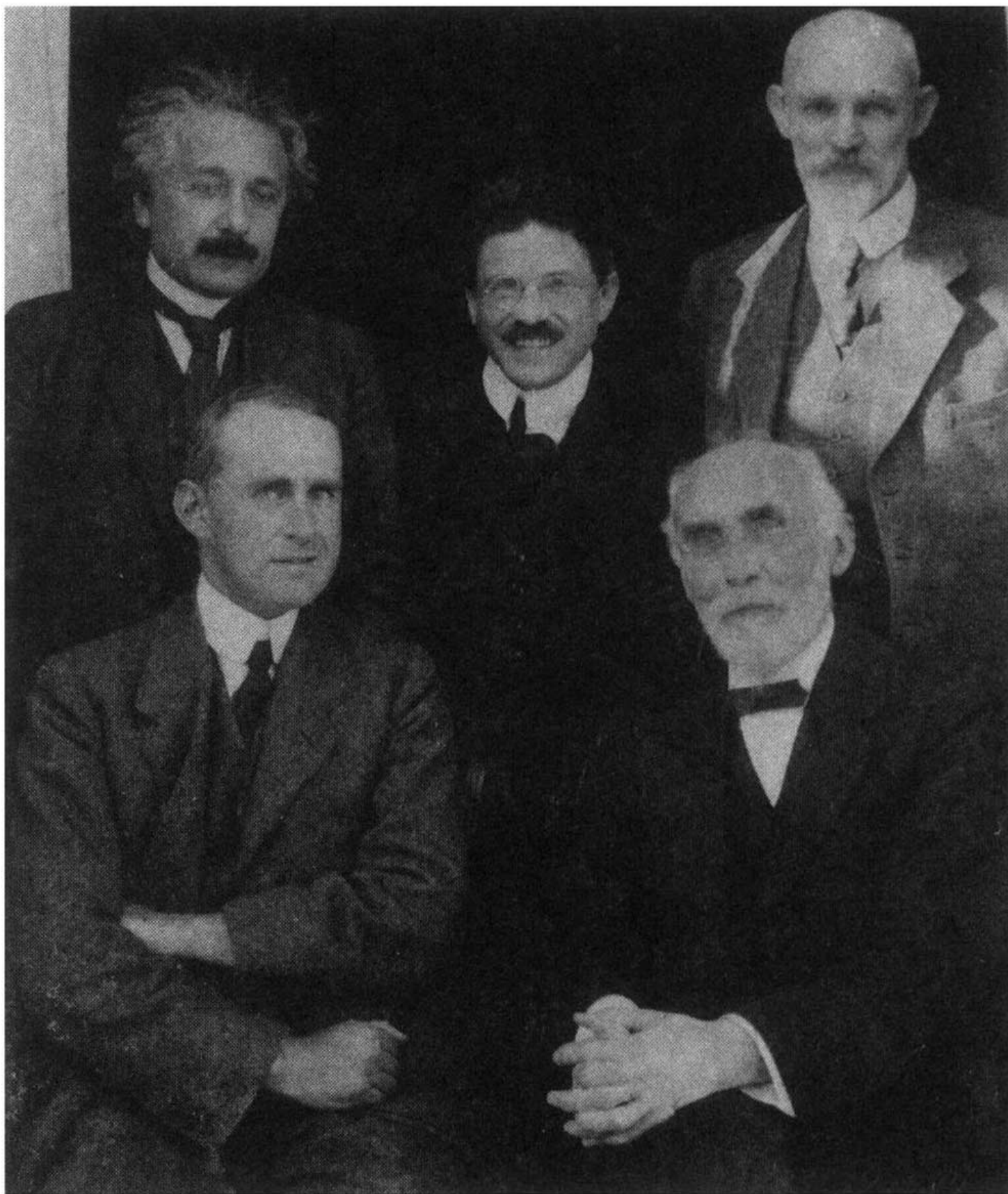
1. 英国人住的红色屋子。
2. 瑞典人养狗。
3. 丹麦人喝茶。
4. 绿色屋子在白色屋子左边。
5. 绿色屋子的主人喝咖啡。
6. 踢足球那个人养鸟。
7. 黄色屋子的主人打垒球。
8. 中间屋子的主人喝奶。
9. 挪威人住的第一座屋子。
10. 打排球那家挨着养猫那家。
11. 养马那家挨着打垒球那家。
12. 打网球那家喝啤酒。
13. 德国人打曲棍球。
14. 挪威人的屋子挨着蓝色屋子。
15. 打排球那家挨着喝水那家。

解答此题，先画格子：一列五座屋子；五排，一排国籍，一排颜色，一排饮料，一排运动，一排宠物。答案（别看！）德国人养的鱼，住的第四座屋子（绿的），喝咖啡，打曲棍球。

据认为是爱因斯坦儿时所制。据称只有百分之二的人能解，不过只要有耐心坚持做谁都可以做出来。我把它收在这儿为的是好玩，毕竟传说是爱氏所为啊。网上能找到许多版本。这个版本基本引自Jeremy Stangroom的同名书。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他人论爱因斯坦



顺时针：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 Willem deSitter, 爱丁顿
A.S.Eddington, 洛伦兹H.A.Lorentz。1920年早期, 于莱顿 (蒙以色列耶路撒冷)

希伯来大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档案馆惠允刊用。)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博士往矣。世界失去了最伟大的科学头脑，人类失去了道德文章一时无双的英豪，犹太民族失去了自己最忠诚的儿子。

贝尔金Samuel Belkin，耶希瓦大学校长，1955年。转引自卡恩Cahn，《爱因斯坦》，页121。

告诉我要是他答应了怎么办？我必得主动给他这个职位，因不给他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他接受了，我们可就麻烦啦。

本·古里安David Ben Gurion致纳翁Yitzak Navon。此前，1952年11月，以色列驻美国大使埃班Abba Eban得到指示，请爱氏出任以色列总统。转引自霍尔顿Holton和埃尔卡纳Elkana，《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历史和文化视角》Albert Einste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页295。

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有多少……纽带……把我俩联系在一起。亏了你，我才有了妻室，从而有子有孙；亏了你，我有了工作，从而有了安静的庇护所……更不必说艰难岁月里有了经济保障。亏了你，我才有了科学上的综合能力，若没有你这般良友，那是我永远也学不到的。……在我一方，1904年和1905年，我是你的倾听者。我帮你编辑关于量子的通讯，以此分得你部分荣誉。

米歇尔·贝索致爱因斯坦，1928年1月17日。转引自杰里米·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广义的批评家”A Critic at Large，《纽约客》，1989年2月27日。爱因斯坦档案，号7—101。爱氏是贝索的婚姻介绍人。他也为贝索谋得伯尔尼瑞士专利局的职位，贝索在彼工作多年。

当他觉得某件事有趣时，他眼睛快乐地闪烁着，开怀大笑。……他很容易逗乐。

布莱克Algernon Black，1940年。爱因斯坦档案，号54—834。

*你知道，爱因斯坦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请你不要试图让他成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或把他归属于我们的组织。……爱因斯坦倾向于社会主义，感到自己跟犹太劳工和工人的事业密不可分。[他]……常常说些幼稚的话，我们并不爱听。

布鲁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见《犹太复国主义之争》The War about Zionism (Stuttgart: Deutsche Verlagsanstalt, 1976年版)，页65—66。
转引自杰罗姆Jerome，《爱因斯坦论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Einstein on Israel and Zionism，页25。

通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工作，人类的视野被无可估量地拓宽了，同时，我们的世界图景达到了从未梦想到的统一与和谐。这样一种成就的背景是前几代的世界科学家共同体所创造的，而它的全部影响只有在未来几代人面前才会显示出来。

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转引自爱因斯坦讣告，载《纽约时报》1955年4月19日。

对于我们这些有幸亲识他的人，对他崇高品格的回忆将永远是灵感和力量的新鲜源泉。

玻尔，1955年爱氏死后。转引自卡恩，《爱因斯坦》，页122。

*于今，他生龙活虎的声音停歇了，可听到过那声音的人，至死会听到他的声音。

海蒂·玻恩，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的夫人和亲密朋友。见马克斯·玻恩，《良心的盛宴》Der Luxus des Gewissens (Luxury of a Conscience) (慕尼黑：

Nymphenburger, 1969年)。转引自他们的儿子所编,《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vi。

爱因斯坦是从古至今最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即使他关于相对论没有写过只言片语。

物理学家和亲密朋友马克斯·玻恩。转引自霍夫曼Hoffmann,《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页7。

像苏格拉底一样,他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玻恩,于爱氏死后。转引自克拉克Clark,《爱因斯坦》,页415。

*在他看来,今天的量子力学,是传统经典物理学与完全未知的“未来物理学”间有用的中间阶段。那个物理学建筑在广义相对论基础之上……在那里,传统的物理实在概念和决定论重又各得其所。所以他认为,量子力学不是错了,而是“不完备”。

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199。

*一次又一次,[爱因斯坦]让我满心惊异,实际上满怀狂热,我就这么看着他一边讨论,一边洒然地试探着改变观点,有时候尝试着接受反面的意见,转而从全新的角度审视整个问题。

作家、编辑布罗德Max Brod,爱氏在布拉格结交的朋友。见布罗德,《勇敢的一生》Streitbares Leben(慕尼黑,1969年)。亦见弗尔辛,《爱因斯坦》,页283。

他总是幽默地看待自己的名声,并取笑自己。

爱氏一家的朋友托马斯·布基Thomas Bucky，在A&E电视节目“爱因斯坦传”中所说，VPI国际台，1991。

*聪明的男生都学算术

爱因斯坦指明了道路

尽管咱喜欢他不那么装逼

可还是希望他把头发理理

引自《普林斯顿歌集》Carmina Princetonia（年度活动直到1968年）之“教师之歌”，日期不详。承Trevor Lipscombe供稿。

当然他是伟大的学者。但除此之外，在当今如此之多文明价值竞短论长之时，他又是人类良心的支柱。

卡萨尔斯Pablo Casals致卡尔·泽利希。转引自弗伦奇，《爱因斯坦》，页43。爱因斯坦档案，号34—350。

在二十世纪的人物中，他在非凡程度上把高度提炼的智力、直觉和想象力融合在一起，这是很罕见的。而一旦这些素质集于一人，人们就称之为天才。这个天才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在科学领域，因为二十世纪的文明首先是技术文明。

钱博思Whittaker Chambers，《时代》杂志封面人物故事，1946年7月1日。

他们为我喝彩是因为全都懂我，而他们为你喝彩是因为没人懂你。

卓别林，于1931年1月在洛杉矶举行《城市之光》首映式后。卓别林邀请了爱氏参加

首映式。见弗尔辛Fölsing,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页457。

他的颅骨较短, 所以尤显宽阔。皮肤是粗糙的浅棕色。富有感觉的大嘴上面是稀疏的黑胡髭。鼻子略显鹰钩状。引人注目的棕色眼睛放射出深沉柔和的光芒。声音像大提琴的颤音一样动人。

爱氏的学生沙旺Louis Chavan。转引自弗吕基格Max Flückiger,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伯尔尼》(1972年版), 页11—12。

*[爱因斯坦]的逝世是正义人民的损失。他对科学的贡献是划时代的。他热爱科学, 热爱人类。……他为和平、民主和自由事业不懈地奋斗。中国人民满怀悲痛地悼念这位杰出的科学家和人类和平事业的伟大战士。

中国物理学会主席周培源, 《人民日报》(北京), 1955年4月21日。转引自胡, 《爱因斯坦在中国》, 页144。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把我抱在怀里

柯里维尔David Clewell

尽管我父母当时一无所知

即使我懵懵懂懂地懂事, 懵懂到分子水平

我反正不会说话, 别人就更不知情

除了爱因本人, 他见我讨人喜欢

他一定迷惑不解, 我何以笑个没完

在我的童车里，流着口水对他呆看

那是在普林斯顿，下午，是个礼拜天

妈妈爱那个小镇，开着车进进出出

爸爸更喜欢妈妈，尽管他喜欢徒步

所以就算再去趟倒霉的新泽西嗨镇

他也会乖乖地跟在车里，回回不误

后来总算听说，爱因喜欢跪下

像在做礼拜，其实是拔草

运动汗衫运动鞋，斜纹布裤子皱皱巴巴

其实就是我行我素，爸爸后来说

很迷他这套满不在乎

还把这一套做成了科学

他住在麦色112号，是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子

屋子的框架油成白色

他就在这里种花拉琴

伴着最爱的唱机，一拉拉到半夜

也就在这里接交名人，罗素，哥德尔，还有泡利

高谈阔论，从哲学到烈酒，当然免不了高等数学

可是，在那个历史性的春天的礼拜天

巨人接见了我不名的爸妈，还有周岁的我

他跟我玩起了躲猫猫

毫不费力就把我捉到

拉着家常，天已黄昏

我也顾不了巨不巨人

于是我伸出柔弱的小手

把那头理论的乱发抓紧

这下子总算结束了普林斯顿

我俩持续十分钟的特别交情

六星期后，爱因去世

各报纸登载了那一消息

我爸爸开始不肯相信

这就是那个喜欢孩子的养花匠？

报纸上说的明明是改变我们时空观的巨人

爸爸原来是怎样看待那个问题的？

他不是爱因斯坦，却也老爱琢磨个没完

他认定自己一生短暂

时间有限，空间也有限

多年来爸妈从没有说起那一天

或者怕难为情，说过但没人听见——

他们从不肯吹牛，倒愿意纪念

那个开车旅行的幸运的礼拜天

像一切的无巧不成书

科学史上的，不可思议的传奇，还有那些经典

一样，引我们禁不住温习反顾

所以我不妨简笔直书：

阿尔伯特把我抱在怀里

在他去世的不久前

早晚我们会解释自己粒子化的自我

以我们自己荒诞不经的相对论

我一家会有哪个，爸爸，妈妈，或者是我

要多少润色下真实故事的结尾：

妈妈吓坏了，以为我会扯坏爱因的头发

她起身告辞，说我们该上路了。为证实

自己不曾痛苦，他问了句爱因斯坦式的话：

时间是什么？

爸爸还以为是个寻常问题

于是就回答：正好五点，一分不差

没等我明白过来，因那时我太小，什么都不明白

每个人匆匆回到自己不确定的未来

好像这件事并没有真的发生

不知不觉五十年过去

当时的四个只我一人留存

好对自己说：是，它发生了；不，它没发生。

不。它发生了。

此诗首次面世是刊登于《佐治亚评论》the Gorgia Review, 2006年夏季号上。承Judith May惠寄编者。承David Clewell惠允刊用。

他的眼睛几乎总汪着水；大笑时他得擦擦眼泪。……说话那么柔，而笑声却那么响。……每次他说出得意的意见，或听到自己喜欢的言谈，他总会爆出大笑来，让四壁都作回响。

引自科恩I. Bernard Cohen, “爱因斯坦的最后一次访谈”，1955年4月。刊于《科学美国人》，卷一九三，第1期（1955年7月），页69—73；收入罗宾逊Robinson, 《爱因斯坦》，页212—225。

爱因斯坦是伟大的，因为他从更真实的视角展示了我们的世界，帮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到我们与周围宇宙是怎样的关系。

康普顿Arthur Compton, 物理学诺奖得主。转引自卡恩, 《爱因斯坦》，页88。

我能赞赏他头脑的明晰，资讯的广博，和知识的渊深。……人们有充分理由对他抱最

大期望，而把他视为未来领军的一大理论家。

居里夫人致外斯Pierre Weiss，1911年11月17日。转引自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页98—99。

短短几年内一下子成就了如此深刻、如此有力的原创性工作，对之思之，谁不惊叹，谁不钦慕。

德布罗意Prince Louis de Broglie，法兰西科学院终身秘书长。转引自卡恩，《爱因斯坦》，页121。

只要你在，我在班级就没有威信。

七年级老师德根哈特博士Dr. Joseph Degenhart对爱氏所说。他还预言爱氏“一辈子不会有出息”。见爱氏致菲利普·弗兰克的书信草稿，1940年，爱因斯坦档案，号71—191；信稿中爱氏还说他想离开那个学校，去意大利找他父母。详情亦见《全集》，卷一，页lxiii。

爱因斯坦博士对人类理解自然的贡献是我们当代无法评估的。只有未来几代人才有资格把握它们的全部意义。

哈罗德·多兹Harold Dodds，普林斯顿大学校长，1955年。转引自卡恩，《爱因斯坦》，页122。

教授从不穿袜子。就连应罗斯福先生邀请去白宫他也没穿。

爱氏的秘书杜卡斯所说。见弗伦奇，《爱因斯坦百年纪念文集》，页27，哈尔斯曼Philippe Halsman所述。

爱因斯坦喜言上帝，令我疑心他是披了伪装的神学家。

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先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Ein Vortrag，页12。

仔细研究了底片之后，我要说，毫无疑问，它们证实了爱因斯坦的预言。已经得到非常明确的结果：光线按照爱因斯坦的引力定律偏转了。

英国皇家天文学家弗兰克·戴森爵士Sir Frank Dyson，于爱丁顿观测队于1919年5月证实爱氏的广义相对论之后。《观象台》，卷三十二（1919年），页391。

科学家爱因斯坦博士和犹太人爱因斯坦体现了一种完美的和谐。这些考量，加上他对欧洲犹太人灾难的深切情感.....，说明了他何以如此热切地倡导和支持以色列的民族复兴。

埃班Abba Eban，1950年代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转引自卡恩，《爱因斯坦》，页92。

这里没有别的，只有爱你的人民；他们不仅仅爱你的大脑皮层。

密友保罗·埃伦菲斯特致爱氏，1919年9月8日。

*[爱因斯坦]是一个自然奇观.....[而且是]简朴和精妙、坚强与温柔、诚实和幽默、深邃与安详的奇异交织。

转引自克莱因Martin Klein，见《量子力学一讲》The Lesson of Quantum Theory（North Holland，1986年版），页329。

*知识女性不能吸引他。出于同情，他喜欢做粗活儿的女人。

埃尔莎·爱因斯坦对哈依姆·魏茨曼美貌的妻子薇拉Vera Weizmann所说。转引自《新巴勒斯坦》The New Palestine, 1921年4月1日。实际上爱氏和好几位知识女性有过恋情。

上帝在他身上放了那么多美好东西，我觉得他好极了，尽管他的个人生活方方面面都困难重重，令人沮丧。

埃尔莎·爱因斯坦致施特鲁克Hermann Struck夫妇，1929年。转引自弗尔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页429。

给天才做妻子可不是理想的事。你的生活不属于你，而似乎属于所有别人。我每天几乎每一分钟都给了我丈夫，那就意味着给了公众。

埃尔莎·爱因斯坦。转引自她的讣闻，刊于《纽约时报》，1936年12月22日，她死后两天。

噢，我丈夫是在旧信封背面做这个事！

埃尔莎·爱因斯坦。时埃尔莎正在加州参观威尔逊山观象台，接待方有人告诉她，那个巨大的望远镜是用来探索宇宙形状的，埃尔莎云云。报道者瑟夫Bennett Cerf，文章题《有本事就拦下我》Try and Stop Me（纽约：Simon&Schuster，1944年版）。亦见《弗利欧趣闻类编》The Folio Book of Humorous Anecdotes（2005年）。

也许他一生中放弃的唯一项目就是我。他努力给我忠告，但很快就发现我太固执，开导我纯属浪费时间。

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文，刊《纽约时报》1973年7月27日。转引自佩斯，《爱因

斯坦在这里活过》Einstein Lived Here , 页199。

他非常喜欢大自然。他不在乎巍峨的大山，而喜欢温柔多彩、能让人精神放松的环境。

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转引自梅斯Bernard Mayes的访谈录，见惠特罗Whitrow，《爱因斯坦》，页21。

他时常告诉我，他生活中最要紧的事情之一是音乐。每当他工作中感觉此路不通或陷于僵局，他就会到音乐中寻求庇护，而所有困难往往也就会迎刃而解。

同上。

他的工作习惯奇怪得很。……就算周围有很多噪声，他也能往沙发上一靠，捡起纸笔，将墨水碟颤颤巍巍放在沙发靠背上，然后全神贯注思考起某个问题来，这时候，背景噪声与其说干扰他，还不如说是激发着他。

玛戈·爱因斯坦。见《全集》，卷一，页lxiv。

*你知不知道，我和阿尔伯特住在同一家医院！我得到允许又看了他两次，和他谈了几个小时。……起初我没认出是他——他因痛苦和缺血变了很多。但他的性格和以往一样。尽管状况如此，他仍然对自己完全有控制；说起话来有深深的安详——甚至还带点幽默。他说起几位医生，说正在等待自己的终结，那是即将发生的自然现象。他一生没怕什么，这次一样，他恭顺、安然地面对死亡。

引自玛戈·爱因斯坦致海蒂·玻恩的信，不早于1955年4月。见玻恩，《玻恩—爱因斯坦通信集》，页229。

和他一起登上帆船，你就会感到他就是海天风水。他身上有着某种自然和强大的东西，因他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扳弄起帆船就像奥德赛*。

玛戈·爱因斯坦，1978年5月4日，接受塞延采访时所说，见塞延，《爱因斯坦在美国》，页132。

对二十世纪的知识大扩展，没有人贡献过他那么多。

艾森豪威尔总统就爱氏逝世所作讲话。转引自爱因斯坦讣告，《纽约时报》，1955年4月19日。

鉴于他的激进背景，在未做过细调查之前，本局不建议雇用爱因斯坦博士从事含有保密性质的工作，因为有他这样背景的人，不大可能短时间内成为忠诚的美国公民。

联邦调查局的建议书，该局从未知晓爱氏致罗斯福总统那封提醒他警惕德国人研制原子弹的信。转引自施瓦茨Richard Schwartz，《伊希斯》Isis，卷八〇[1989年]，页281—284。亦见大卫·罗和舒尔曼，《爱因斯坦论政治》，页59。

*论起爱因斯坦，我们不由得感到，他事业中非凡的理论质朴和为人中的人格质朴，确实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我们感到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构思出这样的想法来。

Sarah Lawrence College的Henry LeRoy Finch，1970年6月。见莫什科夫斯基，《和爱因斯坦的谈话》Conversations with Einstein导言，页xxiii。

*他对体格之学physiques跟对物理之学physics同样有兴趣。

一位观众从福克斯新闻节目Fox News中听到，约2006年7月。

爱因斯坦和人说话常爱取笑，弄得一些人哭笑不得。……这让人感觉爱氏谈锋犀利甚至玩世不恭。

弗兰克Philipp Frank，见弗兰克，《爱因斯坦：生平与时代》，页77。

他总有些放荡不羁文化人的派头，现在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像是一份富有的柏林人家了。……走进他家……你会发现他依然是个外国人，一个中产阶级人家的波西米亚客人。

同上，页124。

他乐天，自信，彬彬有礼，像我懂物理学一样懂心理学，所以我俩聊起来很愉快。

弗洛伊德，1926年，访问柏林之际。引自致费伦茨S.Ferenczi的信，1927年1月2日。收入《弗洛伊德文集》，编者琼斯Ernest Jones（现已绝版）。

[我已写完了]沉闷、无效果的所谓与爱因斯坦的讨论。

弗洛伊德致艾廷贡Max Eitingon，1932年9月8日，谈及两人的通讯。通讯1933年由国际联盟发表，题为《为什么要战争？》。同上引书，页175。

我当然知道，你仰慕我只是“出于客气”，我的论断你很少信服。……希望你到了我的岁数会成为我的信徒。

引自弗洛伊德致爱氏信，1936年5月3日，答复爱氏致弗氏八十诞辰贺信。见《弗洛伊德通信集》In Letters of Sigmund Freud，编者Ernst L.Freud（纽约：Basic Books，1960年版）。爱因斯坦档案，号32—567。

爱因斯坦拉小提琴像锯木头。

专业小提琴演奏家弗里德里希Walter Friedrich。转引自Herneck，《爱因斯坦私事》Einstein privat (Berlin, 1978年版)，页129。

当然，这个老人如今无论什么都同意。

宇宙学家伽莫夫George Gamow。书于爱氏1948年8月4日致伽莫夫的信尾，信中说伽莫夫的一个观点或许是对的。见Frederick Reines所编，《宇宙学、聚变及其他》Cosmology, Fusion and Other Matters (Boulder: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1972年版)，页310。

人类失去了最优秀的儿子，他的灵魂散向宇宙的边缘，但他的心满溢着关注，关注着世界和平，关注着人类的幸福，不是抽象的人类，而是所有地方的普通男人和女人。

戈尔德斯泰因Israel Goldstein，美国犹太人大会主席。转引自卡恩，《爱因斯坦》，页122。

我想这是他的崇敬感。

普林斯顿大学教堂的教长戈登Dean Ernest Gordon，当人家问起他如何解释爱因斯坦的伟大智力和外在的简朴时他这样说。转引自理查兹Richards，“回忆”，收入《我所知道的爱因斯坦》。

*比起其他事件来，您的[英格兰]一行取得了更加实际的成果——实实在在地改善了我们两国的关系。在我国，您的名字就是力量。

霍尔丹勋爵Richard B.S.Haldane，1921年6月6日。《全集》，卷十二，文件159。

这个人愈是逃名就愈是有名，因他的人被无可否认的天才所占据，而在这种天才力量的推动下，那个人一刻也得不到安静的生活。

霍尔丹勋爵。转引自伦敦《泰晤士报》，1921年6月14日。

爱因斯坦在思想上引起的革命比哥白尼、伽利略甚至牛顿还要大。

霍尔丹勋爵。转引自卡恩，《爱因斯坦》，页10。

有人告诉我，我在书里每加进一个方程，都会使书的销量减半。所以我决定在书中不用任何方程。不过，最后还真用了一个，那就是爱因斯坦的 $E=mc^2$ 。我希望这不会吓跑一半潜在的读者。

霍金，见霍金《时间简史》（伦敦：Bantam，1988年版），页vi。

夸克，奇异性，与魅力

爱因斯坦算不得英俊男子

没有人叫过他的小名“爱尔”

长长的唇髭很美，却是黄的

我不信他结交过一个女的

他的理论讲时空和相对性

当中可缺少一样东西

那东西他已经非常清楚

他从来没能赢得过我你

他不懂得那些基本粒子

夸克，奇异性，还有魅力

夸克，奇异性，还有魅力

夸克，奇异性，还有魅力

我有过一桩危险的暧昧关系

一旦事发我就会颜面扫地

我俩只好偷偷的约会

在某个犄角旮旯不为人知

厌倦了闲聊闲聊唠唠叨叨

还有过路人脸上的鄙夷

可现在这一切不再反物质

我们发现自己是太空中黑洞一只

且口里讲的不再俗气：

夸克，奇异性，还有魅力

夸克，奇异性，还有魅力

夸克，奇异性，还有魅力

哥白尼有个天文望远镜

让文艺复兴女流颠倒痴迷

伽利略弄的名声更大

大得超过了自己的预期

可他俩空自盯着黑暗的太空

像所有天文家东寻西觅

就是没找到女人找情人所要的东西

我俩却说到了点子上：

夸克，奇异性，还有魅力

夸克，奇异性，还有魅力

夸克，奇异性，还有魅力

英国Hawkwind滚石乐队1977年主打歌词。承Trevor Lipscombe发送给我。版权所有1977 Anglo Rock, Inc.。经允许刊用。

还没给吊死。

希特勒政权在其官方相册“国家的敌人”中所载爱因斯坦照片下的说明，1933年。希特勒政权曾悬赏两万马克要爱氏的人头。见塞延，《爱因斯坦在美国》，页17。

爱因斯坦深邃思想的本质是他的简单性，而他的科学的本质在于其艺术性，在于他那非凡的审美感。

霍夫曼Banesh Hoffmann。见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页3。

当我们清楚[我们不能解决问题]时，爱因斯坦会静静地站起来，用古怪的英语说：“我得想一会儿。”说着就在屋里踱来踱去，或者转着圈子，且一直用手指卷弄他灰色的长发。

霍夫曼回忆。转引自惠特罗Whitrow，《爱因斯坦》，页75。

他是自古以来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然而，如果我非得用一个字概括他的精髓，我会选择简单性。

霍夫曼，“我的朋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读者文摘》，1968年1月。

“伟大的本家”。

1931年2月28日，爱氏坐火车从加州回纽约途中访问大峡谷时，印第安霍皮人给他取的名字。据A&E电视节目“爱因斯坦传”中回忆，VPI国际台，1991年。弗尔辛对此亦有记载，见所著《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页640。

逝者如斯

生在此世，生在此时

有理由为一些东西忧虑

速度，新发明

还有比如第四个维度

然而还有件小小的烦恼

那就是爱因斯坦的理论

所以有时得脚踏实地

放松才能缓解紧张

而不管取得何种进步

也无论有什么还有待证实

人生的事实如此简单

损之又损却坚定不移

你要把这记在心里

亲吻就是亲吻，叹气就是叹气

逝者如斯

基本永在

引自“逝者如斯”，Herman Hupfeld词曲。这支歌由于同名英国长篇电视连续剧而大大出名。连续剧由Dame Judi Dench领衔主演。电影《卡萨布兰卡》（1942年）亦用此歌做插曲。歌词的头三节关于爱因斯坦，实际上不为人知。（版权所有1931年[续订]Warner Bros. 经Alfred Publishing Co., Inc., Los Angeles允许引用。

爱氏对妻子（埃尔莎）关爱备至。然而，当她临近死亡之际，爱氏安详明澈，方寸不乱，工作不辍。

英菲尔德Leopold Infeld，谈及爱氏如何应对妻子埃尔莎心肾疾病晚期的情形。见英菲尔德，《探索》The Quest，页282。

爱因斯坦之伟大，在于他惊人的想象力，在于他探索问题时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精神。

同上，页208。

我在普林斯顿的一个同事问我，“假如爱因斯坦不好名，而愿意增加独处的自由，那他为什么要……留长发，穿样子滑稽的皮上衣，不穿袜子，不用吊裤带，不打领带？”答案很简单。其中的意思，是约束需求，以增加自由。我们是千百万事情的奴隶。……爱因斯坦努力把这些事情减到最少。长发减少理发的需要。袜子可有可无。一袭皮衣解决多年上衣之需。

同上，页293。

对于爱因斯坦，人生是一幕有趣的景观，他只带少许的兴趣去观赏，从不被爱与恨的悲剧感情所撕裂。……爱因斯坦思想的伟大强度乃指向外部的现象世界。

英菲尔德，《爱因斯坦》，页123。

如果爱因斯坦在聚会时走进你所在的房间，别人把他介绍给你，说这是“爱因斯坦先生”，而你对他一无所知，你依然会被他明亮的目光、被他的羞怯和温文尔雅、被他可人的幽默感所吸引；吸引你的，还有一个事实：他有本事把老生常谈捏把成智慧。……你感到面前这个男人只是在自顾自想事情。……他相信你告诉他的话，因他善良，因他想对人好，并且因相信比怀疑更容易。

同上，页128。

*爱因斯坦的英语很简单，只有大约三百个单词，而且发音很别扭。

见英菲尔德，《和爱因斯坦一起生活》Leben mit Einstein（维也纳：Europa Verlag，1969年），页73。译文见内夫，《爱因斯坦传》，页35。

*事关逻辑思维，爱因斯坦对所有人都理解无误，然而却难以把握情感问题。他很难想象跟自身无关的冲动和感情。

同上，页54。译文见内夫，《爱因斯坦传》，页372。

$E=mc^2$ 有性别乎？……或许有罢。且来设想，它将光速置于对我们极其重要的其他速度之上，在这意义上它就是有性别的。在我看来，这一等式隐含的性别意味不在于它用于核武器，宁在于它给予跑的最快的东西以优先地位。

引自女性主义者伊利加雷Luce Irigaray, “科学课题有性别乎?” Is the Subject of Science Sexed 《希帕蒂亚:女性主义哲学杂志》, Hypatia: A Journal of Feminist Philosophy, 卷二, 第3期(1987年), 页65—87。转引自惠恩Francis Wheen, 《莫名其妙的东西如何征服了世界:现代幻想简史》How Mumbo—Jumbo Conquered the World: A Short History of Modern Delusions (伦敦:Fourth Estate, 2004年版), 页88。

爱因斯坦的注意力远不在我们吃的意大利通心面。

俄国物理学家约飞A.F. Joffe, 在柏林爱氏家中晚餐时谈过他们共同的工作后所说。见《真理报》(柏林), 1969年3月15—16日。

爱因斯坦只有很少几样嗜好。其中之一是智力玩具。他从世界各地搜集到最奇异的来玩。……我带给他一件著名的鲁班锁(亦称孔明锁), 那是号称最复杂、最难拆装的东西。他不到三分钟就解开了。

爱氏友人卡勒Alice Kahler。转引自《普林斯顿记忆》the Princeton Recollector (1985年), 页7。见罗伯茨·爱因斯坦, 《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页38。

他尽管智力非凡, 但依然是个天真率性的人。

爱氏友人卡勒, 1954年。爱因斯坦档案, 号38—279。

我依然能看到您……您慈祥的脸庞依然闪耀着快乐的光辉! 这[种孩子般的快乐]对我而言似乎是一个美好的象征, 表示您将对这儿的科学生活施加长远的影响。

引自卡麦林·昂内斯Heike Kamerlingh Onnes, 1920年2月8日。《全集》, 卷九,

文件304。

你最好注意，你最好当心

阿尔伯特说E等于m乘c的平方

引自歌曲“Einstein A—go—go”，作者流行音乐团体Landscape。

这件事的重要性不亚于把梵蒂冈从罗马搬到新大陆。物理学的教皇搬家了，这下子，美国就成了自然科学的中心。

郎之万，谈爱因斯坦移居美国。转引自佩斯，《双洲记》，页227。

有幸接近爱因斯坦的人都知道，在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个人的谦虚和不喜欢出风头等方面，他是无与伦比的。

冯·劳厄Max von Laue、能斯特Walther Nernst和鲁本斯Heinrich Rubens，在反犹太主义、反相对论在德国物理学家中散播之际发表联合声明支持爱因斯坦时这样说。《今日展望》Tägliche Rundschau，1920年8月26日。

这里[在英国]人们开口闭口都是爱因斯坦；如果他现在就来，我想他会像凯旋的将军一样受到欢迎。日益明显的是，一个德国人的理论被英国人的观察所证实这一事实，将不同国家合作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这样，除了他的天才理论有极高价值外，他也为人类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劳森Robert Lawson[后来翻译了英国版《相对论的意义》（1922年）]，致Arnold的信。Berliner在1919年11月29日于接受确认广义相对论荣誉之际致爱氏的信中重复言之。劳森时为设菲尔德大学物理学讲师。爱因斯坦档案，号7—004。

*犹太人一方对自然科学带来破坏影响，其代表人物是爱因斯坦先生。他那些理论，把已有的良好知识跟自己的随意装饰用数学方式胡乱拼凑起来，跟所有反自然的生殖一样，由于命中注定，现已渐渐没落。对于那些研究者，哪怕是那些取得了真正成就的，人们免不了要兴师问罪，控告他们实在是德国“相对犹太人”得以立足的始作俑者。他们没有看到——他们也不想看到——把这个犹太人特别看作“犹太良民”是多么错误，就算是在非学术方面也是极其错误的。

见德国物理学家，1905年诺奖得主菲利普·勒纳Philipp Lenard，《民族主义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页46（1933年5月13日）。

一想起纯粹犹太血统的爱因斯坦（或许是犹太物理学家最杰出代表）的活动，就可以最好和最恰当地表述犹太物理学了。他的相对论据说改变了整个物理学，但是当面对现实时却没有任何立足点。与雅利安科学家对真理的顽强而热切的渴望相对照，犹太人惊人地缺乏对真理的任何理解。

德国物理学家勒纳在所著《德国物理学》（慕尼黑：Lehmann's Verlag，1936年版）一书中如是说。[上世]纪初，勒纳与爱氏相互敬重，后来在广义相对论问题上发生冲突。勒纳关于光电效应的实验导致爱氏提出光量子假说。

爱因斯坦的逝世，使世界少了一个证明人类荣耀的人。他的名字将被永远铭记。

托马斯·曼Thomas Mann，“论爱因斯坦之死”，载《自传》Autobiographisches（Frankfurt am Main：Fischer Bücherei，1968年版）。

他俩在一起真够瞧的——泰戈尔，诗人而有思想家的头脑，爱因斯坦，思想家而有诗人的头脑。在旁观者看来，这就是两个行星在对话。

记者马里安诺夫Dmitri Marianoff，玛戈·爱因斯坦的丈夫，对《纽约时报》描述自己看两人谈天。见泰戈尔，“告别西方” Farewell to the West (1930-1931)，页294—295；以及《人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Man (纽约：Macmillan，1931年版)，附录2，页221—225。

我丈夫现在萨尔斯堡出席一个德国科学家会议，他将在会上发言。他现在跻身于最杰出的德国籍物理学家之列。我很为他的成功高兴。他真的是实至名归。

米列娃致萨维奇Helene Savic，1909年11月3日。见罗伯茨·爱因斯坦，《汉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页95。

阿尔伯特于今是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在物理学界很受尊仰。……阿尔伯特总是全身心投入物理学中，在我看来，他很少时间留给家人。

同上，1913年3月12日，页96。

谁劝告美国人，要他们对间谍和阴谋破坏的人知情不报，谁就是美国的敌人。

参议员麦卡锡Joseph McCarthy，谈及爱氏关于拒绝在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听证会作证的主张时所说。《纽约时报》，1953年6月14日。

来我们国家观光的人告诉我们，我们的公众对于相对论的意义一无所知。许多人似乎以为爱氏的书是写男女关系的。

英国出版商Methuen publishers对翻译爱氏著作的罗伯特·劳森所说，1920年2月。见《全集》，卷九，文件326。

青年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所受的数学教育并不扎实，因很久以前我在苏黎世教过他数

学，所以我有资格这样评价。

闵可夫斯基Hermann Minkowski语，转引自www.gap.dcs.st-and.ac.uk/~history/Quotations/Minkowski.html。（我一般不信赖互联网上那些未注明出处的爱氏语录，但这一条我希望是真的，因为我喜欢它。）

他通常穿件毛线衫，松松垮垮的裤子，脚鞞拖鞋。他走进门廊时特别让我惊讶的是，他不像是在走，而像是漫不经心的滑着舞步。这很迷人。他来在我面前，两眼发光，略带忧郁，白发飘然，脸上露出问候的微笑，然后是有力的握手。

引自人类学家蒙塔古Ashley Montagu，“和爱因斯坦的谈话”，载《科学文摘》，1985年7月。

他是当代伟大的科学家，真正的真理探索者，他不会向罪恶和虚假妥协。

印度总理尼赫鲁，1955年。

*我相信，以物理学的发展而论，发现这样一位富有创意的年轻思想者，我们可以非常欣喜。……爱因斯坦的“量子假说”很可能是最值得称道的构思之一。……就算错了，它也将永远是“一个美丽的记忆”。

见德国物理—化学家，1920年诺奖得主能斯特Walther Nernst，1910年3月17日致舒斯特Arthur Schuster的信。《全集》，卷三，页xxiii，注36。译者内夫，见《爱因斯坦传》，页330。

当他向出版商提交最后的重要著作时，他警告他们说，全世界能看懂这本书的不超过十二个人，可出版商还是冒险接下了。

1919年11月10日，《纽约时报》记者信笔写下这段报导，从此，这番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话家喻户晓，成了爱因斯坦神话的一部分。1919年12月3日，《纽约时报》另一记者问他这话是否当真，“博士和善地笑了”。见弗尔辛，《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传》，页447，451。

这是闪现在人们心中关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最壮观的证明；这一理论提供了通向原子内部巨大能量宝库的钥匙。

《纽约时报》，1945年8月7日有关原子弹的报导。

这个人改变了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只有牛顿和达尔文做过这么多。

1955年爱氏死后《纽约时报》所说。转引自卡恩，《爱因斯坦传》，页120。

“为他对于理论物理学做出的独特贡献，尤其是关于光电效应定律的发现。”

诺奖委员会，关于19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官方说明。请注意：这里只字未提相对论，因当时该理论还是有争议的话题。1910年至1918年间，除1911年和1915年外，爱氏年年荣获诺奖提名。见佩斯，《上帝狡黠》，页505。

他走起路来安安静静，好像怕惊动了真理，把它吓跑。

日本漫画家冈本一平Ippei Okamoto谈爱氏访问日本，1922年11月。见手稿，“爱因斯坦1922年的日本之行”，爱因斯坦档案，号36—409。

*很少人为我们对物理世界的理解贡献了这么多。……我们，特别是那些多少了解他的人，在爱因斯坦身上看到了与他的事业相称的个人品质：无私、幽默和深沉的慈爱。

奥本海默，1939年3月16日，为纪念爱氏六十寿辰所作广播讲话。收入《科学》，卷八九（1939年），页335—336。

早就该动手驱散神话的浮云，看一看大山之巅的真面了。就一个道理：神话迷人，但真理更美。

奥本海默论爱因斯坦，1965年。转引自《洛杉矶时报》社论，1979年3月14日，纪念爱氏百年诞辰之际。

他几乎完全没有矫揉造作，完全没有庸俗世故。……他身上总有一种难以抗拒的纯真，既天真幼稚，同时又有深深的执着。

奥本海默，“论爱因斯坦”，《纽约书评》，1966年3月17日。

*[最后二十五年]他主要致力于证明，量子论含有不一致性。他举出的例证非常巧妙，出人意料，再没有人能想得出来；可是后来证明，不一致性并不存在；所谓的不一致性，常常在爱氏自己的早期成果中就有解决。此路不通……爱氏只好说，自己就是不喜欢那个理论。

同上。

*他跟玻尔论争，激烈而不失君子之风；他跟那个理论争——他是那理论之父却极不喜欢它。科学中这种事不是头一回发生。

同上。

*他人性好，仁慈体贴；智力高，长于分析。在这些之上，还有一样素质，使他迥异于人：他有个信念，相信自然界有种秩序与和谐，且是人的智慧能够理解的。

奥本海默为普林斯顿Princeton Packet所作爱因斯坦悼词，1955年4月。国会图书馆奥本海默文档，箱号256。然而，据《爱因斯坦与奥本海默》（页276）一书作者Schweber，“奥本海默对爱因斯坦的评价很不够恭维，说爱氏对现代物理学既不理解，也无兴趣……浪费时间致力于整合引力场与电磁场。……奥本海默抱怨说，高级研究院支持爱氏做了二十五年”，他却把所有文档统统给了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

他报以极其特别的笑声。……像海狮的咆哮。那是一种欢快的笑声。自那以后，我就会为下次见面留一个好的笑话，就是为了听到爱因斯坦的笑声。

佩斯。转引自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爱因斯坦》（Penguin，1978年版），页77。

*他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从心所欲的人。……他懂得如何发明恒定原则，同时又善于利用统计学的波动；在这上头，他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佩斯，《上帝狡黠》，页vii。

爱因斯坦说的没那么傻。

物理学家、未来的诺奖得主泡利Wolfgang Pauli做学生时听爱氏讲课后所说。他比爱氏小二十岁。转引自埃勒斯，《亲爱的赫兹！》，页47。

我永远忘不了那次演讲。他像一个国王在宣布退位，并甄拔我做他的继承人。

泡利，忆及自己获诺奖后一次庆祝宴会上爱氏的讲话。爱氏说自己已智穷才竭，将来进一步探索统一场理论就靠泡利了。转引自赫尔曼Armin Hermann，“爱因斯坦和这个奥地利人”Einstein und die Österreicher，载Plus Lucis，1995年2月，页20—21。

满头长发的博士

告诉我们你不红

告诉我们你不吃

街上的资产阶级

有人说你还吞吃他们的孩子

告诉我们那也是流言无稽

说吧，说吧，说你不是什么斯基

不过是个弯曲空间型的托洛斯基

著名专栏作家菲利普斯H.I.Phillips在麦卡锡时代所作打油诗，讽刺反共人士二十年前反对接纳爱因斯坦来美国。转引自斯坦利Norman F.Stanley，文载《今日物理学》，1995年11月，页118。

您长期住在我们中间，从近处亲切地提醒我们不忘自己的远大抱负；我们特别感谢您这种润物无声的影响。

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写来的七十五岁贺词，签名者有迪克Robert Dicke，维格纳Eugene Wigner，惠勒John Wheeler，巴格曼Valentin Bargmann，怀特曼Arthur Wightman，雷诺兹George Reynolds，休梅克Frank Shoemaker，罗杰斯Eric Rogers，特莱曼Sam Treiman，等等。1954年3月12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0—1242。

这个理论之大胆超过了以往任何理论科学和哲学认识论所达到的程度。相比之下，非欧几何学不过是儿童的游戏。

普朗克论爱因斯坦的时间定义，1909年春在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所说。（出版于莱比锡，1910年），页117及以下。

尽管政治方面我们之间隔着很深的鸿沟，我还是绝对相信，在未来的几个世纪，爱因斯坦将成为我们科学院有史以来最耀眼的明星。

普朗克致冯·菲克尔Heinrich von Ficker，1933年3月31日，谈及爱氏辞去普鲁士科学院院士一事。转引自基尔斯滕Christa Kirsten和特雷德H.—J.Treder，《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柏林，1913-1933》，（柏林，1979年版）。

*你很难与他为敌，可一旦他从心里把你抛弃，你在他那里就算完了。

爱氏的医生János Plesch，转引自Herneck，《爱因斯坦私事》Einstein privat（柏林，1976年版），页89。

爱因斯坦喜欢女人，越是普通、越多汗有味的就越喜欢。

彼得普勒施Peter Plesch引自他父亲雅诺斯János。见海菲尔德和卡特Highfield and Carter，《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私生活》The Private Lives of Albert Einstein，页206。

我们必须特别钦佩他适应新概念的能力；而且他知道如何从这些新概念导出所有结论。

庞加莱Henri Poincaré，1911年。转引自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

与叛逆》，页99。

*爱因斯坦希望物理世界是完全客观的，决定论的，所以他拒绝现代的量子论。这一立场，让他位居古代伟人之末，而不是现代伟人之首。

物理学家和英国圣公会牧师John Polkinghorne，转引自《科学与神学报》Science and Theology News（在线），2005年11月18日。

*自然和自然规律藏匿在暗夜之中

神说：要有牛顿。于是世界一片光明

光明持续了不久：魔鬼嚎叫着：“喝！

要有爱因斯坦！”一切又给打回原形

神转动骰子，这真够叫爱因斯坦沮丧：

“要有费曼！”于是世界像白天一样明亮

头两行是亚历山大·蒲伯所作，见墓志铭XII，为牛顿爵士而作（见《亚历山大·蒲伯文集》[1797年版]卷二，页403）。Sir John Collings Squire，《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和《伦敦信使报》The London Mercury文学版编辑加上了第三四两句，题“蒲伯牛顿诗续貂”，见《诗集》（1926年）。科学史家Stephen Brush加了五六两句，见他的书评，题“费曼的成功：量子力学解

秘” Feynman' s Success : Demystifying Quantum Mechanics , 评Jagdish Mehra所著理查德·费曼传记《不一样的鼓点》The Beat of a Different Drum , (1994年版) 。载《美国科学家》, 卷八十三 (1995年9—10月) , 页477。 (承Brush教授澄清最后两行出处。)

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自然科学改革家。

莫斯科《真理报》, 于爱氏死后。转引自卡恩, 《爱因斯坦》, 页121。

这个外国出生的煽动者不是要让我们的儿子回家, 而是要把我们拖进另一场欧洲大战, 为的是在全世界进一步扩散共产主义。.....现在该是美国人民认清爱因斯坦真面的时候了。我认为他触犯了刑律, 应被起诉。.....我呼吁司法部制止爱因斯坦其人。

国会议员兰金John Rankin (D—Miss.) , 载《国会众议院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House , 1945年10月25日。副本收入卡恩, 《爱因斯坦》, 页101。爱氏曾致信国会, 要求拨款给美国声援西班牙自由委员会, 以便该组织开展斗争, 争取同佛朗哥西班牙断绝关系。兰金等人认为这是共产党的阴谋。

我很难建议他打扮整齐让我拍照, 尽管有几回的确偷偷尝试着把他的头发梳到耳后——当然, 不是刻意的, 而是在调整他头发后面的灯光时偶尔这样做的。可是, 任性的头发总是我行我素又跳到前边来。我放弃了他的头发, 可他的脚继续烦我。.....爱因斯坦教授很少穿袜子。尽管我总是尽力拍他的膝、腰以上, 但我的眼睛很难离开那双裸着的脚踝。

普林斯顿大学摄影师理查兹Alan Richards , 他曾被找去为爱氏拍官方生日照。见理查兹, “回忆”, 载《我所认识的爱因斯坦》。

有一回，一家公司送他一笔可观的咨询费。他把支票当了书签，后来连书也弄丢了。

同上。

他简化各种关系以便明智地支配时间。……这同一个简约态度也让他得以对所交集的所有人说话直截了当，无论儿童还是大人，不拘外表，一样的自自然然，和善尊重。

同上。

*爱因斯坦支持一个事业，比反对那个事业更危险。他的天才仅限于科学，其他事情上就是个傻瓜。……他干脆就不应该掺和！他天生就是弄方程式的料。

罗曼·罗兰在致Stefan Zweig的信里，1933年9月15日。转引自格吕宁，《爱因斯坦有个家》，页386—387。

爱因斯坦是科学中的天才，然而，在他的领域之外，他是软弱、寡断、自相矛盾的。……他不断改变主意……改变行动，这比一个公开敌人的僵硬顽固还要坏。

罗曼·罗兰，1933年9月日记。转引自内森和诺顿，《爱因斯坦论和平》，页233。

*有时候你觉得，爱因斯坦边说话边产生新思想，忘了……自己还有听众。忽然想起我们在场，他就会打着比方说话，他的比方又狠又够料，又总是贴切恰当。

前学生罗森塔尔—施耐德，见《实在与科学真理》，页91。

向爱因斯坦，头发和小提琴

我们致以最后的敬意

他只被两个人所理解

他自己，有时还有上帝

罗塞特Jack Rosseter，承一位印度读者见赠。

在物理学领域产生许多伟人和五花八门新事实新理论的时代，爱因斯坦以其建树的广度、深度和全面，仍然无人可及。

罗素，约1928年。见罗素档案中一篇未刊文章，存加拿大安大略省哈密尔顿市麦克马斯特大学。爱因斯坦档案，号33—154。

爱因斯坦无可争议地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在最高程度上具有最好科学家的简朴特征……这份简朴来源于了解和理解那些完全客观的事物的专一心思。

罗素。见《新领袖》The New Leader，1955年5月30日。

他剥去了引力的神秘性，那是牛顿以来所有人都勉强接受、认为不可理解的。

罗素。转引自惠特罗，《爱因斯坦》，页22。

我所认识的公众人物中，爱因斯坦最让我倾心仰慕。……爱因斯坦不仅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个伟大的人。他在一个滑向战争的世界里捍卫着和平。他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在一个狂热的世界里坚持开明自由。

同上，页90。

有一个学生叫爱因斯坦，他甚至把贝多芬奏鸣曲里的一段柔板都演绎得大放光彩，

可见对之有深刻的理解。

阿尔高州立中学音乐课督学里费尔J. Ryffel，在该校期终音乐课考试时评论爱因斯坦的演奏时所说。约1896年3月31日。《全集》，卷一，文件17。

天啦，阿尔伯特，你会不会数数儿？

钢琴家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于1920年代在柏林门德尔松别墅一次四重奏排练中，当爱氏屡次起奏出错时所说。据利普斯金Mike Lipskin回忆。转引自凯恩Herb Caen，《旧金山编年史报》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1996年2月3日。

尽管不常通信，但我俩心有灵犀；因我俩以同样方式回应那个可怕的时代，也一起为人类的未来不寒而栗。……我也喜欢我俩教名相同。

阿尔伯特·施威策尔，致爱因斯坦信，1955年2月20日。爱因斯坦档案，号33—236。

爱因斯坦

灰溜溜的小个子

手拿粉笔

站在黑板前

他说，E等于m乘c的平方

我将证明它为真

万众皆惊愕

不知何所云

你是奇人，无疑你能证明

但它是否有益于世人？

它能让我们延年益寿

还是能让我们食物倍增？

它是否能让各国和平相处

彼此平等？

无疑要感谢你揭示了真理

虽非吾辈所能懂

但一切你之所为

能否改善人类的运命？

就算一千个你加起来

怎比得一个救主的分量？

瑟维斯Robert Service，写诗时或许不知道爱氏的人道主义事业。引自《晚期诗

集》Later Collected Verse, (纽约: Dodd, Mead, 1965年版)。(承瑟维斯遗产管理人允许刊用。M. William Krasilovsky推荐。)

人类心灵的强大探照灯, 光线穿透了未知的黑暗, 而今遽尔熄灭了。世界失去了一流的天才, 犹太民族失去了当代最杰出的儿子。

以色列总统沙雷特Moishe Sharrett, 1955年。转引自卡恩, 《爱因斯坦》, 页120。

你是唯一一种人, 在这种人身上, 我看到这个悲惨世界还有不少希望。

萧伯纳, 1924年12月2日的一张明信片。爱因斯坦档案, 号33—242。

告诉爱因斯坦, 我说过, 我能提出的我钦佩他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是, 在那些[名人]肖像中, 我只买了他的那幅。

萧伯纳。据亨德森Archibald Henderson回忆, 载《达勒姆晨间论坛报》the Durham Morning Herald, 1955年8月21日。爱因斯坦档案, 号33—257。爱因斯坦的回答是: “这是典型的萧伯纳行径, 他曾经宣称, 钱是世上最要紧的东西。”

托勒密创造了一个宇宙, 它持续了一千四百年。牛顿也创造了一个宇宙, 它持续了300年。于今爱因斯坦又创造了一个宇宙, 我说不好它能持续多长。

萧伯纳, 在英国一次款待爱因斯坦的宴会上所说。转引自卡西迪David Cassidy, 《爱因斯坦和我们的世界》Einstein and Our World (Humanities Press, 1995年版), 页1。另见新星电视台为美国公共电视台PBS television所制节目《爱因斯坦传》, 1979年。

他的宇宙宗教只有一个错误：他在那个字里加了个多余的字母“s”。

希恩主教Bishop Fulton J. Sheen。转引自克拉克Clark，《爱因斯坦》，页426。尽管希恩似乎不赞成爱氏的宗教观，爱氏仍赞赏希恩。见范托娃，“和爱因斯坦的谈话”，1953年12月13日，谈话中爱氏称赞了希恩。

令我惊讶的是他的体格。他驾船归来，只穿一条短裤。他很结实，肌肉异常发达。中腹部和上臂有点发胖，像个橄榄球运动员到了中年，但他非常强壮。

C.P.斯诺于1937年拜访爱因斯坦时所说。转引自罗兹Richard Rhodes，《原子弹是怎样做成的》The Making of the Atom Bomb（纽约：Touchstone Books，1995年版）。

在我看来，他是本世纪无与伦比的知识者，也是最伟大的道德经验的化身。他在许多方面都与众不同。

C.P.斯诺，“和爱因斯坦的谈话”，转引自弗伦奇，《爱因斯坦百年纪念文集》，页193。

我深深地爱他、敬佩他，为他天性的善良，为他天才的智力和不屈不挠的道德勇气。大多数所谓的知识分子脆弱动摇，令人悲哀。他和他们恰成对照，他不知疲倦地与不公和罪恶做斗争。他将不仅作为非凡的科学天才，也作为伟大的道德楷模活在未来世代代人的记忆里。

终生朋友索洛万在《致索洛万书信集》Letters to Solovine序言中所写。转引自佩斯，“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as Philosopher and Natural Scientist，1956年。

*高大，健硕，差不多像巴尔扎克一样的身材，但脸色白皙，又像是恬静温雅的东方人。两只眼睛深沉多思，带点伤感，两个瞳仁似乎反映着过去犹太人世代代的悲欢荣辱，历尽了惨绝人寰的牺牲和耗尽一切的忧患之后那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带着倦意倾听我的问题，蔼然地加以回答。

索兰尼Aldo Sorani，见意大利报纸《信使报》Il Messagero，1921年10月26日。《全集》，卷十二，附录G。

*好像是跟上帝一块儿喝茶，不是圣经里那个可怕的上帝，而是圣婴在天国里的父亲，那么慈祥，那么智慧。可是，爱因斯坦又很像个孩子。

自由记者斯通I.F.Stone。转引自布莱恩Brian，《爱因斯坦传》，页403。

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是出于民族主义，而是出于一般的人道主义立场。他觉得，犹太复国主义是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的唯一途径。……他从未赞同过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而是觉得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有一块家园对拯救欧洲尚存的犹太人至关重要。……以色列国建立后，他说他很高兴自己不在那里，没有卷入偏离崇高道德基调的行径。

恩斯特·斯特劳斯。转引自惠特罗，《爱因斯坦》，页87—88。

没有他，我就没法想象科学。他的精神渗透进科学里。他和我的思维与观点密不可分。

圣捷尔吉Albert Szent—Gyorgy，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得主。转引自卡恩，《爱因斯坦》，页122。

这个如此抽象地谈论着几何与数学的人，他蓬松的头发、灼热的眼睛和热烈的作风

又一次给我留下活生生真人的印象。……他身上毫无矫揉呆板之处——没有知识分子的自鸣清高。在我看来，他是个重视人际关系的人，对我显示了真正的兴趣和理解。

泰戈尔，1930年在德国数度会见爱氏之后。转引自《纽约时报》，2001年8月20日。

橄榄球运动中没有人称得上天才。天才是像诺尔曼·爱因斯坦那样的角色。

橄榄球解说员和前球员泰斯曼Joe Theisman。转引自《真正愚蠢的运动语录》The Book of Truly Stupid Sports Quotes (纽约：Harper Collins，1996年版) (连爱氏名字都说错，可真够愚蠢。——汉译者)

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或许没有之一。

汤姆孙Joseph John Thomson，电子的发现者，谈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1919年。转引自霍夫曼，《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创造者与叛逆》，页132。

作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作为一个从压迫逃向自由的移民，作为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者，他最好地体现了历史学家心目中二十世纪最有意义的东西。而作为既信仰科学、又信仰上帝造物之美的哲学家，他又代表着这个世纪馈赠给下个世纪的遗产。

《时代》杂志关于该刊推选爱因斯坦作为二十世纪伟人的说明。2000年1月3日。

他有一种男性美，尤其在世纪之初，引起过很大的轰动。

瓦伦坦Antonina Vallentin，《爱因斯坦传奇》Le Drame d' Albert

Einstein (巴黎 , 1954年版) , 以及同书之德文版Das Drama Albert Einsteins (斯图加特 , 1955年版) , 页9。

*只要看一眼爱因斯坦在一驾小帆船上操纵自如 , 就会意识到他如何骨子里喜欢简朴的户外生活。一双凉鞋 , 一件旧运动衫 , 头发在微风中飘着 , 身子.....随船轻轻晃动 , 人与帆船融为一体。.....拉帆的时候 , 肌肉如缆绳般条条突起 ,你会恍然以为他属于那遥远的海神与海盗的年代。.....怎么看也不像个科学家。

瓦伦坦 , 见《爱因斯坦传奇》(Doubleday , 1954年版) , 页168。

*他肩膀依旧浑厚 , 裸着的颈子依旧粗壮。然而 , 岁月已在微胖的双颊上犁出了道道深沟 , 两只嘴角也耷拉下来了。.....高高的额头上布满了皱纹。.....头发依然铁丝样乱着 , 不可理喻地我行我素。.....然而 , 最令人动容的变化 , 是他的双眼。炽烈的瞥闪似乎已把电光下的肌肤烧焦了。.....但他的满身力量透过眼神放射出来 , 战胜了在在的衰颓之象。

同上 , 页295 , 于爱氏七十寿辰之前 , 久别重逢。

[爱因斯坦]对女人的作用就像磁铁对铁屑的作用。而他也享受女人的陪伴 , 着迷于一切有女人味的东西。

瓦克斯曼Konrad Wachsmann , 爱氏在卡普特的房子的建筑师。转引自格吕宁 , 《爱因斯坦有个家》 , 页158。

在我们横渡大西洋期间 , 爱因斯坦每天给我讲相对论 , 到我们靠岸的时候 , 我完全确信了 : 他是真懂。

哈依姆·魏茨曼 , 1921年春 , 于率领一个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团偕同爱因斯坦乘坐 “鹿

特丹号”轮船到美国之后所说。转引自泽利希，《爱因斯坦与瑞士》Albert Einstein and die Schweiz，页82。

[爱因斯坦]正产生首席女歌唱家开始倒嗓那种心理。

魏茨曼，1933年，对爱氏提出改革希伯来大学所作回应。转引自罗斯Norman Rose，《哈依姆·魏茨曼》（纽约，1986年版），页297。

世界失去了一位卓越的科学家，一个伟大而勇敢的心灵和一个人权斗士。犹太民族失去王冠上最璀璨的宝石。

薇拉·魏茨曼，以色列前总统的遗孀，于1955年爱因斯坦逝世时所说。转引自卡恩，《爱因斯坦》，页121。

爱因斯坦是物理学家，不是哲学家。但他提的问题中那种素朴的直率颇有哲学意味。

冯·魏茨泽克C.F.von Weizsaecker。转引自艾歇尔堡和塞克斯尔P.Aichelburg and R.Sexl，《阿尔伯特·爱因斯坦》（Vieweg，1979年版），页159。

今天，我们这些没有能力衡量他的能力的人，为他的天才和正直，向这位单人独手在陌生的思想海洋上做科学航行的哥伦布致敬。

普林斯顿大学教务长韦斯特Dean Andrew Fleming West，于校长希本John Grier Hibben授予爱氏荣誉博士学位之前宣读贺词时所说，1921年5月9日。贺词载《普林斯顿校友周刊》Princeton Alumni Weekly，1921年5月11日，页713—714。亦见伊利Illy，《阿尔伯特遭遇美国》，页166。

*所有国度所有世纪所有伟大思想者念念不忘的所有问题当中，没有比宇宙的起源更居首位了；而对于这一问题，任何时候任何人的贡献，都不及爱因斯坦的那样富有启迪人心的力量。

普林斯顿物理学家惠勒John Wheeler在“爱因斯坦”一文中所言，载《美国科学院同仁行状》Biographical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卷五十一（1980年），页97。

爱因斯坦和爱丁顿

太阳落到球场的沙丘边

月亮宁静地俯视大地

球童们都已入眠

但仍见两个球员

徘徊在抛球器旁边

它正守卫着第十三个果岭

爱因斯坦和爱丁顿

正算着他们的得分

爱因斯坦卡上显着九十八

而爱丁顿的显示更多

两人陷在沙坑里

兀自赌咒发誓

爱因斯坦说

我不愿看见这么多沙

我不能理解

为什么在这里设一个障碍

谁要是能把地形整平

我觉得那将是盖上加盖

如有十七个侍女拿十七个扫把

把通道扫清

我肯定能在十七杆内

把球打进这个洞

爱丁顿说，我怀疑

你的球打得实在差劲

这时候所有高尔夫球来到

来看两人在嘀咕个啥

有些球长得又瘦又高

有些球长得又矮又胖

有那么几个又圆又光

可大多数长得偏铺塌塌

爱丁顿说，时候到了

要谈论许多事情

谈立方，时钟和米突尺

还有钟摆为啥摆动

空间偏离了垂线几多

时间是不是长着双翅

我在学校听说过

是引力让苹果坠落

可现在你却告诉我

那原因仅仅是几—谬—牛 (原文 : G—mu—mu)

我不能让自己设想

你说的这些千真万确

你说那是引力

显然不是拉力

你说空间基本是空的

时间则近乎满的

尽管我不愿怀疑你的话

但听起来像是吹牛

你说空间有四个维度

而不是只有三个

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

也不跟从前一样

你对平面几何的所为

让我悲痛心伤

你认为时间严重弯曲

连光也成了弯的

我想我明白了

如果这是你的意思：

邮递员今天送来的邮件

明天已经寄出去

如果我要去廷巴克图

走的快慢是两倍光速

今天下午四点出发

昨天晚上就能回家

你算是明白了，爱因斯坦说

完全正确，一点不差

可假如那个行星水星

绕着太阳不停地转动

永远回不到原来的地点

直到跑完它的全程

那么我们做的事情

还不如当初没有启动

如果在过去逝去以前

未来进来干预

那么种种事物

白菜或女王，还有什么用？

请告诉我，校长和院长

还有个什么毳用？

爱因斯坦回答

最短的不是直线

它朝自身拧弯

就像数字8

如果你跑的太快

你就会到的太晚

可是复活节正当圣诞节

远处是近

二加二大于四

那儿就是这儿

你或许对，爱丁顿说

事情似乎有点古怪

但是很谢谢、很谢谢你

费心给我解释

希望你原谅我的眼泪

我的头开始疼

我觉得有些症状正在发生

那是脑子在软化

威廉斯W.H.Williams博士所作，他曾和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共用一间办公室。1924年爱丁顿离开伯克利的前夕，教师俱乐部晚宴送别，爱丁顿出示此诗。此诗当然有所本：它戏仿了卡罗尔的《爱丽丝漫游奇境记》（1872年版）里“海象和木匠”一章。

对那些懒于动脑、只会抄满笔记本回去背过应付考试的君子们，他不是个好老师。他讲话不流利。但那些想学会如何构建物理学观念、细心检视所有前提、注意那些陷阱和问题、回顾自己思考结果的可靠性的人，会发现爱因斯坦是一流的老师。

海因里希·赞格尔，在1911年10月9日致Ludwig Forrer的信中，推荐爱氏，为爱氏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谋一职位。《全集》，卷五，文件291。

假如爱因斯坦是一个神秘家，他早就被吊死了，因对他来说，光会发生弯曲。

海因里希·赞格尔，1919年10月17日，论及俄国的局势和广义相对论不久前之得到证实。

爱因斯坦小提琴拉得很好了，但当不得他的盖世大名。许多人拉得同样好。

一个音乐评论家评爱氏1920年代一次演奏；他不知道爱氏的大名来自物理学，而不是音乐。转引自Reiser，《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页202—203。

“爱因斯坦教授喜得贵子：方程式让我们的英雄数夜不眠”

书评标题，评的是《相对论的意义》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刊于《每日镜报》（纽约）3月30日，1953年。指的是爱氏逝世两年前发表的一个附录，其中爱氏将广义相对论方程组大大简化。（Trevor Lipscombe供稿）

怪异的数学

爱因斯坦说，我有一个方程

有人会称其为拉伯雷式的

设P为贞操

趋近无穷

而U为一个常数，代表规劝

现在，P除以U被翻转

再插入U的平方根

除以P的X次方

结果，证讫

是相对的，爱因斯坦断言说

匿名玩笑家，网上所见，2003年11月11日。

条顿人爱因斯坦

这里躺着爱因斯坦，一个有创业精神的条顿人

相对地讲，他让牛顿哑口无言

不知名作者为爱因斯坦做的墓志铭。转引自蒙塔古，“和爱因斯坦的谈话”，《科学文摘》，1985年7月。爱氏可能会不同意把他称作条顿人。

几个斯坦（两个版本）

三个斯坦皆奇人

格特，爱泼和爱因

格特写的诗无韵

爱泼雕塑更差劲

人人不懂是爱因

不知名作者。转引自同上刊。

斯坦家族吾不喜

格特，爱泼和爱因

格特文章最无聊

爱泼雕塑皆废品

无人能懂是爱因

1920年代美国流行的歌词。收入《牛津语录词典》（1999年版），“无名氏”部分。

快女孩

有个名叫灵光的女孩

她的速度比光还快

有天她相对地出门去

头天晚上就能回来

无名作者论相对论，约1919年，载《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1999年8月9日（网上搜到）。

还有最后：

所有男孩都是笨蛋，除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Mary Lipscombe，八岁，致Lottie Appel，六岁。两人分别是我从前的同事Trevor和Fred的女儿。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圣诞派对上听来的，1999年12月21日。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

电子书下载！！！！

参考书目



爱因斯坦与助手Valentine Bargmann和Peter Bergmann走在普林斯顿街道上，1940年4月10日（摄影Lucien Aigner，版权所有Lucien Aigner Trust。蒙允刊用。）

Abraham, Carolyn. Possessing Genius: The Bizarre Odyssey of Einstein's Brain. New York: St. Martin's, 2001.

Born, Max, ed. Einstein—Born Briefwechsel, 1916-1955. Munich: Nymphenbürger, 1969.

———. The Born—Einstein Letters. Trans. Irene Born. New York: Macmillan, 2005.

Brian, Denis. Einstein, a Life. New York: Wiley, 1996.

Brockman, John. My Einstein: Essays by Twenty—four of the World's Leading Thinkers on the Man, His Work, and His Legacy. New York: Pantheon, 2006.

Buchwald, Diana Kormos, Ze'ev Rosenkranz, et al., ed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12, The Berlin Years: Correspondence, January-December 1921.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Trans. Ann Hentschel, 2009.)

Buchwald, Diana Kormos, Tilman Sauer, et al., ed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10, The Berlin Years: Correspondence, May-December 192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6. (Trans. Ann Hentschel , 2006.)

Buchwald, Diana Kormos, Robert Schulmann, et al. , ed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9 , The Berlin Years : Correspondence, January 1919-April 1920.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4. (Trans. Ann Hentschel , 2004.)

Cahn, William. Einstein : A Pictorial Biography. New York : Citadel Press , 1960.

Calaprice, Alice. The Quotable Einstein.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6.

———. The Expanded Quotable Einstein.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0.

———. Dear Professor Einstein : Albert Einstein' s Letters to and from Children. Foreword by Evelyn Einstein. Amherst, N.Y. : Prometheus , 2002.

———. The Einstein Almanac.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2005.

Calaprice, Alice. The New Quotable Einstein.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5.

Calaprice, Alice, and Trevor Lipscombe. Albert Einstein : A Biography. Greenwood Biographies (For young adults) . Westport,

Conn. , and London : Greenwood Press , 2005.

Cassidy, David. Einstein and Our World. Atlantic Highlands, N.J. : Humanities Press , 1995.

Clark, Ronald W. Einstein : The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 World Publishing , 1971.

CPAE. See Stachel et al. for Vols. 1 and 2 ; Klein et al. for Vol. 5 ; Kox et al. for Vol. 6 ; Janssen et al. for Vol. 7 ; Schulmann et al. for Vol. 8 ; Buchwald et al. for Vols. 9 , 10 , 12.

Dukas, Helen, and Banesh Hoffmann. Albert Einstein, the Human Side.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79.

Dürrenmatt, Friedrich. Albert Einstein : Ein Vortrag. Zurich : Diogenes , 1979.

Dyson, Freeman. "Writing a Foreword for Alice Calaprice' s New Einstein Book."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Chronicle 57 , no. 3 (Spring 1996) , 491-502.

Ehlers, Anita. Liebes Hertz ! Berlin : Birkhäuser , 1994.

Einstein, Albert. Cosmic Religion with Other Opinions and Aphorisms. New York : Covici—Friede , 1931.

———. About Zionism. Trans. L. Simon. New York : Macmillan , 1931.

- .The World as I See It.Abridged ed.New York : Philosophical Library, distributed by Citadel Press.Orig.in Leach , Living Philosophies , 1931.
- .The Origins of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Glasgow : Jackson, Wylie , 1933.
- .Essays in Science.Trans.Alan Harris.New York : Philosophical Library , 1934.
- .Mein Weltbild.Amsterdam : Querido Verlag , 1934.Paperback ed. , Berlin : Ullstein , 1993.
- . "Autobiographical Notes." In Schilpp, Albert Einstein : Philosopher—Scientist.
- .Out of My Later Years.Paperback ed.New York : Wisdom Library of the Philosophical Library , 1950. (Other editions exist as well ; page numbers refer to this edition.)
- .The Meaning of Relativity.5th ed.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53.Includes Appendix to 2d ed.
- .Ideas and Opinions.Trans.Sonja Bargmann.New York : Crown , 1954. (Other editions exist as well ; page numbers refer to this edition.)
- .Correspondance avec Michèle Besso , 1903-1955.Paris : Hermann ,

1979.

——.Albert Einstein/Mileva Maric´ : The Love Letters.Ed.Jürgen Renn and Robert Schulmann.Trans.Shawn Smith.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2.

——.Einstein on Humanism.New York : Carol Publishing , 1993.

——.Letters to Solovine , 1906-1955.Trans.from the French by Wade Baskin, with facsimile letters in German.New York : Carol Publishing , 1993.

——.Relativity : The Special and the General Theory.London : Routledge Classics , 2001.

Einstein, Albert, and Sigmund Freud.Why War?Paris : Institute for Intellectual Cooperation, League of Nations , 1933.

Einstein, Albert, and Leopold Infeld.The Evolution of Physics.New York : Simon&Schuster , 1938.

Einstein : A Portrait.Introduction by Mark Winokur.Corte Madera, Calif. : Pomegranate Artbooks , 1984.

Fantova, Johanna. "Conversations with Einstein , " October 1953-April 1955.Manuscript.Fantova Collection on Albert Einstein.Manuscripts Division.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Princeton, N.J.

Flückiger, Max. Albert Einstein in Bern. Bern : Haupt , 1972.

Fölsing, Albrecht. Albert Einstein. Trans. Ewald Osers. New York : Viking , 1997.

Frank, Philipp. Einstein : His Life and Times. New York : Knopf , 1947 , 1953.

———. Einstein : Sein Leben und seine Zeit. Braunschweig, Germany : Vieweg , 1979.

French, A.P. , ed. Einstein : A Centenary Volume.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79.

Galison, Peter L. , Gerald Holton, and Silvan S. Schweber. Einstein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8.

Grüning, Michael. Ein Haus für Albert Einstein. Berlin : Verlag der Nation , 1990.

Hadamard, Jacques. An Essay on the Psychology of Invention in the Mathematical Field.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45.

Highfield, Roger, and Paul Carter. The Private Lives of Albert Einstein. London : Faber and Faber , 1993.

Ho mann, Banesh. Albert Einstein : Creator and Rebel. New York : Viking , 1972.

———. "Einstein and Zionism." In General Relativity and Gravitation, ed. G. Shaviv and J. Rosen. New York : Wiley , 1975.

Holton, Gerald.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Its Burdens.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6.

Holton, Gerald, and Yehuda Elkana, eds. Albert Einstein :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The Centennial Symposium in Jerusalem.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82.

Hu, Danian. China and Albert Einstein.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

Illy, József. Albert Meets America : How Journalists Treated Genius during Einstein' s 1921 Travels.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2006.

Infeld, Leopold. The Quest : The Evolution of a Scientist. New York : Doubleday , 1941.

———. Albert Einstein. Rev. ed. New York : Charles Scribner' s Sons , 1950.

Isaacson, Walter. Einstein : His Life and Universe. New York : Simon&Schuster , 2007.

Jammer, Max. Einstein and Religion.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9.

Janssen, Michel, Robert Schulmann, et al. , ed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7 , The Berlin Years : Writings , 1918-1921.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2.
(Trans. Alfred Engel , 2002.)

Jerome, Fred. The Einstein File : J. Edgar Hoover' s Secret War against the World' s Most Famous Scientist. New York : St. Martin' s , 2002.

———. Einstein on Israel and Zionism. New York : St. Martin' s Press , 2009.

Jerome, Fred, and Rodger Taylor. Einstein on Race and Racism. New Brunswick, N.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2005.

Kaller' s autographs catalog. " Jewish Visionaries , " 1997. Kaller' s Antiques and Autographs, at Macy' s , 37th St. , New York City.

Kantha, Sachi Sri. An Einstein Dictionary. Westport, Conn. : Greenwood Press , 1996.

———. " Medical Profile of Einstein : Six Analytical Papers. " Available through author, Gifu University, Japan.

Klein, Martin, A.J. Kox, and Robert Schulmann, ed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5 , The Swiss Years : Correspondence , 1902-1914.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3.

(Trans. Anna Beck , 1995.)

Kox, A.J. , Martin J. Klein, and Robert Schulmann, ed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6 , The Berlin Years : Writings , 1914-1917.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6.

(Trans. Alfred Engel , 1996.)

Leach, Henry G. , ed. Living Philosophies : A Series of Intimate Credo's.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 1931.

Levenson, Thomas. Einstein in Berlin. New York : Bantam , 2003.

Marianoff, Dmitri, with Palma Wayne. Einstein : An Intimate Study of a Great Man. Garden City, N.Y. : Doubleday, Doran , 1944.

Michelmore, P. Einstein : Profile of the Man. New York : Dodd , 1962.

Moszkowski, Alexander. Conversations with Einstein. Trans. Henry L. Brose. New York : Horizon Press , 1970. (Conversations took place in 1920 , trans. 1921 ,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70.)

Nathan, Otto, and Heinz Norden, eds. Einstein on Peace.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 1960.

Neffe, Jürgen. Einstein. Trans. Shelley Frisch. New York :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2005.

Ohanian, Hans C. Einstein' s Mistakes : The Human Failings of Genius. New York : Norton , 2008.

Pais, Abraham. Subtle Is the Lord : The Science and the Life of Albert Einstein. Oxford and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2.

——. Einstein Lived Here. Oxford and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4.

——. A Tale of Two Continents.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7.

Planck, Max. Where Is Science Going? New York : Norton , 1932.

Popovic' , Milan, ed. In Albert' s Shadow :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Mileva Maric' , Einstein' s First Wife.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2003.

Regis, Ed. Who Got Einstein' s Office? Reading, Mass. : Addison—Wesley , 1987.

Reiser, Anton. Albert Einstein : A Biographical Portrait. New York : Boni , 1930.

Richards, Alan Windsor. Einstein as I Knew Him. Princeton, N.J. : Harvest Press , 1979.

Robinson, Andrew. Einstein : A Hundred Years of Relativity. Bath, U.K. : Palazzo , 2005.

Roboz Einstein, Elizabeth. Hans Albert Einstein : Reminiscences of His Life and Our Life Together. Iowa City : Iowa Institute of Hydraul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Iowa , 1991.

Rosenkranz, Ze' ev. The Einstein Scrapbook.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2002.

Rosenkranz, Ze' ev, and Barbara Wolff, eds. Einstein : The Persistent Illusion of Transience. Jerusalem : Magnes Press of Hebrew University , 2007.

Rosenthal—Schneider, Ilse. Reality and Scientific Truth. Detroit, Mich. :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1980.

Rowe, David E. , and Robert Schulmann. Einstein on Politics : His Private Thoughts and Public Stands on Nationalism, Zionism, War, Peace, and the Bomb.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7.

Ryan, Dennis P. , ed. Einstein and the Humanities. New York : Greenwood Press , 1987.

Sayen, Jamie. Einstein in America. New York : Crown , 1985.

Schilpp, Paul, ed. Albert Einstein : Philosopher—Scientist. Evanston,

Ill. :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 1949.

Schulmann, Robert. "Einstein Rediscovered Judaism."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1999.

Schulmann, Robert, A.J.Kox. , Michel Janssen, and József Illy, eds.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8 , Parts A and B, The Berlin Years : Correspondence , 1914-1918.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8. (Trans.Ann Hentschel , 1998.)

Schweber, Silvan S.Einstein and Oppenheimer : The Meaning of Genius.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008.

Seelig, Carl.Albert Einstein und die Schweiz.Zurich : Europa—Verlag , 1952.

Seelig, Carl, ed.Helle Zeit, dunkle Zeit : In Memoriam Albert Einstein.Zurich : Europa Verlag , 1956.

Sotheby' s auction catalog, June 26 , 1998.

Stachel, John. "Einstein' s Jewish Identit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1989.

Stachel, John, ed. ,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revor Lipscombe, Alice Calaprice, and Sam Elworthy.Einstein' s Miraculous Year : Five Papers That Changed the Face of Physics.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8.

Stachel, John, et al., ed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1, The Early Years: 1879-1902.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Trans. Anna Beck, 1987.)

Stachel, John, et al., ed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2, The Swiss Years: Writings, 1900-190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Trans. Anna Beck, 1989.)

Stern, Fritz. Einstein's German World.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Viereck, George S. Glimpses of the Great. New York: Macaulay, 1930.

Whitrow, G.J. Einstein: The Man and His Achievement. New York: Dover, 1967.

本书由 “ePUBw.COM” 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子书下载！！！！

译后赘语

爱氏语录终极版的翻译工作就要结束了。想把全书结构，也就是篇章排序事宜，跟读者朋友们作一说明。我的想法是这样：

原书篇章，基本以英文字母顺序排列。至于译本，则似乎有三种排列方式可供选择：一，依样葫芦，谨遵原序。有个旧译本就是这么做的。斯为下策，我所不取，

因其最没有道理也；二，师其意不师其制，改依译文音序排。此法稍优，然仍不能无憾；三，所以，我琢磨着把原序打乱重来，依各篇意义关系，排出新的、貌似有某种逻辑的秩序。如此，说是打乱，做的好了，实为理顺。不知诸位读友以为然否？

那么，我们所谓的意义逻辑，究竟据何理路呢？我的意思是这样：

书有人以文传，有文以人传。爱氏的书，怕算是文以人传了。凡以人传的书，读者重的是人，其次才是文。这恐怕也是我们读这本《语录》的一般心态吧。我们先是会想，这是怎样一个人呢？然后才会想，他做了什么，以及说了什么。美国建筑家莱特的夫人给莱特作传，就是取名为Frank Lloyd Wright, His Life, His Work, His Words。相当于中国人说的立身，立功，立言吧。古人还说，读其书，想见其为人。一般读书如此，何况是这种以人传的书呢。所以，我们经理此书，也不妨大致照这个路数，首其人，其家人，其朋友，次其功业，再次其观点言论。当然，这必定是很相对的（任何划分都是相对的），因其功其言，正可以反映其人；而其为人论人，往往即是其言其功。“论犹太人……与犹太复国主义”一篇尤其是这样。参与犹太复国，是爱氏一生大功；而论起他的人种、心理及立身之本，却必要追根于他是个犹太人。因此之故，我们把这一篇，置于其人其功之间，我想还有点意思吧。于是，篇章排列及组织如次：

戴森序

编者长注

爱因斯坦论自己

第一组

家人篇

孩子篇

朋友篇，兼及具体的科学家和其他人

第二组

论老年

论死亡

论人生

论人类

论音乐

第三组

论德国和德国人

论美国和美国人

论犹太人、以色列、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

第四组

论教育、学生和学术自由

论科学、科学家、数学和技术

第五组

论和平与战争

论和平主义、裁军和世界政府

论政治、爱国主义和政府

论种族与种族歧视

论宗教、上帝和哲学

第六组

杂论

第七组

爱氏韵文小集

第八组

传爱因斯坦

第九组

他人论爱因斯坦

第一篇“爱因斯坦论自己”，可归入第九组。首尾呼应，暗合于九九归一。不知读者诸君觉得有意思否？

还得说下。有些篇目以“篇”名不以“论”名，如第一组的，是因为不光是“论”这些人，还带写“给”这些人。再说下。杂论各节，由英文字母顺序改为汉字音序，便查阅也。

然后要说说索引。原书有两个索引，一关键词索引，一事项（含人名）索引，共22页之多。由于篇目次序变更，重做索引倍加困难，踌躇之下，就径自省去了。

说到底，我们的想法，毕竟还是要把这本语录做成一本可读的“书”，而不是做成一本可查的字典。文辞内容也好，排序也好，都是向这个目标靠拢。作为一本书，一般读者自会满足于涵泳文义，领会爱氏的人格与思想，而从中获得启迪和力量。如此，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译文当真“略有不同”。干脆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译本，说是“终极版”已经无多愧色。这样说来，省去索引，料也不是多么不可饶恕的罪过吧。

何况，真做学问的，原不靠翻译。研究爱氏，固有《全集》、《档案》，原书、原件俱在，我们的“书”，只要提供可靠的线索，让研究者能顺藤摸瓜，查到原件，而让一般读者肯放心引用，也算可以了。我们在各条所注出处中的人名、书名、报刊名、机构名……后边，基本（不必要的除外）都随注了（原书里提供的）原文，就是这意思。

此次翻译，参考了范岱年先生所译《新爱因斯坦语录》（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受益良多，特此致谢。（范先生的译文参考过许良英先生的译文。）再就是要感谢我校我院西语系的张雄君，百忙之中为我查考、斟酌一些德文名目的译法，解决了大问题。还要特别感谢我校图书馆的胡水亮君。他一如既往，为我查找资料，并帮我扫描识别了“科学……篇”的旧译本。（那是我最为畏难的部分，因自己缺乏科学根底。这一篇对范岱年先生的旧译多所因依。这样一来，我的翻译，只

能说是“相对”纯手工的啦。)

另。我又将“朋友篇”的论主和受信人也按汉语音序排好，具见目录。这样，多少也就减轻了未编索引的遗憾。有了这些，一般非学术型的读者，也就可以满足了吧。

李绍明

2018年初夏于济南